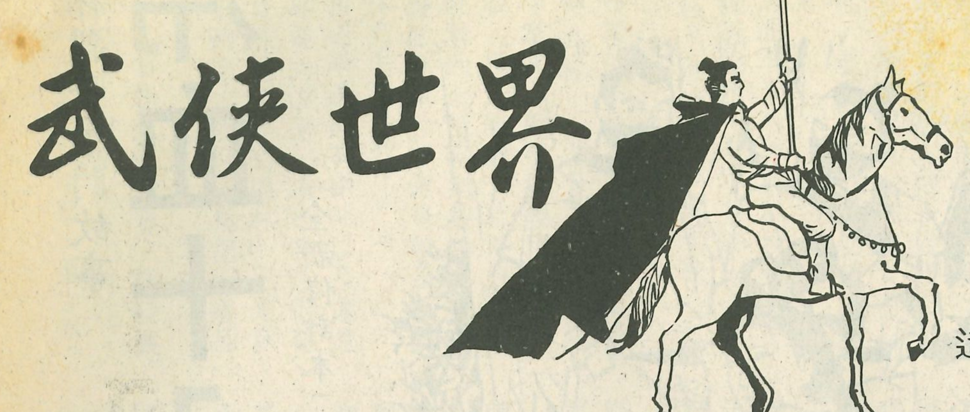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司馬翎撰著江湖殺手故事
「冷血十八」
(全新修訂本)
第38年
48
$20.00



第38年
第48期
（總號196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7年1月20日）

編者話　司馬翎先生的「冷血十八」多年前曾在本刊發表過，最近接到不少讀者來信表示當時未能購得那期雜誌，希望補購。編輯部爲滿足讀者要求，決定重刊司馬翎這篇傑作。爲求情節更加緊湊，重刊時作了若干程度的修訂。「冷血十八」的主題是說：「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究竟李十八有否秘密呢？欲知峯迴路轉的凄艷故事，請細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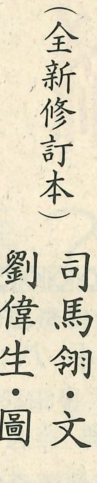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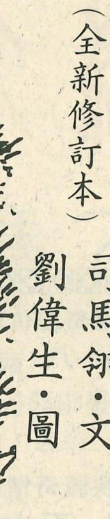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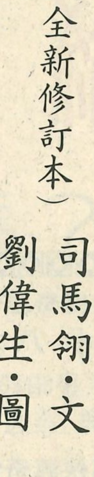
史外樓的「追殺一千里」，作風近似古龍，詭秘曲折，對白尤是具深意，讀者敬希垂注。

武林殺手爭鬥故事

冷血十八

（全新修訂本）

司馬翎・文
劉偉生・圖

李十八對袁初道：「你妹子包在我身上，但你的事……」

李十八坐在馬背上居然顯得十分暮氣沉沉落寞。

但他絕對不屬於「暮氣」「落寞」年華，因爲他只有廿五歲，額上一條橫刀疤和唇邊鬍鬚仍然擋不住天生英銳挺秀氣質，如果漂亮女孩子可以驅去他的寂寞，使他感到充實的話，他一定不必發愁煩心，至少已有七個美女可以陪伴他，並且順從他一切想法和做法。

然而李十八從來不找她們，甚至躲避她們。是不是李十八身有殘疾？例如少一隻手缺一條腿？

答案也不是。李十八不但身體全無殘疾，而且身材頎長結實，手掌和十隻手指像用白玉雕琢而成，極爲美觀。此外只要他美觀好看的十指碰到劍柄，一定有人濺血倒斃。即使是聲名極盛的武林高手亦無例外。

古道兩邊都有樹林以及遠遠伸延高聳的山巒，這一段路很奇怪，竟然是連綿的楓林。正是秋風送爽時節，所以楓葉把天邊都染紅了。

——看那楓紅層層，楓紅裏有我的夢……霜葉紅於二月花，廿五歲只應是織夢年華，至少亦「希望在明年此時，編織幅美麗的夢。」

但他何以落寞寡歡？劍在腰畔，巨萬銀子在囊中，青春之火炬剛剛點燃，但又有誰知道他的心事呢？

他忽然敞開衣襟，迎着含有寒意的秋風，但是秋風却吹不散心中之熾熱，當然更吹不散心中的人影——那小小的秘密。

小小秘密？對，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小秘密，上至王侯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一樣，只不過忘記失落而已，絕對不會「沒有！」

他看見卅餘丈外路邊繫着一匹馬，由馬鞍以至這匹馬全都熟悉之至。

李十八不禁嘆口氣，何以永遠都躲不開這一類的人和事情？

他索性閉目不看仰天而唱：「……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因爲人生中有無數「偶然」。其中當然有很多值得回味留戀甚至終生難忘的。

例如「偶然」碰到災難（登山迷路），一對青年男女躲在山洞裏互相安慰勉勵，漫漫長夜中傾訴平生的心事，他們都是那麼純潔可愛無邪。「這一夜的偶然相遇」彼此在心靈留下不能磨滅的痕跡，所以「這一夜」變成他們的小秘密。（據說『偶然』此首歌詞便是如此作成，雖然未悉其詳，但寒夜悲風無盡深山，一對顫慄的靈魂執手相看，自有震撼人心的純情凄迷。）

那匹馬何以繫在寂寂無人的路邊？此馬主人年紀輕得叫人不易忘記，只有二十歲左右，一表斯文却佩着長刀。

但兩天來至少碰見他十二次之多，在路上在飯館在旅舍等等，李十八雖不想注意他，却也看得出他那年輕高傲未經風霜的臉上，不時流露出驚懼懷疑神色。

這種人一定替人帶來煩惱，所以李十八連多一眼都不願看。

但此馬何故繫於此處？路靜人稀滿眼霜紅，正是攔途劫殺的最好所在。莫非是那小伙子遇上甚麼麻煩？

他絕對不想知道那小伙子任何事。但却已知道他姓名是袁初，又知道袁初和他一樣前赴距此數百里遠的襄陽，而袁初故鄉却是河北鉅鹿，離襄陽好幾千里路，他爲甚麼要離鄉別井前赴襄陽？當然有很不得已的原因。

繼而，林內沙沙而響，跟着袁初走出來。

他見了李十八怔了一下，接着拱手爲禮，因爲他們終究路上常常相見，彼此眼熟得很。

袁初拉拉衣服的小動作就使李十八明白他到樹林裏做甚麼。

李十八不覺釋然一笑，任由坐騎不快不慢掠過袁初，不過片刻間袁初已追上來。

李十八回想起第一次見到袁初，他那對眼睛宛如受驚的兔子，骨碌碌不斷瞧過來。李十八曾經牢牢記住三百個面譜，任何喜怒哀樂疑懼等最細微的表情都有，所以任何表情他已經一望而知根本不必經過大腦。

袁初無疑自知處身在危險中，所以眼角皺紋特別深，尤其是肚餓吃飯時仍然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袁初固然很可憐，但李十八任務在身，實在不便多管閒事，所以後來瞧也不瞧袁初一眼。

袁初已超前一段路，轉個彎身影被一片楓林遮住。李十八這時却跳下馬，搖搖頭把坐騎拴在路邊一株樹上。

樹叢後閃出五條人影攔在路

中，袁初因此不得不勒住馬。

五條人影四個是蒙面黑衣大漢，還有一個却是個美貌窈窕女孩子，雖是很年輕，看來却十分成熟豐滿，她眼中含着淚水，拚命搖扭身子。

袁初一下子躍落路上，大叫道：「哎喲！妹子。唉！天啊！妳沒事吧？」

最右邊也是身材最的高黑衣人冷冷道：「袁初，你敢向前走一步，你妹子肋骨最少要斷兩根，你信不信？」

袁初急忙退後兩步，眼中也湧出淚水，道：「放了我妹子，你們要怎樣我無不服從。」

最高的黑衣人聲音很冷酷，從面罩後透出來道：「很好，咱們一句話。我們送她回家，秋毫無損，但你得跟我們走。」

袁初道：「君子一言。」

黑衣人道：「快馬一鞭。」

袁初雙手交疊背後轉過身子，長嘆一聲。

但這時他却看見了李十八從楓林轉角處走出來，他竟然棄馬徒步，怪不得沒有蹄聲。

李十八走路姿勢雖是懶散，可是速度却有意想不到的快，忽然間已到了袁初面前，淡淡地道：「他們很厲害？一定贏得你身邊的刀？」

袁初用奇異難以解釋的眼光瞧他，道：「如果他們一定贏得我，就不必擄劫我妹子。」

李十八道：「好，你妹子包在我身上，但你自己的事自己料理。」

袁初不必回答，因爲李十八根本不須要他回答。事實上李十八已像燕子般急速轉彎繞過袁初，同時又像電光石火那麼快就站在那堆蒙面黑衣人中間。

抓住少女頭髮那名黑衣人但見李十八指尖如劍對準他脅下要害，他甚至想像到指尖戳入內那種骨裂血濺的可怕劇痛感覺。

這個黑衣人平時絕對不是想像力特別豐富的人。如果有時間給他思考，他一定覺得詫異萬分，爲甚麼他不能夠極清楚「看見」李十八像劍一樣的手指？而且同時泛起了那麼鮮明被「刺中」的可怕感覺？

他一個觔斗翻開尋丈（當然已鬆開少女頭髮），駭出了一身大汗，但目光一轉，不覺又傻了，李十八仍然站在原處，全身姿勢和「手指」一望而知未曾移動過一分一寸。

最高的黑衣人怒聲道：「老葉，你這是幹嗎？」他責罵的居然是同伴，而不是李十八，在別人眼中老葉的確該罵，李十八當時只不過那樣子一站，相距尚有四尺，亦沒有動手，而老葉却像見了鬼一樣翻觔斗逃開去，連用兩條腿開步走也來不及的樣子。

李十八神色冷淡得讓人一望而知他連嘴巴也懶得動，所以不說話，他伸手拉住少女走開一邊。一切動作包括脚步邁動時都散發出「懶散」味道。

那少女頭髮蓬鬆，衣服既皺又亂，看得出穿着之時不是太匆忙就是不會穿，她已不是兩三歲女小孩，自己衣服當然會穿，可見如果不是「太匆忙」又不是「不會」穿的情況，必定是別人替她穿，如此則問題嚴重了。

她眼眶中猶有淚水閃出晶瑩光芒，瓜子型臉龐輪廓極鮮明而泛出逼人魅力。

李十八從這張臉龐彷彿看見另一張臉龐，心中歎口氣，想道：「我是不是因此才出手呢？」

袁初拔刀迫近四個黑衣人，手和步伐都極堅穩有力，那麼年輕斯文的小伙子，一刀在手，馬上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似的。

不過四個黑衣人顯出都屬硬手，並且擅長聯手羣攻，又由於他們根本不再望李十八一眼，顯示他們慣於講究達成「目的」，用最有效率的方法。

李十八又牽着少女懶懶走開，她脚步有點蹣跚，似乎不能跨開大步走路。

他帶她走入林內一株大樹後，雖是離大路不過兩三丈，却幽靜得彷彿遠離塵俗人世，李十八用他自己都覺得刺耳聲音問道：「妳脚上起泡？很痛？」

少女搖搖頭，幾點晶光隨着這動作濺落，其中一點落在李十八手背，李十八不動也不看，但却知道是她的淚珠。

幾聲兇悍叱喝傳入，少女身子一震，道：「唉，天啊！哥哥一個人，他們却有四個。」

李十八道：「希望你哥哥能夠贏得他們。」

少女滿面哀求神色，道：「恩公，你……你幫幫他好不好？」

李十八好像看到那張面龐，好像聽見她久違的聲音，所以他想答應，並且答應她爲她做一切事情。

但他默然冷淡地瞧她，然後兩張面龐化爲雲烟消散。

他搖搖頭，道：「我跟你哥哥講好，我管你安全，他管那些人。」

少女驚道：「如果他管不了怎麼辦？你既然是他的朋友，求你就幫幫他……」

李十八回答道：「你哥哥不是我的朋友。」

少女道：「但你們相識，你又救了我，而你們却不是朋友？」

李十八道：「不是，我沒有朋友，也不要有。」

叱喝聲更急厲，顯然戰況極劇烈。

少女跪了下去，就像一般女人抱住男人大腿哀求。但她沒有抱到李十八的腿。

李十八已經在大路上，看見袁初肩腿都有傷痕，血漬斑斑，也看見最高的黑衣人躍出戰圈企圖逃走。因爲他已是唯一活着的人。

他動作很快，尤其捨棄兵刃以求取一綫機會時，果敢的決斷和迅速動作一樣重要，他把長劍當作暗器脫手勁射袁初。自己就趁這一絲空隙一掠兩丈之遠。

誰知袁初刀光展佈得更快，刀圈仍然圍困住黑衣人，第一刀攻去，被黑衣人閃避。黑衣人口中發出怒吼大概要罵甚麼話，但第二刀使他話聲仍然變成怒吼，而第三刀使他根本發不出聲音，因爲這一刀已砍中喉嚨。

袁初自己也跌坐地上連連喘氣，剛才那兇悍厲刀法跟他現在的樣子完全不像，他左臂兀自有一把長劍透穿臂肉搖搖欲墜。此劍便是黑衣人最後拋出想擋他一下之劍，袁初居然硬挨一記，所以刀勢速度不會受阻滯，終於殺死敵人。

他用力過多，流血過多，全身虛脫，頭暈眼花，但馬蹄聲經過他身邊時，他仍然驚醒並且集中注意力。

馬上的人是李十八。

包藏禍心　胸伏殺機

黑夜中秋意更濃更冷，房間內雖然黑暗却很溫暖。

他們說話聲音細得幾乎像蚊蚋，不過還算清晰。

男子「哎！」一聲，道：「碰到我傷口，好疼。」

女子道：「你有九條命，死不了。」

男子道：「你怎樣啦？你向來對我很好很溫柔的。」

女子道：「那是因爲你武功很好，好得能夠在三十招內把我剁成三截，我不想被利刀剁成三截，你呢？」

男子歎口氣道：「我當然也不想。」

女子道：「你傷勢不很嚴重，但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可以在三十招之內把你剁成三截！你相不相信？」

男子又歎口氣道：「相信。」

女子道：「你現在還可以一掌重傷我，但你最好記住，第一，此地不是客棧，而是我兩天前預早租下佈置的秘窟，你永遠猜不出我已安排些怎樣的埋伏？第二，有一把小小毒劍貼近你脖子，你若是不小心割破點皮膚，就不必等我剁成三截了。」

男子苦笑道：「我一定很小心。」

女子道：「哼！你還有一隻手沒受傷，我身上又沒有衣服磨痛你嬌嫩的手，但爲甚麼沒有男人的手摸我？」

男子道：「我是只顧講話之故，你知道我最喜歡摸你……」

片刻之後，那男子又說道：「我傷得不輕，動作不利便，而且這件事對傷勢也有很大影響，不如等……」

女子聲音提高很多，含着怒氣，道：「不如甚麼？你反正要死去了！」

男子忙道：「別生氣，其實我自己也忍不住。」

＊　＊　＊

袁初臉色不好，一隻手包紮着吊在胸前。

桌上的菜不少而且香氣四溢，但他似乎沒有胃口，他對面的少女亦是眉宇攏愁不大吃東西。

李十八走進飯館的動作態度還是有股懶懶的樣子。但當目光落在那少女臉上並且看到那股愁鬱神色，不覺一楞，輪廓和五官相像猶自可，但神情相似却極少，縱然明知如夢如幻虛假不實，但誰能不爲之心跳？誰能不黯然神傷？

他終於移動脚步走到袁初兄妹桌子邊，他們見到他時很熱情，於是李十八坐下來喝酒，一壺喝完又一壺……

「醉醒已非今世事，悲歡不似舊時狂」。若問李十八醉了沒有？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那少女（袁初的妹子）扶他回房之時問他，他也回答不出。

不過他却神迷於她身上的香氣，以及她富有彈性充滿誘惑的肌膚，可惜路程很短，他和衣倒在床上，很快發出鼾聲。

少女沉默地望住他，良久良久，忽然嘆口氣嬝嬝走出房間。

＊　＊　＊

黑暗中女子咿咿唔唔呻吟喘氣，最後爆發幾聲尖叫，其實仍然很小聲音。之後沉寂好一會。

男子聲音道：「你知不知道？你有時忽然很狂很放縱，顯然有某種原因令你如此，爲甚麼，他是誰？」

女子道：「你的意思難道說『他』使我變成這樣子？」

男子道：「是的，『他』能使你發生這種變化？當我在你身上之時，你是不是幻想着我就是他？」

女子道：「沒有，誰也不想，只有馬，急奔疾馳的駿馬，我看見牠們昂首長嘶，長鬃在勁風中飄飛的樣子，還有濕淋淋的汗水，賁突肌肉的綫條……」

男子大概想了一陣才道：「我一直看錯了妳，我以爲妳的野性無人能夠馴服。誰知妳的野性只是表面看來如此。因爲你不敢想到『人』，妳心中知道如果是『人』，一定會引起其他許多想法，許多情緒的。」

女子道：「我的確小看了你，我向來以爲你只有『刀』，只有『情慾』。却不料你也有感情思想。」

男子道：「現在知道還不遲，咱們談談正經事。第一，我找機會近身刺殺他的機會不大，一擊失敗就永無機會。第二，用迷藥亦十分困難。你看見沒有？他雖然醉醺醺樣子，但同一壺的酒你我不喝他絕不先喝。第三，他對你很有意思，他眼睛已告訴別人，但他仍然不碰你一下。」

女子道：「這種人誰能暗算他？唉『冷血』李十八當眞名不虛傳。他簡直不是人。」

男子道：「他是殺手中的殺手，頂尖的角色，當然極難暗算他。但只要他肯喝酒，你取他性命就易如反掌。」

女子道：「如果酒中用藥，豈不是你我都跟他一樣？有何機會？」

男子發出奇怪的笑聲，沒有回答，不久，女子又發出呻吟喘氣代替一切回答。

＊　＊　＊

袁初談到他的身世以及屢被追殺的往事，不禁淚承於睫，當然他妹子袁小華更是早就宛如梨花一枝春帶雨了。

李十八如此冷漠剛强的人，竟也禁不住頻頻長歎。

蘇北「洋河」大麯烈得如刀割喉，但也香得連鼻子也能歪掉。

袁小華雖然是女孩子，却很能喝。三斤大麯非同小可，却都倒入他們肚子裏。

袁小華玉面加一層嫣紅，眼睛變得水汪汪，櫻唇又紅艷又柔軟，僅僅看她面龐猶自可，若是看見她身體，高高挺起的雙峯，柔軟靈活的腰肢和修長的大腿，縱是隔着衣服，任何男人都不會存在「純潔」的念頭。

李十八是不折不扣的男子，而袁小華就坐在他旁邊，不但可以看見她整個身材，同時膝腿相接又熱又軟滑。

他顯然很費力才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不在這對兄妹面前失態。

但袁小華的手忽然搭在他腿上，還搖搖他，說道：「大哥，你說嘛，你究竟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告訴我們吧！」

李十八忍不住捏住她軟綿綿的玉手，道：「我叫李十八。」

兩兄妹都驚「啊」一聲，袁初訝道：「你是『冷血』李十八？但你肯仗義救人，何以被人視爲『冷血』之人？」

袁小華道：「你眞是個殺手中之殺手『冷血』李十八？你一點不像。」

李十八道：「因爲我殺人必有代價，而且不得限定我只殺某一個。只要與『目標』有關的人，殺一個就多收五千兩，我多殺十個就多五萬兩，所以他們說我『冷血』。」

袁小華不禁打個寒噤，道：「那麼你殺了很多人？」

李十八道：「當然，我不是告訴你了？多殺一個多得五千兩銀子，天下那有比殺人賺錢更便當更舒服的工作？」

袁家兄妹面面相覷不會回答。

李十八歎口氣道：「你們出身豪門望族。雖然練成一身武功，經歷過大變，也知道江湖上不少事，但終究缺乏眞正經驗，我的事說了你們也不懂。」

這幾句話聽來他似乎未醉，但他接着竟自放開喉嚨唱歌，又顯得醉態可掬。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是甚麼小秘密？世上除她以外還有誰能會得此意？

門窗全都緊緊關閉，但銀燈未熄。

燈光照見床上兩個赤裸人體。雖然躺着，仍然看得出那女子雙肩瘦窄，但胸前雙峯高挺豐盈。腰很纖細靈活。而最突出的不是她如畫的面貌，亦不是白晰肌膚，是渾圓修長的雙腿，任何女孩子有這麼一雙性感的長腿絕對可以顚倒無數男人了。

男子亦很年輕，全身只有左臂有布紮着。身體其餘部份就跟女子一樣赤裸。

女子的躺姿很誘惑，尤其雙腿相並微曲，那是一種令男人「爆炸」的姿勢。

不過那男子已「爆炸」過，所以似乎無動於衷，微喘着氣道：「我左手還很疼，你記得小心點別亂抓亂碰。」

女子咿唔一聲，道：「得啦，水仙不開花，少來這一套，我知道你左臂之傷已經好了。當然仍有點不靈便，所以三十招內你殺不了我，我也殺不了你。」

男子道：「妳越來越像狐狸。不但精，床上這一套也是……」

女子抓住他摸到胸前的手，道：「先告訴我，『冷血』李十八呢？」

男子道：「剛才告訴你的你都不相信？」停歇一下，才又道：「好吧，他到妓院去，現在可能還在女人身上。」

女子放開手，而她的手也開始從男子肚子下摸去，說道：「原來酒裏放的是這種藥。怪不得我怎麼忍也忍不住，可惜他並不上當，否則現在很可能已經變成死屍。」

男子輕輕道：「你眞下得了手？」

女子道：「爲甚麼不？」

男子道：「你心腸眞的這麼硬？」

女子道：「因爲那種人永遠不會跟一個女人過一輩子。唉，恐怕連一個月也不會。你想我爲何下不了手？至少他永遠不能再找別的女人。」

男子道：「你現在明白那種藥咱們陪他喝了亦沒有問題了吧？只不過應該他躺在此處，而我在妓院才對。」

女子道：「如果我們任務失敗，回去老大會不會也對我們動用家法？」

男子道：「一定會，任何人都不能例外，雖然我們算是最佳搭檔立功屢屢，但也不能例外。」

女子道：「我本是也有點興頭，現在好像忽然掉在冰窖裏……」

男子道：「你放心，咱們永遠不許失敗。明天，李十八一定會變成死屍，我擔保。」

女子道：「眞的？」

男子道：「我幾時騙過你？現在你覺得怎樣了？」

女子道：「好像從冰窖一下又到了火焰山。」

＊　＊　＊

在一片樹林內，李十八以乾枯樹葉生起火堆，火舌熊熊噴躍，發出「劈啪」聲。

大白天而天氣亦不冷，烤火取暖麼？天氣不對。烤東西吃麼？又沒有任何可以燒烤材料。

李十八手中有兩頁紙，紙上寫得麻麻密密。

他看都不看，把其中一張紙緩緩投入火堆，火光閃亮了一下，那張紙已消失無踪。

第二張紙跟着飄落火舌中，紙張作最後掙扎發出一些光亮，然後又歸於虛無。

但紙上的字，也就是一些代表冷酷現實的資料並未化爲灰燼消失，而是藏在李十八腦中。

凡是很少人知道之事都是秘密。如果牽涉越多人，並且有關生死大事，這秘密就被稱爲「大秘密」了。

可是，「命運」站在宇宙立場來看，永遠變幻的人世有沒有「大秘密」呢？那一類那一種事情才算「大」？那一類算是「小」呢？

沒有定論，你永遠找不到答案。

李十八用火燒掉的記錄，目前還不知會死多少人，但仍然只算是「小小秘密」。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在「命運」的無邊際無久暫之軌跡中，算得甚麼？

——遠在襄陽城一個富有又有勢力的曾老員外一定不知道李十八這個人，更不會知道李十八正在想他（利用資料供給的多種情事細節），設法找出一個殺死他的妥當辦法。

普通人當然不必多費腦筋，更輪不到「殺手中的殺手」李十八出馬。曾老員外單名熙。但眞正的二十年前的姓名是「五更鷄」錢通。這隻「鷄」可怕得你難以想像，難以形容。他不但是第一流頂尖的職業殺手，而且是極陰險淫邪人物，尤其是「淫」的方面，

簡直可以形容「只要是女人都行」。

總之李十八這次要去殺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出錢的人已連續八年付出鉅額金錢，務求找到「五更鷄」錢通。除了取他性命之外，錢通的家小每多殺一個便另付五千兩白銀。

此所以非「冷血」李十八出馬不可。

只有李十八肯爲銀子殺死「目標」之外的人，當然這些資料都很詳盡。例如曾熙（五更鷄錢通）只有一個兒子叫曾希，已娶媳婦，媳婦也是襄陽人，姓王芳名淑嫺。

此處何以特別提出王淑嫺的名字呢？原來這出錢無數，八年不曾間斷的顧客，正是王淑嫺的父親王仁。仇恨原因不詳。但由於王仁半年前已經病死，那時却又恰恰查出「五更鷄」錢通居然是王淑嫺的家翁，所以破例把一切告訴李十八，反正王仁已將死已無顧忌，同時好教李十八劍下留情別殺死王淑嫺。

恩怨愛恨往往就是如此糾纏不清。如果王仁不死而得知自己的獨生女居然嫁給仇人之子，他怎麼辦？仇還報不報？

資料中提及王仁嫁出這個女兒，收到了聘金之豐厚駭人聽聞，當然他女兒王淑嫺貌美如花那是不在話下。王仁因此而恢復富有，並且能繼續付錢僱請當今天下最好的殺手。

但曾熙本身已經極難對付，何況深居簡出，而又聘請了不少高手做護院武師，這個人確實很難殺死。李十八越想越感到險阻困難重重無數，禁不住歎口氣。起身迅即用泥土把火堆弄滅。同時把一枚圓形鋼筒扔入樹林深處。這枚鋼筒已空空如也，因爲兩頁資料已取出燒掉。這枚鋼筒藏在此地等候李十八取閱，此種傳遞消息命令方法的確週密得天衣無縫。

* * *

李十八孤獨地騎馬走了一程，忽然熱鬧起來，因袁氏兄妹在涼茶攤喝茶。

袁小華的瓜子臉漾溢着青春嬌艷，宛如雨露充足的初夏芙蓉盛開，既美麗又充滿誘惑魅力。

李十八本來已收韁勒馬，但看了到袁小華一眼，輕歎一聲催馬行去。

袁初奔出來攔住馬頭，道：「李兄，喝杯茶再走，反正路很長，遲一點早一點都沒有分別。」

李十八道：「是麼？你確知前面的路很長？但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人生之路，任何人遲早都會走完。」

袁初道：「正因如此，有些忘不了丟不下的會面不可錯過。」

李十八想一下，臉上慢慢露出淡淡的笑容，但眼睛却顯得更冷酷更明亮，他道：「好，喝杯茶聊一聊也好。」

茶亭內只有一對可憐兮兮賣茶的老夫婦，此外就只有袁小華，用春花般嬌靨迎接李十八，她親手倒一碗茶給他，道：「茶葉是我們自己的，最好的茉莉香片，大哥你嚐嚐看。」

李十八接過茶碗，道：「碗也洗得很乾淨，謝謝！」

他托住茶碗往嘴邊送，但動作很慢，好像怕碗內滾茶濺出。

忽聽得一聲馬嘶，李十八把沾到唇邊茶碗移開，訝道：「我的馬，奇怪！」

連「冷血」李十八也認爲奇怪之事，一定不可思議難以解釋。

袁初、袁小華一齊轉眼望去，李十八手中茶碗穩穩飛起幾乎碰到亭子頂蓋，但轉眼間茶碗落下又穩穩托在他手中。

袁家兄妹只不過望了那麼一眼就回頭瞧他，袁初道：「馬叫這是很平常的事，李兄何以認爲奇怪？」

李十八道：「不是馬匹奇怪，而是你們轉眼看牠之時，有沒有奇怪感覺？」

袁小華搖頭道：「沒有呀，我只不過轉一下眼睛而已。」

袁初却突然露出詫異神態，緩緩道：「有，我感到有一陣寒冷，似乎是殺氣瀰漫。」

李十八道：「因爲這碗茶有問題。我想殺人。」

袁初笑道：「你想殺誰？不，李十八，你錯了，簡直大錯特錯。是有人想殺你，絕對不是你殺人。」

袁小華起身退後四步，臉色十分沉重，因此使她看起來像一塊木頭，而不再是一朵花。

李十八道：「難道你是想殺我？別忘記我幫過你忙，救了你妹子。」

袁初右手已按住刀柄，冷冷道：「我不會忘記，因爲我給你機會救她的。」

李十八道：「原來那四個蒙面黑衣人本是你們的人。你爲了引我入彀不惜身受劍傷，亦不惜犧

牲四名好手性命，但我却仍不明白爲何你要這樣做法？」

袁初道：「只有你『冷血』李十八值得我這樣做。天下要殺你之人何止千萬，但誰做得到？」

李十八道：「多謝誇奬。不過當時我有兩件事想不通，現在正好向你請教。」

袁初道：「那兩件事？」

李十八道：「第一、你殺死四個蒙面黑衣人之後，雖是受傷很重也很累，但何以竟不查看他們眞面目，亦不想追查他們的身份？我一離開，你就把屍體丟到樹林裏。難道你早已知道他們的身份？當然這問題現在不必問了，對麼？」

袁初又訝又怒道：「小華，你不是一直聽着他馬蹄聲麼？」

袁小華道：「有呀，我明明以『地聽』功夫聽得他馬蹄遠去，步伐均勻，顯然他一直在馬背上。」

李十八道：「可惜你們不知道我的坐騎受過特別訓練。我剛才要牠叫，牠也很聽話。」

袁小華眼中露出恐懼，道：「你爲何要牠叫？」

李十八道：「我第二個疑問是：如果袁初你不用手臂硬挨那一劍，顯然仍能取勝，只不過時間長久一些而已。但你却不惜負傷流血，是眞正流血，不是開始時的假傷。我也看出最後那黑衣人想說話或者想怒罵。請問在生死一髮之時，誰還顧得說話？同時他有甚麼資格發怒？」

袁初一定是忽然想起某種念頭或者是忽然明白一些事，所以本來充滿自信的臉上，開始泛出不安之色，額上亦似乎有汗珠泌出。

李十八又道：「幸而我還不算太笨，雖然要費力地想，却也很快想出道理。其實這道理很是簡單，別人可能不必像我那麼費力就想出答案。但總之我想到答案，知道你絕對不容許黑衣人講任何一句話。所以你寧可拿胳臂擋他飛劍，你非得立刻殺死他不可！」

袁初聲音有點嘶啞，道：「你從那時已起疑心麼？」

李十八道：「既然你問起，我不妨從實答覆。其實我的老闆早已通知我，要我小心。因爲你們的歐老大很不滿意我，最近必會對付我。尤其是我有公幹非得出門露面不可，正是下手機會。」

袁初道：「你的老闆是不是姓包？他怎知歐老大要對付你？」

李十八道：「歐老大決定對付我連我都知道，何況包老闆？你必須記住像歐老大、包老闆都是主持秘密龐大機構的巨頭，都不擇手段亦肯花數不盡的銀子刺探對方任何機密！所以包老闆許多事情歐老大知道，但反過來亦一樣。」

袁初問道：「但你說你也知道，爲甚麼？」

李十八道：「因爲歐老大一定要我到他那邊。本來我祇是受僱辦事，誰找我都一樣。但自問從三年前歐老大、包老闆交惡之後，我也就祇能選擇一個老闆。」

袁初道：「就算如此，歐老大也不必傾全力對付你。」

李十八淡淡道：「我認識歐老大，這就是原因。」

* * *

重重殺機和永無休止追逐獵殺，永遠活在黑暗孤寂中，睡覺時永不准打鼾……

任何人若是身兼獵者和獵物雙重身份，活着根本就像在地獄全無分別。

現在袁初兄妹也好，李十八也好，他們仍然是兼具雙重身份。到底誰是「獵物」？誰又成爲「獵者」？等到最後塵埃落定才知道。

李十八仍然托住碗茶，全身姿勢很懶散，正如獵取其他動物維生的肉食猛獸，如虎豹等，面對獵物時往往裝出不注意不感興趣的神態，但眼睛却銳利如鷹隼。

袁小華驚懼發自心中，顫聲道：「李大哥，我們除了拚出勝敗生死之路，還有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她現在看來則一點也不似他心坎中的人影。李十八嘆口氣：黃杏秀，何以有很多女孩子起初很像妳，但後來忽又全然不相似？杏秀，你能否解釋？妳在何處？

李十八終於說道：「妳前天問我，有沒有其他路可走。但今天沒有了，因爲妳已不能三十招內把他剁成三截。」

袁初、袁小華一齊失聲，是眞正出自內心的震驚。這些話本是在夜半無人私語時說的，李十八怎生得知，既然他知道第一晚對話，第二、第三晚當然也不例外。而且除對話外其他故事他會不知道麼？

袁小華突然尖叫一聲，道：「你偷看偷聽我們。你不是人……」

袁初立刻恢復冷靜，沉聲道：「小華，到了生死存亡關頭，還說甚麼？」

袁小華道：「我知道，可是……可是我明明從他眼中看見那種神采……」她突然變回像一朵嬌艷的花朵而不是一橛木頭。

李十八心中嘆口氣，想對她說：妳走吧，祇要妳的手永遠不碰到刀劍，很多男人眼中都會有這種神采。

這樣勸告對或不對誰能知道？凡是屬於主觀的事情，永遠沒有正確的「對錯」答案。

但袁小華玉手一分已多出兩把尺許短刀。刀身閃耀眩目精光。她馬上由一朵嬌艷鮮花變回一橛木頭。

李十八再也不瞧她一眼，道：「袁初，你可以敢保證今天一定能取我性命？」

袁初道：「現在告訴你也不妨，你昨夜爲何要到妓院？」

李十八道：「你在酒裏放了春藥，我早已知道，但你却想不到我會放棄袁小華而到妓院，你說對不對？」

袁初道：「你到妓院與否都是小事末節。最重要的是你已喝了那些酒。因此你現在祇賸下六七成功力，你信不信？」

李十八冷冷道：「六七成功力已經夠了。我反問一句，你信不信？」

袁初道：「很可能。因爲迄今爲止，當今世上尚無人知道你劍術好到何等程度，功力深厚到何等程度。但如果我有强力後援，你六七成功力就不足對付我和小華兩人了，你說是麼？」

李十八道：「强力後援例如是誰？」

袁初道：「四川唐家毒藥暗器及手法是天下第一，你大概不會反對。唐天翔這人你當然聽過。還有一位，却是近身肉搏的專家巴洛。想來你亦聽過這個名字吧。」

李十八道：「眞是他們兩個？我幾乎不敢相信。他們都是當今第一流好手，我不但聽過名字，而且跟他們合作殺過一些幾乎殺不死的人。」

袁初訝道：「你認識他們？」

李十八道：「何止認識。我們根本是仇人，因爲他們都認爲如果我活着，他們就很難成爲『暗殺道』數一數二的人物。所以他們拿我做目標，練成幾種專門對付我的手法。你想，我何止認識他們那麼簡單？」

袁初忽然臉色不對，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李十八道：「如果你知道有這種一流好手把你當作目標，你怎麼辦？除了像烏龜一樣躲起來。就祇有想法子找出消滅他們之道，對麼？」

袁初道：「對，當然這樣做。」

李十八道：「所以你很不幸，因爲我有一招劍法足足練了一年，祇有一招而已。對別人全無用處，但却是專門對付他們兩人的。直到現在我才證明這一招劍法果然是有效。你剛才感到殺氣那一陣，正是我用那招劍法收拾下他們之時。不信你就看清楚或者過去檢查一下。」

袁初幾乎要昏倒。爲何如此不幸竟然碰上這種對手？現在還何須檢查？那唐天翔、巴洛扮作賣茶的老翁、老嫗。扮相肯定是百分之百無懈可擊，但這祇是對外行人而言，以「冷血」李十八這等頂尖行家當然不可相提並論。要恨的人還有「歐老大」，他居然不知道李十八與兩人合作過。這才是眞眞正正致命之傷！

袁初用呻吟的聲音道：「李十八，你爲何不出手？爲何要說這麼多話？」

李十八道：「因爲我要你明白，我李十八雖然不算是很聰明的人，但你袁初却還未有騙過我的本事。」

袁初回答道：「就算騙不倒你便又如何？」

李十八道：「你立刻作一個決定。跟我決一死戰？抑或選擇另一條路？」

袁初訝道：「我還有別的路走？」

李十八道：「有。你幫我一齊去殺一個人。當然很辣手很困難，我們可能都活不了。」

袁初連想也不想，道：「好，我選這條路。」

李十八聲音冷如冰，道：「你若不後悔，首先立刻殺死袁小華。你應該知道我平生殺人一定要有銀子才肯幹！」

爲求生存　代人操刀

「江南鐵笛」謝憐人的確很難讓人忘記。因爲他雖是將近四十之人，但清秀瀟灑的風度會使人覺得他還是翩翩少年。一身白色衣服反而令他在人叢中更爲特出。

但最重要是他的「鐵笛」，近十五年來若是談論起江南名家，謝憐人絕對列於前五名之內。所以袁初覺得頭很大。何以連「江南鐵笛」謝憐人這等人物居然亦肯做私人保鏢？「暗殺道」這口飯豈不是越來越難吃麼？

不過無論如何他非死不可。否則袁初便活不成。憑良心說，「冷血」李十八比「江南鐵笛」謝憐人可怕得多。寧可跟謝憐人拚一百次命也不願欺騙李十八一次。

秋陽失去夏天光采而使人微感凄冷，照在無數盛開的菊花上，好像更寂寞更孤清。白衣飄飄的謝憐人已經在百千菊叢中漫步了很久。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沉醉換悲涼，清歌莫斷腸……如果是別有情懷之人豈能不斷腸呢？

一股森冷殺氣從樹叢後透出。謝憐人倏然停步，凝眸尋思。

兩年來太太平平，曾熙老員外禮數週到恭敬，酬金豐厚得使人不敢相信。但果然很有問題，酬勞越豐危險越大。這一股殺氣竟是平生第一次使他心膽微微怯寒。

他輕輕嘆口氣想道：這樣也好，橫豎十餘年來還未碰過敵手，又橫豎天涯海角有窮時，祇有相思無盡處。我也不知道人爲甚麼要千方百計活下去，如果心裏很孤寂的話。

袁初行出樹叢外，右手按住刀柄。

謝憐人的確很驚異，因爲袁初雖然祇有二十左右，但那大將之風絕對假裝扮演不出。尤其那股殺氣可怕之極。

袁初說道：「不必多說，咱們無仇無怨。但是今日局面却註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謝憐人道：「你講得很明白。而你的氣度鋒芒亦顯示你很夠資格。請！」

袁初一抬手撤出長刀，刀尖筆直指住對方心窩。

殺機瀰漫森寒刺骨。是生與死之無情掙扎。祇爲求「生存」的冷酷天性亦表露無遺。

但在這間不容髮之際，袁初居然還會想起袁小華……

她不但是他的「女人」，同時亦是最佳搭檔。而袁初本以爲三十招必可把她剁成三截，事實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她手中兩把鋒利短刀宛如雌虎雙爪。並且第廿五招最危急之時她忽然施展出奇異詭變手法。袁初不但從未見過，當時甚至還差點送了性命。饒是不死也要負傷濺血。

所以男人絕對不可輕視「女人」。祇要把她迫到絕境，她一定有些絕招令你瞠目結舌，一旦弄不好，你連命也保不住。

那袁小華突然飛起凌空撲落，很像飛燕投懷，但更像兇猛豹子從樹上撲下。她雙刀旋絞幻化出一片精芒光暈，令人目眩神搖瞧不準她從那個角度攻入。

但袁初似乎還快了一線，有如勁箭疾射昇空。刀光如電與她一觸便分開，人也斜斜飛開落於兩丈外——第卅五招。

袁初禁不住嘆口氣。他雖是心狠手辣，無奈袁小華終究與別人不同。如今她雖已埋骨楓林內，但他此生能否忘記她呢？

謝憐人忽然道：「往事不堪回首，還是目前要緊。」

袁初應道：「聽說你的鐵笛不但是武林有數奇門兵刃。吹奏時也是天下一絕。可惜我是外行，不然的話我眞想聽一聽。」

謝憐人搖頭輕輕喟道：「我有江南鐵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徹玉城霞。清影渺難即，飛絮滿天涯……」

他不是說話而是吟誦一首詞其中幾句。那孤寂响往的聲調神情，使得不甚通文墨的袁初也深感悵惘。

袁初道：「好聽得很，還有沒有？」

他輕喟道：「有，還有。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便了却韶華？花虎春來路，芳草不曾遮。」

袁初道：「我雖不明其意，但覺得末後兩句沒有那麼好聽。」

謝憐人道：「沉哀悲傷的氣勢果然大大弱了。你說得對。不過假如我們繼續吟誦下去，却把生死決戰忘了豈不笑話？」

袁初道：「多謝你提醒我。但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忘記。因爲『冷血』李十八的名字就足以保證有餘。」

謝憐人驚訝得有一刹那失去了瀟灑風度，問道：「『冷血』李十八？他要你殺我？」

袁初道：「正是。你想想看，既然李十八叫我殺你，我敢不敢忘記呢？」

謝憐人道：「想不通眞想不通。『冷血』李十八爲何要殺死

我？」

袁初道：「因爲你是曾老員外的隨身保鏢。而曾老員外就是二十年前天下第一殺手『五更雞』錢通。」

謝憐人嘆氣道：「這種事誰想得到？但居然給我都遇上啦！」

袁初的長刀無聲無息由空中落下，宛如電光劃破黑夜長空。

謝憐人雖然橫笛擋住。但却被森厲刀氣以及强大無匹的勁道震得立足不穩，在地上連滾十轉遠達丈半才躍起身。一身白衣染上斑斑泥土痕跡。

但他根本沒有時間喘息，因爲袁初刀已劈到胸口，刀招全無絲毫花巧，却絕對能殺人。而且一刀就足以要命。

這一刀謝憐人仍然及時封住。但當他被刀勢震退時亦已清晰知道，一定逃不過第三刀。

「好卑鄙惡毒的手段。」他心中怒罵。說起來袁初的確「卑鄙」、「惡毒」兼而有之。因爲他要謝憐人吟誦詩詞使他殺機氣勢減弱，又提起「李十八」和「五更雞」錢通使他分心。而就在此時突然出手暗算……

第三刀立刻出現由頭頂劈落，宛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威不可當。

武林赫赫有名的「江南鐵笛」謝憐人竟然走不上三招，由頭頂到胸膛被劈出一道深得不能再深的傷口，鮮血噴濺。把左近好多叢金黃菊花染成鮮紅一片。

袁初慢慢走出園子，他很想走得快些，但他竟然慢慢走。

李十八、歐老大、袁小華甚至謝憐人等人的面影在他眼前交錯出現。但他現在還憧憬追求甚麼？爭强好勝、金銀如山以及醇酒美人都是一場幻夢，因爲他小腹的劇痛已變得痲木。「江南鐵笛」終究是武林內一流高手，他絕對不會死得那麼容易，除非他決定一命換一命。

如若謝憐人有時間尋思或者有別人曉得此情此景。一定會被「一命換一命」果斷殘酷的決定所震撼。消滅別人生命以維持自己生命，自然界老早已成定律。但「一命換一命」却令人不敢想像。

秋風捲起許多黃色的落葉，一些落在謝憐人屍體。又另一些鋪灑於袁初身上。

孤冷而無聲無息的葬禮！

* * *

童年時的印象永遠最美麗最難忘。那怕是一枚銅錢掉落草叢中拚命找也找不到，覷看無人時候放聲大哭。這種尷尬不愉快的回憶到長大以後仍然很美麗。

麗春蹲在井邊洗衣服，四下一些簡陋的屋子完全與記憶中一樣。七年時光不算長久，可是你去問問風塵賣笑的女人，七年簡直等如七世紀。

從前住過的「家」本來盡是辛酸往事。貧窮、飢餓、寒冷，還有上門討債可怕的臉色。

但現在這間屋用白花花銀子買回，全部屬於她自己。無數的回憶居然由醜陋可怕變成美麗可愛了。尤其是屋子裏那個男人，他一定還躺在床上。她此生還是第一次碰見如此貪睡的人。他所以日以繼夜呼呼大睡，除了吃飯起來一下，除了兩具光裸身子碰觸肉體磨擦激起情慾而有所行動外……

可惜爹娘老早去世，享受不到她帶來的安逸日子。更可惜的是那個男人不久就會離去。他幾時走，要到何處去？不會有人知道，包括她在內。總之他一定會離開而且永不回來。

你一定認爲他們正在上演悲劇——沒有任何諾言，任何結局。

但麗春却不這樣想。十幾天前在妓院她仍然在黑社會勢力重重束縛下，不分晝夜迎送各式各樣男人（有些人實在使她內心感到作嘔，但還是要笑着逢迎）。却忽然遇到他——額上刀疤閃光，滿頰鬍鬚，一點也不俊俏漂亮。

他自稱李十八，好怪的名字。但名字不要緊，因爲從來沒有一個嫖客肯說出眞姓名。

李十八不好看却很可愛，身體壯健而在床上時既溫柔又有技巧。不過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他替她贖身，帶她回襄陽原籍，給她足夠的銀子買回自幼生長的屋子。還足夠得可以不做任何事吃用上幾十年。

據她所知同行姊妹從未遇到過這種客人。何况她並不漂亮，圓扁的臉龐，手脚粗糙。唯一還值一提是身體很軟滑肌肉也很有彈性。同時她學到的技巧亦可以使男人滿足。

她忽然看見他走出屋子，四下觀望。

麗春的心往下一沉。李十八居然離開床鋪不是好現象，他大概快要離開了！

不久李十八至她身邊蹲下來看她洗衣服，過一會才道：「想不

到你會做飯會洗衣服。家事都做得挺不錯。」

麗春道：「你幾時走？」

李十八微微吃驚，沉默一會才道：「還不知道，但也差不多啦。」

麗春道：「我知道你不會回來。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路過此地，又恰好有空閒工夫。你來講幾句話好麼？」

李十八楞住緩緩把目光遙望天空，喃喃道：「表面上美麗高貴純潔的女人祇怕大多數沒有這種情懷。能夠體諒了解男人的女人才眞正叫人難忘……」

麗春問道：「你說甚麼？敢是有點餓了？」

李十八道：「我正想那位老員外，自從十天前發現『江南鐵笛』謝憐人和袁初的屍體，他應該如何應變？會不會被我預先佈置的證據騙過，而以爲祇不過是偶然的意外？」

麗春瞪目道：「你究竟說甚麼？我一點不懂。」

李十八道：「現在祇不過是暴風雨前夕的平靜。老員外應該不會被騙過，否則他就不是『五更雞』錢通了。」

麗春忽然笑得很溫柔。她確實不知道李十八說些甚麼？但她却明白如果一個男人向妳絮絮說些你不懂的話，妳在他心中必定是個眞正的女人——母親和妻子。

所以她微笑地傾聽，注意他嘴唇動作眼睛神情甚至他蹲着的姿勢。好可愛的男人，我願爲你做牛做馬，我願爲你死一百次……

李十八道：「有一件事不但任何人想不到，連他兒子也想不到。那便是老員外的兒子根本不是他的兒子。」

麗春詫異道：「誰的兒子不是誰的兒子？」

李十八笑一下，柔聲道：「你一定要答應我，永遠不向任何人提到李十八這個名字。就算是你的兒子也不能提到。」

麗春輕嘆一聲，道：「我知道，你根本不必叮囑，但我們會有兒子麼？」

我們？李十八大吃一驚。「兒子」他從不敢想，因爲有兒子就有妻子，亦即是有一個「家」。還是致命之傷，不但害死自己還會害死妻兒他們。所以他從不想亦小心翼翼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那麼我現在追求甚麼？即使找到黃杏秀，即使已有花不完的銀子，可以給她父親做聘金。但又如何呢？我能有一個「家」麼？

如果有一個家，我將來的命運大概亦像「五更雞」錢通一樣。永遠活在提心吊膽百般提防的歲月中。有何趣味？有何意義？

他深深嘆息一聲，懶懶走回屋子。

但無論如何目前對手是「五更雞」錢通，他戒備也好或者被騙過也好，十天來毫無動靜，一定使他有所決定。當然最理想是他不繼續戒備。

* * *

銀燈下羅帳深垂。曾希忽然坐起，身上雖無一絲半縷，却好像一點不冷。

曾希甚至還把被子掀到一邊，於是一個女人赤裸的身子出現眼前。肌膚雪白豐乳長腿，加上眉目如畫風情醉人的臉孔。即使身爲她丈夫而且結婚了五年之久，但這般可喜娘至今仍然百看不厭，更捨不得虛度春宵。

王淑嫺微微而笑，笑得嬌媚之極，暱聲道：「別這樣，連白天也脫光給你看難道還不夠？」

曾希道：「當然不夠。」

王淑嫺緩緩閉眼。感覺到他的手已經在動，遍體摩擦揉捏。

他的貪婪熱情每次都能使她慾情沸騰。使她盡其所能迎合他，並且自己也得到極大歡樂。

不過當歡樂過後，王淑嫺却沉默得近乎悲哀。她顯然有「失落」的憂傷。因爲兩年前她很意外很偶然地得知家翁（曾老員外）竟然是「五更雞」錢通。

她的父親花盡家財（本來相當富有）務求報復妻子被姦殺之仇。最後迫不得已回到原籍襄陽。却不料攀上這頭親家，因而又有足夠銀子繼續付出訪尋及追殺仇人的龐大費用。

但命運却如此奇怪把她和仇人之子黏在一起。

每一次當她充滿熱愛激情而得到興奮滿足之後。她都感到不安內疚。她應該和仇人之子繼續下去？她爲何不把秘密告訴父親？

今夜曾希已是第三度燃起貪婪情慾之火。這倒使王淑嫺感到奇怪。曾希雖然祇有廿五歲年輕力壯。但何必如此拚命？好像以後沒有機會似的。其實他還有幾十年時光，因爲她父親已逝世，縱然想把秘密說出來亦不及了。

他何以如此亢奮而不知滿足？

直到曾希頹然乏力躺在她身上，她才道：「你一定很累了，爲甚麼這樣呢？」

曾希振起精神，聲音沉重難聽，說道：「因爲我們要小別一陣子。」

王淑嫻吃一驚，道：「你要出門？到那兒去？」

曾希道：「我不出門，祇不過你換個房間而已。」

王淑嫻綻開一朵美麗的眩目的笑容，道：「原來如此，那也很好，我樂得趁機休息。」

曾希臉上沒一絲笑容，繃得緊緊道：「但你並非一個人睡，而且房間一定要燈燭輝煌，最要命的是你必須脫得精光。」

王淑嫻笑道：「你胡扯甚麼？」

但忽然跳起，把曾希掀倒一側，她道：「你……你的話居然是眞的？」

曾希垂頭喪氣地回答道：「當然是眞的。」

王淑嫻道：「你一定發瘋神智不清，你眞要你老婆脫光衣服陪人來睡覺？而且還規定燈燭輝煌嗎？」

曾希道：「你聽我說，跟你睡覺的不是我……是老員外。」

王淑嫻幾乎碰穿帳頂，但很快就冷靜下來。如此奇怪不可思議之事必有內情，呱呱叫這對她並無好處。

她道：「你說吧，我聽着呢。」

曾希道：「你永遠也猜不到老員外從前是幹甚麼的。」

王淑嫻嘆口氣，道：「我不猜，你告訴我好嗎？」

曾希道：「二十年前他是天下最有名最厲害的『殺手』。你知不知道殺手是甚麼？」

王淑嫻道：「反正會殺人就是了，你往下說。」

曾希道：「他當然仇人很多，雖然他早有佈置，搖身一變變成襄陽仕紳。但二十年後還是被仇人找到。」

「江南鐵笛」謝憐人兩年來見過不少次面，所以曾希說出他慘死之事，王淑嫻不禁悚然亦不禁惻然。

曾希又道：「老員外打從謝憐人被殺那天開始，躲到地窖至今十天之久。當然誰也休想會找到他，但是他也絕對不能一輩子躲着。所以他決定反擊，他原本是天下無雙的殺手，任何暗殺技倆都瞭如指掌。所以他找出一個絕妙之計，專門對付這個當今第一流的殺手。」

王淑嫻問道：「難道他已查出那人是誰？」

曾希道：「還沒有確實證據，但細算天下當今殺手，却也祇有一個人有本事有膽子接下這件生意。這個人就是『殺手中的殺手』李十八，外號『冷血』。這外號來由是因爲他除了殺正主之外，凡是有關的家屬親眷都殺，每條命五千兩，你不付也不行。」

王淑嫻大驚道：「那麼豈不是我們都很危險？」

曾希沉重地點點頭，看來他對本身的安危看得很重，甚至重要過美麗的妻子。

他嘆口氣然後說道：「單單躲避當然不是辦法，尤其有力量反擊的話更不划算，所以老員外要借你用一下。」

王淑嫻道：「你說清楚些，怎樣借法？怎樣用法？」

曾希道：「老員外說，任何殺手、打手要有行動，先得了解對方，起碼先『點相』以免殺錯人。更進一步就是查清楚對方全家人的一切，包括相貌在內。『冷血』李十八事先一定設法見過我們全家人相貌。妳長得很漂亮而且青春年少，脫掉衣服當然更令任何男人無法不注意。所以假使李十八一揭開帳子，看見妳的身體，跟着發現妳的身份，就算是木頭人也會驚訝得楞一下。」

王淑嫻內心感到果然理由十足，任何人忽然見到媳婦在家翁的床上，又是赤條條充滿誘惑力，你想不儍住絕對不可能。

可是她何以又隱隱感到不大對勁？照理說錢通就算近於禽獸之淫，但也不可能對媳婦有些邪念啊！

曾希又道：「祇要李十八楞一下，老員外殺他就綽綽有餘。這是我們全家生死關頭，他想來想去祇好決定這樣做。他說當然你起初心裏會不舒服，會很難過。但妳既然是曾家的人，爲了曾家也祇好免爲其難了。」

王淑嫻祇問道：「幾時開始？」

曾希道：「明天。」

殺手對決　搶佔先機

那雜貨舖在襄陽西城門內大街上，後來行人不多，所以生意有點清淡。黃老闆時時摸着下巴

短鬚，站在門口望向不遠的西城門。有些騎馬的人經過，黃老闆最多望一眼，絕對不望第二眼。因爲凡是騎馬乘車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都不會是顧客。既然不是顧客多瞧一眼也嫌浪費氣力。

故此忽然有一匹馬停在他身邊，馬上的人向他打招呼時，黃老闆幾乎以爲自己看錯聽錯。

馬上的人大概廿餘歲而已，衣服光鮮。額上有一道疤痕和滿嘴鬍鬚使他予人成熟印象。尤其那對眼睛銳利冰冷，更使人不敢小覷他。

此人是誰當然瞞不過讀者。接下這一次生意李十八就是用這副面目，直到任務完成爲止。就算已被人「點相」亦不更改。這是他的慣例，不過下一回用何種模樣面目出現却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一定是老闆？你貴姓？」

黃老闆連忙堆笑點頭，道：「小姓黃。客官爺想買點甚麼？」

李十八據鞍俯望黃老闆，笑笑道：「不是買東西，除非附近有房子可租，我當然上你這兒買柴米油鹽。」

黃老闆剛楞一下未及開口，李十八又道：「那兒有薦人館？你一定知道吧？因爲我還要找幾個人，廚子長隨都要。」

黃老闆嘴巴幾乎笑得咧開，嘻嘻連聲道：「有！有！房子人手都有，包在小的身上。」

李十八皺起眉頭，道：「多花點銀子小事情，但屋子須得吉利乾淨，人也得老實而又不笨。你辦得到？」

天下很少發生有錢辦不到之事，尤其是這類租屋僱人性質更是容易不過。

李十八隨黃老闆入店，店後傳來舂米聲音。一切很正常，李十八滿意坐下，說道：「黃老闆這幾件事辦得好，賞錢不會少。就算不成亦不叫你白忙。」說時掏出一枚二兩重銀錠子擱在櫃面。

那時候就算請一個西席老夫子，「一年」束修亦不過是十幾兩。講幾句話就賺得二兩，可眞是天降財喜，趕快要拜神還願了。

黃老闆道：「大爺您貴姓？要怎樣的房子，怎樣的人？」

李十八說道：「房子兩三進就夠，人有三四個也可以將就，你心中有沒有合適的？」

黃老闆連聲應道：「有！有！房子和人全有。」

李十八道：「好極了，說來聽聽。但你得記住，最好不要多嘴，更不要出去打聽。現在說吧！」

* * *

黃老闆果然說得出，不過他却不明白何以此人一口氣追問得那麼詳細？如果他祇問及房子座落何處，形式大小以及傭僕姓名等不足爲奇。但問房子時對於房東的姓名、籍貫、年歲、職業、家當等都不漏一點。同時對於傭人的樣貌、高矮、脾氣以及家中其他之人也不放過絲毫。還有就是不容許他多想或詢問其他的人(例如妻子、伙計)。簡直像衙門口供一樣逼得緊緊，毫無縫隙。

黃老闆終於通過這一關而唾手賺了十兩白花花銀子。但他心中相當煩惱不安。這一點他連老婆也不敢說，房子沒有問題，是本城各種生意最多銀子也最多的錢氏家族所有。租下這所房屋時根本見不到錢大爺錢如泉。祇見到一個賬房先生而已。

但傭人却使他擔心。一共三個人是廚子阿洪和陳旺兩口子，都是附近土生土長的老實人，可是如果那李大爺來路不正，這些人怎麼辦？會不會受到連累？

任何人都會認爲李十八這個人很怪很無聊。年紀輕輕而又有大把銀子，却不徵歌逐色，亦不賭不飲，更可笑的是詳細問過阿洪和陳旺夫妻許多事情之後，竟然一一親自前去求證。

阿洪和陳旺兩口子都毫無問題，其實看看他們樣子就知道了。但以李十八的特殊情況，當然是經過求證更保險妥當。

已經平靜無波住了五天之後，李十八獨自跑到郊外山上一座寺院。

他已經來過三次，每天早餐後獨自來到，在大殿燒香禮佛之後，便繞到寺院一座亭子，倚柱瞑目睡一個時辰左右，然後回到大殿再燒香禮拜才離去。

這一個時辰的瞌睡對他極爲重要，因爲雖然屋子沒有問題，傭人也沒有問題，但是他身兼「獵人」、「獵物」兩重身份，從無一夜睡得安穩。

因此他好想念門外有一口水井那間屋子，還有那個有着悲慘回憶心地善良的女人。

這座「善護寺」的寂靜環境也能使他稍稍安心，朝拜進香的人不多，除了一兩個小沙彌之外就根本無人走近寺後亭子，所以他

的確能夠在這兒補充不足的睡眠。

如果有任何問題，如果敵方已相信你某種習慣，則今天不發動攻勢亦不會遲過明天。

所以李十八不敢眞的睡着，前三天可以，但從今天起就不行，要是你試過長年累月睡不夠，而非得裝睡又不可以睡着的滋味，你才體會得出那是多麼可憐多麼痛苦的事。

李十八也有偶然睡着的片刻。這一刻可以做很多夢，看見許多人，回憶起無數往事。

「現在我祇是一塊『餌』而不是獵人，更不是沒有生命之險的普通人。」這時他委實萬分羨慕平凡的人們。「李十八啊！你萬萬不可忘記『五更鷄錢通』乃是二十年前最高明的殺手。他不但能保護自己而且還能反擊。你祇要有一步差池，就立刻變成路邊的死狗。江湖上沒有人記得你，因爲你是失敗者。」

一個小沙彌走到亭邊。

他的腳步聲李十八聽得很準，知道是左頰有塊淡紅色胎記的廣元小和尚。

以往李十八是不會睜眼的，但今天他既睜眼又說話，道：「廣元，今天敢是那一位佛祖菩薩聖誕？」

廣元大約十五歲左右，嗓子猶有童音，道：「沒有呀。」

李十八又說道：「外面很熱鬧，爲甚麼？」

廣元道：「李施主你耳朵眞靈，那是本城曾老員外家眷來上香。」

李十八心跳加速不少。果然「魚」要上鈎了，可惜那將是比任何魚都可怕的虎鯊，釣這種魚絕對不是賞心樂事。

做了四天「餌」，終於使虎鯊發現並且過來嗅嗅瞧瞧。目前雖然祇是家眷，但已等如靈敏有效的觸鬚。

祇不知這廣元小沙彌會不會也「變」成曾家的觸鬚？五更鷄錢通二十年來在襄陽已是有財有勢的曾老員外，他若是想法子使這小沙彌從無害「變」有害，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默然而坐，一直等到廣元打掃收拾完畢，轉身行出七八步，才道：「廣元，等一等。」

小沙彌停步回頭，道：「甚麼事？」

李十八緩緩走近微笑審視他的表情，道：「如果來上香的是曾老員外的兒媳婦，那我就等一會才走，因爲我怕碰見她。」

廣元道：「正巧就是他的媳婦，老員外和少爺沒來，但家人僕婢却有十幾個，不像誠心來上香拜佛……」

李十八訝道：「不上香拜佛，來幹甚麼？」

廣元道：「像是擺闊，其實襄陽有誰不知曾家有錢？」

李十八釋然一笑，道：「既然是他家媳婦兒，我且躲避就是，免得碰上不好意思。你是出家人告訴你也不打緊。她從前幾乎做了我的妻子，我們曾經見過面，所以還是不要碰見她最好，你說該避一避還是去見她一面呢？」

廣元猶帶稚氣的臉上露出愼重尋思表情，然後道：「還是避一避的好。」

李十八道：「好，但是如果她到處走動，說不定會溜到這邊來，你可要幫幫我的忙。」

廣元不解道：「幫忙？我能幫忙？」

李十八道：「你走快一步來此，陪着我一面說話一面走開，人家一瞧我們邊走邊談，以爲是寺裏的人，至少也很熟絡，一定不會多加注意，甚至連我的面孔也不瞧一眼。」

廣元道：「對，這忙我可以幫。」

他拿着掃帚等物走了。

但他幾乎是立刻就跑回來，微微喘氣道：「她來啦。」

寺後到處花木扶疏寧靜清幽，順腳遊賞一下甚是合理。

但李十八却不作此想，却認爲他的行動更證實她是「觸鬚」。祇可惜她不知道她家翁的眞正身份。如果有人告訴她，她將有何種反應？除驚訝之外她悲傷呢？抑是歡喜？她會不會幫助刺客？會不會離開丈夫？

上一代的恩仇本無須牽扯到下一代，這是李十八的想法。不過別人絕對不同意，而事實上亦有困難。如果你是她的丈夫，知道岳父買兇手殺死自己父親，而妻子又暗中幫過那兇手，你怎麼想？怎麼辦？能裝不知道繼續照常生活下去？

李十八從另一條路走開，但透過樹影仍可看見一些婢女和幾個家人。

此時他忽然身子一震變成木頭人呆立不動。

廣元拉拉他衣袖，低聲道：「走吧，走吧，別瞧啦。」

李十八全然不知不聞，廣元一看他樣子就明白了，但他到底是太年輕，所以不知應如何勸他才是。李十八的眼睛流露說不出的震驚和悽涼悲傷，如果他看見的人是個陌生者，萬萬不會露出如此扣人心弦的眼神。

廣元憫然嘆口氣，再拉拉他衣袖，如果不是拉衣袖而是用刀子刺他，李十八也絕對不會躲閃。

第一流頂尖殺手怎可能露出如此致命破綻？他究竟看見誰？

這次李十八終於有反應，長嘆一聲，繼續行去。

廣元道：「你看見她？」

李十八道：「我看見了。」

廣元道：「她的確長得很美麗，人也很好十分和氣，但你最好是忘記她。反正世上不論人或事物，都是『虛假』的存在。『時間』、『空間』在不斷變換遷移，使得世間無一物是眞實或能永遠存在！」

他本來不知應該如何勸解，可是忽然歸入佛理便立刻滔滔不絕，但他却又知道愚昧衆生絕非三言兩語就能了解明白。

李十八道：「佛家認爲一切都虛幻不實，可是剛才我明明看見她，你總不能說『她』是個不存在的虛幻的人吧？」

廣元微微而笑，態度從容，祇要不是談論賺錢鑽營功名以及男女猥褻情事，祇要是「哲理」他就不怕，雖然他祇有十五歲。

他道：「我佛絕不是教你把活生生的人，硬梆梆的石頭都視若無覩，硬是視爲『虛無』，不，你完全誤會了。所謂『虛幻』祇不過是分析一切人物或物直至最後，你會發現那祇是有限時空形式中的一種過程或現象。」

李十八立刻道：「過程也好現象也好，都是眞實存在的，對不對？」

廣元道：「有種說法，一是此種存在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即是說既有存在，另一方面就有不存在，二是凡在時空限制內任何生靈物體都不永恒，就算廣袤無垠的土地一億萬年不壞，十億萬百億萬年之後終有毀壞之日。既然如此，所有發生之事，形形色色的人，林林總總的物，終將無影無踪，難道你肯滿足於浮光掠影的存在，這種存在能算是眞實麼？」

李十八沉吟了一下，道：「你的話很有點道理。不過我並不心服，又覺得對人生種種痛苦沒有用處！我忘不了她，你說如何我才能夠不痛苦？」

廣元祇微笑而不答，因爲如果你一定要將自己局限於「時空」之內，任何道理皆成「戲論」。李十八愛戀執着一個女人因而生出痛苦，此是人類六種根本煩惱之中的「貪」煩惱，大乘廣王蘊論註說得明明白白，凡是染愛躭着任何人或事物，此一愛躭力量能使你永在時空內流轉，生出種種痛苦，而痛苦變爲推動命運的力量，這就是「貪」的煩惱實際情形及後果。

（佛家的慈悲、耶穌的博愛等等，都含有使個人的私愛昇華擴大之深意，以便使人從小圈子跳出，從而漸漸擺脫「私愛」的纏縛執着。）

他們已走到寺門外。李十八作揖辭別，道：「雖然我痛苦尚在，但又隱隱覺得並不是絕路，也許有一天我會再來找你，到時望你不吝指教。」

廣元反而被他客氣恭敬態度弄得有點手足無措。他並不覺得自己有任何高明見解，剛才所談論的話在眞正佛教徒而言祇是最基本顯淺道理而已。

然後李十八看見一對眼睛，冷酷而銳利。

這對眼睛夾雜在幾個香客中，都是鄉下人，外貌衣着親切樸素。

李十八知道當自己發現這對冷酷銳利的行家眼睛時，那一瞬間自己眼中亦有凌厲光芒，所以如果對方來此找李十八，馬上就認得出。

祇不知這個假扮作鄉下老頭的殺手是不是曾家派來？但五更鷄錢通剛派出「媳婦觸鬚」，怎會跟着派出殺手？

如若不然，莫非是巧合？莫非歐老大第二綫人手已趕到？

他忽然發現一件事實，「痛苦」居然消失無影無踪。

廣元種種道理縱能說得天花亂墜，但力量却比不上一個殺手帶來之危險。

李十八很快就隱藏踪跡身形，却留下一些綫索。

一個鄉下老頭出現山坡上，徐徐走向下面一片平曠草地，左手拄一枝六尺長竹杖。這是天下極普遍平凡隨處可見的人物形象，絕對無人會加以注意——如果不是那對眼睛洩露秘密的話。

李十八的綫索留到草地爲

止，此後就要瞧鄉下老頭自己本事了。

祇見鄉下老頭四下巡看過，站在草地中仰首尋思。

片刻後他仍然望着天空大聲道：「李十八，請出來見一面。」

鄉下老頭等一會聽不到回音，便又道：「老朽康青，現下承認你頭腦才智手段都堪作敵手，是以請你現身見面。」

李十八從樹叢後轉出，大聲道：「原來是『人神共憤』康前輩。咱們圈子內提起你無人不敢不佩服，二十年來你一直是咱們道上五大高手之一……」

康青立刻道：「不是五大高手，而是三大高手之一。」

李十八道：「算我講錯，我區區一個後生晚輩，怎敢當得前輩親自出手？」

「人神共憤」康青道：「你不必謙虛，我已查閱過五年來有關你一切資料，而現在你肯現身出來見我，亦足見高明，否則錯過這一次明刀明槍決鬥機會，便變成暗殺局面，當然你不想被老朽這種人追踪暗殺，老實說老朽亦不願反過來須得時時提防你反擊暗殺我。」

李十八道：「這是你過奬了，我那一套都在你肚子裏，如何變得出花樣？」

他走下草地，擺明正面決戰姿態。說道：「又是歐老大跟我過不去麼？」

康青道：「跟你過不去的人不少，何以是歐老大呢？」

李十八道：「因爲十幾天前已經發生過一次，也祇有他才請得動你。」

康青道：「拔劍吧，咱們這一行說話越少越好。」

李十八道：「對付外人當然連話都不說，但既然是同行却不妨談談，如果我被殺，任何秘密永遠不能洩露，萬一反過來是我活着，我有權多知道一點以便趨避，你肯不肯優待同行呢？」

康青說道：「我出道廿餘年以來却是第一次遇上須得正面決鬥場面，所以不但是我，相信其他同行也不知道該不該透露秘密。」

李十八道：「又萬一咱們不分勝負，咱們現在講好，你取消這件生意，我也忘記今日之事。」

康青沉吟一下，才道：「很有道理，既然是值得正面決戰的同行，自應與衆不同，但我祇能告訴你除了歐老大之外，還有幾個人能請得動我。」

李十八感到全身毛髮豎起，居然不是歐老大？有這種可能？會是誰呢？包老板當然是有資格人士之一，但即使他有此意思，可是任務未達成前當然不會派人動手，莫非是葉瘋子？或者是那個天下最可怕的女人「兩不毒」呂憐憐？

「人神共憤」康青忽然歎口氣又道：「我幾乎記不起上一次與人正面決鬥是何時何地何人，不過一定是我未出道以前，咱們這一行講究效率，最要緊是達到目的不必選擇手段。但當你到我這把年紀之時，你可能突然感到後悔。世上之事往往不是達到目的就可以最優先最圓滿，因爲那樣回想起來味如嚼蠟，回憶中根本一片空白。」

李十八道：「謝謝你的啓示，可惜我很少機會塡補此一缺陷遺憾。」

他開步欲行，但舉起的腳忽然停滯竟不落地，因爲他忽然想起一句話要問，可是，腳一落地，雙方立刻無暇開口。

康青道：「難道還有值得問我的話？既然明知生死未卜却還放之不下，連我都想聽聽。」

李十八道：「你知不知道襄陽曾老員外兒媳到善護寺上香？你對曾家之事知道多少？」

康青道：「不知道。但多謝你透露這個消息作爲回報，你很君子很公平。」

祇見李十八的腳緩緩踏落，鞋底碰到地面的一刹那，空氣忽然凝結寒冷如冰。

「人神共憤」康青的竹杖齊胸戳出，却祇伸出兩尺就忽然僵住不進不退！

而李十八的手則快要摸到劍柄，距離祇有兩寸，也不知何故停住不動？

兩個人眼睛都射出冷漠而又淩厲的光芒，互相凝視。

武林中無數生死決鬥很可能從未出現過這種場面，因爲極難得有兩個第一流殺手作正面決鬥。

他們畢生修習的武功任何招式都是爲了「殺人」，而有效可怕的殺人招式絕對沒有花巧，一絲空間一刹那時間一分氣力絕對不能浪費。

所以他們招數一發，兩人之中必有一個躺下，永遠爬不起身。

他們甚至都在等待，看看究竟誰能搶到攻勢佔取先機？

四路人馬　會聚襄陽

「風緊」意即情勢急迫或危險，相應行動就是逃跑或躲藏。

普通人不大有機會嚐到「風緊」滋味，但「殺手」却常常在這種可怕壓力下生活。

風緊壓力來源是「人」，大致上不出官府捕快、武林人物以及用金錢僱請的各類專家等等。

例如曾經名震一時的「五更鷄」錢通，就因「冷血」李十八出現而嚐到壓力滋味，李十八本身亦正陷於壓力痛苦中……

壓力來源之一是剛趕到襄陽以及本來就在此地的四路人馬，剛趕到的是武當三位道人，少林寺一個年輕僧人，一個俗家弟子，另外就是五旬左右身量魁偉的韓典，帶着一位明眸皓齒淡粧少婦潘夫人。

本地一路人馬就是漢水流域最大幫會「鐵扁擔幫」。副幫主譚興親自出馬，人數無法說出確實數目，這鐵扁擔幫源起水陸碼頭腳力挑夫及水手等，經過近百年蛻變發展，在地方上仍與一般幫會相同，但却也在武林中佔一席位，幫中高手甚多。

上面提到的韓典來頭不小，外號「千山鳥飛絕」，很雅緻，是一句唐詩，二十年來名震天下武林，傳說他刀下未逢三合之將。

關於此人尚有下文，原來武林有四大刀客分據大江南北，他們的外號分佔唐人柳宗元著名五絕「江雪」各一句。詩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此詩傳誦千古，是絕妙好詩不必細表，祇有一點值得一提，就是前兩句的末後一字，後兩句第一個字，合起來「絕滅孤獨」透出凄厲可怕意味。

四路人馬會聚於鐵扁擔幫預備好的一座房屋內，寒暄客氣話已經講過，轉入正題。

身爲地主的譚興說道：「在下有件事首先向各位請教明白，這件事深信各位一定極爲感興趣。各位同一時間來到同一地點，而由敝幫出面接待，此種情形證明事先都安排妥當，這個說明各位同意麼？」

武當山道人、少林寺僧人以及韓典等都點頭，甚至浮現納悶神色，這個主人的開場白委實稀奇之至，難道這種事竟值得談論？

矮壯漢五十來歲的譚興沉聲道：「問題是誰安排此次聚會？」

果然有問題發生了，如果這個聚會是呂憐憐發起，譚興當然不會有此一問。

譚興又道：「在下幸會各位之時，各位口氣中表示應約而來，所以在下心知有異，因爲敝幫昨天才接到各位分別通知，時間地點都一樣，事前敝幫並沒有派人向各位聯絡奉商過！」

人人都很沉得住氣，都沒有立刻表示意見而是沉吟忖想。

韓典道：「韓某五天前接到貴幫一封密函，是由貴幫主龍再吟具名邀約。」

武當的蒼松眞人道：「敝派也是接到龍幫主的飛函。」

少林的鐵腳和尚雖是三十多歲，外表却年輕得好像祇有二十歲，言談應對之間也看得出他一定罕得與外人接觸，甚至是第一次離開少林寺大門。他吶吶道：「貧僧不甚清楚來龍去脈，祇是奉命下山找到殷師兄便一道來此。」

少林兩個俗家弟子殷世正年紀比他大得多，而名氣也大得太多，提起「流星」、「趕月」殷氏雙雄，武林中幾乎無人不知。而鐵腳和尚却簡直無人聽過，尤其他稚嫩外表使人奇怪少林寺怎會派出這末一個人？莫非僅僅派他通知殷世正而他却順道跟來開眼界？

殷世正說道：「在下相信敝派必定也是接到通知，否則焉會貿貿然來拜訪貴幫？如有必要在下立刻派人趕赴嵩山查問奉答。」

譚興忙道：「不必了。在下先向各位報告情況，待事情了結才回過頭研究甚麼人穿針引綫的問題。」

在座人人都同意這種做法，譚興忙又道：「但咱們先看看目的是否一樣。」

一名幫衆送上四張白紙和筆墨，於是各路人馬都在白紙上寫下幾個字。

譚興看過三張紙上字跡，微笑道：「目的一樣，都是同一個殺手『冷血』李十八。」他所寫的也是給大家傳閱過。

譚興神情忽然很嚴肅，甚至連聲音也放低很多，道：「李十八的確來了襄陽，昨天敝幫還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李十八，但現在却可以千眞萬確肯定保證。」

現在絕不會有人打岔，每個人都留神聆聽，不過有些人保持十分冷靜，簡直全然不動聲色。

有些人像潘夫人(與「千山鳥飛絕」韓典同來的美貌少婦)，「流星」殷世正(他是哥哥，乃弟是「趕月」殷世平，三年前被李十八刺殺喪命)，武當蒼松眞人和兩名年輕道人等，都或多或少露出悲憤神情。

譚興又道：「爲甚麼現在敢肯定保證李十八身份呢？那是因爲李十八今天近午時分份，在西郊外一處草地上跟一個老頭子動手，這場決鬥並不精采，全部過程每人都祇用了一招就分出生死。」

他身子略略俯前，語氣更見愼重，道：「各位一定猜不出李十八的對手是誰。唉，原來也是一個兇名四播的厲害殺手，在他們那一行名列五大高手，連李十八也不過是近兩年才湊上一腳。二十年以來暗殺道上本來祇有三大高手，那『人神共憤』康青便已是其中之一了。」

他喘口氣，談到這些詭秘殘酷圈子的人和事，誰也會不知不覺中感受到某種壓力。

譚興又道：「其時在下並沒有在場目擊，但敝幫却已派出十二名最擅長跟踪的人，由昨天起輪班不分晝夜釘住李十八。這組人馬以敝幫一位前輩尹萬里爲首，而恰巧李十八、康青決鬥時正是輪到尹萬里帶着三個人執行任務。現在距決鬥之時已有兩個時辰之久，但尹萬里不但守在現場，還把其餘兩班人馬都調走了。」

他已說了不少話，可是還沒有人知道那場決鬥結果如何？究竟李十八死了？抑是康青倒下？尹萬里何以還守在現場？爲何還調集人手？

韓典忽發奇想，突然插嘴道：「鐵脚大師，依你看那一招過後是誰倒？」

「流星」殷世正微現不悅之色，顯然「千山鳥飛絕」韓典欺負老實人，故意向鐵脚和尚詢問。別人對大江南北四大刀客畢恭畢敬萬分敬畏，但少林寺那須吃這一套？

却聽鐵脚和尚茫然應道：「當然是『人神共憤』康青倒下，難道不是？」

譚興是何等脚色，自然曉得殷世正必有何種反應。目下乃是必須衷誠合作無間之時，萬萬不可發生問題。當下忙道：「大師說得對，正是那康青倒下了。」

韓典沒說話，潘夫人居然開口了。問道：「請問大師怎生知道必是康青倒下而不是『冷血』李十八？」

鐵脚和尚跟男人講話應酬已經不行，何況是美貌少婦？吶吶道：「那是……那是貧僧的……感覺……」

他忽然想出全部理由，於是說話變得十分流暢。繼續道：「因爲第一點譚副幫主遲遲不講出兩人決鬥結果，祇强調李十八對手的厲害。其次如果李十八已死，他們的人還留在現場幹甚麼呢？」

他話聲頓住，人人以爲理由已說完，而且理由皆已足夠充份支持他的結論。誰知他又道：「其三，李十八近兩年才名列五大高手，也就是說暗殺道不得不公認由從前三大高手而增列兩人變爲五大高手。武功之道固然要講火候，火候又非歲月不爲功。可是暗殺道的武功講究一招就分生死，當然年輕力壯者更具威力，所以在武功上推測，李十八勝算較大。」

大廳內一片靜寂，人人都用驚訝佩服眼光望着這年輕和尚。

武當蒼松眞人道：「大師所論尤其最後一點精緻高妙之極，使人五體投地佩服。貧道三十年前因事拜訪貴寺，曾蒙貴寺方丈大師天如神僧前輩親自接見，當時也曾結識好多位圓字輩的師兄弟們，多年來都時時有通過消息，祇不知大師你是那一位門下？」

他說得很客氣謙虛誠懇，同時以他快七十歲的年紀以及與少林寺交情淵源，問一問師承並不爲過。

鐵脚和尚忙道：「貧僧失禮並不曾拜見前輩，貧僧也是圓字輩，法號圓音，請前輩多多教誨指點。」

蒼松眞人聞言不覺一楞，道：「大師也是圓字輩？那就是前年接掌方丈寶位圓勝大尊者的師弟了？」

殷世正接口道：「老仙長說得是。」他聲音態度很恭敬，因爲他知道蒼松眞人在武當派身份很高，是武當一派掌門靈松老眞人師弟。他又道：「啓稟老仙長，鐵脚師叔正是上一任老方丈天如神僧關門弟子。」

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對李十八的重視由此可想而見。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千山鳥飛絕」韓典不過訝異而已。但鐵扁擔幫副幫主譚興可就有點坐不住了，憑這三路人馬的身份來歷，自該由幫

余浩一招「天降大任」，李十八只好在地上翻滾。

主龍再吟親自接待才對。他本不知蒼松眞人在武當派是何種身份角色，但既然連武林名家少林高手「流星」殷世正也口稱「啓稟」恭敬至此，何須再問？

幸而蒼松眞人等似乎都不曾注意這些江湖面子禮節。蒼松眞人道：「啊！眞想不到，眞是想不到，李十八若是不死被咱們碰上，我瞧鐵脚大師這頭一關絕對是過不了。」

連「千山鳥飛絕」韓典也頻頻頷首道：「道長說得是，祇不知李十八現下在何處？」

譚興道：「根據尹萬里的報告，那李十八和康青在草地碰面時，他尚在稍遠處遙遙監視。及至見他們說一陣話之後，忽然動手，祇見這一招雙方都半途突然中止，成了對峙之局。於是尹萬里指揮手下四方監視，自己潛行接近草地。他預料李、康二人必定對峙很久才會動手，誰知才潛行靠近到十丈左右。那兩人忽然一齊出手，都祇發了一招而已，雙方連脚步也不曾移動，據說李十八拔劍之快幾乎看不見，然後兩人仍然對峙不動，康青還說了幾句話，才突然跌倒。」

雖然是事後追述情況，但那兩大殺手凶危奇險的對峙局面和氣氛已經使人有透不過氣之感，尤其是深知個中滋味的高手體會得更深刻。

譚興又道：「原先李十八是從『善護寺』回城，據調查他已連去該寺四天，每天同一時間，也都是到寺後僻靜處睡一會。這次康青跟踪在後，李十八發覺了便離開大路，躲在山坡一片小樹林內。康青追踪到坡下草地站住，李十八現身出來，開始了這場生死之戰，經過情形已經報告完畢。」

蒼松眞人若有所悟地微微頷首。

韓典說道：「老仙長有何發現？能不能啓示我們？」

蒼松眞人謙虛道：「韓老言重了，貧道祇不過私下猜想李十八的生涯很可憐。晚上一定不敢熟睡，所以一有安全地方以及空閒，就趕緊小睡一刻。其次，他每日同一時間到同一地方，亦另有深意，如果有人對付他，必將跟踪他而露出形跡。換句話說李十八試着釣釣看有沒有魚兒上鈎？其三，李十八成負了傷。」

最後的結論令幾個人輕輕驚叫出聲。蒼松眞人祇發現兩個人

聲色不動，他們却是鐵脚和尚和韓典。

譚興道：「但隨後的報告內沒有提到李十八負傷之事，祇說李十八俯首凝視康青屍體好一陣，才轉身步入坡上小樹林。然後，就像烟霧消散失去任何踪影。在下補充一點，那樹林一共祇有百來棵樹，四面地勢曠朗。尹萬里所佈置人手有一個在高處俯瞰。總之，李十八祇要走出林外，任何角度、任何時機都逃不過他們幾個人的眼睛。」

此一結局宛如奇峯突出，人人都楞住了。

譚興又道：「既然李十八不見影踪，後來樹林內亦搜索過，當然事實上他已逃出監視。不過這一點連在下至今仍不肯相信，因爲當時是尹萬里親自率人在現場監視。」

顯然他對尹萬里這一套功夫有百分之百信心，這是誰都聽得出的。

蒼松眞人用徵求大家意見口吻道：「既然尹老尚在現場，甚至還增調人手過去，其中想必另有緣故。咱們如果到現場瞧瞧，說不定能夠了解得更深入……」

衆人表情譚興一望而知，馬上道：「在下當領先帶路，祇不知何以老仙長認爲李十八已經負傷？」

究竟李十八有沒有負傷呢？

* * *

四下一片漆黑，很靜。陣陣濕潤泥土味道送入鼻中。

但偶然亦有極輕微步聲以及有人擦過枝葉微響，那是從一根細如指尖的透氣管子傳入來。

「冷血」李十八伸直四肢仰臥，看來也頗舒服。但是否眞的舒服？這是甚麼地方？

回憶中清晰浮現生死一髮的刹那情景，鮮明得有如圖畫。「人神共憤」康青的確不愧暗殺道五大高手之一。李十八敏銳無比發現有人潛近之時，康青也同時感覺到。

來人必是潛踪隱跡的高手，對這一方面凡是一流殺手都特別警覺而馬上曉得，祇不知道來人是誰？當然要作最壞打算才行，最壞打算就是「來人」係對方的援兵。

當此勢均力敵之際，天平任何一端祇要加上一根羽毛就足夠了，另一端便祇有「敗亡」一途。

因此他們念頭都不必轉，全力出手越快越好。

康青的竹枝宛如毒蛇吐信從最不可能的角度戮到，同一刹那李十八長劍出鞘之瞬間，閃耀出眩目電光。

劍光既不曾觸及康青身體，亦沒有攔阻封擋竹杖。不過劍已回鞘之時，杖尖却還距離李十八胸口要穴大約三寸。

竹杖居然就此停頓不前，兩人四目交投，康青道：「我不能不承認咱們這一行現在應該改爲五大高手。」

李十八不作聲，冷漠無情望着對方。

康青又道：「但是以我想來，二十年前的五更鷄錢通，必定更在五大高手之上。你……你相信麼？」

李十八仍不作聲，所以康青永遠不知道李十八的答案，因爲康青忽然仰天跌倒了。

然而康青的問題漸漸變成一個「結」，李十八忍不住時時回味尋想，究竟錢通是否更在五大高手之上？

另一件事使他不得安寧平靜之事便是「王淑嫺」。她風姿樣貌簡直就是「黃杏秀」。

她有沒有可能就是黃杏秀？若以她遷回襄陽的時間而又是父女相依爲命情況來看，答案是大有可能。

可惜有關她的資料太少一時無從判斷，又極遺憾的是透過枝影葉陰遙望總不免打折扣，應該立即與她見面，甚至說一兩句話。眞相立刻得到，不必疑東疑西了！

唉，如果她竟然就是杏秀，竟然又嫁給殺母仇人之子，竟然又僱我報仇。杏秀，妳若知道一切後，妳會怎麼樣？我應該怎麼做？繼續做下去還是停手？

李十八心臟陣陣刺痛。不過並非完全爲了黃杏秀，而是因爲康青竹杖尖射出的殺氣內勁。康青的確是第一流人物，雖敗亡」於「速度」之下。但餘威猶在。這一記已經夠李十八大慘特慘了。最理想條件下也須得個把月時光才可痊癒。如果條件不佳不及時醫治則終身殘廢已算客氣了。他須要的條件之一當然是最好的藥物。其次是乾爽溫暖安靜的環境。

透氣管忽然傳來話聲，李十八登時拋開想念黃杏秀的悲楚情懷以及身上傷勢的絕望！

譚興的聲音傳下來（當然李十八這時完全不知道他們姓名來歷），說道：「這兒就是樹林中心

了，各位分頭從四方八面查勘至此會聚，不知可有任何痕跡線索？」

蒼松眞人道：「沒有。」

韓典道：「我也沒有。」

鐵脚和尚遲疑了一下，才道：「線索痕跡都沒有李十八，但李十八當眞可能受了傷。」

李十八大吃一驚，自己聽得見「咚咚」心跳聲。

譚興恭聲道：「鐵脚大師敢是有所發現？」

鐵脚和尚又遲疑一下，道：「沒有新的發現，貧僧祇不過回想尹老報告，又到現場實地看過了，心中有這種感覺而已。」

韓典道：「當時聽述經過情形，我也認爲，既然尹老潛迫近前，他們俱是第一流高手，必定發現並且都誤會是對方强援，是以不得不冒險全力一拚，這種情況之下，除非李十八武功高過康青，否則他自身非硬挨一下才可以立刻制敵死命。所以我本來也認爲李十八負傷無疑。不過既然他能逃出如此嚴密監視網，我可就不敢堅持他負傷的看法了。」

李十八連連倒抽冷氣，感到自己根本已經是個「死人」。因爲從聲音判斷可以肯定此地已有三個當世一等高手。每一個都是平生難逢强敵，這還是指未受傷以前，現在當然更是不堪一擊。

「風緊」壓力重逾山岳直壓下來，使李十八頭腦幾乎停止不會轉動！

蒼松眞人緩緩道：「咱們請尹老講幾句話，他的意見很重要。」

尹萬里是六十左右的瘦老頭，外表全不起眼，甚至連眼睛也毫無神氣。

他嘆口氣道：「在下實在慚愧之至，連那麼大一個人也看不住釘不牢，在下又豈敢再發表謬論呢！」

人人都覺得有理亦很同情他，連韓典都幾乎想勸蒼松眞人別再問他，免得尹萬里內心更痛苦。

蒼松眞人緩緩道：「貧道雖然很少出門，對天下武林奇人異士知道也不多。但尹老大名却聽師兄提過，所以特地請教高見。」

尹萬里倒也不甚在意有人知道他的名氣，因爲他出道近四十年，跟踪監視之術神乎其技，識得人又多，所以有人知道他提起過他並不稀奇。

不過他仍然隨口問道：「敢問老仙長令師兄是那一位？」

譚興連忙答道：「蒼松老仙長是武當耆宿。他提的那位就是武當掌門靈松眞人。尹老你若有意見不妨說出大家參考。」

尹萬里「啊」一聲，連武當掌門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實在是太有面子太光彩了。他大大怔了一下才道：「老仙長太抬舉在下啦。唉，在下愚見，認爲李十八尚未逃出監視網。他負傷也好不負傷也好，一定還未逃出。但事實上他的確不見了，在下亦無法解釋，天下祇有一個人能解答此謎，祇有這一個人。」

所有眼睛都集中於這個毫不起眼的老頭子身上，譚興是主人，所以他代大家發問：「誰？」

尹萬里道：「五更雞錢通。」

聲音在樹林中迴響，但很快就消失了，正如世上的虛名瞬間消失於無盡時間瀑流中一樣。

爲保老命　媳婦作餌

明亮燈燭照亮秘室每一個角落，地上鋪滿了厚厚的「地衣」(即地氈)，赤裸脚板踏上去溫暖愉快。

燈光也照亮王淑嫺嬌艷的面靨以及曾老員外紅潤飽滿的富泰相貌。

他們一定沒有想到曾希，或者故意不去想。

當然更不知道曾希本來清俊的臉孔現在黑得像炒菜鍋，又呆呆站在黑暗中。

王淑嫺已喝了五杯甜甜的糯米酒，入口很甜很好喝，但喝後勁道頗强，但王淑嫺毫不警戒或後悔。因爲現在她覺得場面容易應付得多，芳心亦沒有那麼難過不安。

「酒」的確具有如此奇妙作用，曾熙又替她斟滿一杯，道：「繼續喝，世上有很多事情是發生後過去後才發現並非想像中那麼困難痛苦，我講這些話不知你懂不懂？」

王淑嫺道：「我懂，但阿希從不跟我談這些，他常常還像個大孩子似的……」

曾熙舉起巨大的犀角觥。若是裝滿酒至少有大半斤，他喝的是特地從天津運來的「玫瑰露」，酒力猛烈得如刀子，而酒香中又散發出陣陣玫瑰香味。

王淑嫺比他更豪爽，一喝就是一滿杯，現在她已乾了六杯，忽然道：「老爺，眞的有必要留我在此？我入曾家五年都不知道有

這麼一個房間，這麼一個房間，外人能找得到來？」

曾熙微笑道：「這種房間叫做秘室，普通人當然找不到，但暗殺道好手却一望而知。尤其『冷血』李十八。」

王淑嫻忽然發覺他笑容中似乎有某種神奇氣概，含蘊不肯屈服驕傲意味，這種氣概最容易使女人直覺感到，並且使她們傾倒敬佩。

曾熙好像突然年輕了很多，神情以及全身肢體散發出旺盛充沛的精力。

他又道：「李十八號稱爲殺手中的殺手，是值得尊敬的對手，所以我決定攻擊而不逃避。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王淑嫻道：「我不明白，但我感覺得到。」

曾熙眼中閃出仰慕光芒，喃喃道：「當年不該叫阿希娶妳，該是我才對……」

王淑嫻聽得很清楚，但是自己也不知何故故意問道：「你說甚麼？你自己想怎樣？」

曾熙道：「還是談談李十八吧，他爲了銀子濫殺『目標』的家人，所以你們甚至傭僕都有生命危險，亦因此我非反擊不可。今天早上我叫妳上善護寺上香，目的就是把妳送去給他看清楚。」

王淑嫻吃一驚，道：「萬一他那時動手怎麼辦？」

曾熙道：「絕對不會，何況保護妳的七個人都是高手，其中有兩位更是武林大名家，武功比起『江南鐵笛』謝憐人祇强不弱，他們一個是江北八劍之一(江北現在才專指江蘇北境，從前即唐淮南道宋淮南路之地，境域遼廣)，就是『雨過天青』余浩。他遇上李十八，就算最後敗北，也非五十招內之事，另一個是江湖十八異人之一『神御』衛如風，他的鞭子也至少可以拚李十八五十招以上。這兩人加起來，李十八一定很難討好。」

王淑嫻問道：「很難討好是甚麼意思呢？」

曾熙道：「即是多半會敗亡之意。」

王淑嫻道：「叫他們找到李十八直接拚一場豈不是更好？」

曾熙道：「不好，如果李十八完全不分心情況就不相同，我不想做沒有把握之事，而且李十八若是死於我手底，他絕不敢不服氣。」

王淑嫻酒意一定相當濃，所以態度說話都很輕鬆很隨便，說道：「這樣說來我們這齣戲非上演不可了？」

曾熙望住她，眼中忽然閃動奇異的複雜的光芒，點頭道：「對，戲台已經擺好，角色亦都上了場，看戲的人也都訂了座買了票。」

王淑嫻乾完杯中之酒，道：「祇不知這一杯已經是第幾杯？」

曾熙道：「第十三杯，你居然還未醉，也算得酒量不錯的了。」

王淑嫻嬌靨上的紅霞，如果可以刮下來下酒，一定醉死任何酒量最好的男人。

她的頭微微搖晃着，說道：「我想躺下，但一定要脫光衣服嗎？」

曾熙用難以形容眼色望住她，聲音很堅決，道：「一定要脫光。」

王淑嫻道：「你呢？」

曾熙道：「我也一樣。」

王淑嫻道：「准不准蓋被子？」

曾熙道：「密室很溫暖，暖得你蓋住任何東西都會出汗。」

王淑嫻道：「你意思我不蓋被子？」

曾熙道：「這樣李十八如果撥開帳子，才看得清楚才會楞住。」

王淑嫻道：「那我躲到帳子裏才脫衣服，好麼？」

曾熙點點頭，扶她上床，放下羅帳。

她的衣服一件件丟出來，無聲無息落在床前地氈上。

曾熙忽然一口喝乾滿滿一杯的玫瑰露，然後也脫光衣服。

帳子傳出王淑嫻驚訝聲音，道：「老爺，你好壯健，比阿希還壯健得多。」

曾熙道：「別提阿希，我不想聽見他的名字，妳一定也不想聽到吧？」

王淑嫻神經質地笑道：「或者想或者不想，唉，難道連內褲也得脫掉？爲甚麼一定要通通脫掉呢？」

*　*　*

空氣不太足夠，所以李十八有時須得含啣細管深深吸一大口，濕潤泥土變得冰冷，因爲他抵抗力已大大減弱。

地底的溫度原來就比地面寒冷些，更何況濕氣已透過衣服侵襲到皮膚。

李十八在各種考慮中，「濕氣」亦是使他非常傷腦筋之一，莫看僅僅潮濕寒冷而已。對一個受

傷者來說，此是足以致命因素之一。

他亦知道「監視網」未撤，所以全世界最安全之處就是這個地洞，早已在五天前他已小心佈置好，一旦蓋起來就算擅長追踪之人，站在蓋子上也瞧不出任何破綻線索。

李十八還以爲這一門絕技天下無人識得，原來五更雞錢通二十年前早已用過，這種智慧武功都屬於第一流可怕對手，唉……幸而他們不知道「五更雞」錢通近在咫尺。否則去問他的話，一定把這個地洞翻出來。

王淑嫻是不是黃杏秀呢？他的心忽然陣陣劇痛(連傷痛亦一齊發作)。

現在似乎祇有兩條路可行，一是拚命熬下去，直到監視網撤走，才出去想法子醫治傷勢。另一條路是提聚殘餘內力震斷心脈，永遠埋骨於此，這條路有個好處，錢通以及其他許多想殺死他的人都會如芒在背寢食不安，至少有好幾年使他們睡不安枕。

至於第一條路確實困難重重，首先這監視網何時方撤走？一天、兩天或者十天八天？他絕對熬不了那麼久，其次就算逃了出去，就算他自己會醫治。但沒有最好的藥亦是徒然。第三就算有最好的藥，也還要有安靜舒適溫暖的地方休養，最少也要五七天多則個把月也說不定。世上何處是休養的「安樂窩」呢？

其實亦非完全沒有，但有一處離此地千里之遙，另一處是門口有個水井的屋子，前者太遠絕對去不了，後者則不穩妥很容易被查出，那時連麗春也活不了。不，他當然不能連累她，寧可像野狗一樣死在路邊。

漫漫長夜，無邊的黑暗(其實白天對他說來也黑暗如故)，寒冷孤寂以及前途茫茫……

他捏緊拳頭，咬牙忍受着胸中的疼痛。「命運」對待他向來十分嚴酷。但無數災難危險他都捱過去了，這一回結局如何呢？會不會被「命運」打倒？何以這許多事(愛情仇殺等)發生在他的身上？何以他不能像普通人過着那平凡却快樂無憂的日子？

*　*　*

晴朗天空燦爛陽光，使山寺附近丹楓樹林彷彿比平時還要紅些，空氣中含着濃濃秋意瀰漫着大地，山寺平添無限蕭索寂寞。

善護寺本來香客不多，但從昨天中午開始到今天中午爲止，却陸陸續續來過許多撥人。全寺最忙碌的就是小沙彌廣元，因爲每一撥人巡視過全寺(表面上仍有燒香禮拜)，最後總要找到廣元談一談那個年輕有刀疤的小髫子。

廣元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何事，但從開始就一口咬定一種說法，很主動亦很簡單。但曾老員外兒媳婦之事却隻字不提，以免有損好人家婦女的名譽。

他後來乾脆坐在寺後那座亭子，免得每次都要帶人跑來看一看。

一陣脚步聲傳來，廣元連眼睛也懶得睜開，反正一定又是有人來查問李十八這件事。

但那陣脚步聲雖是停於亭內很靠近他，却老半天沒有言語。

廣元睜眼一瞧，反而爲之失笑，起身道：「師兄請坐，從那兒來的？」

原來是一個很年輕樣貌很端正清秀的和尚，廣元一望之下就很有好感。這種風采氣度以及決然慈悲味道才眞正是佛門中人。

他那誠懇純眞笑容更使人增加好感，說道：「不遠，從嵩山少林寺來的，我叫鐵脚。你是不是廣元和尚？」

廣元嘆口氣，道：「爲甚麼你也是那些人之一呢？」

鐵脚和尚道：「這就是三世業力之故，你想想看，我二十年未出過山門一步，當然更不認識甚麼李十八李十九。可是我師兄吩咐我走一趟，我有甚麼法子呢？你以爲我不想安安靜靜在寺裏修行麼？」

廣元露出同情之色，道：「的確是無可奈何的事。業力，這就是業力，造成一條命運之路讓你走，直到獲求解脫涅槃才擺脫得業力的左右。」

鐵脚和尚道：「你想得很多很深，你是不是時時想這些問題？」

廣元道：「是呀，若不是想通想透我怎會出家呢？」

鐵脚和尚道：「不過我目前却要找李十八，我非盡快找到他不可。」

廣元道：「很多人都想第一個找到他，甚至有女的，很年輕漂亮的一個堂客，她爲何也要找李十八呢？李十八究竟是甚麼人？」

鐵脚和尚道：「李十八有個外號叫做『冷血』。是個殺人專家，有銀子就可僱他殺死任何人，別人沒有告訴你？」

廣元道：「有，但你說的我才

相信，因爲我覺得他不是那種可怕的人。」

鐵脚和尙道：「可能我們出家人對一切看法與常人是有點不同吧？總之我心中亦有你那種感覺呢。」

廣元又驚又喜，道：「如果你亦有這種感覺，請你相信我，他必定不是冷血的人。」

鐵脚和尙道：「我從未見過他，所以既不能肯定此一想法，亦奇怪何以會對這個人有這種感想。事實上據我所知，他殺死過不少人，大部份是著名武林高手，所以他的仇家都很厲害。至少我們少林寺也要對付他呢！」

廣元喃喃道：「他不會是冷血的人，如果他殺很多很多人一定有原因，却不是冷血……」

鐵脚和尙隨後告知他提過的那個堂客原來是潘夫人，他們又談了一陣，鐵脚和尙才辭別，並且留下地址，以便有事可以聯絡。

之後又有兩撥人來找廣元問東問西，廣元根本不知這些人的來路，亦不想知道。總之他在暮色中回到自己房間時已疲倦不堪，不是肉體而是精神，李十八影子簡直佔據他全部心靈，他的神秘以及他目前狀況如何都可使人想得神疲力乏。

廣元拿了面巾木盆出去，洗抹之後回到房中，準備好好睡一會，透早起來做功課，把煩亂的心盡可能平靜下來。

但他不但不能靜心，甚至連躺下來也不行。因爲床上已經有一個人，而此人一望而知就是「冷血」李十八。

李十八很狼狽很可憐，臉色憔悴蒼白，頭髮全身都有泥土沾染。

廣元低唸一聲「阿彌陀佛」，伸手摸摸他臉龐，發覺還溫暖未死才放下心。

這時李十八睜開眼，聲音微弱，道：「你幫我還是趕我？」

廣元感覺得出這句話含有逼人傲氣，他很奇怪何以李十八到這等地步景況還高傲得出來？

他道：「我當然幫你，我甚麼話都沒說，特別是曾家兒媳婦之事。」

李十八道：「給我一點開水，我又要服藥了。」

廣元連忙倒杯水給他，道：「你生病了？要不要找大夫？」

李十八道：「不是生病，是被人打傷，普通大夫治不好這種內傷。」

廣元道：「你自己的藥呢？」

李十八說道：「也不行，祇能稍稍壓制一下傷勢恢復一點氣力，唉……我餓死啦……」

這個人身有嚴重內傷而會覺得肚子餓，廣元很想不通這道理，他匆匆出去弄幾個饅頭一點鹹菜回來，李十八居然一下子就吃個精光大吉。

廣元最後下一個評語，道：「你的確跟我不同，跟別人亦不一樣，你是婆娑世界上另一種特別的人。」

李十八躺在那兒靜靜望着他，廣元又道：「如果是我或任何人，這時候絕對吃不下東西，而且最着急先做的事是弄乾淨身子，最好換過衣服才睡。」

李十八道：「這兩天誰來找過你？」

廣元一五一十簡單扼要告訴他，最後道：「你惹那麼多人都不要緊，却不該跟那潘夫人和少林寺結仇。」

李十八道：「你知不知道潘夫人是何等來頭？」

廣元祇好搖頭，道：「鐵脚師兄沒提及。」

李十八道：「她一定是潘占元的妻子，而潘占元便是武林三大世家之一揚州潘家的長子嫡孫。潘家在武林勢力之大，恐怕跟少林武當都不相上下。」

他停歇一下，又道：「潘占元去年端午節被我殺死的。」

廣元倒抽一口冷氣，道：「那麼他的未亡人找你報仇豈不是天公地道之事？」

李十八道：「當然啦。不過單潘夫人還不行，所以她把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一的『千山鳥飛絕』韓典請了來。我本來想不透何以韓典肯出馬，原來是揚州潘家找他。」

廣元橫下心腸索性多問一點，道：「那麼少林寺呢？武當派呢？」

李十八道：「反正他們都有人被我殺死，而且都是大名鼎鼎的高手。」

廣元垂頭尋思半晌，忽然道：「但我還是覺得應該幫你，爲甚麼？何以我幫一個血債滿身的殺人兇手？」

李十八立刻閉上眼睛，道：「好，我得好好睡一覺，別說話。」

廣元在黑暗中又垂頭沉思好久，才走出房間，關住門還加上一把鎖。

李十八動都不動，呼吸均勻，他居然不想法子了解廣元何以黑夜還出去？何以門外上鎖？他究竟到何處去？想幹甚麼？

＊　＊　＊

他雖然年逾六旬，但全身的肌肉皮膚以及臉龐五官，都有如中年人甚至比中年人還强健年輕。

王淑嫻看得見自己全身雪白肌膚，尤其是碰觸磨擦到他毛茸茸的胸部和雙腿時，更感覺自己身體的嫩滑。

她看看右手無名指那隻翡翠戒指，暗中嘆一口氣。

其實祇要她撳住戒指左側，就會有一支細如牛毛却淬有劇毒的鋼針伸出。祇要輕輕一刺就算是一條牛也立刻全身僵硬而死亡，死亡之前任何動作都絕對不會有。

所以王淑嫻想刺死曾熙的話，眞是比吃豆腐還容易，但她爲何不動手？

她從未見過如此壯健的人，更未見過如此風趣博聞的人，和他在一起簡直祇有輕鬆愉快而絕對不悶，尤其是昨夜她裝得很有醉意，也像現在一樣赤條條，一絲不掛，但曾熙居然一上床就呼呼大睡，雖然半夜也有摟住她，却沒有眞個侵犯她，她甚至看不出他有侵犯之意圖。

今夜兩人都沒有喝酒，曾熙依然一上床就閉目大睡，不過王淑嫻却發現他的秘密，原來在他上床之前已經在秘室外面的一間臥室，一連玩了三個姬妾。

這正是「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她便是一枝濃艷，現在枉自爲了別人的雲雨巫山而斷腸而輾轉不寐。

但如果曾熙侵犯她，她戒指上那支毒針豈不是早已刺入他任何一處肌膚之內？他豈不是已變成一具死屍？

究竟她希望他侵犯她，抑或不希望？

曾熙堅實粗壯的胳臂忽然落在她挺聳乳房上，王淑嫻居然覺得很舒服甚至蜷縮入他懷中。

而她亦不知何時輕輕舔嚙他胸口的黑毛，一隻手也伸過去扳摟住那男人身體。

她並沒有忘記這個男人曾經姦殺她母親，但何以她心中的感覺如此奇怪？她居然全無仇恨？反而很想奉承他，任他爲所欲爲？

愛恨本應界線分明，但何以事實並非如此？她何以一絲一毫都不恨他？反而祇感到他的魅力？祇願意勇受他任何蹂躪？

曾熙這時忽然醒了，睜開眼睛。

說話時嘴巴居然沒有睡過後的臭味，他道：「你爲何睡不着？」

王淑嫻把頭鑽入他胸膛，道：「我不知道。」

曾熙將她抱緊(這是第一次於清醒有意識狀態下抱她)，道：「我從前有過一個女孩子，很像妳，像得不能再像。」

王淑嫻身子顫抖一下，她想起母親。

曾熙又說道：「祇可惜她後來把她丈夫逼死了，我至今仍然很想念她，妳相信麼？」

王淑嫻又顫抖一下，然後她的手伸出去撫摸那壯健的軀體，等於回答了問題。

曾熙柔聲道：「妳還沒有脫光！」

王淑嫻驚訝得回答：「沒有脫光？我身上一件衣服都沒有……」

曾熙捏住她纖指，把戒指脫下來，聲音更溫柔道：「現在妳才眞正脫光……」

＊　＊　＊

黃杏秀站在李十八面前顯得很嬌小玲瓏，其實她不算矮亦不瘦小，甚至可說是很「肉感」。她也不算很「漂亮」。李十八那時還有朋友，這些朋友都以年輕人熱情坦白批評說黃杏秀不是天下最美的女孩子，勸李十八不必迷戀成那副樣子。

然而李十八却無法接受，直到現在，仍然認爲她是全世界最漂亮最可愛的女孩子。

她正向他道別，她將跟隨父親前往某一個地方，踏入未可知的人生旅途。

爲甚麼她一定要走？何以上一代的恩怨成敗得失要下一代共同承擔？她爲何不能，不敢闖出上一代陰影而回到那永恆如新的陽光中？唉，既然她對此次離別顯得那麼傷心絕望，何以仍然低頭俯首任由「命運」擺佈？

但最重要的是李十八他何以不能幫助她，她父親爲了某一極重要原因需要無量無數的銀子。但他却無法幫忙解決，他苦練十多年武功却仍然窮得幾乎吃不飽，如果他有足夠的金錢，黃杏秀何須如此悽惶悲慘前來道別呢？

她這一去顯然永遠不再回

來，她噙着淚水，絮絮叮囑珍重又有何用？「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果然送走她，回來把大門掩上之後，這一生一世都陷入「離別憂愁」中，無窮無盡之離愁，美麗可愛的倩影，還有眼前歡樂未來憧憬等等，都化作鮮血從心中流出，比傾瀉如雨的眼淚更多更痛……

李十八捏住她滑嫩白晰的手，淚水從兩頰不斷流下。

那隻白嫩玉手溫柔地替他拭淚，好柔滑好香的手，保證可使天下男人心迷神醉，但李十八忽然清醒，百分之百清醒以及冷靜，所以他連眼珠也沒有轉動一下。

原來黃杏秀祇是夢中看見，祇不過在夢中重現「離別」那難忘一幕。可是替他拭淚的纖手却絕非夢境，而是眞眞實實有血有肉，並且溫香嫩滑得使人心軟。

問題祇出在「香味」上，黃杏秀不是這種香味，所以李十八忽然恢復極端冷靜清醒。

她是誰？她怎能找得到此地？她是否認識我？「認識」包括有仇及無仇兩種，她屬於那一種？是不是廣元小和尚叫她來的？莫非她就是酷肖黃杏秀那個曾家兒媳婦王淑嫻？但絕對不是，因爲她現在用的是右手，而王淑嫻右手有一隻翡翠戒指。

當然翡翠戒指隨時可以除下不戴，但這個女人絕對不是王淑嫻，因爲她的坐姿顯示她可以應付他任何突然攻擊。換言之她不但練過武功，而且練得非常好，好得可以列爲武林高手而無愧，可是王淑嫻不懂武功，她行路講話以及舉手投足等動作已告訴李十八。

她是誰？現在睜開眼睛？抑是耐心等候下去看看？

話說時囉嗦，其實李十八不過心念一轉就想到此處了。

然後立即有了決定！他必須馬上睜眼以便應付任何情勢！假裝下去並無好處，因爲時間的損失可能無法彌補。

他睜眼看見一張很美麗迷人的臉龐，雖然在昏暗燈光下仍然散發眩目的明艷。

她已非少女，因爲她的風韻成熟迷人，同時她的裝束亦是少婦而非少女。

她微微而笑露出一排潔白齊整的貝齒，笑容親切可愛得教人一望而知她心中絕無惡意，她輕輕道：「你一清醒就完全清醒麼？從來都是這樣？連使你流淚的夢境也沒有區別？」

李十八道：「很少女人能有如此深刻細密的觀察力，我很佩服你，也很羨慕你丈夫的福氣。」

她搖搖頭道：「你千萬別再羨慕我丈夫，因爲他已經去世，很年輕、很高傲，武功也很好，但是……」

李十八道：「無福消受美人恩是世上很常見的事情。」

她又搖搖頭，輕聲清晰道：「老實告訴你，他死在你劍下。」

李十八吃了一驚，尷尬得講不出話。

她又道：「你現在還羨慕他麼？」

李十八過一會才嘆口氣，道：「如果我早知道潘占元有妻如此，我很可能不會出手的，妳信不信？」

潘夫人嫣然而笑，美眸射出喜悅光芒，道：「謝謝你，不過你就算甚麼話不說，我也不會暗算你，我的理由可能很荒謬，但請別誤會我喜歡你，愛上你。我祇認爲占元雖武功高明，人也長得挺帥。但他不是大丈夫，男子漢，如果他不是生長於武林三大世家的揚州潘家，可能又不一樣，總之我知道你殺他非常非常不容易。能殺死他的人一定是天下無雙之士。亦一定有非殺他不可的理由，你說是嗎？」

李十八爲之目瞪口呆，但覺平生所有驚奇之事加起來還比不上這一次。

潘夫人又道：「我迢迢千里前來此地，爲的祇是想見你一面看你一眼，却想不到居然還能與你談幾句話。」

李十八道：「但『千山鳥飛絕』韓典絕對不放過我，對不對？」

潘夫人道：「對，他是你的難關之一，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李十八道：「我明白，除他之外還有鐵脚和尚以及蒼松眞人，却不料你比他們更高明。從今後我決不敢小看女人了。」

潘夫人欣然微笑，那不可方物之明艷使李十八又感到眩目。

她的紅唇皓齒忽然貼近他臉頰，好像正在吻他。李十八嗅到馥郁香味甚至感到她醉人的呼吸氣息。不過他眼睛表情很嚴肅，因爲她在他耳邊輕輕道：「希望你的傷勢沒有影響你視聽能力。看來我祇不過比別人來早一步而已！所以男人也不可以小看。」

原來她祇不過要在他耳邊講

話，並無其他意思。

李十八悄聲道：「妳快去，給別人看見對妳很不利，我可以拖延他們一下。」

潘夫人道：「你何不作躲藏打算？」

李十八道：「其實妳也知道，莫說現下多一個妳，變成兩人要躲，就算沒有，我也躲不了。」

潘夫人說：「好，我且躲於床底，俟機逃走，但最後我有句話要告訴你。」

女人很多時候的確婆媽囉嗦，李十八嘆口氣道：「是甚麼話？」

潘夫人道：「如果你心中傷痛會使你殺人，你不如殺死那傷痛。」

她宛如輕煙般翻入床底，房門打開之時，李十八還想着她的話，心中「傷痛」能夠殺死麼？是她腦子有問題抑是我聽錯呢？

廣元和尚　悲天憫人

燈光照出門口一個清癯瘦削的老道人，接着風聲颯然，房中又多出兩個佩劍道人。

李十八坐起將長劍斜插腰帶，然後下床站立床前，盯住這三個道人，事實上他目光祇凝視着門口的老道人。

他的冷靜以及堅强氣勢形成森寒可怕的殺氣。但他的漠視却也使得兩名佩劍道人驚怒交集。

兩名道人動作劃一整齊。「鏘」一聲兩劍都已出鞘。

李十八仍然不動亦不說話。

雙劍一上一下擺出架式之後，劍上精芒驟盛，森森劍氣也使得屋內忽然變得很冷。

武當內家劍術天下無雙確實不是虛譽。只以這兩名道人而論，就足以教任何與武當爲敵人之人膽戰心驚。因爲眞正挑大樑主角還不是他們。你如果招惹上一個擁有千數百人的門派，而這個門派隨便派兩個人出來就如此厲害。試問誰能不心膽俱寒，誰還能不作逃竄打算？

李十八依然站立不動，依然凝視老道人而不瞧那兩道人一眼。

老道人忽然道：「李十八名不虛傳，果然堪作敵手。」

那兩名道人長劍微顫發出「嗡嗡」聲。老道人喝道：「收劍，未得我允許前不許擅自拔劍。」

兩名道人失措地退兩步，各自收劍入鞘。

老道人道：「李十八，貧道是武當派蒼松。這兩個是我的師侄玉璇子、玉璣子。他們的師父青松三年前死於你劍下。」

李十八這時才開口，道：「青松道人我記得，但是他的劍術似乎還比不上這兩位。」

蒼松老道人道：「你的眼力很了不起！玉璇子、玉璣子三年來苦練雙劍合璧之術。若是雙劍齊出，青松師弟的確遠遠不如，他們現下已算得是敝派最精銳人物。」

李十八道：「這是貴派機密，何以要說給我聽？莫非你認定今晚一定可以殺死我？」

蒼松仍然和藹地道：「你不要誤會。雖然看你的情形今晚單憑他們就可以殺你。但我並非因此而說出那些話。」

玉璣子、玉璇子都露出茫然神色，顯然蒼松老道人有些話並沒有告訴他們，所以他這種態度很令他們迷惑。

李十八道：「如果你說今晚竟肯放過我，我絕不相信，你究竟想說甚麼？」

蒼松老道人道：「正是想告訴你，今晚我們不打算動手。」

玉璣子、玉璇子一齊驚訝出聲。而李十八亦忍不住冷笑一聲，道：「莫非要我束手自縛讓你們帶返武當審訊？」

蒼松道：「當然不是，如果敝派只打算殺死你爲青松師弟報仇。今晚應該是英凌風師弟站在我這個位置。」

李十八心情有點沉重，道：「武當之鷹？對，應該派出武當之鷹才對。武林盛傳他誅仇殲敵千里之內來去如風。可惜我竟無緣見到這等絕世高手。」

玉璣子、玉璇子都輕輕嘆口氣，他們心中更加遺憾，因爲若是英師叔出馬，李十八現在還能說話那才奇怪呢！他們也隱隱感到「報仇」之事好像有點問題，似乎並非把兇手殺死就一了百了那麼簡單。

蒼松老道人徐徐道：「敝掌門師兄對我說，修道人自應清靜無爲，冲虛自守。報仇殺人之事可免則免。他說你且趁此機會代我去瞧瞧李十八。如果實在不能不出手，也絕不能以衆欺寡或是乘人之危。」

他的聲音既和藹親切而又十分誠懇，這才是眞眞正正有道之士，李十八想道：這才是武當派眞正一代高手的風範氣度。絕對

不像那青松道人跋扈橫蠻貪婪。

蒼松道人又道：「貧道既已見過你的面，印象甚是深刻。同時你又恰好陷於危難中。所以貧道決不出手，我們會暫且留在襄陽，等你傷癒見面再談。當然如果你過不了重重劫難，咱們今生永不相見亦有何妨？」

李十八斜倚門框，目送那三名道人踏着夜色冉冉行去的背影，心中但覺他們簡直是神仙而不是凡人。

寺院本來已夠寂靜，何況遠處山中，沉沉秋夜靜得連鷄鳴犬吠之聲也聽不見。

但李十八却忙碌得異乎尋常，任何人遠匿山中寺院而又是這時間內，保證決不會有這麼多的訪客。

李十八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因內傷而影響判斷力？他本認為躲到廣元此處最妥，但事實却完全不是這樣子。

他根本沒有時間再躺下，因為現在已有第三批訪客——少林寺的鐵脚和尚。

鐵脚和尚再三打量端詳對方，然後驚訝地道：「李十八，你居然還能動手？」

李十八冷冷道：「我為何要動手？又為何不能動手？」

鐵脚和尚道：「第一，你內傷不輕；第二，我剛才看見的人是武當蒼松前輩。還有兩名道人玉璣子、玉璇子，那兩位道兄英氣內斂亦是一流人物，你就算勉強動手，也絕不能跟他們拚鬥。」

李十八道：「我只跟高手拚鬥，像你少林寺鐵脚和尚也有資格？」

鐵脚和尚恍然道：「你眞是很高傲的人，怪不得廣元師兄不敢告訴你。」

李十八訝道：「廣元？他何事不敢告訴我？」

鐵脚和尚道：「他來找我，請我趕快來醫治你的內傷。」

李十八道：「胡鬧，他根本不知道你我之間的問題。」

鐵脚和尚道：「他知道，我日間已告訴過他，但他亦知道我一定肯醫治你。」

李十八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朶。那潘夫人、蒼松道人不殺他已經是大大奇蹟，但是如果比起鐵脚和尚之舉却又小巫見大巫了。

由於他想不通自己怎可能有這麼好的運氣，所以反而嘆氣道：「你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誰？知不知道我跟你們少林寺的過節？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講甚麼話？」

鐵脚和尚道：「我當然知道。如果你敢相信我，肯服下敝寺秘製『六度慈悲散』。再嚴重的內傷三天就能痊癒。」

李十八仍然懷疑自己的耳朶。道：「廣元呢？他為何不回來？」

鐵脚和尚道：「他走得慢。我却不得不趕快一步。因你如果及早服了藥，雖然不能馬上恢復全力應付強敵，但至少有足夠氣力可以逃走，等到內傷養好再說。」

李十八道：「你一定忘記世上還有『流星』殷世正這個人？他雖然矮你一輩，但在少林寺頗有地位，說話也很有份量。你先想想他，然後決定給不給我藥。」

鐵脚和尚取出一個瓷瓶遞過來，笑道：「我已為他頭痛老半天，怎會忘記他呢？這瓶藥分五次服下，每隔六個時辰服一次。」

李十八接過藥瓶，訝疑交集道：「你為何肯將如此寶貴、天下無雙的靈藥給我呢？」

鐵脚和尚道：「等你好了我們若有機會見面再談這個問題好麼？」

李十八當着他面倒出一些白色藥來，一口吞服，收起瓶子，就靠着門框閉目調息一陣。

等到他睜眼時，人影已杳。

李十八泛起自信自傲的笑容，望向沉沉夜空。此生所走道路是對是錯，不但自己心中明白，看來世上竟然亦還有別人明白……

明艷無倫的潘夫人勸他不如殺死心中「傷痛」。但世上任何人心中之傷痛，用甚麼武功？用甚麼刀劍能夠殺死呢？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　＊　＊

曾希已經在同一暗影中站了三個通宵。白天因為有很多僕婢經過及武師巡邏，所以只好回到房間拚命喝醉了倒頭大睡。

那房間的擺設佈置色彩以及氣味都會使他感到窒息，感到痛苦。

其實黑夜裏獨自站在那株巨大槐樹下，滋味同樣不好受。

只不過在黑暗中他可以靜靜淌淚，而且離他不遠有一道院牆。燈光從院內透上牆頭。而那燈光輝煌的房間正是他父親所居。因而當他望着院牆上光輝之時，似乎可以看見王淑嫺赤裸着身體映出眩目白皙光芒。

槐樹只能遮擋秋露，但擋不住夜風帶來的無盡寒冷。

院牆內那些房間却十分溫暖，地毯都很厚，牆壁用帷幕遮隔。所有傢具都加上毛料套子。甚至還有散發熱氣的暖爐。所以任何身體很弱的人，在那些房間裏可以一絲不掛而決不會傷風。

而曾希亦知道所有房間內的女人總是赤裸着身體，因為他父親一向要所有姬妾如此。

曾希雖然穿上絲棉長袍，但仍然覺得很冷。寒氣從心中冒出而且頭昏脚軟。

他咬咬牙齒忽然攀爬上槐樹，一直爬到可以俯視院內的高度才停止。

他只希望能夠看見王淑嫺，那怕是這樣遠遠望一眼也好。

三天本是很短時間，可是你如果知道心愛的青春美麗妻子不論日夜都光着身子，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你一定覺得三天比三百年還長。

直到現在才知道失去王淑嫺竟然比死還難過。可惜知道已經太遲，世上很多感情或事物往往等到失去之後才發現眞正價值。

他當時很怕「死」，所以極贊成利用王淑嫺的主張，但現在他却寧可死，他根本覺得活不下去。

他的確活不下去，因為他忽然從兩丈多高樹椏跌墜，身體墜地發出「蓬」一聲。他四肢掙扎了幾下便永遠不再動彈。

沒有人知道他是失足掉下？抑是另有別的原因，例如受到突然驚嚇或者被人推跌。

這時，王淑嫺正把滿杯香甜葡萄酒灌落肚子，暖氣從肚子昇起包裹了心臟，使她充滿迷亂的歡樂。

她檀口中還含着一口美酒，又由於她整個光滑白嫩胴體坐於那壯健男人懷中。所以她很容易將紅唇貼緊他的嘴唇，然後把美酒送到他口裏。

在這個眞正男人懷抱中，她根本不會想起外面的世界。

她本非情慾泛濫的女人，她甚至現在還要用「酒」遮掩忘記這男人與曾希的關係。但她不知何故亦不能自拔地變成最會纏住男人的「蛇」。

她隱隱感到自己眞心愛上年紀比她父親還大的曾熙。僅僅三日三夜抵死纏綿，但燒起來的愛火情焰却已輕而易舉焚化五年夫妻之情！有這種可能麼？是否僅僅情慾之火燒昏了頭？是否畸型的比正常的更刺激更震撼，所以便誤以為是「愛情」？

天花板角落一枚銀鈴發出清脆動聽響聲。曾熙把她放在床上，退後幾步欣賞好一陣。才披衣出去，但馬上就回來，丟掉外衣將她抱回懷中。

王淑嫺餵他兩杯，自己却喝了三杯，吃吃笑聲中忽然凝眸尋思。

曾熙道：「女孩子想事情很容易老，酒也不必喝太多，因為阿希並不是我的兒子。」

王淑嫺眼睛一亮，道：「眞的？那我不必喝酒了。」

曾熙這時却忽然勸她喝下滿滿一杯，才道：「阿希死了！」

王淑嫺嬌軀一震，定定神，眼淚便傾瀉而出。曾希竟然死了？那個年輕清秀的男人眞的永遠離開這世界？他死的時候心裏想甚麼？是否正在想着我？

曾熙忽然抱她上床，放下羅帳。在她耳邊道：「李十八顯然開始行動了。」

李十八代表死亡，代表危險。王淑嫺馬上感到威脅壓力，眼淚不覺停止。忽又發覺曾熙肥厚有力的手掌揉捏她全身，同時他健壯身軀亦壓上來。

她似乎在短短時間內邁過長長人生旅程。酸甜苦辣霎時嚐遍。但還有……

不知是誰，亦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歌聲。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王淑嫺聽着聽着，忽然露出好奇好迷惘的神情……

棋道高手絕不浪費每一子。所以很多表面看來只是一着閒棋，其實却是極厲害有用的伏兵，有時候幾乎可以扭轉整個局勢。

李十八雖然不是棋道高手。但却是「暗殺道」第一人物。所以他每一子到緊要關頭都會發揮意想不到的妙用。

＊　＊　＊

天色快發亮時分任何人都睡得最酣沉。尤其在暖呼呼被窩裏有說不出的舒服，但如果被子突然掀掉變得十分寒冷時就會覺得加倍不舒服。

那中年男子冷得縮起身軀，但馬上醒覺睜開眼睛。

屋內本來仍然很暗，她居然

睡得很甜很沉。連陌生人的聲音都沒有驚醒她。

那陌生人冷冷地道：「李一魁，你可認得我？你最好認得，大家都不必麻煩。」

李一魁忙道：「認得認得。你是『冷血』李十八。」

然而他忽然感到不對，何以不認得他才不麻煩？照情理說應該是認得他才麻煩。而且李十八又怎會知道一個他這般小人物的姓名呢？

李十八拿出一張紙條給他，道：「讀出來給我聽聽。」

李一魁一面顫抖一面唸道：「李黃氏，七十八歲。李一魁之母。李一魁，四十歲，鐵扁擔幫北城區小頭目。妻，李陳氏，卅五歲；子，李××，廿二歲；李××，十九歲；李××，十七歲；李××，十五歲。」

他茫然抬頭望望李十八，青白臉色和顫抖身子使他看起來不像人，而像屠場內的豬羊。

全家人的名單隨便落在何人手中，都可以有別的解釋，別的理由。但在「冷血」李十八手中，除了「死亡」還能有甚麼解釋？

李一魁澀聲說道：「爲甚麼竟然有人聘請你。要殺絕我全家大小？我的確想不通……」

李十八道：「繼續讀下去，下面還有字。」

李一魁的聲音比橄欖澀一百倍。唸道：「茲收到李十八先生來訂黃金二百兩正。」最末後是個花押簽名，他當然讀不出來。

李十八居然自動解釋，道：「簽收的人是我一個同行，我保證他是我這一行的高手。」

李一魁連寒冷都忘記了，道：「你……你僱請殺手。而對象却是我一家？」他不覺用手指節猛鑿一下腦筋。又道：「你……爲甚麼這樣做？」

李十八道：「如果你一定要問，不妨讓你知道答案。」

李一魁忙道：「不，不，我發誓我絕對沒有這意思。但你爲何付錢給另一個殺手？」

李十八給他看另外兩張紙條，道：「告訴我這是甚麼？」

李一魁立刻道：「兩張都是二百五十兩足色赤金的銀票，是信用最好的達通錢莊……」

李十八收回收據和銀票，却丟一張在床上，道：「給你！但你最好記着，除了收據上寫明的人之外。你還有一個同胞弟弟住在南京。我知道你是從他那兒知道。但他一家大小的性命却也捏在你手中。」

李一魁眞想昏倒免得活受罪，但又知道這時刻萬萬昏不得，忙道：「李先生，我……我想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人輕言微，我只是一個小角色，怎能幫得上甚麼忙呢？」

李十八道：「你好好聽着。第一，我要知道『雨過天青』余浩每日的生活習慣行踪等等。余浩是江北八劍之一，聲名赫赫。你應該聽過並且知道他現正在甚麼地方，對不對？」

李一魁道：「這個我知道。他正在曾老員外家中作客，曾府就在北城區之內。余浩一舉一動大半年我已查得淸楚。」

李十八道：「很好，第二件事你家房子不少，應該能撥出一個隱蔽無人出入的房間給我。你最好記住，如果我活不了，你一家也就十分危險。」

李一魁忙道：「可以可以，我一定弄好一個房間。」

李十八道：「希望我們的交易順利和愉快，時機一到我會再付另一張銀票給妳，你可以搬到南京或其他地方，永遠脫離這種生涯。」

但問題是李十八在重重險難中能不能突破可怕的命運？李一魁簡直不敢多想，因此他忽然咬牙切齒的羡慕那被點了睡穴的妻子。她無牽無掛不知不覺豈不是最幸福的人麼？

* * *

快到中午，正是街上行人最多之時，即使是最緊張忙碌大舉出動的鐵扁擔幫幫衆，也不覺鬆弛下來。何況大半年來優遊閒居的「雨過天青」余浩，走在街上，更是心無掛慮，但覺日子過得甚爲舒服堪稱滿意。

天香樓有幾味小菜是很合他胃口，何況已有幾個老不正經有錢朋友。吃吃喝喝順帶商量冶遊門路，確實是人生一樂。

但離天香樓還有一個街口，余浩忽然停步，全身精神力量霎時已集中貫注於迎面而攔住去路的一個人身上。

余浩腰間佩劍隨時隨地可以拔出來。正面決戰多年來已不知應付過多少次。所以他一點不緊張不匆遽。

直到他確知那人是「冷血」李十八，心情才轉爲沉重。

余浩在善護寺見過這個蓄鬍鬚的青年。所以知道一定不會認錯人，但李十八何以膽敢光天化日之下出現於通衢大道？他何故攔住我去路？難道他閒得無聊來找我麻煩？

「你是『冷血』李十八？」

「你是『雨過天青』余浩？」

「莫非我竟是你名單裏面的一個？」

「本來不是，直到昨夜才是。」

余浩拍拍佩劍，冷笑道：「你樹敵還不夠多麼？」

李十八眼中毫無表情，道：「像你這種對手，老實說越少越好。但我今天一定要殺死你。」

余浩又笑一笑說道：「你相不相信？不到三十招就會有人趕到。而你便陷入天羅地網中。我眞不懂你何以能成爲『殺手中的殺手』？」

李十八仍然淡淡的道：「三十招？我殺人從來不超過五招。」

余浩搖頭歎口氣道：「你一定忘記正在跟甚麼人說話？」

李十八道：「如果是別人，我只說三招。」

余浩道：「我絕不會被你激得暴跳如雷。希望你明白這一點才好。」

李十八道：「我明白。」

他開始跨步接近余浩，四周行人突然驚慌散開。但其實這些行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何事。

余浩「鏘」一聲撤劍在手，心中忽然好像舒服得多，因爲李十八要「殺」他的決心和自信好像錐子刺入他心靈中。現在才被「劍」消滅了。

李十八居然繼續迫近。

余浩忽然冷笑，劍光突然展佈。數十點劍光由空中瀰漫罩落，宛如綿綿含愁春雨。

李十八忽然已躍到他左後側，居然尚未拔劍。但躲過這一招畢竟不能夠不付出一點代價——帽子已削去一角。

余浩劍勢翻轉一掠而過，快逾閃電而又瀟灑自然之極。

在那一掠而過的俄頃間已刺出七劍之多。

可惜如此繁迅高妙劍招却由於距離差了一點點。李十八只在雙袖褲管以及前襟留下七個小洞。

更可惜是李十八乃是「殺手」。如果是武林過招較量，第一招時李十八就該舉手認輸了。

余浩長劍全不停滯，幻化出一道眩目精虹由空中當頭劈落。劍勢浩蕩平實毫不花巧幻妙。

這一招「天降大任」功深力厚大開大闔。確實具有因爲付託重任所以加以嚴酷考驗之意味。當然受考驗者只好勉力擔承下來。

李十八却跟別人不同，他寧可像癩皮狗一樣在地上翻滾也不肯擔承硬接這一招。正由於鼎鼎大名的「冷血」李十八，居然使出此種難看無賴的招式，所以余浩這一劍又落了空。

只是余浩劍勢平鋪灑出，宛似連天芳草青青無涯無際。

李十八明明已退到劍光最邊處，但左肩忽然出現血跡染紅一片，傷勢顯然不輕，會不會傷及筋骨？左手會不會殘廢？

但就算左臂整條斬下，亦不過一條左臂而已。比起「性命」可就大有分別了。

李十八冷冷望着余浩，肩上傷勢好像是別人的，與他全無相干。

他的手指離劍柄只有五寸，這已是他唯一有點像比武拚鬥的架式。

余浩的劍居然「收」不回來，並不是說他身體四肢沒氣力不能夠移動。而是不敢做出任何收回長劍的動作。

他感覺得到强大無倫的壓力蘊蓄積聚於某一處。他只須稍微一動，壓力便會爆發，便會把他「炸」得粉身碎骨。

他平生功力所聚「四大劍招」已全部施展完，第一招象春愁似的綿綿細雨，第二招是暫然而「過」速度之威力，第三招大開大闔天降大任，第四招宛似青青河邊草，有幽意無盡情緻。此四招的象徵正是「雨過天青」外號由來根源處。

怪不得李十八一開口就是五招。莫非他竟然早已深知余浩四大劍招的奧妙？如果不限五招，李十八是否還須要受傷方能取勝？

李十八五隻手指忽然摸到劍柄。

劍光從劍鞘飛出。他眼睛明亮如星星，握劍的手堅穩如鋼鐵岩石。

其實劍光上隱亮一下就仍舊藏於劍鞘。李十八大步行去，行過長街穿過城門走向莽莽蒼蒼的荒涼郊野。

不久余浩屍體被抬走，很多人都認得那是曾老員外家丁。

李十八負傷消息很快傳遍，有些人甚至暗暗懷着打病老虎心情，希望找到李十八，輕輕易易

就生擒或殺死他。一則成名露臉；二則會府懸賞黃金千兩緝拿兇手。一千兩黃金，確實足夠使很多人不顧一切了。

很多人都想不通李十八何以甘冒性命之險，於光天化日通衢大道上殺死江北八劍「雨過天青」余浩？

尤其是曾熙。只有他知道李十八此來襄陽任務目的，他何以甘冒殺身之險，殺死余浩？他何以不怕此舉打草驚蛇？他負傷之後情況如何？還能夠一如往日發揮全身武功麼？

兩大敵手　情仇難分

廣元小和尚噘起嘴，無精打采離開後殿，剛剛被首座聖因和尚當衆訓斥一頓，所以心裏很不舒服很氣悶。

那聖因和尚是因爲由於中午起兩個時辰不到，竟有七八批人馬來善護寺，都找廣元說話問這問那，如此情況不但有誤個人清修，甚至連全寺僧侶亦受到騷擾不得安寧。

所以由現在起禁止廣元到處跑，只准在房間或最多到後園打掃落葉等。又如果仍然還有人來找他，立刻攆他出寺以免煩擾別人清修。

廣元那有心情打掃亭園，一逕回到房間。却不覺一驚，心中不迭叫苦，因爲房間香氣飄揚，一個美貌少婦早已坐在他的床邊。

他已見過這少婦三次，知道她是潘夫人，她丈夫被李十八殺死。但老是跑到這兒是何道理？殺夫之仇雖是深重如山，可是他對此亦無能爲力呀！

潘夫人露出她那明艷笑容，使人心軟，不好意思對她太不客氣。

廣元無可奈何歎口氣道：「看來我還是趁早打好包袱滾蛋爲妙。」

潘夫人輕聲道：「你剛剛受了委屈，是嗎？」

廣元道：「就算聖因不責怪，我也待不住。像你中午來過，現在又看見妳，唉……」

潘夫人道：「你知不知道前幾天我上這兒見過李十八？」

廣元大吃一驚，道：「他沒說，你對他怎麼樣了？」

潘夫人道：「沒有怎樣，只勸他以後少殺人。」

廣元道：「那很好，殺戒斷不可輕犯。但是不是人人說他受傷，所以妳又懷疑他會回到這兒休息？」

潘夫人說道：「不，我只是想知道，當日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他在此養傷呢？」

廣元訝道：「沒有呀，我也是回到房間才看見他。」

潘夫人道：「既然無人得知，何以我又會來此找到他？」

廣元張口結舌。

潘夫人又道：「事實是有人告訴我。但我却不知那人是誰，你信不信？」

廣元道：「我……我不知道！」

潘夫人道：「後來我看見武當少林之人先後來過。我和少林寺、武當等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你知道不知道？」

廣元連忙搖了搖頭，希望她快點講下去。

潘夫人沒有令他失望，接着道：「我們三路人馬都跟李十八直接有仇恨。至於別人例如韓典或鐵扁擔幫就不同。他們可以幫忙可以賣命，但本身與李十八却沒有仇恨……」

廣元訥訥道：「少林鐵脚師兄是我去告訴他的。」

潘夫人「哦」一聲，道：「原來如此，無怪那一夜『流星』殷世正奉命連夜趕去新野辦一件事。原來是鐵脚和尚藉口支開他，也因此殷世正沒有得到李十八在此的消息。」

廣元小和尚道：「聽來好像還有些可怕的人，躲在暗中對付他。」

潘夫人道：「他越早知道就越好，至少可以躲過很多暗箭。」

廣元扼腕歎道：「可惜我不知道他在那裏。否則拚着被逐出寺，也去通知他。但如果那天晚上通知妳的人是李十八仇家，他爲何不親自下手？爲何把機會讓給你們？」

潘夫人道：「世上這種人多得很。都是最可怕最有心機的人。任何危險絕對不冒，他目的只要李十八死，至於李十八死於何人手中根本不重要。」

她站起來，又道：「希望你永遠不再見到李十八，你會減少很多很多麻煩。其實我也一樣，最好永遠見不到他。」

廣元不知何故暗暗透一口氣，道：「對，妳也最好不要見他。妳打算立刻回家？妳肯放棄報仇的事？」

潘夫人又露出明艷笑容，道：「不，我現在去找他。」

「你知道他在那裏？」

潘夫人道：「不知道，但我感覺可以找到他。」

凡是女人這樣說，雖然不合邏輯，似乎沒有理性根據。但男人們最好還是相信。因爲女人本來不是理性動物，而恰好她們也眞有這種本領。這才要命……

* * *

人們睡覺總是在晚上，或者是中午睡個午覺。所以李十八竟然是在夕陽滿天呼呼酣睡就很令人意外了。

尤其使人意外的是他居然裸着身子睡覺。

你若是假設一下自己是那種任何時間都可能發生意外，分秒鐘可能要跳起身迎敵或逃走的人。你睡覺時敢不敢脫光衣服？恐怕連鞋子也不敢脫掉。

李十八當然本來打算這樣做。可是當時既不是睡覺時間，推想之下自然「床鋪」是最安全最無人注意所在。

其次洗完一個熱水澡，然後敷藥。這時暫時用棉被覆蓋的身子旁邊忽然多出另一具光滑溫暖的豐滿身體。無論如何也不好意思堅持馬上穿回衣服，甚至還穿鞋子。

那個光滑溫暖軀體的女人「幸子」並沒有需索要求甚麼。只不過陪陪他，用自己光滑肉體的溫暖使他舒服些。所以李十八即使有十八個充足理由亦不能也不敢表示出口。

斜陽從窗戶斜照入來的，房間很明亮了。

李十八忽然驚醒，腦筋立刻也清醒得跟沒有睡過一樣。

窗簾爲何拉開？幸子——雪白微胖肉感圓面的女人，絕對不會這樣做。

雖然連空氣都寂止不動，但李十八仍然感覺出那人是站在床前。因此他有四個躍逃方向。但他却又沒有忘記自己身上一絲不掛亦沒有「劍」。

空氣開始流動，因爲那人俯低身子並且輕輕掀開一點被子。

李十八兩隻手掌其實亦鋒利如刀劍，只不過極少使用，所以江湖無人所知，他雙脚也比任何武器危險可怕。

但他雙掌雙脚都沒有動彈。

因爲一陣淡淡香氣透入他鼻中。

他聽見脫衣裳的悉嗦微響，接着一具柔暖肉體滑入被窩，貼住他甚至擁抱着輕柔厮磨。

李十八長長歎一口氣，道：「潘夫人，你爲何這樣做？」他雖然會說話，但整個身體却好像木頭石塊。

他似乎看得見潘夫人那明艷照人的笑容。

而這笑容簡直比白皙高聳乳房的魅力更爲强烈。

潘夫人柔聲道：「幸子在隔壁睡着，暫時不會醒，除非你要驚醒她。」

李十八道：「我曾經在你床上躲了三天，然而你那時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潘夫人道：「可能因爲這兒是放浪的地方，也可能因爲你光着身子。」

她說得如此赤裸坦白，跟三日以來那個溫雅守禮貴婦的形象完全不同。李十八不禁大吃一驚。同時心靈深處也昇起些許縹緲朦朧的悲哀。難道女人都是這樣？或者說難道世上男女都是如此？一旦拿掉假面具，一旦沒有理性或禮教束縛就是如此嗎？

他一隻手不知何時已在她身上巡弋愛撫。但當他過於熾熱而壓於她身體上面時，便發覺潘夫人不但雙腿緊緊合攏，還把他推下去。

潘夫人聲音顯示乃是盡力咬緊牙關。她道：「你如果一定要我去把幸子抱來，甚至我也可以給你。不過你切勿忘記你身上負傷。雖然傷勢很輕，到底不適宜做這種事，何況不久就會有人找到這兒來。」

李十八靜靜聽着。

她又道：「你要養傷又要殺死心中傷痛，只好到這種地方來，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但我知道，我的行踪，瞞不過跟踪專家。」

李十八道：「妳是很奇怪而又很可愛的女人，三日來我都這樣想，現在更是如此。最先趕到的人會是誰呢？」

潘夫人的明艷笑容一下變爲黯淡恐懼，輕輕道：「我相信那一定是『千山鳥飛絕』韓典。他的刀，唉……」

* * *

在秋風中已經半禿的棗樹高達三丈餘，枝椏都很粗大，任何人一望而知這棵棗樹至少活了百餘年。因爲棗樹紋理細緻木質堅韌，所以長得很慢。不像南方許多樹木長得很快但質地鬆軟，除了當柴燒之外派不上其他用場。

棗樹雖然很老很高大，却不

是主角。主角竟是附在兩丈左右樹幹上的潘夫人，她那曲綫起伏能使男人流口水的身材現在變成一截枯禿了的橫椏一樣。

她僞裝得極妙，何況在夜色掩護下，就算有人在樹下仰頭細瞧，保證看不出絲毫不妥。潘夫人遙望着一個燈火通明的窗戶。窗紙內偶然有人影閃動。

窗內人影當然是「冷血」李十八。不，也可能是幸子——一個微胖白皙圓臉的女人。

李十八現在跟她談話麼？她服侍李十八吃東西？抑是老早已在床上黏成一塊？

最後面的猜想使她心跳加速，下午時分她可也不正是跟他床上黏成一塊？而且都是赤裸裸最原始狀態中？

她記得他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尤其是他靈活有力的手掌搓摸她遍體，更尤其是他暖熱嘴唇亦吻遍每一寸肌膚。這時她已完全軟化崩潰，她甚至用身體和纖美的手向他作强烈的要求表示。

誰知李十八居然不肯越雷池一步，儘管他已表現出男性的雄風氣概。但仍然頑固地保留最後防綫。也可形容爲不作最後的攻擊。

他是不是因爲想到她是潘占元的未亡人，而潘占元却是死於他劍下，所以不敢也不肯佔有她？抑是因爲她開始時拒絕他，所以他也……

潘占元英俊含着自傲自信笑容的影子在她眼前晃動。耳邊似聽見他溫柔深情的聲音。多少春秋往日良辰美景，如詩如畫溫馨纏綿……潘郎，潘郎，你雖然好色，雖然爲別個女人而喪命，我仍會替你報仇的。但是這仇「應該」報麼？我報得了仇麼？

有那麼一下子她停止任何思想。可能由於內心的慚愧咎疚——她居然幫助李十八，讓李十八在她床上休養三日三夜。甚且今天下午竟是那麼傾倒於他的愛撫熱吻。竟然萬分願意獻出肉體讓他享受。

她思想停頓的片刻，耳目以及一切感覺反而特別靈敏。

她驚疑而又謹愼地遊目四顧，却看不出任何可疑之處。但她自己知道，黑暗中確實有一對眼睛盯住她。

這對眼睛到底是誰？莫非是「千山鳥飛絕」韓典？她躲在此處本來就是想暗中看看韓典會不會來找李十八？她也想知道如果李十八敵不住韓典，當那危急關頭之時自己會不會出手幫助李十八逃過殺身之禍？

這些疑問只有身臨其境才有答案。所以她挨到夜色降臨，得知韓典忽然出門，便匆匆趕來。

窗紙上很久沒有人影。該死的李十八，你在幹甚麼？

韓典你呢？你躲在何處？那對眼睛究竟是誰呢？

但願李十八躲得過韓典，也希望自己躲得過那對隱藏在黑暗中的眼睛……

這個念頭霎時破滅。因爲她猛然打個寒噤——絕對不是秋夜霜寒風冷。而是殺人無數的寶刀出鞘那種「殺氣」，簡直森冷刺骨。

她回頭望去，看見一對眼睛。

她一望而知是男人的眼睛，也知道決不是韓典或者李十八。不過却像李十八，有一股懾人和要命的堅決味道。

那人相當高大，全身連頭臉都裹以黑布。以金鷄獨立姿勢單足站在一根細枝上。左手拿着一把連鞘長刀。

潘夫人回轉身正面對着他。

如果是認識的人，也應該出聲招呼。如果全不認識，他也應該出言相問，如果他是啞吧，那就太不幸了——是他而不是她。

她肚中有節拍地數到第十，便輕笑一聲，軟語道：「你是誰？駭死我了……」

語氣嬌軟得好像連在平地也站不穩的柔媚女人。但三點金光八點銀星挾着「嘶嘶」破空聲星漩電射籠罩黑衣人全身。每一點光芒所取的都是要穴。

她並沒有站着等候暗器的結果。雖然她明知「鴛鴦搜魂針」當世一定很少人能躲過。但她仍然伸直雙手全速撲去。兇悍得快得教人難以置信。

三金八銀共計十一支鴛鴦搜魂針果然全都射中了黑衣人。每個人由胸至腹正面只不過十二處大穴，竟然有十一處大穴被射中直透內臟。這個人活得成活不成不問可知。

何況潘夫人雙手十指甲居然長達一尺二寸，鮮艷的紅色晚上看不見，當然更看不出那是套在指尖的鋼爪。

十隻鮮紅鋼爪隨後也抓中那人胸口，深達五寸。

如此柔媚嬌軟的紅粉佳人，殺起人來比誰都兇。你若是見過

她出手，保證連一絲綺思邪念都生不起來了。

潘夫人十隻佈滿內家眞力的血爪忽然好像陷在極黏極韌的麵糊中，旣絞不動也收不回。

最可怪的是那對眼睛，以及森寒殺氣仍然籠罩着她，他居然未死？

她本可以捨棄十隻血爪趕緊逃跑。但她不敢，因爲她淸淸楚楚感到黑衣人左手長刀任何一刹那都可以出鞘砍中她面門要害。只要她一動就可以了。她當然不想面門被砍一刀，即使只劃破一點點表皮也絕對不願意，所以她只好像傻子、像木頭人一樣呆立不動。

黑衣人半晌仍不言不動，殺氣依舊那麼森厲可怕。

潘夫人却熬不下去了，因爲她脚下所踏的樹枝很細弱，全靠一口眞氣才站得穩。所以她遲早非墜下不可，而這一動又非觸動那待發的刀勢不可。

秋夜的風不斷吹拂，現在居然比冬天凜冽，比北風還要寒冷。

潘夫人索索發抖好一會，終於濁氣湧上使她變成一塊泥巴似的直掉下去。

那對眼睛仍然凝視着她，她沒有跌傷，也沒有被長刀砍中面門。只不過穴道受制全身軟痲而無力，所以全靠那男人抱住才沒有癱倒地上。

她也看見那男人丟掉一塊木板，不過臨走時却從木板上起回她的鴛鴦搜魂針和十隻鮮紅如鋼的血爪。

在那男人懷中，她自己更覺得眞正是個「女人」。這一點與他出神入化驚世駭俗的武功無關，純粹是男人女人之間一種感覺。

此人是誰呢？潘夫人暗自用心推想，她現在已經不驚駭害怕，只有濃濃的悵惘。因爲她想起李十八。而很遺憾三年來第一個男人竟然是別人而不是李十八！此人究竟是誰？

* * *

殘舊却堅固的石屋，平時只作堆放柴草之用。平時除了取柴草的人之外，連狗也懶得進去。

但名滿天下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一的「千山鳥飛絕」韓典，却挾着寶刀，站在黑暗中凝視着石屋。

他老早已經巡視過石屋，知道除了門口之外，連一個氣窗都沒有，所以就算飛鳥，進出此屋也非得取道門口不可。

李十八既然進了此屋，出來當然非經過這道門口不可。

石屋的木門敞開着。雖然屋內更加黑暗，但在半個時辰之後，韓典敢用人頭擔保李十八躺在床上。那張床就在正對門口的牆下，他曾經轉身也曾低聲咳嗽，所以韓典敢用人頭擔保。

李十八的確在床上，這間石屋乃是幸子所屬妓院後面的堆柴草石屋。李十八躲在此地原本極爲安全隱秘。無奈當今之世最擅長跟踪的尹萬里早早就被韓典私下請來監視潘夫人行踪。因此找到李十八，也因此李十八隨後躲到堆柴草石屋中亦全無用處。

韓典很謹愼，盛名之下無虛士，他步步爲營直到百分之百確定李十八在屋內床上，才緩緩抽出寶刀。

李十八忽然感到棉被太薄甚是寒冷。

當然他曉得是怎麼回事，於是掀掉棉被拿起長劍走出石屋。

荒草沒脛的院子內同時出現兩個人，相距一丈對峙不動。

李十八道：「我就是李十八。」

韓典道：「我叫韓典，希望你聽過這個名字。」

李十八道：「笑話，如果連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首『千山鳥飛絕』韓典的大名也不知道，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韓典道：「李十八，任何人面對着殺手中的殺手，絕對不會大意，更不會得意忘形。」

李十八道：「你眞的是爲了潘占元而來？」

韓典道：「不瞞你說，我是爲潘夫人而已。」

李十八道：「她知不知道？」

韓典大聲斥道：「廢話，她當然不知道。」

李十八居然能了解，肅然起敬地說道：「眞對不起，我的確問錯了，你很了不起……」

韓典沉默一下，才歎氣道：「奇怪，我從不敢向任何朋友透露。但是我的仇敵却不必說他就知道。」

李十八說道：「天下男人並非只有你才碰上這種無奈的事。其實很多人都碰到過……」

韓典道：「言歸正傳，我已經在此站了很久。」

李十八道：「我知道，直到你拔刀時我才不得不挺身而出。但你不至於以爲我是懦夫，以爲我

不敢面對你的『無痕刀』吧？」

韓典道：「你決不是儒夫，但却可能是最可惡的浪子。世上的女人偏偏又喜歡浪子，所以我更非殺死你不可！」

李十八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纖長潔白的手虛按劍柄，這還是他平生第一次作勢待敵。

這個敵人予他的壓力委實太强太沉重，連他堅强的自信也有點動搖。當然世上沒有永遠不敗的人，雖然他是「冷血」李十八，是殺手中的殺手，但亦絕對不可能永遠不敗。

李十八第一個感覺是韓典已經出刀。

第二個感覺（其實幾乎同時發生）是這位名滿天下的一代刀客不想殺人，他根本是想與對手同歸於盡，他是不是瘋了？

因此殺氣比起平常情況更濃更冷，連李十八也不禁打個冷戰。

他的劍電射揮出，「蹬蹬」一陣連珠炮響。一瞬間雙方刀劍竟已接觸了九次之多。

那韓典要殺死李十八的決心已無可置疑，而且顯然不惜任何代價，甚至連他自己性命一齊賠上亦在所不惜。

韓典大喝一聲劈出一刀。此際刀勢甚是緩慢，比起適才的迅如風雨大異其趣。

這一刀殺氣之凌厲，勁道之堅凝沉雄簡直不是「人」能夠使得出來，縱然李十八忽然變成一塊大石，亦一定會被這一刀劈成兩半。

李十八只有後退。韓典這貫注了全部生命的一刀決計不能招架化解。

他只有退，但他却不是一步步後退，而是像一陣清風忽然已隱入石屋，鑽入床底。

這本是很滑稽可笑而又拙劣的方法。躲在床底下難道就可以躲得過千山鳥飛絕的「絕」刀？

韓典也已經如影隨形入了石屋屹立床前。他刀勢忽然加快，宛如霹靂雷霆，寶刀精光四射照亮整間小石屋。

那張木板床分為兩截，而且向兩邊飛開，所以床底下李十八必定無所遁形。韓典甚至敢肯定李十八應該已被斬成兩截躺在血泊中。

又如果床上被窩裏還藏得有人，當然也變成兩截屍體。

李十八明明鑽入床底。所以如果被窩內有人，肯定不是李十八。但如果不是李十八那又會是誰呢？在韓典心中那人，又是誰？

棉被和床板都被刀光斬為兩截的向兩邊飛開。

被窩裏沒有人，這一點不算稀奇。但木床飛開之後，床底下也空空無人，這才值得奇怪。

李十八聲音從屋後透過石牆傳入，道：「我早已在床底牆腳開了一個洞，所以幸而還活着。韓典，如果你敢從這個洞口出來，我可以保證你不但不能報仇出氣，還會變成一個死人，你相信不相信？」

韓典不作聲，眼光靜靜轉到門口。

李十八聲音又透入道：「當你從門口衝出，你只能發現大地一片黑暗，我保證你找不到我，你相信不相信？」

既然李十八告訴他這一切情況，傻子也知道他必有用意，至少還有話要說。

所以韓典厲聲道：「你究竟想講些甚麼？」

李十八道：「第一，潘夫人老早老早走了。我和她之間還算正常。如果譬喻我是蜜蜂，則我只不過是隻沒有採花的蜜蜂而已。」

韓典忽然覺得很洩氣，「無痕刀」也忽然變得很沉重墜手。他知道自己現在絕對使不出剛才那麼很可怕的刀招。

李十八道：「第二，我猜想你一定與潘夫人發生某種奇怪之事，你才會如此生氣。如果在正常情況下，她現在應該和你在一起才對。至少你不會懷疑她在此地。」

韓典道：「她不見了。黃昏時我故意先出門，但後來回去一看，她已經不見。現在已經過了三更，而她在半個時辰前還不見影踪。」

李十八聲音中有點擔心，道：「她一定出了事，你信不信？」

韓典道：「我已派了幾個得力之人在附近，如果一有她的消息，例如她已經回去，馬上用流星花炮通知我。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流星花炮就是過年時人人都玩過的火箭，射到天空中還會爆炸散出一片火花。在黑夜中這是傳訊的最好方法。

李十八道：「日後你再動刀殺我我也不怪你。但是，現在我們坐下來談一談如何？」

韓典收起寶刀，道：「好，我請你喝酒。越過圍牆那邊巷口就有一個麵攤。」

女人作餌　殺手鬥智

他是誰？雄偉壯健的身體，深沉充滿智慧的眼睛。年紀雖老却仍然閃耀出青春火花活力，還有奇奥莫測高深的武功。

他何以把我脫光衣服使我一絲不掛之後，忽然丟在床上匆匆離開？如果他已經沒有男人的慾念，他不會上下其手又搓又捏弄得我春心蕩漾。如果他像一般男人，當然免不了做完愛才肯走開（男人發洩完之後就會把女人當作破布破鞋丟開。如果不是這樣子，那只是僞裝的姿態）。

不過這一點居然很像李十八，而且他的眼睛表情也很像。天啊！莫非他也是「殺手」？以他年紀推論，當然是老一輩的知名人物，老一輩的「暗殺道」知名人物有那些人呢？

我這一回可慘了。潘夫人想道。但其實心中一點不驚恐害怕（這一點正是女人與男人尖銳的對比，如果那男人對她半點興趣都沒有，她才會驚慌害怕）。

我落在一個殺手手中，這個人居然是前一輩高手，刀法强絕當世。甚至可能强過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一的韓典；他這樣做必有目的，目的當然不是我本身，否則他馬上就可以殺死我或是恣意蹂躪。他的目的無疑是利用我的身份達成一個陰謀，而順便他也可以享受我的肉體……

我給他享受，甚至給他蹂躪也沒有關係，反正這是不得已情況下無力反抗的事情。但他有甚麼陰謀？他想對付的目標究竟是誰？

這目標是韓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而若是對付李十八，使外間人人以為我落在李十八掌中。使得李十八已不僅僅是殺手而忽然變成淫賊……

外面傳來了鷄啼聲，應該是四更時候吧？

銀燈的柔和光綫洒落桌上。桌上一些事物閃出金色、銀色甚至鮮紅的顏色。

潘夫人心中連連嘆氣，既然連「鴛鴦搜魂針」加上「桃花追命爪」也收拾不了的人物，還有甚麼可說呢？

這個極有男人魅力的黑衣人，當然必定是「暗殺道」中一等一高手。這種人誰能請得動？不必多想了，只有一個人可以請得動，這個人就是李十八。

＊　＊　＊

麵攤那盞油燈，只能夠發出迷濛昏黃的光綫。所以韓典隱含威凌的眉眼，嘴角堅强有力的綫條都看不眞切。相反地使人覺得這個像鋼鐵一樣的人物甚是孤寂可憐。

李十八一手壓在韓典酒杯，道：「舉杯消愁愁更愁；現在我們有事要做。」

韓典道：「有事做就好；否則我眞的要被『愁慮』壓死啦！」

李十八道：「如果叫人看看你這種樣子，你猜猜看，他會不會相信你就是『千山鳥飛絕』韓典呢？」

韓典苦笑道：「休說別人，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姓韓名典。」

李十八道：「你一口氣喝完三斤最烈的高粱，現在你可以拔刀連殺三十個人。但我們去找的那個人，比三千個人加起來還厲害。你想不想我帶你去找他？」

韓典道：「三十人也好，三千人也好。我只須知道那人比起你如何？」

李十八道：「我用一個譬喻你就明白了。假如在武功方面，他比我高兩尺，也就是說他比你至少還高一尺。」

韓典忽然微笑，道：「不，他比我高兩尺，甚至更多些。」

李十八道：「別爭論這些不切實際的話，我們走吧，我們一共有五個地方可以去找他，希望第一個地方就找到他。」

韓典道：「狡兔也只有三窟，他居然有五個窟穴之多？」

李十八道：「他絕對不是兎子，而是鷹隼或者虎豹，所以他有多少窟穴都無關重要。」

＊　＊　＊

王淑嫻忽然驚醒，摸一摸身邊被衾猶有餘溫，但那個壯健如虎如牛的男人却不見了。

她只不過剛閉一下眼睛，最多不會超過半盞熱茶。但曾熙居然忽然消失，他到哪兒去了？莫非在室外的房間？但難道他剛剛如狠似虎發洩過，却又立刻要再找別的女人？

但使她最吃驚的是忽然一陣熟悉歌聲傳進來——縱然不能長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深之又深的心底，驀然湧起無名的悵惘悽惶。眼角亦湧出淚

水，爲何她如此感動？莫非她也有「小秘密」麼？

她抱着枕頭壓在臉龐淚痕上，她只願埋首黑暗中，但她忽然感覺到有人悄然進來，並且掀起紗帳。這一刹那她覺得好冷，比掉在冰窟還冷。但她並沒有縮起赤裸肢體，反而大大攤開，躍射出無量無數的魅力誘惑……

李十八像一座冰山。

每逢在殺人行動中，他全身視、聽、嗅、味、觸五種肉體感覺，加上意識心靈的超物質感覺，完全集中於所要捕獵對象。因此他本身便變成冰山一樣，全無一點血肉感情的人味。

但這個隱秘溫暖華麗而又明亮的房間內，沒有獵物。於是他的眼睛開始「看見」床上攤開四肢的女人。這具暴露的肉體雪白滑嫩而又曲綫起伏，發射出可以融化任何男人的熱力。

但她何以把臉龐埋在枕頭下？她顯然因肅殺劍氣而寒慄。但何以反而攤伸展示誘人的肉體？難道她强熬寒冷之故，只不過想誘惑他？

李十八把她由頭到脚小心觀察欣賞一遍。心中忽然大跳特跳，因爲他無端端想起黃杏秀。

不對，只不過想起那個像黃杏秀的美麗女子——曾家兒媳婦王淑嫺。

但以王淑嫺的身份當然不會在這個房間，更不會在床上。更不會一絲不掛作出這等誘惑姿勢的畫面。

李十八極力使自己心跳恢復常速，也極力阻止自己伸手摸她，尤其是堅實高挺的乳房以及渾圓成熟的大腿。

他咽一口唾液，告訴自己，繼續懷疑這個裸女居然是王淑嫺，遲早會得到神經衰弱症，因爲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

枕頭下忽然傳出悶塞的話聲，那是她在說話，聲音透過枕頭所以變得有點奇怪。

李十八側耳而聽。

她道：「剛才的歌聲是不是你唱的？」

李十八道：「是我。」

裸女道：「你心裏眞有一個人？」

李十八道：「有一個。」

裸女道：「你們有小秘密？只有你們兩個知道的秘密？」

李十八道：「我們有。」

裸女發出歎氣聲，肢體忽然蜷縮成一團，她顯然已不想展示

李十八眼望着一個人走入房間，他覺得幾分眼熟。

身體，不想誘惑李十八，所以蜷縮起來，但這動作和善意，反而增添無限誘惑魅力。

李十八一隻手向她乳房伸過去。

對曾熙的姬妾當然半點也不必客氣，但李十八却懷疑，自問是不是因爲感到她是「王淑嫺」，所以才特別衝動刺激？他是不是想揭開此謎？

她聲音透過枕頭說道：「你走吧！你最好永遠不要再來。」

李十八的手停止於空氣中，距她高聳雪白的乳房只有兩三寸。短短兩三寸距離本是微不足道的「空間」，如果超越這少許距離，相信很多很多情況會爲之改變，所有的發展可能完全不同。

李十八向自己微笑一下，很有決斷毫不遲疑收回那隻手。

他很就狠在這種地方，甚至他自己亦很欣賞這一點。他認爲這才是眞正有性格的作風。他知道其實可以繼續伸手，可以達到慾望之滿足，她必定不會反抗。

即使是文雅禮貌一點，亦大可先告訴她有這種慾望，在口頭上請求她同意，但當然她非同意不可。因爲她知道就算不同意也無法改變情況，所以她何妨乾脆同意！

但如果男人要用這種方法要利用這種情況，他根本沒有「性格」。

他很誠懇地道：「好，我走。你自己請保重……」

王淑嫺只遲疑一下，迅即丟開枕頭。她一定要警告李十八，讓他知道「五更鷄」錢通的可怕陰謀。

但房間內已經寂然無人，也恢復平時的溫暖。

王淑嫺雖然感到無限遺憾，誠懇的話聲，堅決的行動，還有那餘味無窮的歌詞，組合成强大無比的魅力，但他長得英俊麼？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今後會不會見到他呢？

雖然溫暖却很寂靜的房間，盪漾着無限遐想，還有無盡的遺憾……

* * *

「千山鳥飛絕」韓典脅下挾着寶刀，雙手籠在袖內。因爲此時，的夜風簡直不似秋天，而是寒冬。他身形隱藏牆邊陰暗處，一面視察四下情況，一面運足耳力留心聆聽宅院內動靜聲響。

這一座宅院已經是第二個狡兔之窟。第一間是曾府（當然韓典還未知道那座巨大宅第主人的姓名來歷）。當時李十八一出來，便苦笑道：「潘夫人不在此地！」

韓典是何等老江湖，微微皺起眉頭，道：「你遇見了誰？何以心裏不舒服？」

李十八道：「一個女人，但不是潘夫人。」

韓典同情地點點頭，但仍不放鬆，問道：「你那陣歌聲很悽惶惆悵，是不是一件你不能忘記的事情？」

李十八又苦笑道：「你好像忽然變成我的父親或者長兄，但如果我老早有父兄像你這般人物，我一定不會變成今日模樣。」

韓典沉默片刻才說道：「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或兄弟像你一樣；我一定會引以爲榮。」

韓典這時回想着這些對話，宅內沒有任何奇怪聲響，反而街上好像有點不妥。

但用心查看之下却又沒有跡象或人影。韓典聳聳肩頭，迅即把「恐怕我已經老了」這個想法遠遠丟開。

牆內傳來彈甲微響，接着一道人影落在他身邊。

韓典壓低聲音，道：「她也不在此處嗎？」

李十八道：「不在。但你不必焦急，還有三個窟穴呢！」

他們迅即奔去，兩個都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而又有豐富經驗，所以他們的身形極罕會暴露，總是出沒於黑暗或足以隱蔽行踪之處。

李十八忽然停步，韓典來到他身後，舉目四望，暗自猜想是那一座屋宇。

李十八壓低聲音道：「地方還未到，但你有沒有奇怪感覺？」

韓典馬上想起那種「不妥」之感，不禁欣然一笑。原來我還未老，並不是錯覺或在瞎疑心；而是的的確確不大妥當。

李十八又道：「我認爲我們已被人跟踪了，但以你和我天下有誰跟踪得到？」

韓典道：「鐵扁擔幫的尹萬里乃是此道高手，襄陽上以他最高明。」

李十八道：「我知道他是誰。當日如果不是他，我不至於被『人神共憤』康青殺傷，但現在決不是他。」

韓典道：「我也認爲不可能是他，因他不會跟踪我。但你怎知一定不是他？」

李十八道：「第一點，味道、

路數不同。尹萬里跟踪過我好幾天，所以，我曉得他的路數和方式、習慣。」

韓典訝道：「原來你早就知道有人跟踪？」

李十八道：「我知道，爲了想誘出幕後人我才擺脫他。」

韓典一點不認爲他渲染虛誇：李十八的確有這等功力本事。

李十八又道：「我們走的短短一段路程，我聽見五次貓叫，九次狗吠，兩次醉酒者唱歌吆喝。」

韓典武功雖高，但這一方面當然遠遠比不上身兼「獵人」、「獵物」的李十八了。

他只好瞪大眼睛等他解釋和分析。

李十八道：「就算是春天夏天，也不可能。喝醉酒的人平時亦只能偶然碰到一次；但一連兩次就大有問題。」

韓典道：「他何以要這樣做？」

李十八道：「他想消滅我們任何懷疑感覺，例如我們可能感到後面有可疑聲響跡象。但當你聽到貓狗或醉人聲音。你一定釋然而且暗笑自己太敏感多疑。」

韓典道：「這是極高明的攻心之術，早一步防患於未然。但是却也因此露出痕跡……」

李十八遊目四顧，然後道：「這種跟踪高手天下找不出三個，我們恐怕很難很難擺脫他，事實上能發現他正在跟踪已經很難很難了。」

韓典道：「但你仍想試一下？」

李十八道：「如果不是急於搶救潘夫人，我們當然可以鬥一鬥他，但我們沒有時間。」

韓典臉上變色；他最關心的自是潘夫人。如果遲了一步，她可能遭受極嚴重傷害打擊。「時間」果然對他們極爲不利，造成極大壓力。

李十八又道：「我算來算去，咱們只有一個有利條件。」

韓典幾乎想揪住他胸口衣服，要他趕緊說出來，要他趕緊行動。

李十八道：「你不要焦急，咱們停步交談已經是我計劃的一部份。也就是說我們已開始反擊，成不成功只有天知道了。」

韓典鬆口氣，道：「算我服了你啦。咱們究竟有那一個有利條件？」

李十八道：「你或者我。因爲那跟踪之人不是跟踪你就是跟踪我，但他永遠想不到忽然多出一個不好應付的人，所以他現在一定非常傷腦筋，唯有祈禱老天爺保祐我們分開。」

韓典登時心平氣和，道：「當然咱們非分開不可。」

李十八道：「不但我們要分開，還要做一件任何人看見也感到迷惑之事。咱們非使他掉入迷霧中不可。」

韓典抓抓頭皮，道：「咱們做一件甚麼事呢？」

李十八道：「咱們打一架，不但可使他迷惑，將來還有妙用。」

連韓典也幾乎喝采。幸而李十八立刻又說了不少話，才使他激賞之情緩和消失。

「時間」永遠迫使世上之人無法消除緊張。如果你做生意，多半嘗過銀行三點半的滋味。如果你出門旅行或辦事，火車、飛機的時刻可以使你心臟病發作。

潘夫人使得這兩大高手爲之頭重脚輕，恨不得能把「時間」抓回來。

因此，他們都加倍痛恨那個阻攔延滯救人的跟踪者。韓典甚至發誓絕對不可以一刀劈死那斷，因爲一刀殺死太便宜他了。

* * *

「時間」悄悄溜走。韓典挾刀站在巷內陰影中，眼光宛如毒蛇盯住巷外寂靜的街道。

剛才他使出平生最得意的三招刀法。每一招都湧出閃電似的光華。

李十八最後被他劈翻，在地上滾出丈許迅即逃走。

現在李十八忽然在街道出現迅即消失，但他出現的時間比估計遲了一點。

韓典眼睛瞪得有如銅鈴，跟踪者馬上就會出現，然後趕緊結束這段平地風波，然後趕緊去找回潘夫人。

但過了片刻李十八出現巷口，道：「既然你看不見人，證明我已甩掉那斷。」

韓典這才明白何以李十八出現得遲了點。他拍拍刀鞘，歎口氣道：「如果你不是李十八，我一定不相信你的話。」

李十八道：「咱們已證實那斷是跟踪我而不是跟踪你。所以等潘夫人救回，我稍稍一現踪跡，何愁釣不到他？潘夫人比他重要百倍，你同意麼？」

韓典當然極爲同意，於是他又挾刀站在一座宅第側巷圍牆下，因爲既然李十八進去，他只

好替他把風以及準備接應。

這一次李十八不但看見潘夫人，而且看得非常眞切清楚，非常仔細，因爲居然沒有人打擾。

那房間很明亮。潘夫人赤條條躺在炕上。寒冷的天氣使她索索發抖，但她不能拉棉被或者縮起身子，因爲她已被人點住穴道。

如果那不是暖熱的炕床，潘夫人一定早就凍成紫色了。

她的嬌軀映出一片白光。她的姿式竟然很像「王淑嫺」。所以不但春光一覽無遺，亦與王淑嫺一樣散發出無限誘惑。

李十八「欣賞」她好一會，現在反正不必太急，因爲第一，她再凍一陣亦不至於凍死、凍病。第二，如果她已經被人强暴，則已是既成事實，急也無補於事。第三，他必須看清楚她的情況以及她那一處穴道受制？能不能解開？第四，如果這是對方誘敵之餌，外面有韓典把守(誰也想不到四大刀客的韓典忽然會幫他)，而宅內情況則必須靠他自己先弄清楚。

潘夫人有如白羊橫陳，既可憐又很誘惑。能夠使任何男人渴欲多看幾眼。

李十八有很多理由可以慢慢欣賞多看一會。但却忽然衝入房內，一手拍開她穴道，另一隻手已扯下自己的外衣丢在她身上，接着退出房外。

這些動作的全部完成只費了眨眼工夫，連潘夫人都幾乎看不清楚李十八臉孔，不過她却知道是他，所以心中很溫暖也不必害羞。

李十八絕對不是害怕跟潘夫人見面說話。事實上他退出房間之時已經運足平生功力準備應付任何突襲。

用潘夫人這塊「餌」把他釣來用意可想而知，就算不是餌，也一定有種種防備。

但居然毫無動靜毫無阻滯，李十八反而有點忐忑不安，五更鷄錢通果然非同小可。他顯然已出手反擊，而一出手便使局勢大亂，一切都陷入迷霧之中。

李十八忽然發覺最可怕的是「鬥志」忽然萎縮減弱，萎弱之故完全是爲了潘夫人。當她尚在錢通手中時——李十八氣吞牛斗，足以面對千軍萬馬而無懼。

但既然潘夫人還活着並且恢復自由，忽然消失了必須正面決戰的理由。「暗殺」的意思就是行刺，就是不作正面決戰攻擊。內心情緒和意志的變化，好像瞞不過人的眼睛。

在首一個黑漆漆房間內傳出低沉而嚴厲有力的話聲：「你就是李十八？」

李十八道：「我就是。」

話聲又從黑漆漆房間內傳出，道：「你眞的非殺我不可？」

李十八道：「眞的。」

低沉話聲道：「我記得從前也有一段時間跟你一樣。」

李十八道：「我知道我了解。」

低沉話聲道：「我們只拚一招，好不好？」

李十八道：「好！」

低沉話聲道：「請進來，我們反正都不必用眼睛。」

李十八居然應道：「好！」

那房間如此漆黑，形勢大小如何又不知道，李十八怎可貿然答應進去動手？

但李十八絕對不是魯莽或者好大喜功的人，何以肯涉此奇險？他打甚麼主意？

潘夫人忽然衝出來，手中還抱着一堆衣服。那是她自己的衣服，剛剛從一個櫃子找出來。

但她來不及換上就衝出來，李十八給她的上衣只遮到小腹，所以露出下面一大截。兩條白皙大腿簡直可以迷死人。

李十八看她一眼，不覺倒吸一口氣。

老天！這個女人何以忽然比平時甚至脫光還誘惑還迷人？她衝出來幹甚麼？難道她全不了解這樣會使我心亂？

潘夫人尖叫道：「別進去，李十八，這樣太不公平。」

李十八沒作聲，心中却歎口氣。「暗殺道」武功以及最上乘手法，講究的是在黑暗或在種種耳目大受影響混亂場面中發揮威力，所以除非錢通早已佈置埋伏，否則在黑漆房間內拚鬥，那能夠一招分出高下勝負？

如此決鬥很公平，彼此都可以用盡平生所學。

我認爲我反而佔了便宜，因爲錢通雖是此道天下無雙頂尖高手，但他年逾六十，眼力耳力絕對不比少壯之時。所以這次拚鬥應該對我有利……

但李十八不能解釋，因爲潘夫人又衝到房外一脚把房門踢倒。

她居然毫不畏懼人家在黑暗中暗算她，還探頭瞧看。

仍然黑暗的房間內，那個高大

的男人烱烱注視她，同時凌厲森寒的殺氣也使她全身顫抖。

他用低沉的聲音道：「你膽子很大，你也很漂亮。但是，希望你以後別落在我手中。」

潘夫人美麗的大腿抖個不停，但落在男人眼中，尤其是李十八從後面瞧着。渾圓聳起的臀部和雙腿簡直比前面還誘惑十倍。

李十八歎口氣，道：「希望我們有機會眞眞正正拚一招。」

黑衣高大男人說道：「恐怕沒有機會了。」

潘夫人直覺地感到兩個男人都好像有點遺憾。好像一切都是被她弄糟，忍不住大聲說道：「爲甚麼沒有機會？李十八，你現在還可以衝進去，如果你不要活命的話。」

那高大男人居然替李十八回答，道：「他現在不行啦！連我看見你這樣也有點心跳。何況他只有三十來歲正當壯年？你自己難道完全不明白？」

潘夫人連忙用衣服掩住前面，却仍然空出後面，她當然很明白這意思，但她忽然覺得這話不可靠，道：「不對。如果你會心跳，你爲何把我丢下就走開？後來回來却根本不碰我？你想騙李十八是不？」

高大男人道：「你可能不懂，但我仍然告訴你，我沒有動你，原因是尊敬李十八。」

李十八又感激又害怕，任何人被錢通如此瞧得起當然會很感激。但被他當作眞正對手却又是非常可怕的事。

李十八道：「潘夫人，你先回去！我可能還有一點點機會。」

這話其實是暗示韓典，因爲他已經出現在屋頂。

潘夫人也看見了，一轉身衝回房內趕快穿衣服，不論情勢如何發展，先穿上衣服一定不會錯。

韓典躍落院中，沉聲道：「李十八，他是誰？讓韓某先接他一招。」

房間內寂靜無聲。外面光綫已可以從房門透入，所以房內已不復是漆黑一團。既然不是漆黑一團，則暗殺道兩大高手李十八、錢通就沒有拚一招的機會了。

韓典道：「他走了麼？」

李十八道：「我不知道。」

潘夫人奔出來，已經穿得很整齊，她仍然膽敢躍到房門瞧看。只見黑暗中那高大男人向她揮手道別。接着突然化爲一道精芒冲天飛起，「砰」一聲破屋飛去。餘光搖曳倏忽遠遠消逝。

韓典挾刀望了半晌，忽然拍拍刀鞘歎口氣說道：「李十八，有一句話我非說不可。」

李十八道：「請說！」

韓典說：「你和我恐怕都接不住他一招！」

雖非君子　光明磊落

一萬兩黃澄澄的金子，莫說昔年農業社會，即使是現代也算得極大一筆財富，你不相信不妨打聽一下黃金每兩價錢若干，然後完全折成貨幣，你便知道實是非同小可的數目，你甚至不敢相信一條人命眞能值那麼多的錢？

花那麼多錢的人收買了一條人命，有何用處？人如果活着多少總還有利用的價值，但死人何以值錢？何以比活人還值錢得多？

人命是「冷血」李十八的，萬兩黃金則是曾老員外的。

如果明知曾老員外就是五更鷄錢通，又知道李十八此來襄陽便是專誠要殺錢通。你就不會奇怪，不會詫異何以錢通肯出一萬兩黃金收買李十八的命。

錢通的萬兩賞格是透過公門捕快傳揚出來，表面上只爲了緝拿格殺那殺死「雨過天靑」余浩的兇手，並沒有指明「李十八」，但有資格的人，都知道兇手是誰？

所謂有資格的人是當然包括李一魁在內。

因爲「雨過天靑」余浩的行踪習慣是他供給李十八的，曾老員外四個秘密藏嬌地點也是他供給的情報，此外還有好些消息都不是普通人能知道，由於李一魁的原故，李十八通通知道了。

李一魁當然沒有忘記五百兩黃金的酬勞。但他更不能忘記李十八另行僱了可怕殺手，並且把他全家老少名單給了那殺手之事。

爲了一家老少性命，李一魁任何事情也不能不替李十八盡心辦妥，最要緊的是李十八萬萬不可喪命，因爲死人不能阻止或者撤消那殺手的任務。

李一魁住的地方相當大，雖然上有老母，下有三子一女，還有八個婢僕以及廚子園丁等。房子仍然住不完，有好幾間仍然空置着。

東邊院子共有四個房間都空置很久，這個院子向來很少人踏入，自從李十八和李一魁那天晚上談過話之後，第二天東院就有一個房間打掃乾淨，窗戶完全用黑布從裏面遮蔽得十分嚴密，每天早上送一大桶水以及一個盛着早餐的食盒放在房門口，中午晚上各送一次飯菜。

但幾天來水桶食盒都沒有動過，所以李一魁的妻子忍不住提出問題和抗議。

她的問題是，誰會住在那個房間，若是客人或者避風頭的幫衆弟兄，何以不招待在前面客房？爲何揀中內宅的空院落，雖然兒女婢僕都不會進去，但心理上總是覺得不方便。

她抗議的是，既然那神秘客人沒有來（水和食物都無人動過），何必還要她親自送水，送食物去，那水桶沉重得很，每天清早弄這麼一桶水的確很費事，費力之至。

其實李一魁心亂得很，他自從十八歲娶了陳玉蓮，二十歲就在鐵扁擔幫熬出頭。此後一帆風順衣食無憂，又有相當勢力，所以很久很久已未嚐過如此心亂煩惱恐懼的滋味。

其實他除了爲自己家人生命煩憂之外，眞正使他心亂的竟然是「萬兩黃金」。

有沒有辦法既可以保家安全而又能賺進這偌大一筆財富，機會稍縱即逝，必須及早準備佈置妥當，等到李十八有一天忽然使用兩個房間，便必須立即行動。否則他可能忽然離開襄陽，永遠找不到踪影。

如何是兩全其美之計？明知李十八是「殺手中的殺手」，李一魁敢出賣他嗎？

＊　　＊　　＊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李十八早已深知這兩句古老諺語眞實不虛。

不過他却又深信鐵脚和尚絕對不是「財」可以打得動的人，萬兩黃金在他心目中，必定遠及不上一部幾十文錢就可以買得到的佛經。

所以他敢三更半夜把這個年輕和尚拉出被窩，他本來毫無戒懼，但現在面色有點不對。

鐵脚和尚眼睛清澈明亮，好像從未睡過那麼清醒。

他笑一笑道：「不要緊張，李十八施主，你以前的傲氣、自信給誰偸去了？」

李十八皺起眉頭，道：「尹萬里雖然是跟踪名家。但天下最有名的三位跟踪高手，尹萬里好像不在其中。」

鐵脚和尚道：「對！不過尹萬里就算排不到第四位，亦至少是第五個了。」

李十八道：「如果現在忽然有一個跟踪道三大高手之一來到襄陽，你猜是那一個？」

鐵脚和尚沉吟一下，才道：「這三大高手一個在廣東，迢迢萬里我想不可能來到此地。」

李十八道：「好，這位廣東大佬『沙膽雄』洗雄不去說他。」

廣東人稱老兄爲「大佬」。「沙膽」意思是大膽，洗雄聞名天下，人人提到「沙膽雄」就足夠了，根本無須說出姓氏。

鐵脚和尚又道：「年逾七旬的『冤魂不散』劉善行雖然居住南京，離此地不算太遠，但他偏偏與敝寺有點淵源，所以我知道他來到了嵩山，他是很虔誠的居士，每次到嵩山爲的就是參加打七法會。」

「打七」就是要七天之內用功達到「剋期取證」目的，本是禪宗始創，對那些打坐參禪幾十年還不能悟道的人，以七天不捨晝夜用功的方法，狠狠開上一刀，這方法也是效法祖師釋迦牟尼成道精神。當時釋迦牟尼往菩提樹下一坐，發誓如果七天內不成道，永不離座。

當然這個誓很可怕，若不成道，豈不是要坐到死亡那一天，所以當年釋迦牟尼根本下了拚命一死之心，於是心都投了進去，卒之證悟大道，不必在菩提樹下永遠坐下去。

禪七流行之後，別的宗派亦都效法，打七的七天之中，爲了太用功所以特別注重營養，一天吃六、七餐之多，點心、包子、饅頭、麵條等等一直源源供應，所以亦不免出現一些爲了「吃」而參加的雲水僧。

鐵脚和尚將打七略作解釋之後，又道：「當然劉善行絕對不會是爲了『吃』而遠赴嵩山參其打七。而打七第一步就是要『萬緣放下』，所以劉善行絕對不會爲任何原因跑到襄陽來。」

李十八道：「追踪道三大高手還有一個『黃雀』許一萍，但他遠居京師，同時又是京師王城兵馬司特聘副指揮。誰能請得動他到襄陽來？」

鐵脚和尚道：「的確沒可能，

雖然你冷血李十八已很值得他出手，但京師職責繁忙重大，不是江湖爭虛名之事可比。」

李十八道：「但的確有這麼一個頂尖高手跟踪我！」

鐵脚和尚說道：「聽起來你好像很擔心？」

李十八道：「我的性命我不擔心誰擔心？」

鐵脚和尚道：「你明明深知追踪三大高手的一切，爲何跑來問我，現在是甚麼時間了，快到五更啦，你究竟想問甚麼了？」

李十八道：「流星殷世正，如果他出馬的話，追踪道三大高手有那一個他請得動？」

鐵脚和尚楞一下，才道：「三個都請得到，你提出的問題我看跟你的劍一樣厲害可怕。」

李十八苦笑一下：「你呢？任何人都以爲你老老實實不通人情世務，但你的眼睛，你的智慧，比我的劍厲害一百倍都不止。」

他想起那天在地洞裏聽見他們幾路人馬的談話推測，不禁又苦笑一下，因爲武當的蒼松老道人也是極高明極深沉不露的人物。

如果鐵脚和尚和蒼松老道人不是爲了某種原因而放過他，他老早就失敗或者已變成死人了。

李十八又道：「你師兄當然很了解你，所以才派你下山，除此之外怕沒有人眞正認識你？」

鐵脚和尚露出一種複雜奇怪的表情，道：「至少還有兩個，一個已經很老很老的名叫張光的老和尚，算起輩份居然還是我的師叔輩，他最少也有七十年未出過寺門，他見了任何人都不理不睬，每天砍他的柴挑他的水，但每次看見我却總是揪住我耳朶，對我說：『小和尚你要收斂要退藏於密室呀』！」

李十八忽然覺得自己好像站在無邊無際的大海前，那寧靜的大海究竟含蘊多少東西，隱藏多少變化無人能測，而少林寺亦像是另一個火海，寧靜和安詳的表面底下有驚濤駭浪風雲變色的危險，而在危險中又有無限和平。

鐵脚和尚又道：「另一個名叫大愚，算輩份是我師侄，他在任何人眼中幾乎比我更老實更不通世務，但我知道他比我厲害多了，我只是知道而舉不出任何證據或事實，你說奇怪不奇怪？」

李十八道：「心裏知道就足夠了，這個大愚和尚一定是相當重要，有某種地位的人物，否則你不會提起他。」

鐵脚和尚道：「對！大愚是住持大師兄第二個徒弟，如果大師兄圓寂而首座大弟子忽然有任何事故，大愚就是暫攝住持的人，唉，我們談這些幹甚麼呢？」

李十八道：「你幾時走？」

鐵脚和尚訝道：「我有離開跡象？」

李十八道：「我既不能送行，將來也不會上少林寺探你，所以趁天色未亮找你談一下見一面，也算是跟你道別！」

輪到鐵脚和尚苦笑道：「既然你一口咬定我要走。我天亮就走，但如果你逃得過跟踪道三大高手之一的跟踪，逃得過武林無數强人圍攻，逃得過美女誘惑，最後又逃得過你的『獵物』的反擊，你實在不妨到少林寺探探我。」

李十八道：「我會記住你的邀約。看來我不但多個去處，甚至可能是歸宿。」

鐵脚和尚深深歎口氣，道：「你何必如此驕傲？何必還要保持這副外型？如果你肯變易容貌，豈不是減少許多危險？」

李十八道：「也許我的驕傲只不過用來對抗心中傷痛而已，但無論如何，我很感謝也很重視你的勸告，我知道你絕不會這樣勸別人的。」

不錯，鐵脚和尚會勸人返璞歸眞，勸人還我本來眞面目，但李十八眞面目究竟是怎麼樣子？他還能夠還我本來眞面目？

* * *

偌大房子裏，從第一進到第二進，大小廳堂房間以及院落都靜寂無人。

但李十八並沒有「樓空人去」的感慨，因爲這座房宅本來祇有幾個毫不相干的僕人而已。

天色還未亮，所以他點着八盞風燈，使寬廣的院落相當明亮。

他搬一張靠背椅、兩張長方形茶几擺在院中，然後自己四平八穩坐下，長劍則擱在右邊几上，顯然準備好隨時可以抓劍在手！

更鼓聲隱隱隨風傳送，已經是四更三刻，轉眼就快天亮了。

李十八緩緩閉眼。

他知道自己別無所求，只想有一張寬大舒適的床，溫暖的棉被。當然還要「安全」，可以放心倒頭呼呼大睡的安全。

不過他亦喜歡這種危機四伏

的時刻，因爲他雖然不能倒頭大睡，却可以不去想她。

有時候他懷疑是不是由於「分離」，由於不能得到她，所以才格外爲之刻骨銘心？爲之悲愴迷惘？爲之念念不忘。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李十八歎了口氣，他聽到悲愴懷念的旋律迴響於心中，昔年的一切，任何小節瑣事也都一一回到心中。

但此刻讓心情波盪實在極爲不智也極端危險，因爲他到這間付了一年租金的屋子，點上燈坐在院子裏，當然不是爲了要回憶往日情懷。

他希望能夠暫時忘記黃杏秀的倩影，當然最好能永遠忘記，但他自知辦不到，所以從來不作此想了。

於是他把思緒集中在「跟踪者」身上了。

當他離開鐵脚和尚居處，又被人釘住了。但方式和味道都不相同，難道這一次跟踪他的，居然是另一個高手麼？

寒風中除了隱約更鼓聲之外，還傳來某種說不出的特別氣味。

李十八忽然睜開眼睛，身子雙手也有反應動作，而且很快很快。

左右兩方的院牆上一齊出現人影，一齊發出一蓬光雨精芒電射李十八。

他們動作之齊整迅快，能使人泛起如逢鬼魅之感。

而那兩蓬光雨更是可怕，因爲任何練武之人都能一眼瞧出那是用機簧發射的針釘之類的細小暗器。通常都有劇毒，中上一枚就非死不可。通常這類體積細小暗器若是用人手發射，威力便有限。但如果用機簧之力，則數量既多，能夠及遠而又速度極快，任何高手也只能躲避而不能封擋，但最可怕的正是這一點，誰有把握能比這種暗器更快？

即使李十八也不行，他也比不上這種可怕暗器的速度，因爲你就算躲得過第一筒，也躲不過第二筒，沒有人能夠永遠在空中快速移動，所以身形下墜之時，絕對會變成刺蝟！

何況這一次是兩個暗器高手一齊使用這種可怕暗器。

李十八的長劍掉在他脚尖上。

他的劍本放在茶几上，但因爲茶几已被李十八橫拿手中，所以劍掉落他脚尖。

兩張茶几都在李十八手中，長方形几面變成盾牌。所以那蓬光雨大部份打中茶几面，竟沒有一支能射中李十八，所以李十八活得很好，渾身上下絲毫無損。

牆頭上的人影仍在，却沒有暗器再射過來。因爲隨便甚麼人現在都看得出，李十八有兩張茶几做盾牌，再多再厲害的暗器也毫無用處。所以大家還是省點氣力的好。

三道人影飛入院中，李十八知道必定有人現身。但他感到意外的是三人全身黑色勁裝，以致不能從服飾看出身份來，此刻他們還用黑布連頭帶臉蒙住，簡直連俊醜老少都看不出。

李十八聳聳肩，道：「你們本來一定可以殺死我。」

那三個神秘黑衣人，其中一個身形矮橫的冷冷的道：「本來？難道現在情勢忽變，所以不能殺死你？」

李十八道：「正是此意。」

矮個子道：「爲甚麼？」

李十八道：「我姓甚名誰，是甚麼人，你們想必都清楚得很？」

矮個子冷聲道：「你是李十八。」

李十八道：「對，我雖不知道你們姓名來歷，但却敢保證你們都是有頭有臉的名家高手，絕對不是下五門偷鷄摸狗的毛賊。」

矮個子承認道：「這便如何？」

李十八道：「請你們想想，我李十八既是江湖人人切齒的殺手，你們都是有頭有臉人物，因此現在的情形，應該是我穿黑衣服用黑布蒙住頭面才對！」

他轉眼望望兩邊牆頭，已不見放暗器人影，便又道：「剛才的毒針也應該是我向你們使用才對的，但事實却通通掉轉過來，我沒有抽冷子使用歹毒暗器，我沒有蒙住頭臉，我沒有聯羣結黨以衆欺寡，我點亮燈火公然坐着等候你們來暗殺我。」

矮個子道：「你一定忘記你自己曾經多少次用這種手段殺過多少人？」

李十八歎氣道：「如果有人强姦了一個女人，你們抓他之時，難道也先强姦他家裏的女人才把他抓到衙門裏？」

矮個子道：「情況不同，你根本舉例不當。」

李十八道：「好吧！就算我舉例不當，就算你們有權用暗殺手段多找幾個人來對付我，因此你們有足份理由，這理由是我既是專門暗殺別人的殺手，所以你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這樣說你們不反對吧？」

矮個子顯然感到好像已掉入李十八圈套(僅指說話而已)，但一時猜測不透看不破，只好點點頭道：「對。」

李十八大笑道：「請問你們之中，那一個親眼見過我殺人？你們知道我殺人之時用暗算手段？我有蒙住頭臉？我用過那類歹毒暗器？我找過別人幫忙以衆欺寡？」

院落中一片靜寂，所以喔喔鷄啼聲特別響亮。

李十八又大聲笑道：「你們如果不能反駁我，至少也應該像個大丈夫，親口向我說一聲『不知道』，你們敢麼？」

左邊黑衣人厲聲道：「我敢，我不知道。」

右邊那個也接着大聲道：「我也不知道。」

矮個子大聲歎氣，道：「李十八，眞不愧是李十八，我確實想不到專門暗殺的殺手，正面應戰時居然如此機詐百出，有這麼好的風度氣魄。」

李十八道：「你拚命誇獎我是甚麼意思？」

矮個子道：「你知道我是我們之中唯一會開口說話，至少你可以記住他們聲音，至於使暗器的兩人，你知道可以從暗器上追查，總之我們三個人你已有綫索可以追查。」

李十八微笑道：「這只是額外收入，我原本希望你們會感到慚愧而離開，因爲我早已有了綫索了，你一開口我就知道你是誰了！」

矮個子訝道：「你知道我是誰？我們曾經見過面？或者你曾經暗中看過我？」

李十八道：「都不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你，但我却聽過你說話。」

矮個子疑惑不已問道：「在那裏？」

李十八道：「在地府！」

地府意思即是陰間，當然是很像信口開河，其實李十八是在「地洞」聽見的，那天還有鐵脚和尚、韓典、蒼松眞人等很多人。

矮個子冷冷地道：「咱們話已說得夠多了，世上有很多事不是說話能解決的！」

他忽然把亮銀軟鞭丟在地上，這個動作似乎表示他沒有出手拚命之意！

李十八微笑道：「我見識過『趕月十三刀』，只不知你的『九天流星』，會不會比趕月十三刀厲害高明？」

矮個子一手扯掉黑布臉罩，一手揭開拱起的衣襟，露出兩個比拳頭還大一點的流星鎚，細長鍊子則繞繫腰間。

他年約四旬，濃眉深目，眼光銳利如鷹，兩枚流星鎚忽然飛上半空，而這時左右兩黑衣人一個揮刀，一個使鈎猱身夾攻上來。

流星鎚挾着凌厲風聲迎頭連環砸落。

李十八脚尖一勾，長劍忽然已握在左手，兩張茶几分別勁擲兩邊牆頭。

劍未出鞘，但李十八已知道長劍會刺中其中一個人，他甚至已聽見那人臨死前的歎息聲音……

曙光將臨之前，似乎比整夜任何時間還黑暗些。而人生每逢到了苦盡甘來的前一刻，也往往是最辛苦最難熬的一刻。

高聳飛簷陰影中，不知何時出現兩對眼睛，憑高俯視底下院落中的一切動靜情景。院落中四周一共掛着八盞風燈，所以只要不是近視眼，都能夠把院子發生的事看得清清楚楚。

這兩對眼睛都極銳利，烱烱有光。所以他們不但看見院落中一切情況，而且比普通人更清楚地看見李十八的劍刺中一個蒙臉黑衣人。

其實看得見李十八長劍刺中黑衣人並不值得提及。但他們却看得出李十八這一劍應該從肋骨刺入透過內臟，可是李十八居然在最後刹那間改變方向位置，劍尖刺入那黑衣人大腿。

雖然這一劍刺得很深，負傷不輕，但比起原本必死的那一劍，這種傷勢簡直不算一回事了。

不過在李十八來說實在很不划算。因爲如果他不改變劍路，他可以毫無阻滯斜跨兩步避過兩枚流星鎚，以及另一邊的利鈎。但如今却遲滯了一綫，所以雖然還能夠躲過致命攻擊，只是左肩已被利鈎鈎出一道裂口，鮮血一下子染紅衣服。

幸而李十八百戰之身，負傷

已是家常便飯，所以暫時毫無影響。只見他劍光一閃，「刷刷刷」三劍連環攻出，那「流星」殷世正和另一個黑衣人聯手之勢登時散亂。

不過李十八的眞正危機其實不在院子裏，而是在院牆上扣着可怕暗器侍機出手的那個人。

李十八一定也知道暗器難防，所以不讓流星殷世正和另一個黑衣人拉開距離。只要保持這種混亂得有如走馬燈的局面，暗器就無法發揮威力了。

使人想不到的是那兩對眼睛居然不是使暗器的兩人。因爲他們突然像黑夜飛行無聲的夜梟飛出藏身之地，分頭撲向兩邊院牆上使暗器的人。

他們爲何居然幫助李十八？他們是誰？又何以各自施展了深厚功力，奇奧手法以及驚人速度，一招就點住對手穴道之後，連一聲招呼都不打，齊齊一掠數丈離開拚鬥現場？

* * *

曙色已透過重重黑暗，在天邊現出魚肚白色。曉風中秋寒更濃更冷，池塘水面或者草木上的露珠都結了寒霜。

巷內一隻狗忽然吠叫，轉眼間附近吠聲大作。第一隻狗的確看見兩個人站在巷口，所以發出警告吠聲。其餘的犬吠却只是本能的反應，其實並沒有看見人影。俗語說「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就是描述這種情形。

巷口的兩個人果然惹人注意懷疑，因爲他們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僧一道。

剛剛天亮時分，一個年輕和尚和一個老道人有甚麼好談的呢？

年輕和尚先歎口氣，道：「蒼松道長，我不知道有沒有做錯。但當時我覺得很慚愧，所以忍不住就出手了。」

蒼松老道人就是那位武當耆宿高手。他也嘆了一聲，徐徐道：「鐵脚道兄，貧道也有無量慚愧之感。不過我知道咱們沒有做錯。李十八反問得好，誰見過他殺人時用甚麼手段？誰親眼見過他鬼鬼祟祟用歹毒暗器？誰見過他不聲不響抽冷子從背後給人家一劍？誰見過他糾集人手倚多爲勝？」

鐵脚和尚道：「所以我對殷世正很不滿意。名門正派之人怎可用這等卑鄙手段？就算不共戴天之仇也不應該如此。何況他還找來那個聲名狼藉的暗器專家……」

蒼松老道人道：「貧道那兩個師侄也太不對了，他們豈可參與這種暗算羣毆的尋仇事件中？所以就算李十八第一劍要了他的命，貧道亦無話可說。李十八眞了不起，的確不是殘酷濫殺之人。他寧可自己受傷也不肯胡亂殺人。」

鐵脚和尚道：「像他這種人怎會去做殺手？咱們離開之後，不知情況有何變化？如果他後來殺死殷世正或者令師侄，仍然是一件很遺憾很麻煩的事。」

蒼松老道人對此不敢胡亂推測胡亂下結論，只好默然不語。

鐵脚和尚又道：「咱們都知道李十八不會妄開殺戒。但我擔心的是李十八到了自己性命交關之時，爲了自保不得不殺人。我雖然不能怪他，却不能不擔心別人的性命。」

蒼松老道人仍不作聲，他經歷世情已久，明知世上很少有兩全其美的事。又知道世事變幻莫測難以逆料。所以「沉默」往往是最好的辦法。

愚蠢的人是因爲想說話而說話，智慧的人却是有話要說才說話。蒼松老道人不是愚蠢的人，所以他一直保持沉默……

* * *

李十八劍勢忽變，由「纏戰」變成放手凌厲進攻。一連五劍殺得「流星」殷世正全身都冒出冷汗。

這是因爲李十八已知道暗中窺伺他的暗器專家已經沒有作用，故此氣勢大是不同。

他的劍法又快又狠，絕無花巧，每一招都是兇狠殺着。所以敵人即使招架得住，也一定驚心動魄，鬥志大爲削弱。

又因爲那黑衣人急於查看另一個的傷勢，同時又匆匆忙忙掏藥敷治。所以流星殷世正變成以一對一的局面。

最不妙的是殷世正的流星鎚，雖然以「九天流星」名震武林。但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他的確比不上弟弟的「趕月十三刀」。所以如果李十八並沒有用他暗算手段而能夠殺死他弟弟「趕月」殷世平，則他當然也絕對不是李十八對手。

因此殷世正兩枚流星鎚忽然變得全無生氣，像破鞋一樣落在塵埃中。而李十八的劍則頂住他咽喉要害時，也就無須感到驚奇了。

殷世正臉色蒼白得像紙一樣。他自己亦不明白何以忽然變得那麼會流汗，以至全身一下子都濕透了。

李十八斜眼冷冷望着那個未受傷的黑衣人，聲音也冷如冰雪，道：「你最好丟掉護手鈎，最好換用你最拿手的劍，然後你試試看能不能救回殷世正性命。」

那黑衣人怔完又怔，顯然不知如何是好。

李十八又問道：「你是玉璣子，還是玉璇子？」

黑衣人只好應道：「我是玉璇子。」

李十八道：「以少林和武當的三位高手合力對付我一個，已經會被天下人嗤笑。更何況還有暗器偷襲……」

殷世正慚愧地歎口氣，玉璇子却說道：「你儘管罵吧，我們的確不對，我絕不怪你！」

李十八道：「殷世正，我可以保證有生之日，都不提這件事，但你也要做一件事。」

殷世正望望那支頂住咽喉的劍，含糊道：「我一定盡力而爲。」

李十八道：「不是要你放棄報仇。只要你遣走跟踪我的高手，他是誰？」

殷世正喉嚨可以感到劍尖傳來的森冷鋒銳感覺，所以立刻回答道：「是『黃雀』許一萍。你當然知道他是誰，我答應請他立刻返回京師。」

李十八道：「你還想不想報仇呢？」

殷世正眼光無法離開那把精光閃閃的長劍，口中吶吶應道：「我……我也不知道！」

這問題實在叫人難答得很。殷世正如果回答說不想報仇，那是假話誰也不會相信，但給劍尖頂住要害，又豈敢說出「要報仇」呢？

李十八道：「如果你不想報仇，當然我甚麼話都不必說了。我們各行各路從此不再見面也就是了。」

殷世正忍不住問道：「但如果我想報仇呢？」

李十八道：「那我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殷世正不禁呆了。眼見對方收回長劍，於是又鬆一口氣。

負傷已不能縱躍奔跑的玉璣子忽然大叫道：「李十八，你雖是殺手，却是眞正的君子。那一劍你明明可以殺死我，但你沒殺我。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

李十八微訝道：「你知道？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當時何以會這樣做。你怎麼會知道？」

玉璣歎了口氣，道：「你不必掩飾了。你當時一聽我們說一句話，就知道是我們師兄弟，你一來回報當日我們不乘危出手之情；二來知道我們兄弟向來使劍。現在更爲了掩飾身份而改用其他兵刃。所以更不肯殺我，你殺人一定要那人死得瞑目，因此我認爲你是眞君子，是大丈夫！」

李十八至此也不禁深深歎口氣，道：「玉璣子，你將來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

人生就是如此複雜奇怪。你的朋友往往不了解你，往往還會誤解你。敵人却偏偏會對你有深刻奇異的了解。所以李十八不禁歎氣，不禁爲之心絃顫動，爲之惘然神傷。而且更感到知己難逢的無限落寞的情懷……

玉璣子輕輕道：「請你把消息告訴我們，也請你原諒我，因爲先師死於你劍下，所以我們之間很難化敵爲友。」

李十八振起精神，目光移向天邊魚肚白的曙光，微笑道：「好，我告訴你們，我似乎很難能活着離開襄陽。」

他不理會他們吃驚的表示，又道：「但如果我能活着離開，三年之內我一定會通知你們，可以何時何處找到我。」

玉璣子大惑不解，道：「爲何要三年呢？」

玉璇子居然替李十八回答，道：「他意思說他可能要一段時間養傷。有三年時間，當然任何傷都醫得好，否則咱們也不必找他了。」

殷世正和玉璣子都輕「啊」一聲。

玉璇子又道：「既然你在極大危險中，我武當派一定撤走。只可惜我們不能幫助你。」

殷世正也道：「如果敝派鐵脚師叔肯離開的話，在下亦一定拍屁股走路。」

李十八雖然對殷世正的答覆並不滿意。但又知道「黃雀」許一萍必定會離開，有武當派之人見證，殷世正決不敢抵賴。

* * *

八盞風燈雖然仍舊亮着，可是已經失去照明作用。因爲天色已亮，燈光從主要地位變成毫無用處的廢物。

院落中若不是還有血漬，會使人簡直不覺得曾經發生過事情。

天空中有幾片灰色的雲，李十八雖然仰頭望住天空，但却不是看雲，而是想到時時在雲下或者藍碧長空中飛翔的老鷹。

據說老鷹是鳥類中目力最銳利的猛禽。牠能夠在遙遠高空中，看見草叢中的小鼠。

李十八感到有一對眼睛，宛如遙空中的鷹眼，正注視着他。

這對眼睛絕對不是「黃雀」許一萍。一來味道不對(這一點李十八絕不會弄錯)；二來「黃雀」許一萍乃是殷世正請來的，他明知李十八在此，根本不須不着痕跡窺看。

這對「鷹眼」一定是跟踪他和韓典那個高手。既然不是「黃雀」許一萍，莫非就是嶺南「沙膽雄」？又莫非是「冤魂不散」劉善行？如果竟然不是他們，世上還有誰能夠媲美跟踪道三大高手的功力？

自從殷世正、玉璇子、玉璣子等人走了之後，李十八還坐在院中，一直等到現在，當然不是閒極無聊，當然也不是「失眠」。如果現在有個安全溫暖的被窩給他，保證不須要一秒鐘就可以墜入夢鄉，而且可以睡足三日三夜才醒來起床。

所以李十八早已算好各種情況，知道甚麼時候，怎樣情況之下，應該採取何種反應步驟。

他忽然用烱烱明亮的眼睛向左邊一棵極高大的槐樹望去。

那槐樹樹葉雖已稀疏，但枝椏四佈面積仍然很廣。李十八眼光像矢箭瞄準靶子射去，根本不必搜索，只射向一個地方。

這個位置是預先觀測過算過，如果有人躲在樹上的話，此是最佳位置。

李十八知道這種從被動突變爲主動的反擊反搜索，就算是跟踪道三大高手之中任何一個，亦一定會措手不及而露出形跡。露出形跡的意思就是他掌握了攻擊的絕佳機會。

但李十八目光却像拙劣射手射出的箭，居然落空。當然事實上不是落空，而是那兒根本沒有「靶子」。

李十八忽然感到自己好像陷跌黑暗地窟中。四方八面目力無法分辨的暗陬，都有一對小眼睛在悄悄窺伺。小眼睛就是「老鼠」。在那種地方沒有老鼠才稀奇，問題是人類與老鼠已有數千年戰爭歷史。不論人類用甚麼手段仍然無法消滅老鼠。歷史上甚至有過老鼠羣毀滅人類城市的記錄。

所以李十八不由得泛起毛骨悚然之感。「鷹眼」忽然會變成「鼠眼」，簡直像是封神榜的二郎神楊戩或者西遊記的孫悟空，簡直不可思議。

李十八有生以來第一次全身冒出冷汗，這個人究竟是誰？是不是五更鷄錢通？如果不是他會是誰呢？

當今天下想殺死李十八的人實在太多了，多得無法一一分析，但別的人都沒有關係，李十八只擔心一個人。如果這個人是錢通的話，則他李十八有九成不能活着離開襄陽。

事情複雜離奇得像一團迷霧。但結論却簡單得出奇，如果不是錢通，還有機會，如果是他那就大事不妙了。如此而已。

待敵入彀　反被殺害

李一魁臉色本來很紅潤，但當他聽了妻子李陳氏說，那間「客房」終於有客人來住，立即臉色變成灰白，全身輕輕顫抖。不過在妻子面前必須保持鎮定自信樣子，所以極力掩飾不讓她瞧出來。

然後他用力緊緊咬着牙齒。

你不妨回想一下平生往事，找出一件最嚴重最切身的事。當你下決心時，就正是李一魁現在這副樣子。

換言之，李一魁亦正是對關於嚴重切身的一件大事下了決心，所以他連聲音都變了，說道：「關住房門，然後把全身衣服脫掉。」

李陳氏雙手掩住胸口，下意識中她正是拚命用衣服包緊自己，亦即是不肯脫掉衣服。

但李一魁堅決得變成灰白的臉色表情使她知道不能違抗，只好嘆一口氣走去關住房門，然後脫掉全身衣服。

雖然午後的太陽光不能直接射入房內。但房間內仍然十分光亮。

李陳氏脫掉所有衣服之後，變成一個赤裸豐富雪白的女體。

李一魁感到自己好像有點後悔。因爲並非僅僅是妻子供另一個男人狎玩發洩而已。事實上人際關係某一樊籬一旦損破推倒之後，情況的變化以及將來之影響

往往不能預見控制，亦是永遠不能補救的。

所以如果他的妻子這一副成熟誘惑豐滿的肉體，如果當作一種工具使用過。則將來有何影響？有何結局？任何人都不知道。

李陳氏雖然生過孩子；甚至年紀已經三十歲，但她天生好白嫩的肌膚以及特別大小懸殊的三圍，使她散發出驚人魅力(尤其是赤裸裸之時)。

她相貌並不美麗，但也不難看。然而當她赤裸之時，那對眼睛却能夠忽然變得水汪汪一片迷濛。多少年來李一魁只要一瞧這對眼睛就禁不住情慾熊熊，直到現在還是一樣。

李一魁咬緊牙關迸出堅決聲音，道：「就是這樣，去試試看。咱們李家滿門大小是死是活，就看你的手段了。」

* * *

連見多識廣的李十八也是第一次見到誘惑魅力如此强烈的女人。

只說乳房就足夠了。她的乳房既白皙香滑而又十分巨大豐滿。同時又堅挺和充滿彈性。別的部份不必描述形容了，總之這個裸體女人一鑽入帳內，李十八立刻就被情慾之火燒得唇乾舌燥。

李十八雖然做「獵人」時間多，做「獵物」時間少。但不論做那一種，靈魂之深處必定呈現無名的緊張。

這種不易察覺的緊張，通常有一個很好很有效方法可以解除——女人。

李十八常常使用這個有效方法。但最近他很不幸，因爲他有最好的女人(還不止一個)却不能用來解除靈魂深處的緊張，反而使他增加額外的緊張。

像潘夫人和王淑嫺，都有一副極美妙，使任何男人垂涎的身材，但李十八却只能空自垂涎。正如餓了幾天的人，但到口的肥肉仍然要吐出來，其苦可知。

李陳氏雖然比不上潘夫人或王淑嫺，但李十八却覺得她才是眞正的「女人」。因爲最要緊的是對李陳氏可以放心大嚼，可以解除靈魂深處的無名緊張……

* * *

李十八很想闔上眼睛大睡一覺。只因他不但用李陳氏豐滿香滑的肉體解除了緊張，而且由於他整整一個上午，施展到第五種奧妙的反跟踪方法，才擺脫那對眼睛的釘梢。

那對眼睛有時是「鷹眼」，有時是「鼠眼」。能夠變來變去，所以李十八起初使出四種擺脫跟踪的秘訣方法竟然仍不收效。這是從來未有之事，從前最高紀錄亦只不過使出兩種秘法就甩掉跟踪者。

但這次把壓箱底本事一共四種極奧妙擺脫跟踪之秘用盡了，何以依然無效？李十八心中震驚之餘，使出第五種方法，眞正壓箱底本事，是他自己獨創的——「耗子打洞」法。

所以他至少已打了兩百牆洞才到達李一魁住宅。以他的功力挖一個牆洞本來比吃豆腐還容易，但一口氣要吃兩百塊豆腐就頗不簡單，何況每個牆洞都必須恢復原狀，至少也收拾得不容易看出來才行。

幸而此地有豐富可口食物可以補充體力。不過緊接着李陳氏投懷送抱之舉，雖然使他發洩消除了緊張，却也帶來無數疑問。

所以他雖然很想抱住那副肉感的女體好好睡一覺，却又不敢闔眼。

李陳氏喘了好久的氣，才道：「李十八，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李十八打起精神道：「知道。」

李陳氏道：「既然你知道，你肯不肯饒了我們全家性命？」

李十八恍然大悟「哦」了一聲，道：「可以。等我睡醒，我會把付那殺手訂金的收據給你，寫明不殺你全家的決定。並且告訴妳應該把收據送到甚麼地方……」

他忽然已經睡着。因爲他知道「收據」未交給李陳氏以前必定萬分安全，必定可以大睡一覺。

當然他眞會把收據給她，因爲他知道自己永遠不會欺騙任何人——尤其是女人。

所以他在夢中聽着自己深沉悲涼之歌聲。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遠遠西山之巔暫時支撑着夕陽，好像不願意它落得太快。但縱然如此，夕陽變成金紅色，使大地籠罩一層朦朧昏暮。

李十八睜開眼睛，但覺全身每個細胞都充滿精力。

屋內尚未點燈，因爲夕陽餘暉雖然是遠比不上午間烈日，却

仍然明亮得足以看清楚一切。尤其是床邊呆呆坐着的裸體女人。

李十八發覺她有點寒冷瑟縮樣子，於是伸手把她拉入被窩，用自己年輕暖熱的身體使她溫暖。

雖然光滑赤裸的肌膚互相碰觸廝磨，雖然他的手溫柔地撫摸她豐滿的乳房。但並沒有慾火熊熊，只是溫馨和體貼。而且女人能夠感覺得到年輕男子正表示無言的感謝。所以她的心忽然很暖和，也忽然很軟……

李十八輕輕歎口氣，從枕頭下面裏找出一張紙條，交給赤裸女人，道：「只要把這張收據貼在大廳正樑半個月之後就沒事了。這是我和他的約定。」

女人默然接過紙條，只看他一眼，眼光中有一種奇異的神情。

李十八喃喃道：「人與人之間常常發生很多可怕的誤會，如果我早知道……」

他忽然停止喃喃自語，向她道：「我要吃東西，然後等到二更才離開。我永遠不會再來，當然也永遠不會向任何人提到。」

女人望住他的眼睛，接着露出相信的神色，迅速起身披一件外衣，從火盆邊將一盤烤熱的食物拿到桌上。

李十八亦只披一件外衣，盥洗之後，坐在桌邊吃喝。一面瞧着女人把污水端到後院外倒掉。他好像閒得無聊一直盯住女人，可能是因爲她外衣裏面赤裸的身體以及顯明地跳躍的巨大乳房所吸引吧？

他很快就吃飽，但現在距二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難道呆坐等到那時候？如果不呆坐，他想幹甚麼？

女人坐在他身邊，挨貼着他。顯而易見，不論李十八想對她怎樣她都不會反抗拒絕。

但李十八只溫柔地擁抱她一下，道：「你是眞正的女人，我很感謝妳，但希望妳忘記我，也忘記我們之間的一切。你仍然是李一魁的妻子，也是願爲兒女犧牲一切的好母親。」

李陳氏身體顫抖一下，道：「如果我年輕些，如果我沒有孩子，我一定忘不了你。」

李十八苦笑一下，這種話他聽過。但回味起來却很苦澀也使人更覺得寂寞。

他從衣服裏找出一把鋒利小刀，插在左腕皮帶上，這樣他手指一勾就可以把小刀勾入掌心。

另外他又找出一塊橄欖形的木片，兩端有精緻的皮帶。這塊木片像肚兜一樣掩住小腹丹田的要害，看來有點滑稽。然後他穿好衣服，却沒有立刻走的意思。

李陳氏忽然對他道：「你最好馬上離開。」

李十八又泛起苦笑，因爲凡是女人對他好，他都覺得受不了。李陳氏顯然對他很好，所以……

李陳氏又道：「我出去倒水是一個暗號，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對付你。我只知道他要我盡一切可能把你留住，至少要留你一個時辰，我也知道他一定會對付你。」

李十八道：「我知道。我知他只要曉得把紙條弄到手，就會去曾府賺一萬兩黃金的懸賞。如果我是李一魁，十萬兩黃金也休想要我賣你。」李陳氏迷惘地嘆口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悲是喜？因爲她遙矚未來，李一魁必定會對她更好，絕對不敢提起這件事。另一方面，她總算曾經掀開過人生的另一頁……

* * *

一大片低矮擠迫簡陋的屋子，其中一間連破舊窗帘也拉上，使外面的人完全看不見那滿臉鬍鬚的男子走入這間屋子後究竟幹甚麼？不過鄰居們亦沒有閒心打聽窺探。因爲張老爹——一個帶着十二歲孫女小莉到處賣唱的老頭子——常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來訪。在江湖混久了，這是很平常的現象。

李十八在明亮燈燭下對着一面鏡子，很快染白眉毛和鬍鬚，裝上假鼻子以及在額上描畫幾道皺紋。

小莉目瞪口呆，望住一眞一假兩個老人，說道：「大叔，你簡直變得跟爺爺一樣。」

李十八有顧影自憐之意，聲音忽然變得很蒼老，道：「小莉，你有兩個爺爺好不好？」

張老爹、小莉掩嘴而笑。他們很想大笑，却怕驚動鄰居。

李十八道：「張老爹，已經二更了，我走啦！你不會忘記應該怎樣做吧？」

張老爹年紀雖老，却仍保持雄壯洪亮的嗓子，道：「不會，我怎會忘記呢！」

* * *

李一魁身材雄偉，平時很有氣派。但現在却像耗子般縮起身子蹲在房間角落。

這個房間有一排欄柵，所以一望而知是囚禁犯人之用的地方。

不過李一魁却不是被官府抓去，而是被囚禁於鐵扁擔幫分壇私設的囚室內。

這時外面傳來二更鼓聲，李一魁睜開眼睛，因爲更鼓聲傳來之時，又夾有鑰匙開啓鐵柵鎖頭的聲響。

李一魁先看見開鎖的是分壇舵主孫敬，不禁心中大喜。孫敬的頂頭上司，向來很袒護李一魁。只要孫敬出現，相信抓他來此地的那些總壇之人也不敢亂來。

不過當他一眼看見孫敬後面一個矮壯的人，竟是比孫敬高一級的副幫主譚興。換言之，孫敬在譚興面前也變成耗子一樣，所以李一魁不覺冷汗直流，臉上已全無血色。

這當然是因爲李一魁心中有鬼，自知犯了嚴重的幫規，嚴重得人頭會搬家。所以焉能不冷汗直流？焉能不臉無人色？

譚興烱烱有光的眼神含有怒色，伸出特別寬厚的手掌，冷冷地道：「拿出來……」

李一魁打個寒噤，他很想表示不明白。但既然副幫主譚興親自出馬（幫主龍再吟患病，所以譚興等於是幫主親臨了），還能夠狡賴得了麼？

他發抖的手摸出一個漂亮精美的信封遞過去。譚興抽出信封內的紙一看，道：「一萬兩黃金的銀票。哼！李一魁你好大的膽子，一萬兩黃金雖是很大的數目，但如果你先向上面報告，這一筆錢你不但可以平安放在袋裏，幫裏還會記你一個大功。哼！但是你私下跑去找曾熙，你壞了本幫大事……」

李一魁這時已不止雙手發抖了，從譚興話中他已聽出問題複雜而嚴重。

譚興又道：「你知不知道本幫多麼痛恨『冷血』李十八？你又知不知道本幫上一任的幫主死在誰的手中？」

李一魁忙道：「老幫主却不是死在李十八手中呀！那是五更鷄錢通，屬下聽說過。」

譚興怒哼一聲，道：「不錯，是五更鷄錢通。但是知不知道錢通就是曾熙？」

李一魁現在才明白「不妙」的原因。原來本幫雖然痛恨李十八（也有香主被李十八殺死過），但比起錢通更要緊。所以如果李十八殺死錢通。鐵扁擔幫絕對會全力幫忙他，然後才去對付李十八。而他却把李十八消息賣給錢通，錢通當然馬上會對付李十八。恐怕現在李十八已變成屍首，誰能逃得過最兇殘殺手「五更鷄」錢通的毒手呢？

譚興又道：「本幫五年來已經懷疑曾熙就是五更鷄錢通。所以一方面派你做北城區頭目。你貪財好色人人皆知，錢通對你一定不提防。一方面秘密派了許多人混入曾府臥底，但只有三個人混得進去。再另一方面我們聘請了七個第一流挖道專家，花了五年時間，挖好了一條地道通入曾府。你眞該死，把當世最好的殺手白白送給錢通。你到曾家跟曾熙說甚麼話，本幫都有詳細記錄。你還有甚麼話說？」

孫敬終於在這要緊的關頭幫了李一魁一把，他道：「副座，既然錢通派出名列江湖十八異人之一的『神御』衛如風，還有三個未查出名字的高手堵截李十八，却撲個空。因此李十八還有機會。再說李一魁此舉無意中證實了曾熙就是錢通，亦不無微功。」

譚興想了一下，聲音仍然含有不悅之意，道：「免他死罪，但降一級，一萬兩黃金沒收充公。李一魁你服不服？」

李一魁當然不敢說不服。雖然眞正賠了夫人又折兵，一萬兩黃金亦化爲流水。但總比丟了性命划算得多。

他忽然想起妻子李陳氏豐滿雪白的胴體，還有她那對水汪汪使任何男人都會燃起情慾之火的眼睛。李十八那傢伙當時是怎樣享受她的肉體？他很溫柔，抑或是恣縱粗暴地向她蹂躪發洩？

因此他聽不見譚興向孫敬說的話。譚興臨走前向孫敬道：「我們快準備一下，說不定那個曾經通知我們以及少林、武當，還有潘夫人的神秘人物，忽然又會把李十八下落通知我們……」

李一魁仍然「看見」妻子誘惑白皙身體，所以他如呆似癡，一直望住粉堊的牆壁……

* * *

此間只見王淑嫺玉體橫陳繡床上，她鼻翼兒上微微閃出汗珠光芒。那是剛剛放縱過情慾劇烈動作後的遺跡。

錢通喝一壺酒，吃了一點東西，回到床邊坐下，巨大手掌不禁落在她挺聳的乳房上。

王淑嫺也撫摸他身上的肌肉。他的大腿粗壯結實，小肚也居然沒有軟厚的脂肪。這個男人縱然在十八歲的少女面前脫衣赤裸，也不必有絲毫自卑不安。

王淑嫺忽然發覺錢通凝眸尋思。

啊，一定發生甚麼事？他是如此深沉聰明的人，如果不是很嚴重的事，他絕不會在神色中流露出來。是甚麼事呢？莫非李十八？

王淑嫺心兒大跳幾下，柔聲道：「老爺，你可不可以不想事情？先睡一會兒好麼？」

錢通道：「現在已二更多，他應該來啦！」

王淑嫺坐起來，道：「李十八？」

錢通點點頭，忽然把臉孔埋在她高聳雪白的乳房上。

王淑嫺抱住他的頭，感覺到男人鬍根刺在滑膩的肌膚上，使她全身發軟心裏冒火。但李十八這個名字又使她全身僵木，使她不會像平時一樣擠在錢通懷中。

她在他耳邊喃喃地道：「李十八，該死的李十八！你是要來就趕快，我恨死你啦！但我也想死你，爲甚麼我會想你呢？」

錢通臉孔磨擦時，使王淑嫺感到硬鬍根簡直都刺入她體內，使她身體最深處都起了騷動。她幾乎又像平時變成一條蛇纏繞吞噬那個男人的身體。

但錢通抬起頭輕輕道：「他來了！」

羅帳從玉鈎卸下遮住任何目光。所以誰也看不見床上的王淑嫺伸展開四肢那種無比誘惑姿勢。她臉孔向外，以便任何人一撥開羅帳都能清清楚楚看見她全身和臉孔。

一陣歌聲在夜風中飄蕩飛散。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王淑嫺感到想流眼淚，她好想大哭一場。啊！天涯海角不能忘記……

她仍然感覺到錢通身體很柔軟溫暖。但她知道只要歌聲一歇，錢通身體馬上會變成石頭般、硬鐵塊般冰冷。

歌聲還在遠處，但羅帳忽然無聲無息地撩開。

最後的瞬間必將來臨，那是一定不能避免的。但事到臨頭却反而使人有虛幻不眞之感。

王淑嫺目瞪口呆地望住床前那個男人。一來她總算正式看見李十八了。二來她又知道錢通的確太厲害高明了。因爲那陣歌聲是李十八唱的，既然他還在遠處，錢通實在無須立刻就擺好陣勢。現在情況已顯示李十八落於下風。因爲他利用歌聲尚在遠處而突然間來到，他一定以爲錢通尚未準備好。

最要命的當然是王淑嫺自己了。任何男人絕對不會不看她身體一眼，更不會不看她臉孔。然而李十八只要一看她的臉孔，就是他「死亡」的時刻了。

李十八到底反應如何呢？

王淑嫺痳木中却也看得清清楚楚。

李十八果然一眼掠過床上赤裸的男人和女人。當然他會看見錢通被王淑嫺白皙手臂和大腿壓住而熟睡的姿勢樣子。

跟着他看見充滿誘惑魅力，白皙美麗得叫人移不開眼睛的女性裸體。

王淑嫺擺出的姿勢絕對不像橱窗的假人，是錢通再三研究過才決定的。而甚至王淑嫺自己也感覺得到這個姿勢眞可以迷死男人。

但最可怕的事接踵發生了，李十八目光移到她臉龐上。

這一刹那間忽然幾件事發生，最先是李十八看見她，顯然認出她是誰而呆怔一下。

跟着就是兩道光芒（比冰雪還寒冷十倍）在她嬌美迷人身體上空出現。

她只能用感覺測知床內射出光芒快了一綫，李十八果然也是第一流殺手。雖然他一怔神之時遭到突襲，但他仍然能還擊，亦只不過慢了那麼一點點（簡直不易覺察得出來）而已。

王淑嫺夾在當中做一個旁觀者，她的神經簡直已經痳木了，所以反而很冷靜。

她看見一把亮閃閃的長劍由床內伸出刺中李十八腹部。

這時李十八的劍也刺中錢通胸口，但錢通轉入床內的動作那麼迅速，所以不問可知，錢通即使受傷，亦絕不嚴重。絕對不像李十八搖搖晃晃後退，直至碰到十八步遠的牆壁才停得住脚。而且這時他的腹部還插着一支長劍，搖顫之時寒光映耀。

任何人腹部被長劍插入而不會掉下來，想活下去必定機會微小之極。

錢通坐起來背靠牆壁，胸口有塊血漬，但看來並不嚴重。只是他臉色有點古怪，嚴厲森冷地瞪着李十八。

羅帳其實是被削下來，以李十八劍術之精妙自然不算困難之事。

密室內沒有人說話，李十八靠牆滑坐在厚地氈上。他皺起眉頭，目光從錢通臉上移到王淑嫺嬌靨上。忽然用低沉的聲音說道：「錢通，我很佩服你。」

錢通又深深吸了一口氣，才道：「我也很佩服你。我敢說除了我之外，近百年來你要算是最兇殘的殺手。」

李十八微微咧開嘴唇，不過看起來不像是笑容，他道：「就算連你在內，我仍是無敵殺手。因為，你也跟我一樣一定活不了！」

錢通道：「我為何活不了？」

李十八道：「我刺你那一劍，是我生平最凌厲最完美的一劍，就算一塊大石也能插穿。何況即使劍尖未刺入你心臟，但劍氣已足以取你性命有餘。」

錢通道：「我只承認你這一劍的確達到暗殺道最高境界。不過能不能殺死我却是另一回事。因為有一件事你大概還未知道。我胸口有一塊黑犀皮，用人皮蒙住，所以你絕看不出來，這塊黑犀皮唯一作用就是可以抵消劍氣。」

李十八冷笑道：「這一手我的確沒想到。可是你怎知這一劍必定刺你胸口？」

錢通道：「因為我只讓你進攻這個地方。」

王淑嫺忽然清醒能夠活動，她跳下床，白皙赤裸的身軀在兩個男人眼前晃動。

她開始說話，却是同時向兩個男人詢問：「你們為何說個不停？你們聲音都衰弱無力，究竟誰負傷重些？」

兩個男人靜默一下，錢通才說道：「好，既然李十八你尊重我，我就回答吧！淑嫺，我們仍然未分勝負，仍然作殊死之鬥。他中我那一劍雖然嚴重，但他功力之高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別人老早就死了一百次都不止，而他居然還能夠繼續跟我拚鬥。」

李十八說道：「我功力不及你，但我也有東西防身，我用的是一塊萬年黑沉香木。雖然受傷很重，却不至於立刻死亡。」

王淑嫺心亂如蔴，道：「這樣說來，老爺傷勢輕得多啦！但又

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錢通道：「我另外中了他的毒針。他不知幾時做了手脚，所以我一滾入床內，却變成自己往毒針上碰。這一點我正想問你，他來過麼？」

王淑嫺歎口氣，道：「來過。」

錢通道：「他居然沒看見你臉孔？」

王淑嫺道：「沒有，我掩臉叫他快點走。」

錢通道：「妳知不知道，如果他不是看見妳的臉孔而怔了一下，我抬手發劍必定刺不着他？」

王淑嫺道：「你要我脫光睡在床上不正是為了要他怔一下麼？」

李十八佩服道：「此計眞是絕世無雙。任何人忽然看見你的兒媳婦居然脫得精光躺在你床上，你本人不但也在床上，而且也沒穿衣服。誰能夠不驚奇得怔一下呢？好計謀，我佩服死了。」

他們靜默下來，此時却聽到那幾句熟悉的歌聲。

錢通道：「李十八，剛才看見你服藥。但以我看來你的傷勢仍然很嚴重。正如我隨便服任何解毒藥物一定也解不了毒針之毒一樣。我意思說你早算好毒針的威力，但我何嘗沒有算準這一劍的效果呢？如果我不認為那一劍已經足夠，我決不會滾入床內躲你的劍。」

他目光移到膝前那口劍，那是李十八遺落的，又道：「你的劍尺寸居然和我用的一樣。只不知你會不會用刀？」

李十八道：「會。」

錢通道：「我們誰也不敢收攝心神調息運氣。但這樣熬下去也不是辦法。你同意麼？」

李十八道：「我同意。」

錢通道：「所以我打算叫淑嫺幫忙一下……」

王淑嫺大驚道：「不，老爺，我不敢殺人。」

錢通柔聲道：「你過來替我搥搥背就行啦！我怎會叫你殺人？」

李十八冷冷地道：「她不會幫你！」

錢通假笑一聲，道：「她不會？難道她反過來幫你不成？」

李十八道：「這可說不定。我跟她雖然沒有一點關係，可是我們之間却有小秘密，那是天涯海角都忘不了的。」

王淑嫺露出茫然而又悵惘神色。

李十八又道：「我很尊重她，所以我替她殺死『雨過天青』余浩。因為余浩把曾希推下樹活活跌死了，我已替她報了夫仇。」

錢通聲音有點乾澀，道：「我也要感謝你才對。」

李十八道：「余浩奉你之命暗算曾希。而曾希那時爬到樹上，為的就是想瞧瞧淑嫺。你才是眞兇，何須謝我？」

王淑嫺輕輕啜泣起來，心亂得不會思想了。

但奇怪的是，她又很清楚知道這兩個都是不可一世的男人，正在比賽毅力、意志。那一個能早點提聚氣力出手，就贏了這一場生死決戰。

她一面拭淚一面瞧着，首先望向錢通。這個曾經使她眞正感到自己是個女人的壯健男人，已微微瞑目。他沒有再向她要求幫助，在生死關頭時才顯示這是眞正大丈夫氣概。

王淑嫺幾乎向錢通奔去。但她仍然轉頭望望李十八，他並沒有瞑目調息，明亮的眼光使她心弦大震。李十八不但使她感覺到自己是眞正的女人，而最重要的是那裏面還有飄渺、純眞、哀豔的意味。那是屬於「精神」方面而非「肉體」。

「愛」與「恨」似乎已經沒有界綫分野，王淑嫺好像跌入濃濃的無邊無際的迷霧中……

但她仍然看見李十八右手拔出腹上長劍，左手抬起時一把小刀出現掌心。

那把小刀冉冉向床上的錢通飛去，接着長劍也變成一道精芒啣尾射出。

雖然她看得極清楚，好像看慢動作的電影，但其實當然不慢，相反的根本快得難以形容。

李十八站起身行前兩步，恰好抱住王淑嫺搖搖欲墜的嬌軀。他聲音低沉而有力，道：「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小秘密，你會不會忘記呢？」

* * *

這個房間比密室的華麗舒適溫暖簡直是地獄。所以王淑嫺冷得輕輕顫抖，因為她身上只有一件薄薄外衣。

李十八任由她跑來跑去(運動取暖)，他銳利目光在房間掃視一周之後說道：「密室就在這隔壁院子，『鷹眼』大概不久就會潛入密室查看。當他發現錢通已死，而我又不見踪影，他一定能很快就搜索到這兒來，因為『鷹眼』才是當今之世跟踪第一高手。」

王淑嫻道：「『鷹眼』究竟是誰？」

李十八道：「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一定是他通知鐵脚和尚蒼松道人以及潘夫人的那個神秘可怕的人物。」

他歎口氣又道：「如果不是鐵脚和尚贈我『六度慈悲散』，我一定活不到現在。錢通正因作夢也想不到我會有這種天下第一刀傷靈藥，才會被我結束他充滿罪惡的一生。」

王淑嫻跳幾下，因爲她雙足已經冷得有點痲木。但她忽然被李十八摟住不能動彈，不過李十八却沒有絲毫佔便宜的意思。他道：「這個房間可有地窖？」

王淑嫻道：「當然沒有，這是給下人住的地方，你看不出來麼？」

李十八放開她，用劍柄敲敲地面，道：「下面是空的，讓我瞧瞧。」他拔出長劍一下子就撬起八塊方磚，瞧瞧那像門戶似的木板，便道：「不是地窖，是地道。是誰做的？爲甚麼？」

王淑嫻當然無法回答。

李十八尋思一下，道：「王淑嫻，把對面窗戶打開，然後掩上但不要下門。」

她立即依言做好。

李十八道：「妳不要回密室，回到自己臥室去吧，裝作完全不知道發生任何事。」

王淑嫻望住他，輕輕道：「我們還有機會見面麼？」

李十八肯定地點頭，道：「當然有，我答應妳。」

王淑嫻如釋重負吁一口大氣，道：「你應付得了麼？」

李十八道：「我盡力而爲，我定要打破這團迷霧，定要知道『鷹眼』是誰？」

王淑嫻出去之後，李十八縮在床後角落裏。他極力忍住傷痛。因爲自從他出發來殺錢通開始，就屢遭狙殺，凶險無比。他感到已落入陷阱中，四周盡是茫茫迷霧，他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他必須忍熬任何創傷痛苦……

虛掩的門忽然無聲無息打開，一個人走入房間，目光從地面一直看到後窗。

此人臉上顯然有面具，而李十八現在也只能看見他的背影，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因爲這個背影他覺得有幾分眼熟。

可惜他既看不見「他」的臉，同時那背影只不過眼熟而已，終究想不出是誰。

但我敢賭咒一定能找出你是誰，李十八咬牙想道：我承認你是最兇殘可怕的敵手，但我最後一定贏你。我定要打破這團迷霧……

那人忽然從後窗躍出去。李十八爲之大吃一驚，連傷痛也忘記了。他吃驚的是那人輕功身法高明得難以置信。還有身形出了窗外竟又反手掩好窗門的手法亦是妙到毫巔。

李十八歎口氣走出來吹熄油燈，在一片漆黑中他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以他現在的情況絕對追不到那神秘人物。因此，他只好仍然活在迷霧中，他只好耐心地等候機會。

＊　＊　＊

秋意更深，夜風也就更爲凄冷。

如此寒冷的夜晚，誰會在街頭低唱呢——雖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王淑嫻連披風也來不及披上，急急忙忙衝出庭院，衝過走廊和廳堂，最後衝出大門，看見了唱歌的人。

那是個鬚髮花白的老頭子，拎着三弦。

雖然是在黑暗中，雖然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但他眼睛明澈，目光銳利。他似乎能在黑夜中把王淑嫻看得很清楚。

王淑嫻臉上露出無盡的失望和寂寞。

但她仍然從髻上拔下一支碧玉鳳釵，放在那老人手裏。

我以爲他一定會回來再見一面的，王淑嫻很失望地歎口氣，回轉身子，嬝娜背影很快就隱沒在大門裏面。

她在銀燈下又聽到悲涼纏綿的歌聲，只是當時她却不知道這回竟然是最後一次聽到。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全文完）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

慈善大王

沈西城・文　洛文・圖

徐明堂將一億元的支票交給蔣明龍太平紳士。

徐明堂今天早上顯得萬分興奮，他在七點鐘已爬起床，比平日早了一小時。

他匆匆走進浴室，洗了個熱水澡，之後，慢慢地修刮鬍子，他用最新買來的剃刀，一下一下的刮，務必要把鬚根連根拔起，保持下頸滑不溜手。

之後，他就用强力吹風筒吹頭髮。爲了保持貼服，他破例用了髮油，之後，又在頭髮上噴了定型水。

這樣就不怕猛風吹亂了。

八點鐘，徐明堂已坐在餐桌那裏，享受他的西式早餐，他邊吃邊看報。

在社團版上，他看到了這樣的一則消息：

「明堂集團總裁徐明堂將於今午十二點在麗美酒店麗美廳向公益金捐贈一億港幣的善款」。

徐明堂看到這裏，臉上泛起了笑容。

他一看錶，還祇是八點零八分，但他的心早已飛去麗美酒店了。

大約在一個星期前，徐明堂通過傳媒，發佈了打算捐獻一億善款的消息，當時就引起了商界的哄動。

據一般慣例，捐贈公益金的商家，款額大多是幾十萬元，若有人捐一百萬，已會引起哄動。

去年，大慈善家邱爵士捐了五千萬，已成爲城中話題，徐明堂慨捐一億，又怎會不引起哄動呢？

不過與其說是一億元令人震動，倒不如說是徐明堂本身的身價引起震動更來得貼切。

慨捐善款一億元

不過，以一個年紀剛過四十的年輕人而言，能擁資五、六億，實在已教人刮目相看。因此，徐明堂在香港商界中，早已成爲了明日之星。

就像今趟，徐明堂慨捐一億元給公益金，佔去他全部資產的五分之一，這種豪舉，自然成爲了萬衆注目的對象，所以這幾天，香港的報章雜誌都用了顯著的篇幅報道這件事。一家八卦周刊甚至稱呼徐明堂爲「現代慈善大王」，而電視台在報道這件事時，也把徐明堂說成是罕見的大慈善家。

徐明堂看到這些報道，自然心花怒放，打從心底裏樂起來。

吃完了早餐，徐明堂坐到按摩椅上，享受電動按摩之樂。

徐明堂是「新電集團」的總裁。「新電」的主要業務是電子產品，最近，推出了一種新型空氣清淨器，售二千元一個，由於價錢不算太貴，再加上政府在推行環保運動，因此銷量大增。

爲了擴大市場，徐明堂偷偷地捐款給一家有名的研究所，由他們發出報告，證明空氣清淨器有清除汽車廢氣的功用。

報告一出，空氣清淨器的銷量立時如箭般地上升，不出一個星期，就斷了市。

於是，徐明堂就更相信宣傳的力量，今趟慨然捐款一億，就是基於上述的理由。

祇要打好關係，那一億元很快就賺回來。空氣清淨器標價二千元，成本不過二百元，扣除一切費用，起碼賺一千二百元，利潤之高，十分驚人，祇要賣十萬個，那就已經收回那一億元了。

十一時十五分，客廳的電話響了。

「誰？」徐明堂拿起話筒大聲問。

「總裁！車子準備好了。」是司機阿德的聲音。

「好！我十分鐘後出來。」徐明堂吩咐了一句，掛上電話後，走進衣帽間。

那裏邊掛滿衣服。徐明堂挑了襲墨綠色的西裝穿上，結了深墨綠大花領帶，插上同色袋巾，對着鏡子照了一下，灑上香水，滿意地離開了衣帽間。那輛墨綠色的勞斯萊斯還是上個月從英國運到的，三排座位，車廂寬敞，令身形高瘦的徐明堂坐得特別舒服寫意。

汽車沿着馬路上了天橋，不到十分鐘，就到了麗美酒店。徐明堂一走進麗美廳，鎂光就閃個不停。

記者們七嘴八舌地向徐明堂發表了問話。

「徐先生！你爲甚麼要捐一億元？」

「聽說這已佔去了你財產的五分一，是眞的嗎？」

「有人說你是博宣傳，有沒有這回事？」

面對連珠炮發的問題，徐明堂祇是以微笑作答，眞是被逼得急了，這才說：「暫時無可奉告，不過捐款公益金，則是出自眞誠，並不是博甚麼宣傳。」

記者還想問時，司儀的聲音正好發揮了救駕功用。

「現在請新電集團總裁徐明堂先生把面額一億港幣的支票交與公益金主席蔣明龍太平紳士。」司儀朗聲地宣佈。在一陣掌聲中，徐明堂步上了舞台，從司儀手上接過大支票。

在一片掌聲底下，捐獻禮儀終告完成。

徐明堂步下了舞台，心裏面蕩漾着興奮的情緒，從今天起，他已成爲了「慈善大王」，這份光榮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他從侍者的銀盤上取過一杯香檳，呷了一口，已想走過去跟其他紳士名流寒暄，忽然斜刺裏傳來一股低沉的嗓音：「你很興奮嗎？」

徐明堂向側邊一看，不知甚麼時候，多了一個老頭子，正微笑地盯着他。

那老頭子大約剛過六十吧，滿頭白髮，臉色紅潤，但看上去，並不太慈祥，這大概與他的眼睛有關吧！

不知怎的，那老頭子的眼神彷彿帶着一點奇妙的高傲，「橫眉冷對千夫指」，大概就是這份氣概。

徐明堂弄不清楚他的身份，但能參加今日典禮的，總不會是甚麼無名小輩，爲了不得失任何人，他也回以微笑：「能做一點善事，難道不好嗎？」

老頭子順手拿了一杯香檳在手。

「盡小小綿力，能令大衆受惠，我感到興奮。」徐明堂解釋着。

「這是由衷之言嗎？」老頭子冷冷地問。

「當然！」徐明堂揚了揚眉：「這是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嘛！這是我的一種義務！」

「哈哈！」老頭子冷冷地盯着徐明堂。

徐明堂覺得老頭子有如一把利刀，在自己的臉上刮。徐明堂雖氣，仍保持着禮貌。

「請問甚麼才是眞的行善呢？」徐明堂心焦地。

老頭子說：「行善是有一定規則的，歪離規則，就不能稱爲行善。」

「甚麼規則？」

「行善嘛，本來就是貴族的玩意，我說的貴族，在香港就是有錢人家。」老頭子解釋着：「那是强者對弱者的一種憐憫。强者想藉行善來滿足自己的征服慾。你

捐了一億就是想別人向你卑屈獻媚，所以不能說是行善。」

「征服慾？」徐明堂蹙着眉。

「是！」老頭子應了一聲：「行善必定是由上對下，換句話說，是一種優雅的支配形式，也就是把支配形式遊戲化，因此才能滿足征服慾。」

聽得徐明堂一頭霧水。

老頭子又呷了一口香檳：「你明不明白？」

「有一點吧！」徐明堂坦白地：「你是否用你所說的行善形式行善呢？」

「那當然！我每天都實行呢！」老頭子挺挺胸。

「可是如今我們不能以爲金錢是萬能啊！即使把鈔票擲出去，也不可能令對方下跪呀！這樣會給人責駡的呀！」徐明堂說。

「智者不爲！」老頭子充滿哲理地說。

「那你行善的可是鈔票？」

「唔！」老頭子應了一聲：「不過，我已把行善昇華到一種高尚遊戲境界，這樣才能得到眞正的快樂。」

「可不可以說得具體一點？」

「百聞不如一見，你跟我走一遭吧！」老頭子迸出一句這樣的話。

徐明堂詫異地問：「去哪裏？」

「我們出外行善呀！」老頭子說。

徐明堂想了一下，說了一聲「好」。兩人偷偷地溜出了麗美酒店。

徐明堂的手下追上來：「徐先生！你去……」

還沒說完，徐明堂已接上口去：「我有要事辦！是大事，不要張揚。」

那手下就再也不敢吭聲了。

徐明堂和老頭子一前一後，走到了停車場。

「用我的車子吧？」徐明堂提議。

「不！用我的。」老頭子堅持。

老頭子的車子也是勞斯萊斯，但款式已過了時。

徐明堂是愛車之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六十年代的產物。

「啊！古董車！可值錢啊！」

「值錢有甚麼用！」老頭子不屑地。

這時，車門打開，跳下了一個穿制服的中年司機，他向老頭子鞠了一個躬，隨手打開了後車

門。

老頭子讓徐明堂先上了車，自己隨後坐了進來。

「準備好了嗎？」老頭子問司機。

「準備好了！老爺！」司機尊敬地。

司機把一個黑色的皮箱子交給老頭子。那黑皮箱看來已是古舊不堪，但老頭子如捧着古物似的，愛不擇手。

「這裏面放進行善遊戲的材料。」老頭子說。

「可以看看嗎？」徐明堂好奇地。

老頭子默不作聲地打開了箱子。

一打開，就勃然色變。

裏面是一個黑色的皮包。

「怎麼？祇有一個？」老頭子咆哮着。

「對不起！」司機誠惶誠恐地：「時間匆匆，準備不週，請諒請諒！」

那個司機措詞相當文雅。

「一定要三個！知道嗎？」老頭子嘀咕着。

「是是是！」司機拚命地道歉。

「知道這是甚麼嗎？」老頭子問徐明堂。

「是皮包？」徐明堂回答。

「不是皮包那麼簡單。」

「難道還有機關！」徐明堂訝然地。

「是！」老頭子點點頭：「也不能算是甚麼機關，祇是與衆不同，你看！」

老頭子把皮包遞近徐明堂的視線範圍裏。

「從表面看，沒甚麼特別，可打開看，就不同，你看……」老頭子指着皮包裏的一角：「這裏有我的雕紋，那是我公司的徽號，雕上了這個花紋，皮包看來就有古董的味道，哈哈！」

「有趣有趣！不過爲甚麼要花這樣的心思？」

「往下再說吧！你看皮包裏有甚麼？」

「咦！」徐明堂用手拈了拈：「好重！」

「我放了一萬元。」

「一萬元？」

「對！一萬元就夠行善了。太少，人家不高興，太多也不好。」老頭子一本正經地：「如果放十張一千元在皮包裏——那麼皮包看來太薄太輕，所以我就全改用一百元面額的鈔票，那就剛剛好。」

徐明堂沒作聲。

「去九龍塘車站！」老頭子這樣吩咐着。

司機應了一聲，開動了勞斯萊斯。

時速三十哩，慢得像蝸牛，跟在後面的車子，不停地響號。

徐明堂勸司機開快一點，老頭子卻制止着：「時速三十哩是標準時速，不用管他們。」

好不容易汽車才從尖沙咀的麗美酒店，馳到九龍塘車站。

下午八點卅分。車站外的人羣並不擠擁。

老頭子看了看手錶：「哈！正好！」

跟老頭來到車站

徐明堂看了一眼往來的人羣：「怎麼，你打算把一萬塊丟在這裏？」

「你這個人就是缺乏想像力！」老頭子責怪地：「如果我要那樣做，就不必在皮包上貼上徽號了。」

「那你打算怎樣做？」

「呀！下車吧！跟我走！」

老頭子從司機打開的車門下了車，慢慢地走進車站裏。徐明堂祇好跟着。

兩人穿過了地鐵站，來到火車站大堂。

「喂！買票！」老頭子吩咐着。

「買火車票？」

「是呀！我們要進車站裏去。」老頭子笑嘻嘻地。

徐明堂買了一張通往羅湖的車票，跟老頭子走進了入口。

老頭子到底要去哪裏？幹甚麼？徐明堂是一點頭緒都沒有。

月台上的人羣並不多。

風吹過來，還帶點熱氣，徐明堂掏出手帕，拭了拭額上的汗。老頭子洋洋自得地滔滔不絕：「我的行善，已超越了遊戲的規範，十分有趣。你那種行善方式，就少了那種趣味呢！」

徐明堂沒作聲。

「有一個常務慈善捐款的朋友對我說過，這種觀念，祇是名人出風頭的玩意，雖然集得了一筆巨款，但到了被接濟的手上，已變了一小塊，他們那會感激，怕還會駡呢？」老頭子大聲地。

徐明堂一怔，老頭子說的的確有點兒道理。

「我的行善，就不同，把一萬元親手交到對方手上，哈哈

哈……實惠多了。」

徐明堂聽得大不耐煩，他覺得那個老頭子太累贅了，他關心的祇是「如何行善」。

這時候老頭子站了起來，朝月台另一端走去。

人羣越來越少了，看來，八點過後，往新界的乘客並不太多。

風吹來，令徐明堂有點涼快的感覺。

兩個人在長椅上坐了下來。

「好吧！我把將要行善的程序說一下，我還要你幫忙呢！」老頭子終於說入正題了。

老頭子把那個箱子在膝蓋上一放。這時，列車駛進月台，乘客開始下車、上車。

老頭子說：「我們就從這班列車的乘客中挑選一個作爲行善的對象。條件當然是對方正需要錢。不管男女，符合這個條件，我們就行善。這些人，我叫他們做獵物。一發現獵物，我就感到興奮。」

「獵物？」徐明堂呆了一下。

「對！比方釣魚，易釣的總比難釣的引人開心呀！」老頭子帶點解釋的口吻。

「你，有了獵物後，又怎麼辦？」

老頭子望着徐明堂：「啊啊！你的興頭來了！」

「一發現獵物，我就悄悄的搶過去，這樣問：請問這個皮包可是你的嗎？我剛在那裏拾來的。跟住我就有意無意讓皮包裏的鈔票給獵物看到。」

「呀！」徐明堂嚷了起來。

「那時候獵物的反應可妙呢！」老頭子回味無窮地：「雖然間中也有人說不是我的，但大部份人的目光盯着皮包，一動也不動，在這時候，獵物就被我牢牢地控制着了。」

「……」徐明堂吸了根香煙，望着那班列車悄悄地開走。

「獵物的反應，堪稱多采多姿，伸手拿了皮包即溜走者有之，也有兩眼向四周不停地望者亦有之，徐先生，這是標準反應。」老頭子笑着說。

徐明堂越聽越感到了興趣：「請說下去吧！」

「我會說，放心，我想這是你的。聽到我這樣說，獵物放心了，就會把皮包放進袋裏。如果存心戲弄他，說：看清楚，不要弄錯，也許是別人的呢！還沒說定，獵物已一溜煙地走了。」

「如果獵物拿了皮包，不是白白送了一萬元？」徐明堂問。

老頭子點點頭：「當然！這是行善呀！你捐了一億，卻不知道捐給了誰，我意思是不知誰會得到分惠，我的就不同了，至少是落在眞的有需要的人手上，同時也知道對方是誰！」

這時，又有列車到站了。

徐明堂問：「萬一那個取了皮包的人，把皮包拿到站長室，那不是白費心機嗎？」

「呀！你這個傻子，我不是一早告訴你那個皮包裏面有我公司的徽號嗎！祇消派司機去站長室，一經說明就可以完璧歸趙了。不過……」老頭子狡猾地笑了笑：「直至目前，我還未遇到拾金不昧的人呢！」

徐明堂啞住了。

「好了！廢話少說，我們來找獵物吧。」老頭子提議。

「那個犧牲者？」徐明堂覺得那個獵物實在太可憐了，爲了那一萬元，居然給人任意地戲弄。

「甚麼犧牲者，是幸運兒呢！無端端有一萬元進賬，哈哈哈！」

列車停了下來，乘客紛紛下車。徐明堂定定地望着那些乘客，這麼多年來，他才第一次留意下車的乘客。他曾經做過兩年的營業代表，日日擠地下鐵，可從不會去觀察身邊的乘客。那時候，他自己也身陷在同一個階級裏，那會有閑情去觀看他們的神態呢！到了發達後，更無機會去擠地下鐵，營業代表，對他而言，已變成了「星球人」。下車的乘客中，品流繁多，有青年人、中年人、小孩子、也有花枝招展，香氣襲人的女郎，林林種種，目不暇給。

「就那個男人吧！」老頭子伸出右手食指，向不遠處指了一下。那是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瘦削的中年男人。他在第二節車廂那裏下車，慢慢走到長椅上，一屁股地坐了下來。

看樣子，已是極其疲倦。

徐明堂細細地打量那個男人。穿着整齊的深藍色西裝，領襟不闊不窄，式樣保守。那條藍領帶也很樸實，看來是一個頗守本份的大公司中級職員吧！

這時候，男人從西裝內袋掏出了煙包，看了看，就搓成一團，扔進了身邊的垃圾簍裏。

呀呀！連最後一根香煙也抽完了。

男人並沒有再掏出新的香

煙，祇是伸出舌頭，在乾枯的嘴唇上舐了幾下，伸了個懶腰。

「徐先生！你說那個男人會不會拿走我的皮包？」老頭子忽然問。

「不知道。」

「那麼我們打個賭，好不好？你喜歡賭嗎？」

「喜歡！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賭博。」

「好！我們就賭一下吧！」

「怎麼賭？」徐明堂感興趣地問。

「我賭他會拿走我手上的皮包，你自然賭他不會拿。」老頭子說：「對我們說，機會是一半對一半，很公平，對嗎？」老頭子望着徐明堂。

「嗯！」徐明堂點點頭。

「依我看，那男人很想錢，不過，如果是一個膽小鬼，那麼你的機會就大了。」老頭子分析着。

徐明堂問：「賭甚麼？」

「一萬塊吧！不要太傷和氣。」老頭子笑嘻嘻地：「如果那傢伙不拿皮包，算你贏，我這一萬立刻給你，如果他拿，你輸一萬，怎樣？」

「好！依你！」徐明堂不假思索地答應了下來。老頭子滿足地拍了一下箱子。

這時候，那個男人從長椅上站了起來，又伸了個懶腰，向另一端出口慢慢地走了過去。

「呀！獵物出動了！」老頭子輕輕地說。

男人的步伐很慢，看來他並無要去的目的地。

老頭子從箱子裏拿出皮包，拍了拍徐明堂的肩：「去！我們上！」

那男人慢慢地走着，才走到出口前，又停了脚步，四周看了一下，忽然把手伸進身邊的垃圾箱，掏了一陣，把兩本周刊抄在手上。

老頭子一步一步地走近那男人，他輕輕地咳了一聲，伸手拍那男人的背脊。男人陡地回過頭來，望着老頭子。

剛才離得遠，看不清楚，現在可看得仔細了。那男人似乎早上未刮鬍子，襯衫領子黏着墨跡，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甚麼主任的模樣。相反，從他的外型看來，彷彿正在為鈔票發愁呢！

糟糕！我輸定了！

正在這樣想時，老頭子已把那漲漲的皮包遞到那男人的眼前。

「先生！你丟了皮包，呀！太不小心了。」老頭子打開了開場白。

老頭子有意地揚了揚手上的皮包，讓對方清楚地看到了裏面的鈔票。

那男人起初祇是茫然地望着老頭子。看來他早已知道那不是自己的皮包。

他不作一聲，但那細小的眼珠卻不停地在轉動。人在思考時，大抵都會有這樣的行動。那黑色的小皮包是普通貨，不易辨認，但裏面的鈔票却很容易教那個男人知道皮包可不是自己的。

然而，那男人始終不作出正式的否認，他的眼神，令人覺得他在默認皮包是屬於他的。呀呀！魚兒上鈎了。不過，那是一條膽小的魚兒，因此還在躊躇。

「看清楚吧！」老頭子索性把皮包遞到那男人的眼前：「是你的皮包，呀！有這麼多錢放在裏面，居然丟了，你這個人，可眞大意。」

那男人的嘴唇揪動了幾下，之後，望向身邊的徐明堂。

「是你的！」徐明堂插口，不知怎地，他加入了這個奇妙的遊戲裏：「不要猶豫，拿吧！」

那男人卑怯地笑了一下，像老鼠一樣地，眼珠骨碌碌地轉，看清楚月台上，除了他們三個人外，再沒其他的人了。他開始裝模作樣地翻看自己的衣袋。

那當然是他的造作而已，他根本沒有丟掉皮包。

老頭子望着徐明堂笑了一下，十分曖昧。

徐明堂報以同樣的笑容。

很快，那男人有回應了。

「是……是我的！」他終於吐出了這句話。

老頭子愉快地笑了起來。

一手把皮包接過

「是你的就好了！我不用送上警局。」老頭子故意地大力吁了口氣。男人一手把那個皮包搶了過來，看了一眼，就想朝自己的褲袋裏塞。「呀！等一等！」老頭子忽然說：「你不看一看？」

「不用了，這是我……我的皮包。」

「我不是多心。」老頭子解釋地：「我怕你回到家裏點算，發現少了鈔票，那就……」

「不會的！就是少了，我也不怪你。」男人說。

「不不不！那可不行！難道你不怕我在還給你之前，趁隙抽去了幾張嗎？我不想受嫌，還是看看的好！」老頭子堅持着。

「我謝你還來不及呢！怎會懷疑你！」

「還是請你看一下吧！反正不費時間的，這樣，我就可以安心了。」老頭子誠懇地。

那男人看着那個漲漲的皮包，眼珠不停地轉動。

「這個社會呀！把別人財物據為己有的人可不少呢！請你無論如何點算一下吧！」老頭子別有深意地。

那男人一聽老頭子的話，臉色陡變，訥訥地：「好吧！我看……看一下。」

他打開皮包抽出鈔票，一不小心，皮包又丟在地上。

「哈！你這個人眞是粗心大意！」老頭子啐了一口，那樣子就像一個十八、九歲撒嬌的少女。

那男人開始點數了，嘴唇噏張，輕微的數數聲音流了出來：「一、二、三、四……」

數完之後，那男人叫起來：「呀！是八千五百元呢！」

「八千五百元？」徐明堂怔了怔。

八千五百元對那個男人說來，有甚麼用處呢？為孩子們繳付學費？替妻子或情婦買一枚金戒指？還是自己偷偷地到澳門，泡一泡俄國女郎？

「不對！數目不對。」老頭子叫起來。

「甚麼？」那男人盯着老頭子。

「應該不止這個數目！」老頭子說：「應該是一萬塊，你數清楚一點！」

男人胡亂地數了一下：「是八千五百元！」他堅持着。

之後，他就迅速地把皮包塞進西裝內袋裏，滿意地拍了一下。那西裝的內袋那裏，腫起了一片。

「下趟可要小心了！別再丟掉啦。」老頭子優雅地：「下趟就不會那麼幸運了，給別的人拾去，就會據為己有！」

「是是是！」男人應了幾聲，忽地揮了揮手，就朝出口處奔了過去。

看來他很怕西洋鏡會給拆穿，是以把皮包袋穩了後，就想到立即離去。

「我贏了……徐兄！」老頭子得意地。

「對！你贏了！」徐明堂說：「但是，你不覺得這可太疏忽了一點嗎？」

「沒有！」老頭子搖搖頭：「那傢伙不費吹灰之力，從短短的八分鐘之內就得到了一萬塊，世界上哪有如斯便宜的事呢！還有那男人天生卑屈，何必去同情！」

「天生卑屈？」徐明堂指了一下臉。老頭子笑着點點頭。

「我不想，如果你陷入那男人同樣的處境，可會不會像他那樣？」徐明堂說。

「呀呀！你眞會說笑！」老頭子笑了：「我是一個行善的人，呀！對了！請你遵守你的諾言。」

「對對對！」徐明堂大夢初醒，從口袋裏拿出小皮包，看也不看就遞給那老頭子。小皮包裏面，大抵有一萬五、六千塊。

老頭子打開小皮包看了看：「我們打賭一萬，我就拿你一萬。如果多拿，我就受惠了，那可不行！」

老頭子拿了一萬塊，把小皮包交還給徐明堂。

「你不喜歡別人給錢你嗎？」

老頭子說：「我喜歡行善，樂於行善，要我接受別人憐憫，除非是我死的那天。」

「你！你沒試過要錢的時候嗎？」

老頭子避而不答：「哈哈！我又有外快了，我們再來一局，好嗎？」

「找新的獵物？」

「是！難道你不享受剛才的趣味嗎？」

「你每天都行善？」

「直至目前，我都是童子軍，日行一善！」

「那不是要花很多錢嗎？一個月，怕要三十萬吧？」

「唉！你要知道獵物可是人呀！你可以把他的思想完完整整地控制了幾分鐘，一萬塊可眞便宜哪！」

「唉！」徐明堂嘆了口氣。

老頭子率先離開了車站：「今趟我們去找一個女的，一個漂亮的女人，你有興趣嗎？」

「謝謝！我有事要辦！」徐明堂斷然拒絕。

老頭子嘆了口氣：「那眞太可惜了！你是我的最佳拍檔呢！」

徐明堂欠了欠身子，禮貌地告辭。過了幾天，徐明堂在家裏看早報。在社會新聞版上，看到了一則小報道，標題是：

「哀樂中年魂斷七重天」

看下去，才知道是一個失業中年人，因不堪環境壓逼，憤然自殺。這祇是一則普通不過的新聞，却吸引了徐明堂的注意。那是因爲附在報道角落的那幅死者遺照，令他有了極度震動的感覺。

那個死者，就是——

他跟老頭子戲弄的對象。報道說：屋邨主婦陳美蘭昨早起床後，發現不見了丈夫何健的踪跡，於是四出搜索，結果發現其夫在走廊盡頭的儲物房內自縊，急電警署，惟送院途中，已不治斃命。

根據警方調查，死者何健今年三十五歲，是中區一家洋行的職員，近因洋行經濟不景，負債累累，終致倒閉，變成失業漢。死者一向勤於工作，忠於家庭，爲免妻子擔憂，每天假裝上班。

雖說失業是一個原因，但老頭子的作弄，却是最主要的原因。徐明堂覺得自己是一個幫兇。

一個已走到絕路的人，還要遭人貓戲老鼠般的作弄，連僅餘的一點自尊心也給剝奪得一乾二淨，那麼除了自殺，還有甚麼路可行，除非那個人是二世祖、寄生蟲，沒有了個人自尊，那就另當別論！忽然之間，徐明堂對那個老頭子有了無比的痛恨。

他決定好好地教訓一下那個老頭子。

回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把心腹秘書叫來。

「我要你替我查一個人。」

「甚麼人？老闆！」秘書畢恭畢敬地。

「一個老頭子，年齡大約六十歲，坐一輛舊式黑色勞斯萊斯……」

「這個……」秘書臉有猶豫之色。

「別擔心！那天他來過麗美酒店的盛會，你去問問那裏的職員，或者查看嘉賓名錄，大抵會有一點頭緒。」徐明堂提點他。

「你要我調查甚麼？」

「甚麼都查一下，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的資產狀況。」

「遵命！」秘書退了出去。

第二天，秘書回報。

「老闆！你可知道有一種叫做『祛病丸』的中藥？」

「知，當然知道。我小時候也吃過，是腸胃藥吧？」徐明堂說：「那跟老頭子有甚麼關係？」

「有！他是『祛病丸』的老闆啊！」

「呀！」這倒頗出乎徐明堂的意料：「經濟情況可好？」

秘書回答：「不大行。」

「哦？」徐明堂抬了抬眉：「那是甚麼意思？」

「回老闆，這家藥廠始創於清末民初，大戰後搬來香港發展，起初『祛病丸』銷路頗佳，然而，到了今天，日新月異，不少新藥問世，效果比它更好，售價也更便宜，於是生意一落千丈。」

徐明堂擺弄着手上的墨水筆。

「最近，藥廠推出了『去病丸』、『除病丸』迎戰，但效果似乎不大理想。根據可靠消息，在未來的兩三個月內，必然倒閉。」

「老頭子的私人財產和社會地位又如何？」

「年輕時，他是香港的藥王，享譽甚隆，最近嘛，好像不大理會公司的事，沉迷享樂，至於是甚麼玩意，我就不知道了。」秘書回報。

「我知道。」徐明堂把墨水筆放回抽屜裏：「我慢慢會告訴你，的確有趣。對了！他目前還富裕嗎？」

「以前，富豪龍虎榜上，他也上過名，不過，由於生意不景，他的地皮和房子都押給銀行了。」

「我想收購那家藥廠！」徐明堂說：「替我入貨！」

「入貨？」秘書怔了怔，他想不到老闆要買進那家面臨倒閉藥廠的股票。

「因爲我喜歡『祛病丸』，對它有感情。」徐明堂笑了，很快就收購了那家藥廠。

當然，徐明堂並非想重整業務，他祇是想憑藉自己的聲譽，把股票炒高，然後乘高價拋出，賺取利益。此外，也是爲了向那老頭子報仇。

過了兩天，徐明堂又把秘書叫到自己的面前。

「老頭子還在行善嗎？」

「是！他行了兩趟善，給了人兩萬元。」

「每天嗎？」徐明堂問。「有沒有向人借錢？」

中了慈善遊戲毒

「有！但是借了又不是自用，却去送給人，到底搞甚麼鬼？」秘書不解地。

「他中了毒！」

「中毒！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中了慈善遊戲毒。」徐明堂說：「對了，老頭子今天會不會來？」

「一定會來！如果來，我該怎麼做？」

「你把他趕出去，其他的事，有我！」徐明堂吩咐着。

「是！」秘書點了點頭。

到了黃昏，那個老頭子眞的來了。

秘書依照徐明堂的吩咐，把老頭子趕了出去。

「你已不是這裏的職員了，請你走！」

「我……我……」老頭子望着掛在大門上的藥廠招牌，依依不捨。

「走走走……快走！」秘書連推帶拖地把老頭子推到樓梯。他艱辛地邁開步子，走下了樓梯。

徐明堂乘電梯到了樓下，在門外等着。

未幾，老頭子出來了，他的西裝上衣沾了污跡，看來在樓梯上曾摔了一跤。

老頭子嘀咕着，兩手在拍西裝上的灰塵。「喂！」徐明堂在他的背後叫了一聲。

老頭子轉過臉來。

徐明堂把皮包遞到老頭子的眼前。

太接近了，皮包幾乎沾到老頭子的鼻子。

「你丟了皮包？」徐明堂禮貌地。

老頭子一怔，隨即像記起甚麼來似的，望着徐明堂。

徐明堂揚了揚手上的皮包。

「你不是那個……」老頭子問。

「你太不小心了，連皮包也丟了，唉！還不快拿着它！」徐明堂勸諭地。

「你……」老頭子的眼睛瞪得比桂圓還大。

徐明堂默不作聲，把皮包推向老頭子。

徐明堂知道老頭子的財政狀況並不佳，如果要繼續玩這個慈善遊戲，就需要大量的鈔票。皮包裏面的鈔票，至少可以滿足他一段時期。

老頭子定定地望着徐明堂。如果伸手去拿這個皮包，那麼老頭子的尊嚴就沒有了，這是他所不願見到的事。

老頭子抖了。

抖了一會，他那瘦小的手終於伸了出來。

他的手，很快就接觸到徐明堂手上的皮包。

在這瞬間，徐明堂有了無以名之的快感。

那老頭子過去的傲慢，刹那間蕩然無存。

「哈哈！慈善遊戲，的確好玩！」徐明堂微笑地。

老頭子沒作聲。

「拿吧！」徐明堂慫恿着。

這時候，老頭子的臉慢慢地抬了起來。

他的臉上浮現了微笑。

「你笑甚麼？」徐明堂用勝利者的口脗問。

「你想知道？」老頭子開腔了。

「當然！」徐明堂回答。

「那你請我喝一杯茶吧！你不會吝嗇吧？」老頭子拍了一下西裝上的灰塵。

徐明堂點點頭。

兩個人走進酒店的咖啡室。

老頭子要了一杯咖啡，徐明堂要了一杯冰凍的啤酒。

「你以爲贏了我嗎？」老頭子淡淡地。

「不是嗎？」徐明堂抬了抬眉。

「當然不是。」老頭子別有深意地。

咖啡端了上來，老頭子不加糖，不灌奶，大大地喝了一口。

「我還有話沒告訴你呢！徐先生！」

「甚麼？」徐明堂隱隱地覺得不妥。

「我相信再不會跟你見面了，所以……」老頭子頓了頓：「說出來也無妨。」

啤酒送了上來，徐明堂呷了一口。

「這個慈善遊戲，並非我發明，是許多年前，一個老頭子教我的。我對那個老頭子沒好感，就像你對我一樣，於是我就用錢來戲弄那個老頭子，哈哈！就像你現在所做的一樣，哈哈哈！」

徐明堂怔了怔。

「痛快痛快！但我很快就被這個遊戲俘擄了，我沉溺於侮辱人的自尊，結果中了毒，得到了今日的結果，朋友！」他望着徐明堂道：「你還會把這個遊戲傳授給別人嗎？」

（完）



武林恩怨奇情故事

追殺一千里

史外樓・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石板橋大飯店武林人雲集，此際一矮胖一高瘦二漢子向店小二打聽一個青年跛子的消息，特徵是左腿受傷，帶的刀鞘灰不溜秋，刄上缺口如鋸……追殺金刀孫小七的人是爲了萬両黃金，連阮家堡的阮長青也帶人來了，據他聲稱乃是受朋友所託……張人英是孫小七的朋友，他出現即等於孫小七在附近，詎料張人英說賞金是他出的……

「不過我見到的，他只是閉目待斃。」

阮長青嘆口氣，道：「好吧，看在趙家山莊大難當前的份上，此事姑且作罷。」

癱在椅背上的張人英，忽然張開眼來，喟然道：「原來張人英仍可延年益壽，足見天年未盡，但仍要多謝趙家三姑娘的救命恩德。」

趙家玉道：「希望延年益壽，最好及早上路，我們也不想多管閒事。」

「趙姑娘眞是金玉良言，況且我正在追踪孫小七，這便告辭了。」說時拄起拐杖，一跛一拐的走了出去。到底是跛了左脚還是右脚，誰也看不透。

眼看張人英出了門口，這裡的阮長青道：「你救了他今天，救不了他明天。」

趙家玉道：「世上之事，那裡顧得這許多，一切只在隨緣，量力而爲。」

阮長青道：「三小姐此說甚是有理，阮長青今日有緣，得見三小姐適才施展的白蓮寺的蓮花劍法，快捷無比，阮長青希望能夠領教幾招，望請三小姐不吝指點。」這阮長青顯是剛才二名隨從挫在趙家玉劍下，心有不甘，要顯一顯阮家堡的眞材實學。

趙莊馬車裡避難

阮長青說話之時已經長劍出鞘，而且拉開架式，向趙家玉進招。

阮長青雖然立時進招，其實並無殺着。他剛才見趙家玉應變快捷，料是可以引她出劍招架，如此則「領教」的用心便可成事。

但聽得「嗆」然一聲，果然有一把兵器擋格過來，但不是趙家玉的劍，却是董九叔的那柄刀鞘。

董九叔陪笑道：「老漢受趙老夫人所託，要令三小姐頭髮一根不缺，接回莊子。若是阮大哥雅興正濃，不如老漢向你請教幾招，祇在切磋，點到即止。」

阮長青微微一笑，道：「在下本來祇想見識一下三小姐在白蓮寺所習的劍法，九叔既然不允，祇好有待後會之期了。」居然還劍入鞘，心中却暗道：袁赤虎揚言欲把趙家莊夷爲平地，目前已是重兵壓境，哪裡還有甚麼後會有期，然而趙家莊危在旦夕，又何必乘人之危。

董九叔見阮長青收起長劍，心中感激，陪笑道：「得罪之處，日後再向阮家堡賠不是。」

阮長青道：「董總管言重了。」心想：你哪裡還有日後，袁赤虎有備而來，早已勝數在握。當下也不再理會。

董九叔這才心下放寬，轉頭道：「三小姐，咱們還是上路吧，雪積厚了，車行不便。」當即喚來店小二小胖子算了賬，又要了二罎酒，切了二荷葉包熟食，以便路上食用。

出了酒家門口，董九叔道：「這阮長青是得罪不起的，此人與袁赤虎有交往，不惹他，怕也會找上麻煩來。」

趙家玉道：「不過現在他們正在追孫小七。」

「這孫小七眞是樹大招風。」

「是不是他變了跛子，大家羣起追殺？」

「妳說得對，此時不殺他，更待何時。」

說話之間已來到馬棚，他們乘用的是一部四輪雙套馬車。

董九叔把一罎酒和荷葉包熟食交給趙家玉，自去解韁料理車馬。

趙家玉來到車後，掀開簾帳，正要進入篷廂，怎料擧目所見，不由大吃一驚。

這一驚，幾乎把手中酒罎等物脫手摔地，差點尖叫起來。

因爲她看到車篷內躺着一個直挺挺的男子，而且還是腿上夾了夾板的傷腿之人。

此人腮下鬚根賁張，左腿鑲了夾板，此刻雙目垂閉，還扯了趙姑娘那張毛皮被子蓋在胸腹。

看這人的模樣，活脫脫便是被仇家追殺的金刀小子孫小七。

趙家玉是習武之人，畢竟有她的定力，故此一驚之後，也就鎭靜下來。

此時車前的董九叔已經準備就緒，催促道：「三小姐，妳上車了沒有？我們這就起程啦！」

趙家玉道：「是，我們趕路吧。」當即躍入篷車內，下了簾子，抱膝坐在這個不速之客身邊。心中自忖道：此人果眞便是被衆多仇家追殺的金刀小子孫小七，此刻趕他下車，等如叫他送命，不如送他一程再作道理。

馬車搖搖晃晃出了馬棚，進入驛道。董總管揮鞭催馬，車馬去勢加速。

車馬震盪中，那男子微微張開眼來，有氣沒力地道：「車子起程了？」

趙家玉見他張眼說話，又驚又喜，低聲問道：「你究竟是誰？」

這漢子道：「一個希望休息的人。」

「爲甚麼不進酒家歇宿？」

「酒家人多，不方便。」

「不敢進店？」

「是不想進去，車上休息更安全。」

「我們的車正在趕路。」

「我也正在等待這一刻，可以不費氣力，去得更遠。」

「你在逃避敵人？」

「不是，我祇在趕路。」

「目的地何處？」

「越遠越好，祇要離開他們。」

「他們？你認識他們哪些人？」

「未必統統認識。」

「可是認識你的人却很多。」

「所以請你千萬不要趕我下車，在車裡，沒人見到我。」

「你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聽說金刀小子有一把殘刀，我沒有。」

「所以你不是孫小七？」

「如果我是孫小七，定然給你帶來許多麻煩。」

「故此你情願不是孫小七？」

「我祇是個祇想趕路和休息的人。」

「你的確很疲倦。」

「所以必須乘此良機休息。」

「吃過東西沒有？」

「我想喝酒。」

趙家玉斟了一碗給他，那跛子仰起脖子，咕嘟咕嘟一口氣喝盡了，再斟一碗，也是三幾口下了肚子。

正在驅車的董九叔似也聽到篷車內細碎的語聲，揚聲說道：「三小姐，剛才是不是跟我說話？」

趙家玉道：「我與你說話時，自會打開帳簾的。」原來風雪之故，前廂的簾子密封，是以董九叔聽得細碎語聲，却不知內中實情。況且三小姐是女兒家，自然不便窺看她在車內的情形。這車的車廂之內，有如她的閨房。

董九叔道：「我好像嗅到酒香氣息。」

趙家玉道：「是我在喝酒禦寒。」

董九叔道：「天氣寒冷，酒可禦寒，但喝多了小心醉倒。」

不過躺在車中的跛子不但醉不倒，還好像神采飛揚起來。他

張人英被岳老三等人圍困起來。

居然拖着一捆樹柴似的傷腿，半側身子坐了起來，看了看趙家玉，問道：「請問姑娘如何稱呼？」

「一個急於趕路回家的人。」

「我是休息人，你是趕路人。」

趙家玉嫣然一笑，但並不暢快，卻道：「其實我們都在趕路，我們急着回家，你忙着逃命。」

那跛子轉開話題道：「難道妳不是趙家山莊三小姐？」

趙家玉奇道：「怎會這麼問？」

「馬車的轅木上刻有趙家山莊的字樣，想來必是趙家山莊的車馬了。」

「原來你也認識趙家山莊的。」

「不然怎會胡亂爬進車內避難。」

「可惜上了趙家山莊的車，對你更加不利。」

「我知道趙家山莊的人，不會見死不救，上了趙家山莊的車，祇有安全，絕無不利。」

「可是現在趙家山莊馬車已經不安全了，尤其是將近趙莊方圓之地，凶險越大，越對你不利。再則，趙家山莊也非見死不救，有些人確是罪有應得的。」

「這個道理倒也很對，但如果趙家山莊的馬車不安全，還有誰家的馬車安全？」

「不是趙家山莊的馬車，對你更安全。」

「哦？」

「前邊有一座鄉鎮，我請九叔僱一乘馬車給你代步，費用算在趙家山莊帳上。」

跛子嘆息：「那是要趕我下車了，趙家山莊也如此絕情，眞乃天亡我也！」

趙家玉道：「其實是給你一條生路，因爲趙家山莊的車馬已受到敵人監視了。」

跛子道：「我雖然給多方仇家追殺，爬進馬車時一定沒人見到，你可放心。」

「很多人追殺你？」

「比我想像中還多。」

「其中還有張人英？」

「張人英這個殺千刀的，不念舊情，該死！」

趙家玉不由暗笑，因爲跛子顯是說漏了口風，初時不認孫小七，現在卻說張人英不念舊情，那自是有深交的朋友了。她道：「我剛才說咱們的馬車受敵人監視，是指趙家山莊的仇家，不是

張人英他們一夥。」

跛子「哦」然一聲道：「這就容易，把車轅上的趙家山莊字樣削掉，就是尋常的馬車了。」

「以此隱藏身份？」

「可免樹大招風。」

「就像孫小七不帶殘刀，掩人耳目？」

「這話我就聽不懂了。」

「因爲你不是孫小七。」

「我聽得更加糊塗起來。」

「如果你是孫小七，一定不會提議削掉趙家山莊刻在車轅上的字樣。」

「三小姐莫非也認識孫小七？」

「不認識。但酒館中卻有許多江湖客查問孫小七的去向，故此略有所知。」

「哦？幸好我不是孫小七。」

「你當然不像。」

忽聽得正在驅車的董九叔道：「三小姐，此人似乎有點兒像孫小七。」

原來趙家玉與跛子談話多了，語聲漸高，董九叔即使看不見，也逐漸聽到他們對話，自然聽出一些眉目來。董九叔是習武之人，豈會連這點靈敏也沒有。

趙家玉聽得董九叔之言，索性坦然道：「九叔認識孫小七？」

董九叔道：「不相識。」

趙家玉道：「怎知他像孫小七？」

「因爲他不肯自認是孫小七。」

「孫小七常常不肯自認是自己？」

「倒也未必。但冒充貨通常自認是正品，不敢自認，說不定是眞貨了。因爲此人走投無路，必須隱藏身份。」

「也是道理。」

「不過現在最頭痛的是阮長青、岳老三他們一夥，正在我們車後追踪而來，他們似乎嗅到了一些氣息。」

「甚麼氣息？」

「我是說，他們或許懷疑有一名類似孫小七的人，匿藏在趙家山莊馬車內。」

趙家玉道：「或許他們正在趕路吧。」

董九叔道：「果眞如此最好，但這些人絕非善男信女，須得加以防範。」

「是否他們發現了孫小七行踪？」

「或許還祇是懷疑。」

「車內並無孫小七這個人。」

「妳確定這個跛子不是孫小七？」

趙家玉奇道：「九叔怎知他是個跛子？」

董九叔道：「如果此人不是跛子，你一定會懷疑他不是孫小七，也一定不會讓他留在車內善加照應。」

趙家玉道：「他的確是個跛子，但不像孫小七。」

董九叔道：「那末阮長青等一夥到來之時，你爲他開脫，不然的話還是一劍把他了結最好。」

死不自認孫小七

趙家玉知道董九叔祇是誇張之說，最多把跛子交出，那有把他一刀了結的道理，實在是說給跛子聽的警告之言。不過她還是問跛子道：「你聽到九叔的話沒有？」

這跛子正在閉目養神，聽了趙家玉的問話，半張開眼道：「聽得很清楚。」

「你認爲怎樣？」

「他們要的是孫小七，我不是孫小七。」

「聽說孫小七跛的是左腿，偏巧你也傷左腿，怕有誤會。」

「誤會是可以解說清楚的。」

趙家玉不由苦笑，此人死不自認孫小七，卻也有他苦處，因爲追殺他的仇家太多，不認孫小七，還有一綫生機，認了孫小七，不但腦袋不保，還可能連累趙家山莊。

* * *

此時阮長青等人的一夥輕騎，已是越奔越近，來到了車後不遠之處。

董九叔道：「要來的，總是避不開，我們不如停車，免得這夥人以爲趙家山莊逃避他們。」

此時馬車剛好來到岔路處，路面頗寬。董九叔把馬車勒停，躍下車來，提着一罎酒，來到車後，掀開簾子，對那跛子上下打量幾眼，然後提起酒罎喝了幾大口，抹了抹嘴，對跛子道：「這是趙家山莊的馬車，一向沒有江湖朋友在趙家山莊車內拿人，即使衙門捕頭也給幾分薄面。」

跛子道：「我躲進趙家山莊的車，正是貪圖這個便宜。」

董九叔道：「不過現在的情勢非同往日，趙家山莊未必保得了你。」

「這一切，我已經看到了。」

「現在你的仇家蜂湧而來，咱

們早晚走不脫，怕是要來一個了斷，你看如何？」

「九叔說得不錯。」

「我們趙家山莊的馬車內，刀槍弓箭齊全，你可隨意取用。」

「我已看到所有的兵器，不過現在我想要的，是一碗酒。」

趙家玉隨即斟了一碗酒給他，然後躍下車來，掩了簾子，問董九叔道：「現在，該怎麼辦？」

「抄兵器。」

「跟他們硬拚？」

「不是，祇是防身之用，車上的跛子祇好看他的造化了。」

「趙家山莊的車，一向不給外人搜抄，若是官府又當別論。」

「官府也從未有此先例，我停車原意正是如此，他們追，我不逃，看他們怎地。車內有各種兵器，這跛子果眞是孫小七，想來知道如何應變。」

「這些人膽敢抄查趙家山莊馬車？」

董九叔嘆口氣道：「三小姐，世人眼光勢利，如今趙家山莊大敵當前，人家不給面子奈其如何。」又來到車後，拉開簾子，探頭道：「小兄弟，能否有驚無險，你最好躺在車內不要聲張，因爲阮長青他們已經到了。」

跛子道：「你是要我躺着不動？」

董九叔道：「姑且如此，如果情勢有變，便得看你如何應變了。不過一向以來趙家山莊不允他人搜查馬車，即使衙門捕快也給幾分薄面。」

「所以我以爲爬進趙家山莊的馬車，便可好好地睡一覺。」

「世事多變，趙家山莊未必護得你安全。」

「是不是要動武？」

「果眞如此，車內各種兵器可取用，咱們現下祇好各安天命了。」

跛子道：「我對趙家山莊滿懷信心，董總管，你祇去應酬阮長青好了。」

此時阮長青、岳老三等一夥人馬已來到跟前，總有十數騎之衆。

阮長青一干人勒停馬匹，問道：「二位怎地這裏停車不前？」

董九叔道：「咱們有一匹馬踢傷蹄子，給牠料理，順便歇一會。」

阮長青笑道：「傷蹄子的，我看不是馬匹，應該是一個人，此人想來便在車內。」

董九叔道：「阮老大怎會說如此怪話？」

阮長青笑道：「看馬車留下的輪跡，想來車上不祇總管與三小姐二人。」

這話好像有理，其實似是而非，董九叔知道這阮長青祇不過借用這個比喻，說出車中另有他人。像阮長青這樣武功修爲的人，一看車馬動態，也可得知車篷內有無第三人，甚至還可察覺到車中人的氣息。

不過董九叔還是辯駁道：「趙家山莊的馬車相當紮實非比尋常，況且篷廂內備有各種兵器，份量甚重。阮大哥說這話，未免外行了。」他特別說到篷廂內備有各種兵器，那是要他知難而退，不可輕舉妄動。

阮長青果然爲之一怔，但並不改變主見：「我知道車中還有一人。」

「你開玩笑了。」

「可否見識見識車中是那一位高人？」

「假如你阮老大重傷倒地，不能行路騎馬，趙家山莊的車馬遇上了，也會請你上車，送你一程。如是欲查看車中有無他人，絕無前例，不便從命。」

阮長青冷笑道：「趙家山莊傾覆在即，董總管還是看開一點吧。」

董九叔道：「如果我任由你搜車，趙家山莊又何不向袁赤虎屈膝求饒！」

「董九叔，我敬你是一條漢子，才這麼客氣，不然在前面的酒家便了斷了。」

「現在也還不遲！」

「九叔，我祇想知道車中人是誰。」

「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如果有人，怎麼說？」

「有人說，阮長青的頭腦有毛病，現在看來一點不假。可知這是趙家山莊的馬車，今回更是我們三小姐專用，有如閨房，有人無人，那由得你來放臭屁！」

「九叔，我已經給足了你情面。」

「我也一樣。」

「休怪我得罪了！」

「已經得罪得太多了。」

阮長青臉色一沉，長劍「刷」地出鞘！

這邊廂也是「刷」然聲響，出劍的却是趙家玉。

趙家玉持劍在手，來到車尾，顯是阻止阮長青搜車。

董九叔道：「應付這些人，不必三小姐出手，不如先由九叔舒舒筋骨，活活血脈。」

阮長青已經怒氣冲冲，居然定力甚爲不弱。他道：「三小姐，貴莊危在旦夕，原也不該乘人之危，既然三小姐執意如此，那也無話可說。」

趙家玉道：「要來的總是避不了，你就出招吧！」

阮長青面對年輕他一輩的趙家玉，却也感到束手無策。須知阮家堡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望，少不得要自重身份。現在，最重要的是，岳老三、何富貴等人都在追殺孫小七，又何必自己强出頭，反倒與趙家山莊結怨？

此時趙家玉道：「阮大俠本來就想看看我在白蓮庵所學的劍法，現在正是時候了。」

阮長青微微一笑道：「此時過招，一定不是領教領教這麼一回事了。」

「那麼還等甚麼？」

「我在等一個人，就是你趙家山莊車裏的孫小七。」阮長青向車帳內朗聲道：「孫小七，假如你仍是鐵錚錚的漢子，就下車來見一見我們！」

車內沒有回答，阮長青又道：「孫小七，你聽到沒有？」

車內不論是不是孫小七，肯定聽得清楚明白，但還是沒有回應，不過驛道上却傳來叫喊之聲：「孫小七？孫小七在哪裏？」

祇見雪地上一騎人馬飛馳而至！

此人非誰，正是張人英！

張人英此刻並非倚杖而行，而是騎在一匹駿馬之上，所以他是否斷腿，也已看不出來，不過那二根拐杖倒還備帶在馬背之上，想來備作不時之需。這張人英也不知從何處冒出來，有如從天而降。話聲甫落，人已到了眼前，他勒馬一立，朗聲道：「孫小七這個殺千刀的在何處？」

衆人見張人英忽然現身都打了一個突兀，尤其是阮長青更加感到頭痛。因爲阮長青認定張人英正在護送孫小七逃命，絕非追殺孫小七。

阮長青冷笑道：「如果你眞的要拿取孫小七的人頭，祇是舉手之勞。」

張人英傲然道：「舉手之勞的人頭我不取，我要與他公平決鬥！」

阮長青道：「你似乎還不配。」

張人英道：「難道你就配了？」

「至少在你之上吧。」

「你仗着人多勢衆，或許在我之上，但我追踪孫小七已經數百里路程，決計不能讓你坐享其成！」

「我也一樣。」

「如此說，這場人頭爭奪戰是免不了？」

「的確如此。」

「但孫小七在哪裏？」

「就在車中。」

「你見過他了？」

「還沒有。」

「孫小七竟在車中做縮頭王八？」

「對！」

「那一定不是孫小七。」

「不信，可以拉開簾子看看。」

「你不去看，却要我去看？」

「我不看，也知道他在車內，尤其是你張兄忽然現身，令我更加深信不疑。」

「簡直放屁，其臭難擋！」他仍疑信參半，策騎來到車旁，端詳一會，然後向董九叔道：「這分明是趙家莊馬車。」

董九叔道：「不錯。」

張人英道：「怎麼我們在河東橋見面時，未見此車的？」

董九叔「哼」了一聲，心想：這滑頭不知耍甚麼花招了，但想到張人英在「石板橋」飯店曾聲稱與自己在河東村見過一面，想來是自圓其說之言。

張人英又道：「莫非孫小七在趙家莊的車裏做縮頭烏龜？」

董九叔道：「閣下曾是孫小七的朋友，應該知道他是不是縮頭王八。」

張人英喟然道：「如果眞的躲進了趙家莊的馬車，就難怪他情願做縮頭王八了，因爲趙家莊的車，一定比龜殼還硬朗得多。做這烏龜何樂而不爲？」

趙家玉斥道：「你無賴！」

張人英道：「我是說，躲進趙家莊的車，一定十分穩當，豈止龜殼，簡直就是鐵殼，做其王八龜蛋又何必介意。」

雪地上一騎馳至

張人英又道：「如果孫小七這王八龜蛋眞的縮在趙家莊這……鐵殼裏，我張人英也決計不會就此罷休的！」

趙家玉道：「你想怎地？」

張人英「哈」地一笑道：「這王八喝酒如牛抽水，遲早要爬出這殼……來解決那事兒，到那時他既然不在趙家莊那殼——車裏，那就不必客氣了。」

趙家玉道：「那又如何？」

張人英道：「也沒這如何那如何的，祇好耐着性子等那王八龜蛋那件事兒告急，爬出來找尋出路，便是最好下手良機。」

董九叔心中暗笑，自然明白他所說的「那事兒」的意思。那是說孫小七遲早要下車來小解，其時他不在趙家莊車裏，便對他下殺手。打的雖是如意算盤，倒是給足了趙家莊的體面，似乎也在示意阮長青等人，以示對趙家莊的一點江湖尊嚴。

董九叔心中頗有感激之情，但臉色冷然，他道：「所以你打算尾隨不捨？」

張人英道：「我已經追踪一千里，怎可功敗垂成，祇要他爬出趙家莊這個鐵殼，就要他縮不回去。」

董九叔道：「你這個算盤一定打不通，因爲一罎酒喝進肚裏，回出來多半打了折扣。」

「那又怎樣？」

「可以物歸原處。」

「啊呀，你倒是提醒這王八龜蛋。但如果三小姐也在車內，這事兒如何是好？」

「不過我們車裏既無王八，也無龜蛋。」

「有無孫小七這王八龜蛋，咱們走着瞧吧！」

「這話最是實在，咱們走着瞧吧。」董九叔轉頭對趙家玉道：「我們趕路要緊，上車吧。」二人隨即躍上車轅坐墊，趙家玉也不進車廂內，免得掀開簾帳，給他們看到車內另有其人。

董九叔揮動長鞭，馬車隨即離去。

這裏阮長青等人，眼看趙家莊的馬車遠去，心中氣憤，却又奈之無何。但此事功敗垂成，祇因橫裏殺出張人英來插科打諢之故，因此阮長青、岳老三等人無不對他怒目而視。

阮長青冷笑道：「張兄眞是了得，三言兩語，便把此事打發過去了。」

張人英也知道處境甚爲不利，嘆息道：「孫小七這龜蛋或許眞的在趙家莊馬車之內，但我們何必强行拿人，開罪趙家莊，多結怨家？況且孫小七他這個王八，早晚要伸出頭來的。」

阮長青冷笑：「祇此而已？」

張人英笑道：「我當然也不希望在此與各位爭奪孫小七的人頭。」

「故此把這王八放生了？」

「你認爲我放生了孫小七？」

「難道不是？」

張人英冷笑道：「我不是放生孫小七，其實放生了你們，也放生了我自己。」

阮長青奇道：「這話怎麼說？」

張人英眼看岳老三等人坐騎已把自己圍困起來，情勢甚是不妙。處此境況，他臉上顯得更爲坦蕩。他道：「各位對趙家莊知道多少？」

阮長青道：「正要請教。」

張人英道：「那末對孫小七又知道多少？」

阮長青道：「閣下當然比我們更清楚。」

張人英道：「我知道趙家莊馬車內備有多種兵器，其中最適用於孫小七的傢伙就是强弓利箭！」

「那又如何？」

「孫小七雖斷腿，不是斷臂，一定仍可拉弓射箭。此人看似在車內做縮頭王八，但最可怕的，正是他甘於做其縮頭烏龜。」

「哦？」

「因爲他隨時可以射出一支冷箭，不是你中箭，便是我墮馬，當然也可能誤中他人。」

衆人聽到這番話，雖然不能盡信，似乎又不能不信。因爲張人英說到孫小七甘於做其縮頭烏龜，這確實是一件難事，能夠忍得這口氣，定然早已留有殺着。想到此處，覺得張人英之言不但有理，簡直有如救命恩人。

衆人還在驚嘆之間，張人英已然提轠揮鞭，排衆而出，說道：「在下還得追踪趙家莊的馬車，失陪了！」

* * *

此時趙家莊的馬車已經放出三數里以外，看看後無追兵，這才鬆口氣。

趙家玉不禁問董九叔：「車裡的跛子，究竟是誰？」

董九叔道：「現在看來，九成九是他了。」

「孫小七？」

「對。」

「孫小七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

「多半就是躺在車裡的這人物了。」

（未完・二）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阿合台領着張靈芸與卞宛青到了破廟，此際賈墨羽也跟着來到，三人與查小玉及她的兩個兄長查璞查瑞相見，張靈芸向查小玉詢問梅歸下落，小玉表面天眞，內裡狡黠，她不答反邀卞宛青檳脚上比暗器……三師姐妹鬥十五人組成的陣式，查小玉被張靈芸制住，以爲對方停止了，不料對方繼續發動陣式，且放出巨鷹，張靈芸提着查小玉出陣後遇到……

這查小玉狡黠之極，存心暗襲，臉上却又要賣好，先發暗器，後打招呼，但仍被張靈芸躲過。

那兩枚鐵鷹爪徑朝趙妙峯飛來，趙妙峯大吃一驚，急使「靈猿過枝」斜縱出去，方得躲過。

查小玉嬌笑道：「張姐姐剛才使的是甚麼身法？怎的一晃便跑到人家背後去了呢？我拜你爲師，把這手功夫傳給我成麼？」

張靈芸心中疑惑道：這小妖精方才被我點了「對日穴」，縱然她能自己運氣解穴，至少也得過一個時辰，怎的這下又活蹦亂跳的？

須知華山派點穴手法與別不同，等閒不易識別出來，因此張靈芸料定趙妙峯未必能替她解穴。

她正在猜疑，突然嗤嗤數響，三枚子午悶心釘已分上中下三路打來。

張靈芸嬌叱一聲：「好賊子，敢施暗器！」靈蛇劍急翻陰把，「梅花三弄」吧吧吧三聲，三枚悶心釘悉數被打落。同時身形縱起，躍到趙妙峯面前，「日月雙照」刷刷兩劍，直削左右膀。這是華山派「和合劍法」裡的辣招，如非趙妙峯逃得快，兩隻膀子早被斬下來了。

悶心釘三路打來

趙妙峯武藝雖也不弱，但和張靈芸相比之下，却差得太遠，兩人這一交手，祇三五個照面，趙妙峯已祇剩下招架的份兒。查小玉見勢不好，急喊道：「張姐姐，暗器來也！」

張靈芸祇道是眞，急閃身躲避，趙妙峯也慌忙跳在一邊。

原來查小玉方才吃了張靈芸的苦頭，心中畏懼，雖然眼見趙妙峯落在下風，也不敢過去相助，祇站得遠遠的。這時見張靈芸躍開，不禁笑得如花枝亂顫一般，喊道：「張姐姐，你中了我的計啦，我和你鬧着玩呢。」

屠龍仙子自出道以來，幾時受過這種戲弄，心中大怒，欲待過去追殺，却又被夜遊神趙妙峯糾纏住，張靈芸銀牙一挫，暗恨道：「我且先結果了這廝，再去收拾那妖女。」劍法一緊，全是狠辣招數，趙妙峯上遮下擋漸漸抵擋不住。

猛聽查小玉笑道：「張姐姐，我的鐵鷹爪又來啦！」

張靈芸祇道她又是戲弄，全不理會，陡覺風聲有異，這時反身撥打已自不及，急使「拗步回身」，突然繞到趙妙峯身旁，順手把他朝前一推，趙妙峯站不住腳，直朝飛來的鐵鷹爪撞去。這一下駭得他魂飛魄散，急忙順勢朝地上一撲，嗤嗤兩聲，兩枚鐵鷹爪從他頭上飛過。

查小玉哈哈笑道：「趙大哥，你這個救命招式叫甚麼名字呀！」

趙妙峯急道：「查姑娘，別用鐵鷹爪啦，你這是越幫越險。」說話之間，人已縱起。這次他不敢再和張靈芸硬拚硬打，展開一身小巧功夫，和張靈芸游鬥。

張靈芸罵道：「你這點鬼門道絆得住別人，却奈何不得我，叫你知道厲害！」手裡寶劍一緊，趙妙峯陡覺眼花撩亂，對方劍尖不離自己兩側，正所謂瞻之在左，勿焉在右，簡直無從避讓。

和合劍法乃是青靈師太獨創，以狠辣快速見長，所謂和合，乃取劍劍成雙之意，皆因每一招發出俱是雙數，端的威力無窮，趙妙峯幾曾見過這種怪招式，抵擋不來，祇得連連後退，張靈芸腳下一勾，趙妙峯仰天一跤跌倒地上。張靈芸更不容情，「撥草尋蛇」劍光一閃，一劍直刺咽喉。忽覺身畔微風起處，手腕被人一托，耳邊有人道：「張女俠手下留情！」

張靈芸大吃一驚，先且不管來人是誰，劍訣揚天，手腕一翻「攪亂春水」劍尖指地劃一個圓圈，徑向來人腳脛捲去。

那人身法好快，腳尖一點，已縱了出去，同時一彎腰提起趙妙峯，躍到樹下站住。張靈芸才看清來的是岷山六狸中的陳四姑。

陳四姑放開趙妙峯，向張靈芸深深行下禮去，說道：「張女俠可否看小妹薄面，饒他一命？」

張靈芸「哼」了一聲，舉目四下一看，查小玉已不知甚麼時候跑走了。

她此時一心惦記賈、卡等人，不願再耽誤時間，再一看對方態度和悅，也就消了一半氣，說道：「看在四姑份上，權且恕過他這一遭，下次再要碰在貧尼手裡，便不輕饒了。」說罷提了寶劍轉身走出林去。

忽見牆上一前一後縱出兩人，月光下看得分明，前面一人是查小玉，後面追的却是二師姐賈墨羽，張靈芸罵道：「小妖怪！看妳還往哪裡逃？」一擺寶劍，上前擋住。

且說方才蒼鷹下擊，卡宛青揮劍爲護賈墨羽，自己左肩却被鐵鷹爪打中。賈墨羽一見卡宛青受傷，她祇道這鐵鷹爪有毒，這一急非同小可，左手拉住卡宛青，兩人一齊躍出，一個蒙古少年衝上擋阻，賈墨羽暗凝眞氣，右掌猛發，使出「混元手」功夫，祇聽見蓬的一聲，那人胸骨粉碎，狂叫一聲，登時喪命。

「混元手」是華山派鎭山之寶。乃以本身眞火聚於掌上發出，專傷心臟，能碎筋骨，除開玄門罡氣護身而外，便是金鐘罩鐵布衫一掌也可打散。賈墨羽宅心仁厚，平素向不輕用，這時動了眞怒，不再顧忌，每一掌出去都是使的混元手。這些蒙古少年縱然精通技擊，哪裡禁當得起？祇見賈墨羽身形飄動；片刻之間，又有數人斃命在她掌下。

查小玉見賈墨羽這等威勢，哪裡還敢過去，心頭叫苦道：「我祇道那張靈芸便是最厲害的了，哪知道這個賈墨羽似乎還要凶些。早知如此，不惹她們也罷。」

但她此時已勢成騎虎，祇得撮口一呼，指揮蒼鷹下擊。賈墨羽見查小玉站在遠遠的撮口呼嘯，情知又是她搗鬼，心想我先將她拿下再說。手腕一翻，從肩上拔出靈蛇劍來，回顧卡宛青道：「四師妹，傷口發不發麻？」

卡宛青搖頭道：「不要緊的，暗器好像沒有毒。」

賈墨羽見她神智清醒才放了一半心，此時一隻蒼鷹已凌空撲下，賈墨羽退後半步身軀側仰，劍訣斜豎，右肘後拉，劍身平貼劍訣，一招「后羿射日」運罡力將寶劍脫手推出，劍如銀蛇飛射，一劍將那隻蒼鷹貫了個對穿，跌下地來。賈墨羽看都不看，腳底一使勁，「靈蛇竄澗」一晃身已滑到查小玉面前，劈面便是一掌。

查小玉見她剛才連斃數人，這時哪裡還敢招架，掉頭便逃，查瑞救妹心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人家對手，糊里糊塗衝上來，被賈墨羽隨手一推，便跌倒地上。

賈墨羽輕功絕頂，她既然要立意擒人，查小玉可就難以脫身，祇幾個騰步已趕到身後。查小玉看她快要追上，嚇得心膽皆裂，祇得沒命的飛跑，及至逃出牆來，又碰見張靈芸迎面攔住。她此時逃既不能，戰又不敢，把

心一橫，空着手朝張靈芸撲去，叫道：「張姐姐，賈姐姐要殺我哩！」

張靈芸一怔，暗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反叫我救她？」就在她這心神微分之際，查小玉已從她身邊跑過，竄進樹林去了。

賈墨羽罵道：「好狡猾！」

張靈芸方醒悟過來，大怒道：「二師姐，莫放走了她。」飛步趕了上來。

賈墨羽道：「她在我手裏決逃不了，四師妹受了傷，你快去照應她。」

寶劍脫手射飛鷹

查小玉見賈墨羽苦追不捨，心頭着急，邊跑邊叫道：「賈姐姐，我和你又無深仇大怨，何必非傷我不可呢？

賈墨羽道：「你祇站住，我便不追。」

查小玉怎敢站下來？但她輕功到底差幾分，看看賈墨羽指尖已快搭上她肩頭，好在她本意祇想將人擒住，並不想傷人性命，否則祇要「小天心」往外一登，十個查小玉也了賬了。

查小玉情急智生，突然往地上一伏，賈墨羽不料她使出這麼一手，一時收勢不住，竟從她身上直竄出去。但她輕功了得，半空中挺胸消勢，脚才點地，一招「鷲鷹翻身」倒撲回來，順勢反臂一掌揮去，查小玉急向樹後一閃。

賈墨羽這一掌打在樹上，「喀勒」一聲，樹皮竟被打出四道深深的指痕。再一定神觀看，查小玉已跑不見了。賈墨羽想了一想，不覺失笑，正待轉身回去。忽聽左側不遠傳來一陣馬嘶聲，再仔細一聽，正有人在大聲喝罵，似乎在與人交手過招，聲音酷肖袁孤鳳等人。賈墨羽心中奇怪，暗想方才我吩咐她們回去，難道幾人又私自跟來了？想了一陣，仍舊放心不下，循着聲音尋了過去。

逼近一看，赫然是薛、董、林、袁，四人正和一個大漢交手。薛、林、袁三人俱是手提靈蛇寶劍，董飄香空着一雙手夾在三人當中，此退彼上，打得甚是起勁，那大漢祇憑一雙肉掌，口裏吆喝四女停止，薛、林等人全然不理，祇彼此隨着口號，走馬燈似的圍住那漢子廝殺。尤其袁孤鳳更是勇敢非凡，將新近才學了一半的和合劍法施展開來，雖然尚不十分純熟，却也頗具威



薛等四人由龍渾帶到了幾座牛皮帳篷前。

力。賈墨羽看得好笑，先且不喝住他們，祇站在樹後觀看。

那大漢憑着一雙肉掌力鬥四人，竟全無懼色，袁孤鳳幾次燥急輕進，還險些給他奪去寶劍，賈墨羽越看越驚異，這大漢掌帶勁風，功力確極沉厚，薛、董等人仗着身體靈便，又彼此互相呼應，方能打個平手。賈墨羽暗自奇怪，不知這大漢是何等人物。

五人又約莫拆了十來招，那大漢連發兩掌，迫開董飄香，闖了出來，叫道：「你們且慢動手。」說着回身向樹林一擧手道：「這位師父請出來吧！」

原來這大漢眼觀四路耳聽八方，手裏雖然和敵人格鬥，却仍然時刻留意着四下動靜，薛絳樹等人尚在貿貿然的亂打，他却早已察覺有人藏在一旁觀戰，但拿不準是敵是友，故此先脫身叫破。

這裏薛絳樹、林紅梅等人見賈墨羽從林中走出，齊都上前施禮，口稱：「二師姐！」

那大漢「哦」了一聲道：「原來你們一家的？」

袁孤鳳秀眉一挑，喊道：「二師姐快來拿住他，這是個壞人。」

賈墨羽對那人打量一眼，見他身軀高大，黑滲滲一張面皮，二目精光四射，兩旁太陽穴凸起，顯得內功深厚，容貌擧止却又似粗魯不文之輩，賈墨羽也看不出他的路數，先打一個稽首問道：「施主何來？」

那人拱一拱手道：「俺從岷山來，到這裏尋人的。」賈墨羽心中一動，又問道：「不敢動問施主尊姓。尊師何人？」

那人搔了搔頭皮，又趕緊拱一拱手，袁孤鳳見他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兒，不禁「莞爾」笑出聲來，賈墨羽瞪了她一眼。

那大漢道：「承師父下問，在下賤姓龍，單名渾字，俺師父他老人家姓謝。」

賈墨羽點首道：「原來是震天無敵謝老前輩門下的龍英雄，貧尼失敬了！」

龍渾連連彎腰道：「惶恐惶恐，敢問師父上下怎麼稱呼？」

賈墨羽說了名字，又問薛絳樹怎的會和龍渾打起來的？

原來在賈墨羽走後，四人商量一陣，薛絳樹得了一個主意。瞞了周英等人，祇推說有事回宮，四人牽了奪來的兩匹蒙古馬。悄悄繞道躲開衆人視線，這才兩人合乘一馬。皆因馬匹往往能識原路，特意放鬆韁繩任其行之，繞來繞去，竟一頭碰上了龍渾，祇道對方是查小玉一黨，故此大打了一場。

龍渾道：「俺特來擒拿一個本門叛逆，探訪到她躲在這裏，不想和諸位相遇。」

說着領了衆人繞過一座小丘，便看見幾座牛皮帳篷，這幾座帳篷位置甚爲隱蔽，如非近前，簡直看不出來。三個蒙古少年已屍橫帳前。賈墨羽略看一眼，便知是被少林門中「震天掌」所斃。心想：這龍渾果然厲害，難怪江湖中人提起岷山六狸皆人人懼怕。

賈墨羽對於陳四姑背叛師門一事，也略有所聞，但這類別人門戶私事與自己無干，也不願提起，龍渾指着一個帳篷道：「這個帳篷便是俺本門叛逆住的地方，不想俺尋來時，她又不見了。」

賈墨羽心中一動，將這些帳篷挨次搜了一遍，但却沒一個人影。

龍渾道：「俺適才尋來時，見有一個書生睡在這當中一個帳幕裏，不知怎的現在却又不見，想來是逃走了。俺因他是讀書人，所以也沒難爲他。」

賈墨羽心中暗想：那梅歸既已逃走，想來自會覓路回江陵，祇要他脫離查小玉之手，也就不必再理會。岷山六狸一向介於正邪之間，謝超凡名頭雖然響亮，人緣却不大好，這種人最好少招惹，當下辭了龍渾，帶着薛絳樹等人徑去那古寺尋張、卡二人去了。

且說賈墨羽與龍渾分手，帶着四人回來。袁孤鳳氣憤憤地道：「二師姐，這大漢是做甚麼的？」

賈墨羽道：「他是當今武林第一名家謝超凡門下，武功甚高，你們不要惹他。」

袁孤鳳心中不憤，低聲咕嚕道：「我才不怕他咧。」

賈墨羽裝不聽見，這時已來到那破廟牆外，側耳一聽，祇聽有人互相問答，却不像拚鬥光景，賈墨羽祇道已經打完，便和四人越牆而入，祇見張、卡兩人並肩而立，對面高高矮矮共有三四十人。張靈芸見了薛絳樹等人，不禁「咦」了一聲道：「你們怎麼又找了來啦！」

薛絳樹笑道：「我們替三師姐助拳來着。」

董飄香眼快，見陳四姑趙妙峯也在那羣人內，還有徐公子的護院周起蛟、陸文等人，便偷偷地告訴了賈墨羽。

徐家搭上錦衣衛

賈墨羽凝眼一看，見除開查璞查瑞以及衆蒙古少年之外，其餘衆人俱未見過，想是剛才衆人到來時，自己去追查查小玉去了，以致兩下錯過，最奇的是內中十餘人皆是京中錦衣衛的服色（錦衣衛乃是明朝直屬皇帝的特務機構），不知他們因何在此時此地出現？

陳四姑見賈墨羽一身墨綠色道裝神清氣爽，風致嫣然，料到定是青靈四女中凌波仙子賈墨羽無疑，便對張靈芸道：「這位敢是凌波仙子麼？請張仙子替我引見引見。」

張靈芸「哦」了一聲道：「二師姐，這位是岷山謝老前輩門下陳四姑。」

二人互道仰慕之後，陳四姑便替那羣錦衣衛的爲首兩人引見了。一位乃是昔年威鎭兩湖的武當派高手，金劍大俠薛孝威的孫子，現任西營指揮，姓薛名昭。另一人約五十左右，乃是北五省成名豪傑，姓李名光祖，人稱小天神，現任錦衣衛堂官，這二人在京都地界大大有名，便是江湖上也無人不知。

那李光祖是老公事，也是老江湖，眼見來的是青靈觀的人物，絲毫不敢搭出官架子，趨前一步含笑拱手道：「青靈觀乃是當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今日結識諸位，眞乃三生有幸，在下和這位薛兄弟今兒到徐公子府上，聽說張、卡二位仙子與這裏查氏兄妹相約較技，故此特地趕來，不敢說勸解，祇是想瞻仰瞻仰也是好的，如今既然事情已了，那麼我們就告退吧。」

賈墨羽尋思道：這事有些古怪，查小玉和一批蒙古人來到中原，已經有些令人不解，如今又扯上了官家之事，還有那徐公子和這類人往來，也有些可疑，但師門戒條向不干預朝政，還是少理閑事的好。

賈墨羽想了一想，對查璞、查瑞道：「令妹我未傷她，祇是方才貧道失手打死了這幾位，心裏甚是不安，還望二位和令妹商議之後，明日派人到青女宮來，或由貧道補償金銀作死者家眷撫恤費用，或代作法事超渡。」

李光祖怕查氏兄弟不會講話，又把事弄僵，忙搶着道：「難得賈師傅想得這麼周到，其實雙方既已交手，那能保得沒有死傷，這裏安葬等事，在下和徐公子都可料理，如果賈師傅一定心中不安，那麼明日要這兩位查老哥寫幾個名字送到青女宮來，唸幾天經也就完了。」

賈墨羽笑道：「李施主肯多費心，貧道這裏先道謝。」

張靈芸忽道：「二師姐，咱們白打了半天，事情可沒完哩。」

賈墨羽知她是指梅歸仍未救出一事，但當着衆人不便明言，祇得說道：「回去再談吧。」說着俯身從死鷹身上抽出靈蛇劍來納入鞘裏，辭了衆人，和張、卡等人徑自離去。

陳四姑見衆人走後，方笑道：「好個賈墨羽，眞不愧是青靈觀的掌門弟子，單是這心地良善做事厚道，便不由人不心服。」

趙妙峯在旁冷笑道：「你也太老實了，這種貓哭老鼠的事誰不會做？」

陳四姑搖頭道：「那倒不然，別的可以假，這神情之間是瞞不過人的。」又嘆息：「文王百里而興，青靈觀人數雖然不多，日後必可執武林牛耳。」陳四姑說到這裏，似乎意氣蕭索，神色有些黯然。

薛昭笑道：「四姑這話差了，岷山六狸名震江湖，比青靈觀也差不了哪裏去。」

陳四姑搖搖頭，微喟一聲道：「咱們且丢開這些事，倒商議如何尋找查家妹子是正經。」一語未完，忽聽有人喝道：「陳容君！這不要臉的賤人，還不束手受死！」

跟着從牆頭落下一條大漢來，別看他身軀高大，着地時就如樹葉飄落一般。陳四姑一見來人是龍渾，也有些着慌，勉强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六師弟。」

龍渾怒喝道：「誰是你的師弟。我和大師兄兩人尋了你好久，到底碰上了。」

陳四姑先前臉色本已轉成灰白，這時又慢慢回復過來，笑道：「你既不認我是師姐也就罷了，又尋我幹甚麼呢？」

龍渾道：「你別和我裝沒事人，大師兄和我兩人奉師尊之命擒你回山處死，難道你自己還不知道？」

陳四姑道：「既然如此，老大爲何不來，可知是你素日與我不

和，故意借師尊之名來唬我。」

龍渾乃是個粗人，哪裏懂得陳四姑用話試探之意，聞言暴跳如雷道：「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我唬你幹嗎，我們先去搗了你紅心套的老巢，才一路尋到這江陵來，大師兄就在這兩日便可趕到，你當我是唬你麼？」

陳四姑一聽盛威公尚未到來，頓時膽壯許多，便笑道：「老六，論理自然我有許多不是，但也是為勢所逼，你不知這事內中首尾，我勸你別管的好，你剛才言語之中對我頗為不敬，我念在你素日為人糊塗，也不和你計較，你各自去罷，日後咱們再遇上時，祇要你仍然當我是師姐，我自然也和從前一樣疼你的。」

龍渾不懂她為何突然硬起來，祇氣得大罵道：「媽的，你反倒派起我的不是來了，我奉師命拿你回山，別的一概不管，有話你和師尊當面辯白去。」

陳四姑笑道：「你拿出師尊的黑勅令來，我便隨你回山。」

龍渾呆了一呆，說道：「黑勅令在大師兄身上帶着，沒放在我這兒。」

陳四姑顏展一笑，說道：「老六，這可是你當面撒謊，咱們都侍候了師尊多少年，這類謊話騙得過誰來？如果師尊真要拿我回山問罪，便會派二師姐或三師兄出馬，連朱老五也派不上，何致於派到你頭上來？師尊提起老大還不是恨得牙癢癢的，他配來拿我？你自己受了老大愚弄還不知道，真是蠢材。」

龍渾被她一頓話，只氣得火冒三丈，不覺順口罵出平時謝超凡罵徒弟的口頭禪來：「這你不要臉的小淫婦！」話才出口，忽覺眼前一花，忙一歪身閃過，只覺肩上一陣火辣辣的疼痛。

原來陳四姑見他口出惡言，便躍過來劈了一掌，罵道：「你忘了你是誰啦！」

這一掌雖被龍渾躲過，但肩上却被陳四姑指尖拂中，龍渾心裡方才一驚，暗忖道：「大師兄說咱們這一種功夫只要一有婚嫁之事，功力便會減退許多，照剛才這一招看來，她的功夫並沒擱下，果真和從前一樣，我可不是她對手。」

想了一會，仍然仗着膽子喝道：「陳容君，你敢和我動手，你不怕師父麼？」

陳四姑笑道：「我怕師父，終不成怕你？」

龍渾忍氣道：「好，好，既然你不知改悔，咱們走着瞧吧，早晚放不過你這一對奸夫淫婦！」說着惡狠狠地盯了趙妙峯一眼，便待回身走去，陳四姑突然喝道：「給我站住！」

龍渾嚇了一跳，問道：「幹甚麼？」

陳四姑笑道：「我說你這人呵，真是人如其名，不折不扣是個渾人，你既奉師命來拿我，如今又空着手回，對師尊如何交代呢？」

龍渾不知道陳四姑故意要他，還想恐嚇她一下，便道：「我祇對師尊說，你背叛師門，目無師長，他老人家自會來收拾你。」

陳四姑笑道：「不等老大來麼？」

龍渾道：「我自回岷山，不等他了。」

陳四姑臉色一沉道：「老六，我聽說你發誓要取我項上人頭，想來你的功力定然已經大進，今天我倒要考較考較你。」

龍渾怒道：「你我同門之義已絕，虧你還有臉說考較我的話。」

陳四姑笑道：「你忍心不認我做師姐，我還捨不得你這個師弟哩。」

龍渾罵道：「好不要臉的……」罵了半句忙又咽住。他剛才幾乎吃了陳四姑一掌，嘴裡雖然仍不肯服輸，心裡已有幾分怯意。

陳四姑兩手叉腰，直湊上來，揚着臉笑道：「不要臉的甚麼？你倒是說呀！」

龍渾被她窘得啼笑皆非，不知不覺連連往後退。

罵道：「我可沒精神陪你說笑話。」

說着轉身便要走開。

陳四姑一躍上前，夾手一把抓住他背心，喝聲：「回來！」

龍渾大怒，轉身揮臂一格，「澎……嗤……」兩聲響，兩人都被震開數步，龍渾背上衣服竟被撕了一大片來。

龍渾怒罵道：「陳容君，你欺人太甚！」

左足上提，左臂往後一拉，力貫右臂，一招「兵伐殷郊」，「呼」地一掌劈來。

陳四姑見他吸氣運力的姿式，已知他動了真怒，使出了「震天掌」的功夫，這一掌被打實，便是石人也擊碎了。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文束玉化裝成紫臉漢子跟踪花二爺——祝武雄，到了一間草房，發現他與一女人幽會，女人欲討還黃羅香巾，文束玉已從對話中知道鏢銀乃他夥同楊樓十八怪劫去，正擬下去捉他……經「五月花」夏紅雲說明，他才知那女人是「胭脂魔王」的第五夫人……夏紅雲帶着文束玉去找花雲秋，並謊說文束玉是她師父新收的記名弟子叫聞恕瑜……

毒桃花臉色微微一變，強自鎮定着點頭含笑道：「這倒是的。」

同樣說了四個字，但滋味已和先前四字不大相同了。不過，胭脂魔王並未注意到這些，他正在瞑目搜索唐詩中的佳句。

而文束玉自夏紅雲提出要請毒桃花繡絹之後，一直恍恍惚惚的有着一種異樣的感覺，如今，他才一下子弄清楚，那條黃羅香巾，原來就是夏紅雲拿跑的！

胭脂魔王想了半天，似乎仍未想出甚麼適當的句子來，這時忍不住轉臉向文、夏二人問道：「兩位賢侄有佳句否？」

文、夏二人對望了一眼，文束玉沒有開口。不過，文束玉已猜透夏紅雲會說些甚麼話出來。

果然，夏紅雲裝了裝樣子，皺皺眉頭道：「唐詩佳句雖多，但甚多佳句均係層轉沿襲，連詩聖杜甫都不能例外，餘子之作，蓋可想見……」

胭脂魔王給引起了興趣，不禁插口道：「這方面，就你丫頭所知道的，說點來聽聽看！」

夏紅雲故意思索了一下道：「囉，譬如說：杜甫題武侯廟的『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便係承襲何遜行題孫氏陵之『山鶯空樹響，隴月自秋輝』。這兩句還算是偷得好的，因為它比原作較為韻緻。至於由庾信之『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翻作為『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就差勁多了。」

胭脂魔王不禁點頭道：「是的，庾信之『出』和『上』，要比杜甫的『宿』和『翻』清靈秀逸些。」

毒桃花一時忘情，竟也笑着插口道：「還有沒有別的例子？夏姑娘。」

文束玉不禁暗道一聲：毒桃花，你可上鈎了！

「五月花」夏紅雲這妮子還真沉得住氣，明明機會已經造成，她却能不慌不忙的偏臉又想了片刻，方始驀地一「噢」，抬起頭來道：「對，還有一例子，這個例子又牽連到一位大名人！」

胭脂魔王忙問道：「誰？」

夏紅雲答道：「李義山！」

毒桃花微訝道：「李義山那一首中的那幾句？」

夏紅雲微微一笑道：「是李義山的那一首，紅雲記不清楚，紅雲只記得他有兩句『何事芙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係套自梁簡文帝的『早知半路應相失，不若

從來本獨飛』，這種偷法實在太惡劣了。」

毒桃花臉色微微一變。

夏紅雲裝做沒有看到，嘆了口氣接下去說道：「炒一次冷飯，已經夠人倒胃，不意後來製作樂府的人，竟又將它一炒而再炒，眞是令人不敢恭維。」

毒桃花的臉色更白了！

胭脂魔王未曾留意，這時追問道：「後來又改成那兩句？」

夏紅雲淡淡地道：「後來改成的是『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來莫作雙』！花前輩，你想想，這多沒有意思？」

夏紅雲將繡在那條黃羅香巾的這兩句樂府婉轉「點出」，毒桃花臉孔頓然由白轉青，幾乎當場暈厥過去。

夏紅雲知道火候已夠，當下轉向胭脂魔王含笑道：「我們東拉西扯，愈扯愈遠，眞是不成話說，其實，這種小事根本就不該痲煩花前輩操心……」

夏紅雲一面說，一邊站起身來，上前拉了毒桃花一把笑道：「五師母，來，帶姪女兒去妳房裏，看妳以前繡過的，其中有沒有一些甚麼新穎的式樣。」

胭脂魔王也點頭道：「不錯，你們進去慢慢商量着辦吧！」

* * *

傍晚時分，文東玉和夏紅雲自魔府中告辭出來，表面上的約定是：素絹留下，等毒桃花將來繡好了，或者派人送去，或者由夏紅雲自己再來拿。

文東玉和夏紅雲回到客棧，文東玉仍然有點不放心的問道：「毒桃花眞的答應了？」

夏紅雲微微一笑道：「她毒桃花有幾條命敢不答應，而且還感激得甚麼似的，說將來如有用她之處，她一定捨命報効，你瞧我的交涉辦得多好！」

文東玉道：「那麼你將香巾還了她沒有？」

夏紅雲一楞，訝然道：「怎麼說？還給她？你是怎麼想得起來的？你將毒桃花看作何等樣人，證據一旦消滅，她還會理你？」「哼」了一聲又道：「就在目前，我們都得提防一二，防備那女人表面上甜言蜜語，暗底下來個人證一起消滅。」

文東玉呆了一下道：「如何提防？」

夏紅雲噗嗤一笑道：「你瞧你這份膽量！如何提防，那是我的事，有我『五月花』在一起，保險沒人敢動你文大相公一根汗毛就是了！」

文東玉咳了一聲道：「我不是說怕……」

夏紅雲點點頭道：「是的，說『怕』太難聽，那就改成『有所不安』也是一樣。」

文東玉臉孔一紅，赧然笑笑道：「好，我承認說你不過，算你潑，唔，咳，我是說，咳咳，對了，那女人既然如此不可靠，她假如對這條香巾來個不認帳又待如何？」

文東玉縮口快，夏紅雲居然沒有聽清那個「潑」字，這時哼了哼，得意地道：「如我像你一樣笨，我早在家中閒着了！知道嗎？我到她房裏去，便是爲了敲牢這一點。她在心虛無主之餘，我怎麼吩咐，她都照做。結果，我另外又見到許多繡成品，其中有一條手絹上繡着：『一樹春風千千萬萬枝，惟奴嫩於金色軟於絲』。這條手絹顯然是準備繡好送給老色鬼的，無論繡工、字體，以及絲絨彩色之配合，均與贈送情夫者無異，老色鬼不會不知道這件事，那麼，我們這一條一旦提出，淫婦還有路走嗎？」

文東玉不禁豎拇指道：「佩服！」

掌燈時分，夏紅雲將伙計叫來吩咐道：「去將對面的三號房和五號房收拾收拾，本公子今夜可能要有朋友來，收拾好了，不論有無人住，房錢照付！」

當夜，文東玉和夏紅雲便由對面的二號房和四號房，悄悄換來這邊的三號和五號房，並於原來房中將被窩高高墊起擺成人臥其中的樣子，以防萬一。不過，一夜過去，並未發現任何響動。

文東玉於早晨見面時，向夏紅雲笑着打趣道：「疑心生暗鬼……」

夏紅雲烏眸滾了滾，忽道：「噢，對了，上次在長安，第二天不知道是第三天我去雙獅鏢局找你，鏢局中人說你跟一個女孩子出去了，那女孩子是你甚麼人？」

文東玉楞住了，惑然道：「女孩子？我到長安兩年多，除了兩位局主的夫人，我可說從未與任何女性談過，你……這是聽局中那一個說的？」

夏紅雲掩口吃吃道：「算你乖！」

腰肢一擰轉身跑去前廳。文東玉眨着眼皮，好半晌，方才一下想通，不禁搖頭發出一聲苦笑，心想：這丫頭鬼心眼眞多，

一個不留神就得上她當。就因文東玉有了一層警覺，致令他失去一個了解自己身世的大好機會！

前此，在居易酒樓鬼爪抓魂手聽說他姓文，目光爲之一直，接着，九轉十八拐，盤問他老半天，直到發覺文東玉眞的不諳武功，方才罷手。然後就在昨天，胭脂魔在聽到他姓文之後，神色也爲之大異，最後由夏紅雲以「聞」代「文」而岔開。夏紅雲之所以這樣做，並非出諸文東玉授意，她實在是怕文東玉受到姓氏的連累。因爲，在夏紅雲，她也不會想到文東玉這個姓還有甚麼其他來歷。而文東玉自己兩次都沒有注意到別人家對自己姓文這一點所生的强烈感應，他只知道父親原來也是武林中人，却始終沒有想到父親可能是五行十三奇之一的方面去。今後，除非遇上特別機會，他可說永遠也無法弄清自己身世，不是嗎？他總不能這樣去問人家：「我的父親也姓文，武功很高——你知道他是誰？」

自己姓文，而說父親也姓文豈非笑話？可是，他除了這一點又能擧出其它甚麼來？武功高，高到甚麼程度？他甚至連父親留下的這三套武功之名稱都不清楚！

父親不註武功名稱一定有其原因，他又怎能爲了追究這種在目前，知道或者不知道都無切身利害關係的事，去違背父親的初衷呢？

所以，文東玉雖然知道夏紅雲對武林中事十分熟悉，但他不想去找夏紅雲——換了別人也一樣——去打聽自己的父親。

父親是個好强的人，而他自己也是好强的人，父子有緣，自然仍有見面機會，如果父子間緣份已盡，那是天意，他不能聽由別人將他們文家父子間的事情當作笑話談論！

文東玉和夏紅雲等了一個上午，仍然未見有人前來聯絡，文東玉不免擔心起來，悄悄向夏紅雲問道：「會不會變卦？」

夏紅雲沉吟着搖搖頭道：「變卦是絕無可能，不過，時間上却很難說，十萬兩紋銀不是一個小數目，那個祝武雄是瞞着老色鬼跟楊樓十八怪偸幹的，銀子到手，必然分散，現在，要想一下子集攏來，自然沒有那麼容易。」

文東玉想想也是道理，於是繼續耐心等下去，這樣，直到第二天天黑，方見那名魔府管事，劫案正犯，姓祝的漢子懊惱而倉皇的蹙進來。

他在認清文、夏二人之後，悄聲道：「勞動兩位隨我跑一趟。」

夏紅雲側着臉孔道：「看貨去？」

黑心虎遇襲暴斃

祝武雄苦着臉點頭道：「是的，十八怪『吐』得很不舒服，總算被小的硬給『壓』了出來，小的今夜值巡，臨時託人代理，時間無多，求兩位慈悲，無論如何得在天亮之前將貨色全部點收清楚。」

夏紅雲冷冷地道：「足不足？」

祝武雄苦笑着說道：「姑娘知道的，銀子一旦落入了我跟十八怪這批人的手裏……不過，姑娘請放心，雖然一部份不是原封，然而，在秤頭上擔保姑娘一分不少就是！」

夏紅雲冷冷一笑道：「如此最好……」

於是，三人出棧，摸黑奔向楊樓。祝武雄帶路，走在最前面，脚下居然毫不含糊。

文東玉暗暗稱奇，悄聲道：「這廝蠻行嘛！」

夏紅雲傳音答道：「前天在靈官廟後我不是跟你說過了麼，這廝以前的外號叫做『黑心虎』，你想想吧，老虎行路怎會慢得了？」

夏紅雲說至此處，好像突然想起甚麼似的，扭轉頭來「咦」了一聲道：「你不提我還沒有想到——你，你也蠻行嘛，你這一身武功究竟是打那兒來的？」

文東玉微微一笑道：「你看呢？」

文東玉這時語氣雖然輕鬆，但在內心却不禁大爲緊張起來。

因爲他自從修習那部秘笈以來，進境全然產生在不知不覺之中。他不但不清楚自己目下到底有着幾許成就，甚至一直沒有感覺到本身已經是個練有武功的人。他只知道，他如果覺得這一道牆不算太高，他便能一躍而過。勁力方面也一樣，凡是他覺得可以推動的或是拉得斷的，他都可以辦得到。在一向弱不禁風的他，這可說是一種驚人的變化，然而，不知何故，他總覺得這些現象是非常自然的，一點不足爲異，就好像他本來便能勝任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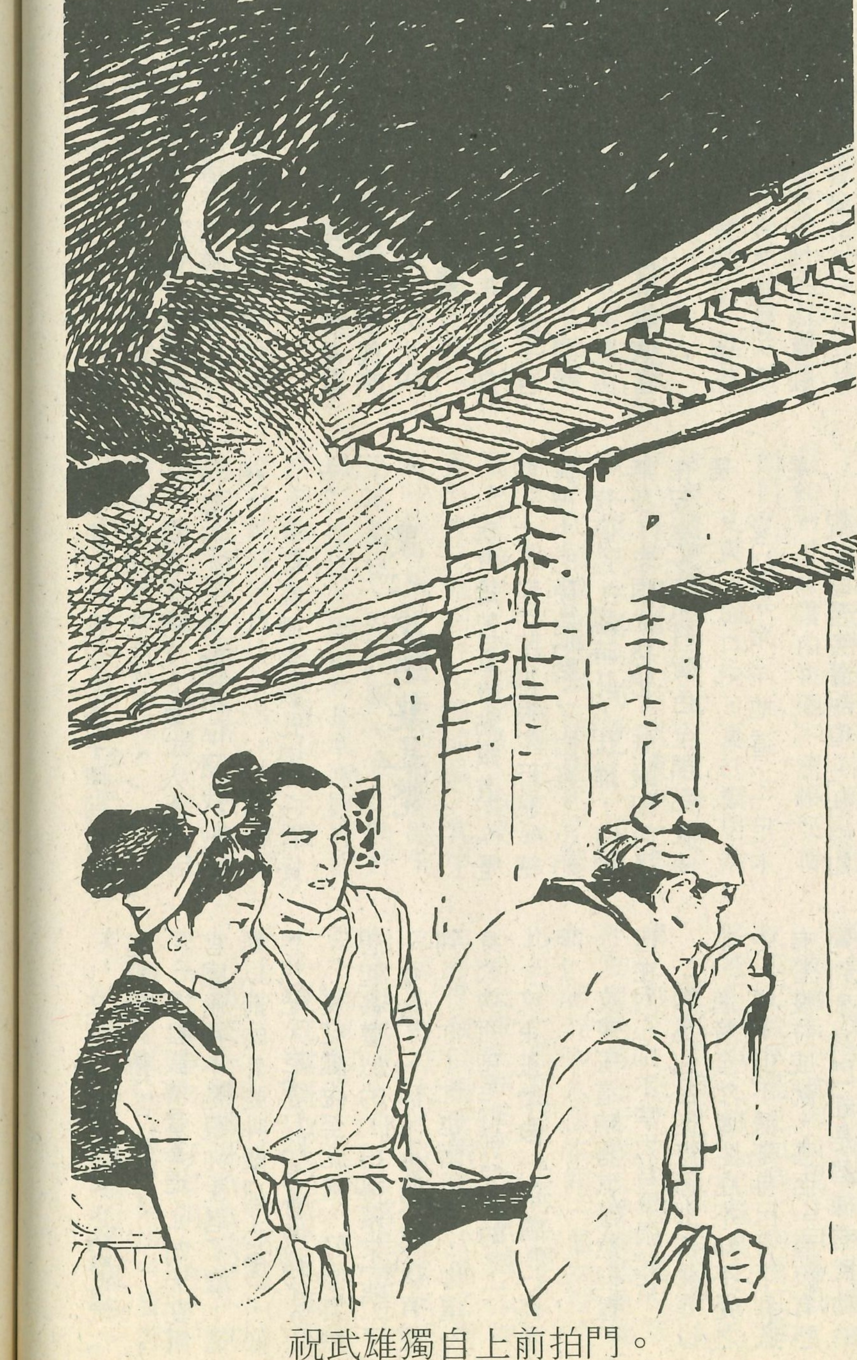
現在夏紅雲這樣一問，他與發問者幾乎有着同樣陌生之感。他非常希望夏紅雲能指出他這一身武功的來歷，老實說，他可能比夏紅雲對自己了解得更少！

夏紅雲皺起眉頭道：「我夏紅雲年歲雖然不大，但見過的武林名家却不能算少，可是，像你這樣不可捉摸的人物，還是第一次遇上。說你懂，你不懂，說你不懂，你却又似乎並不太外行。爲人如此，武功亦復如此。」

文東玉微笑道：「此話怎講？」

夏紅雲皺眉道：「別的不說，且談武功。第一次在居易酒樓上見到你，你根本不像一個會武功的人，以後在雙獅鏢局門口情形也差不多。事實上如果那時你會武功，你應該會去協助那兩名鏢師才對。可是，現在再看看你，非止在行，而且相當不弱。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除非留意到你出手，簡直對你諳武一節毫無所覺。你是有意深藏不露麼？不像！那麼，唉，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說了！」

文東玉感慨暗生，他心想：爹，玉兒總算沒有使您老人家失望，您要玉兒須做到「形拙於外，質慧於中」，看來玉兒是做到了。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設非有此要求在內，您老人家又何至於打上玉兒一掌？玉兒那時對武功一竅不通，您却誤以爲玉兒業已把握要訣，涵養已至爐火純青境界，還不就是拜這「形拙於外，質慧於中」八字之賜？


祝武雄獨自上前拍門。

文東玉心中感忖着，一面扳正話題道：「你這只是在發議論，我要你猜猜我的師承門派，你怎麼不提了？是不是看不出來？」

夏紅雲微微搖頭道：「我大概只有自承眼力不濟一途了。一般武林人物，無論拳掌刀劍或是輕身功夫，僅須稍爲亮出一二個架式，差不多的，我幾乎都能指出他們武功之源流。而你，從剛才到現在我暗中一直沒有放鬆對你觀察，可是，我留心了這一陣子，結果竟是愈看愈糊塗！」

文東玉笑道：「我聽得也有點糊塗了！」

夏紅雲逕直說下去道：「你現在這種輕身功夫，起步近乎崑崙派的『靈蛙功』，竄離地面後頗像青城派的『風絮萬里』，身形下落則又與終南派的『梧葉剪秋』大同小異，三家之長，你竟兼而有之，既非剽掠，亦非膚淺之模

擬，就彷彿曾將天下各種有名身法博採精微，經過一再琢磨切磋所揉化者，眞令人不得不說一聲『佩服』！」

文東玉一方面暗感高興，一方面也微覺失望。像夏紅雲這等名門高足都對自己這一身武功之來源莫測高深，他想藉此了解自己一下的存念顯然是落空了！

夏紅雲說着，側臉問道：「文大少俠的師門可不可以見告？」

這是文東玉最擔心的一個問題，現在，果然給提出來了。怎辦呢？他不能不回答。像夏紅雲的脾氣他不但要回答，而且要答得爽直自然，否則，必然要發生很大誤會的。

於是，文東玉輕鬆的笑笑道：「好好想，慢慢想，期限三個月，到時候如果還想不出來，只需喊一聲——隨便喊一聲甚麼——我再告訴你如何？」

夏紅雲瞪眼道：「我現在就喊你一聲怎麼樣？」

文東玉微怔道：「怎麼喊？」

夏紅雲低道一聲：「死相……」噗嗤一笑，超前而去。

前面的祝武雄雖說脚底不弱，但比起文東玉和夏紅雲來，當然還差很遠。文、夏二人跟在身後，低聲談笑，自然而從容。二人談笑着，不覺時間之飛逝。這會兒夏紅雲向前一個墊步，這才發現楊樓已到。

楊樓是個小市集，這時，祝武雄領着文、夏二人停身之處是座有土牆圍着的三合廂。

祝武雄轉身朝文、夏二人比了一個手勢，意思要二人在外面稍爲等一等。

文、夏二人點頭會意，祝武雄獨自上前拍門，下弦月高掛天角，四野裏一片岑寂，眼前這座三合廂看上去似乎有一種陰森恐怖之感。

文東玉低聲道：「十萬不是一個小數字，等會兒起出之後，我們怎麼個搬運法？」

夏紅雲淡淡一笑道：「只要……」一語未竟，忽然輕輕碰了文東玉一下，因爲矮牆後面已經有人在說話。

一個粗獷的聲音，低沉地道：「是老祝麼？」

祝武雄連忙低聲回答道：「是的，怎麼樣？楊老大，東西都集齊了沒有？」

楊老大在牆裏應聲道：「早弄停當了。」

祝武雄輕輕叩一下門板道：「老大，怎麼不開門？」

裏面的楊老大乾咳了一聲道：「老祝，小弟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祝武雄微感意外道：「楊老大尚有何事吩咐？」

楊老大在門內說道：「老祝，你跟我們十八位兄弟雖然情逾手足，義重生死，不過，你老祝也該想想，十萬兩銀子可不是一筆小財，像這種生意，一人一生中也難遇上一二次，我楊某人是無所謂，但老二他們心裏總有着疙瘩，尤其是你老祝又不肯說明吐出去的原因，以致老二他們都懷疑……咳咳……我說老祝，你就跟老二他們將事情攤開來說說清楚怎樣？」

祝武雄半晌無言，最後仰臉說道：「老二他們在不在？」

楊老大迅速回答道：「在，在，都守在廳屋內，跟銀箱在一起，你這就進去跟他們解釋解釋吧，我相信老二也不過是求個心裏安泰而已。」說着，板門「呀」的一聲打開，祝武雄大步跨了進去。

夏紅雲甚爲不耐，冷笑道：「眞嚕囌，惹得姑娘火起，不叫這批傢伙一個個好看才怪！」

文東玉低聲勸阻道：「算了，既已……」

文東玉話未說完，院內突然傳出一聲慘叫，緊接着，只聽祝武雄淒聲厲呼道：「好……好……姓楊的，你好……我祝某人就是變了鬼……也……也不會放過你去，姓楊的，你……等着好了！」

夏紅雲喊得一聲「不妙」，一個穿雲式，箭一般騰身而起，如電撲向莊牆之內。文東玉不敢怠慢緊跟着也縱了進去。

等文、夏二人越牆入院，土場上一屍橫陳，那位「黑心虎」祝武雄業已因失血過多而氣斷息絕，夏紅雲以足尖挑翻屍身，屍身背後，一支匕首齊根沒入，顯係二人併肩前行時，遭那名楊姓匪徒抽冷子下的毒手。

這時，自屋後遙遙傳來那個楊老大的得意笑聲：「姓祝的，你小子如果命大不死，那麼，你小子來吧，只要你小子有種，不妨前往香凋湖……」

笑聲漸去漸遠，終至杳不可聞。

文東玉躍躍頗有追捕之意，但給夏紅雲一把拉住道：「別作無益之舉了，你縱然能將那廝逮住，也不過是爲這個姓祝的出一

口氣，那廝今夜只是一個人等在這裏，一切均屬出諸預謀，鏢銀當已藏去他處，啊，對了，那廝剛才最後一句話怎麼說？」

文東玉一怔道：「你沒有聽清楚？『只要你小子有種，不妨前往香澗湖』。那廝不是一字字說得很明白了嗎？」

夏紅雲不住點頭道：「『香澗湖』，唔！我明白了，怪不得這批傢伙不再將這個楊老大放在眼裏，哼哼！原來……」

文東玉連忙問道：「『香澗湖』是處甚麼地方？」

夏紅雲沉吟不語，思索了片刻，緩緩轉過臉來道：「『香澗湖』在皖北，位於靈壁之南，洪澤湖之東，那是一處甚麼地方你且別問，因為現在問題已經漸趨複雜，楊樓十八怪雖然不算甚麼，但他們現在投去的這位主子却甚難惹，你於事先知道得太多，有害無益，如今，我們這樣辦吧：天亮之後，你先向皖北趕去，最好就在靈壁的丐幫分舵上等我。我還得重返黃集一次，一方面將這姓祝的死訊悄悄告之毒桃花，一方面另外處理幾件事，頂多三五天，我便會趕去靈壁與你會合。」

夏紅雲說着自懷中取出那隻盛有一支芙蓉令的錦盒接着說道：「到了靈壁，只須隨便找上一名丐幫弟子，他們一見這支芙蓉令，包管他們人人都會接受你的吩咐……」

第二天，文東玉開始取道獨自向皖北進發。

香澗湖另尋綫索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眞是一點不錯。這次，費盡心機，眼看十萬鏢銀行將璧復，不意事到臨頭，劫賊們來了個窩裏反，一切又成泡影。還好「五月花」夏紅雲見多識廣，由「香澗湖」三字又現出另外一條綫。

為了完成初願，即使走盡天涯，跑遍海角，他也必須將這批鏢銀追回來。夏紅雲不告訴他香澗湖住着甚麼人，雖然使他納悶，但並未引起他的不滿。因為夏紅雲全是在為他奔走，正如他為雙獅蔡家兄弟而奔一樣。人家這樣做說來也是一片好心。他已經認識夏紅雲的幹練，現在他應該信任她的智慧。

由蘇魯交界的徐州到皖北靈壁，全程不過百餘里光景，然因一路上水道紛歧之故，旱路遠不及水路方便，文東玉因夏紅雲尚有四五天耽擱，知道就是坐船也會趕在前面到達，於是他在走了一小段旱路之後，經不住一條快船上的伙計殷勤招攬，便改變主意上那條快船。

再有三四天便是大除夕了，快船上七八名搭客顯然都是自外鄉回家過年的，船艙中談笑風生，一片鄉音，文東玉因口音不同，加以心中有事，一人悶坐一角，抱着雙膝默默無語。

第三天中午時分，船至一處，有個客人要上岸，船隻便在岸邊停下，客人登了岸，剛剛要起篙，忽有一名痲臉大漢自遠奔了過來，揮臂高喊道：「別忙開船，老大，咱也搭一程！」

文東玉聽到此人聲音，心神不禁為之一緊。

他雖然不識此人為誰，但是這人的口音他是熟悉的，原來這漢子不是別個，正是前次毒手暗算「黑心虎」的那個「楊老大」！

船家仰頭向岸上問道：「到那裏？」

痲臉楊老大反問：「老大這條船開到那裏？」

船家回答道：「靈壁。」

痲臉楊老大連忙接口道：「可以了，可以了。」

說着，自岸上一躍而下，那麼龐大的一條身軀落在船頭上，船身居然連晃都沒有晃一下。船家久走在外，眼力過人一等，這時一眼便已看出這名痲臉大漢是何路數，當下臉色一變，迅即換上一副奉承的笑容，既請安又問好，幾乎忘了開船，至於船錢自是談也不用談了。

這位十八怪之首的楊老大，他對船家的阿諛似乎一點也不感興趣，走過船頭腰一躬，逕向艙中鑽入。

艙中其他乘客眼色一使，紛紛挪身讓座。

楊姓匪徒毫不客氣，大剌剌地在一個最舒適的位置上盤腿坐下。坐定後，目光四掃，彷彿在查察這批搭客中有無碍眼人物。

文東玉心情甚是緊張，他並非怕了這廝，却因艙中地方太仄，動起手來，難免要波及無辜；另一個更重要的顧慮則是，他想以這廝為媒介一直釘去匪徒老窩。假如不藉夏紅雲之助力，能憑一己之本領將鏢銀追回，將是相當值得驕傲的一件事。

顯然的，前夜這廝似乎並不

知斯時院外尚有他人，他這時雖然朝文東玉多看了兩眼，但是，那似乎是為了文東玉人品出衆之故，所以那廝在滿艙環掃一通之後，立即倚在艙壁上瞑目打起盹來。

由於這廝之介入，艙中再沒有人開口說話，不多一會，東倒一個，西歪一個，所有的船客均在船身輕微的搖蕩中先後入睡。

文東玉也將身軀側過去，裝假睡着了的樣子，然於暗中却未鬆懈對這名楊姓匪徒的注意。

文東玉很奇怪，心想：這廝怎麼會反而走在我後面呢？難道這廝在離開楊樓之後又去過別的地方不成？

文東玉正思忖間，忽於眼角瞥及楊姓匪徒雙目微啓，眸子輕輕轉動，兩道烱烱寒芒自雙目中射出，分別在身週各船客衣着和行李方面搜視不定，好像要選擇一個值得下手的對象似的。

原來這廝的瞌睡也是假裝的！

文東玉不由得暗暗切齒，心想：這廝一顆心也未免太貪狠了，十萬兩銀子入手居然仍不滿足，江湖上容有這種人在，一般官民商賈今後還有太平日子嗎？

文東玉恨恨想着，決定要好好警戒這廝一下。

他這些日子以來，雖然一直在外邊東奔西走，但遇着夜靜無人時候，仍不忘取出那部秘笈，暗中發奮勤修，所以，他一身功夫不但沒有擱下，且較初自長安出來，又增進不少火候，現在，他準備聚氣傳音，先在口頭上予這廝來個當頭棒喝，如仍無效再思他策。

文東玉先將艙中衆搭客之外貌盤算了一通。除了楊姓匪徒之外，連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一個老頭子，一個老太婆，餘下四人，均為三旬至五旬之間的中年人，這時，他如以「少俠」之自稱來發話，自己身份馬上就會敗露。改稱「老夫」或「老身」，那對老年人又將受累。只有以普通中年人之口氣行之方為妥當，因為中年人有四個，受話者一時不會弄得清楚的。

現在文東玉不得不採取權宜之計罵幾聲粗話了。

他將眞氣一提，隱隱傳音過去道：「姓楊的，你他媽的最好夾着尾巴乖乖的坐在那裏，你們他媽的十八怪都來了還差不多，今天只有你小子一個，算你小子走狗運，老子這幾天不想開葷，如你小子實在活得不耐煩，那自然又當別論……」

文東玉和其他搭客一樣曲身埋臉，一副熟睡姿態，而且音腔上又經過壓縮和控制，只要他不想讓對方知道，那名匪徒說甚麼也不會猜疑到他頭上來的。

果然楊姓匪徒聞聲之下，臉色遽變。

文東玉現下發出者雖然僅是一片虛聲恫嚇之詞，然而，聲音的本身便是一種威信，武林人物能施展傳音入密者，其內功之基礎當屬不問可知。楊姓匪徒思忖自己都不能辦到這一點，一聽有人以這種方式來訓斥他，自然要心驚肉跳，神魂不安了。只見他腰身微挺，露出一副駭惶之態，兩眼不住四下滾動，大有隨時準備拚命之意。文東玉擔心馬脚拆穿，當下暫時住口不響。

停了停，他等楊姓匪徒注意力稍弛，二度傳音道：「對了，乖乖的坐在那裏……」

文東玉說至此處，心頭忽然一動，他想：這廝一到靈壁如在夜晚還好，若在大白天，跟踪不便，豈不要給這廝逸去？

（未完‧六）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死亡織錦

魏力・文　洛文・圖

上文提要： 穆秀珍將破獲「紅衫俱樂部」的獎金送到市圖書館後，又馬不停蹄的將另一半送到市博物館，她參觀木乃伊時，竟發現木乃伊身上的白布條十分凌亂，且有殷紅的血漬……繼發生看管陳列室管理員趙建被人殺害充木乃伊後，又發現又聾又啞做粗工的被人扼死，連三樓陳列室的一幅印加帝國的織錦也失踪了……

「秀珍，你甚麼時候那樣小氣起來的？」木蘭花笑着，「我相信你一定在無意之中，打斷了歹徒的計劃，要不然，張院長可能已經遇害了，如今，高翔已及時趕去，大概可以制止的。」

「張院長？」穆秀珍駭然：「為甚麼？」

「為了那幅織錦！」木蘭花的回答很簡單。

穆秀珍連忙又追問：「那幅織錦有甚麼稀奇？放在博物院中，不知有多少人看過了。」

「不錯，看到過那幅織錦的人有千千萬萬，但是我敢說，記得這幅織錦圖案的怕只有三個人，因為參觀的人是不會去注意它的圖案的，人總是粗心大意的多……」木蘭花講到這裏，看到穆秀珍大有不以為然的神色，她便道：「譬如說，我們的姓，穆字有多少劃，你能一下子說出來麼？」

穆秀珍睜大了眼睛說不出來。

「這三個人，我想是趙建，聾啞人和張院長。」木蘭花說。

「啊！」穆秀珍不禁尖叫了起來：「照你這樣說，張院長真的有危險？」

「嗯，十分危險，希望高翔能及時制止。」

「蘭花姐，我們何不現在就到博物院看看？」

「不，這件事情是由你發現的，報上都已經有記載了，如果進行這件事情的是著名的匪徒，或者是一個大組織，那麼我們真要管這件事的話，便最好竭力裝得若無其事。」木蘭花望着穆秀珍說：「你明白我的意思了麼？暗中行事要便宜得多！」

「是的，我明白。」穆秀珍十分頹喪。

她明白張院長是不是已遭不幸，要等高翔的電話來才有分曉了，而她是心急的人，要她等待，那可以說是件辛苦的事情！

木蘭花也以為，要知道張院長的處境，那是一定要等到高翔來電話了，可是世事有許多往往是最聰明的人也料不到的。

高翔的電話沒有來，門鈴却響了。

木蘭花姐妹立時轉頭向門外看去，只見鐵門外，站着一個西服煌然的中年男子，那男子的相貌十分端正，在他的身後有一架華麗的房車。

木蘭花向穆秀珍使了一個眼色，穆秀珍一個箭步便向外竄了

出去，到了鐵門口，雙手在腰際一插，昂然道：「找誰？」

她的模樣，木蘭花完全看得到的。她心中暗嘆了一口氣，心想秀珍也不小了，甚至已有了傾心相愛的愛人，但不知要在甚麼時候才大得透？

那中年人却十分有禮貌，他的聲音也十分優雅，完全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口吻，道：「請問木蘭花小姐是不是在家？」

「在，你找她甚麼事？」

「我……」那中年人搓着手，「我有一件事情想和她商量一下，小姐，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穆秀珍小姐了，是不是？」

這一頂高帽子送了過來，穆秀珍笑了起來，忙道：「蘭花姐在家，先生，你貴姓啊？」她的態度竟立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且一面說，一面已將鐵門打了開來，那中年男子連忙跨了進來。

他一面走進小花園，一面道：「敝姓柯，南柯一夢的柯，名字就叫一夢。取人生本屬南柯一夢之意，穆小姐別見笑！」

一聽得那姓柯的一開口便文縐縐的，穆秀珍心中便不耐煩，心忖誰理會你南柯一夢南柯二夢？但是她總算未曾表示出來，只是道：「請進來吧！」

她將柯一夢領進了會客室，一進門便嚷道：「蘭花姐，這位柯先生，大名叫做一場夢，他說要有事和你商量。」

木蘭花瞪了穆秀珍一眼，穆秀珍咕噥道：「那是他自己說的，發一場夢，我又不曾說錯。」

柯一夢已趨前去，道：「小姓柯。」

「柯先生有何貴幹？先請坐。」

柯一夢坐了下來，他的態度像是十分拘謹，坐定了之後，才又搓了搓手道：「蘭花小姐，有一個十分不幸的消息。」

驚聞院長被擄走

木蘭花呆了一呆，「噢」地一聲。

「本市博物院的張院長已被人擄去了。」柯一夢一本正經地說着：「他是今天中午在辦公室中突然被擄的。」

木蘭花陡地跳了起來。

遲了！她通知高翔去保護張院長，但已經遲了。

「柯先生，你是新加入警局工作的麼？可是高翔派你來的？他在哪裏？張院長是世界知名的學者，絕不能令他受損傷的！」木蘭花急地道。

「我的意思和蘭花小姐完全一樣，所以我才來的。」

「柯先生不是奉高翔主任的命令來的麼？」

「噢，當然不是，我和高先生並沒有上下屬的關係。」

柯一夢的這句話，令得木蘭花姐妹兩人陡地呆了一呆，木蘭花立時向穆秀珍使了一個眼色，穆秀珍輕輕地跨出了兩步，到了柯一夢的身後。

「那麼柯先生不是警方的人了？」木蘭花問。

「是的，我不是。」

「柯先生是屬於甚麼機構的呢？」木蘭花進一步問。

「我不屬於任何機構。」柯一夢的回答實在出乎人的意料，「我還有一個不幸的消息，高翔先生他也被擄了！」

木蘭花心中陡地一動，她在剛一想起這個可能的時候，實是連她自己也難以相信，因為柯一夢看來如此斯文，如此有禮。然而，照如今的情形來推測，那是不可能有第二個結果的了。她竭力使自己的聲音平靜，道：「如此說來，擄去了張伯謙博士和高先生的正是閣下了？」

木蘭花這句話一出口，柯一夢只是不好意思地一笑，但是穆秀珍却疾跳了起來，道：「甚麼，蘭花姐你在說甚麼？」

「唉！」柯一夢在開口講話之前，居然先嘆了一口氣，「不幸得很，那正是我，木蘭花小姐果然名不虛傳，一猜便……」

他下面的話還未曾講出口來，便突然講不出了，因為穆秀珍實在忍不住，一步躍向前來，左臂一勾，已勒住了他的頸項，右拳揚了起來，已準備向柯一夢的頭頂之上擊了下去，這足可以令得一個兩百磅的大漢當堂昏倒的。

「秀珍！」但是她的拳頭還未曾敲下去，木蘭花便已喝住了她：「快放手，我們要和柯先生好好地談一談，不要動粗！」

穆秀珍瞪着木蘭花還不肯放手。

但是當她望向木蘭花的時候，却看到木蘭花正以她們兩人之間所獨有的「唇語」，在迅速地向她道：「你快退出去，進行化裝，待那人一離去，便立時跟

蹤，化裝完畢之後，不可以再進來，快，別誤事！」而木蘭花立即又大聲道：「柯先生是我們的貴賓，秀珍，你怎可以對他如此無禮！」

穆秀珍老大不願意地放開了手。

「你去吧，」木蘭花又斥道：「你這樣對待客人，這裏不要你了！」

穆秀珍的表情也不錯，她一臉不願意的神情，咕咕噥噥，挨挨蹭蹭向廚房中走去，但是她一穿出了廚房，動作立時敏捷了起來，立即沿着水管，爬上了二樓去進行化裝了。

「柯先生，希望你沒有吃驚。」木蘭花心中在迅速地轉着念，這姓柯的究竟是何方神聖呢？張院長是一個老頭子了，要擄他是十分容易的，但高翔却是身手非凡的人，難道那麼容易便為他所擄麼？但如果不是的話，何以高翔到如今還沒有電話來呢？

柯一夢搓了搓頸項，道：「還好，還好。小姐，這裏是兩份證件，請你過一過目，以證明我報告的不幸消息乃是真的。」

他將兩本證件交給了木蘭花。

木蘭花打了開來一看，一份是張伯謙的職員證；另一份則是高翔警務人員的證件，如果不是兩人已落入他的手中，這樣的證件是絕不應出現在他們之手的。

木蘭花開始覺得事情十分棘手了。

而使她心中惱怒的是，當她向柯一夢望去的時候，柯一夢臉上的神情倒像是非常同情她，感到有這種事發生，非常不幸。

木蘭花淡然將這兩份證件還給了柯一夢，道：「柯先生，你將這個消息來告訴我，似乎並沒有作用的，是不是？」

「噢，不，小姐，誠如你剛才所說，張院長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他如果有甚麼傷害，那是學術界的大損失，而高翔則是小姐的好朋友……」

「哈哈，」木蘭花不等他講完便笑了起來。「如此說來，柯先生是來威脅我的了？柯先生未免想得太天真了，我固然不願看到他們兩人受到損害，但是他們也不是我的甚麼親人，你想以他們兩人的安危來威脅我，那是做不到的。」

柯一夢又抱歉似地笑了一笑。

這時候木蘭花由於對着小花園而坐的原故，她看到一個穿着工人裝束的工人，用百合匙打開了那輛房車的行李箱，又向木蘭花揮了揮手鑽了進去。

那是穆秀珍，她竟採取最簡單而有效的跟踪方法！

柯一夢已站起身來，道：「本來，我是想請小姐不要過問博物院中的事情的，唉，如今既然沒有可能，我只好告辭了。」

「那麼，高翔和張院長呢？」

「我不會傷害他們的，」柯一夢攤開了雙手，道：「小姐，你看我可像個會傷害別人的人麼？」

看柯一夢的樣子，十足像一個大學文學院的教授，那的確不像是傷害人的樣子，然而，他至少已經殺了兩個人的了。

「你樣子倒不像會傷害人，」木蘭花冷冷地道：「可是趙建和一個無辜的聾啞人，却不知是被甚麼樣的魔鬼殺死了！」

「小姐，別那麼說，我可以告訴你殺死聾啞人的是趙建。」柯一夢臉上現出痛苦的神情，「我怎會害這樣的可憐人？」

「那麼趙建呢？」

「趙建既然殺害了聾啞人，他還不是罪有應得麼？」柯一夢居然毫無愧色地回答。「他死有餘辜，又……又有甚麼不對呢？」

「哼！」木蘭花冷笑道：「你快恢復張院長和高翔兩人的自由，再自己到警局去報案，將那幅織錦交出來，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柯一夢低下頭去搖頭道：「我不想那樣做。」

「那你就別再在我面前做出這種可憐至極的樣子！」

柯一夢被斥之後似乎十分委屈，低着頭向外走去。木蘭花真想立時將他扣住交給警方，然而想到了張院長和高翔，她忍住了，眼望着他走出門，登上那輛汽車駛了開去。

木蘭花立即來到了二樓的書房中。

她們的新居在裝修的時候，是高翔替她們設計的，自然有着許多新的玩意。木蘭花推開了一幅油畫，油畫背後是一大幅螢光屏。

在螢光屏上有着方格和本市的地圖，整幅螢光屏是銀灰色的，但是上面有綠色的一點正在移動着。那一點綠色代表穆秀珍的行蹤。穆秀珍身上帶着一隻由

半導體製成的超小型無綫電報放射器，大小不過像一粒鈕扣。

這具超小型儀器發出來的無綫電波，為書房上的天綫接收，反映在這幅螢光屏上，只要在無綫電波發射不受干擾的範圍之內，木蘭花雖然在家中，也可以知道穆秀珍向何處去的。

木蘭花看着那綠點正在向市區移動，速度不快，估計汽車的速度是三十咪左右，忽然之間，綠點停止不動了。

木蘭花呆了一呆，拿出了一張本市地圖來，那是還未到市區的一條彎路口，柯一夢是住在這裏的麼？木蘭花耐着性子等着。

綠點一直不動大約有五分鐘之久。

木蘭花已決定驅車前去看個究竟了。

可是，當她剛要將油畫推回原位的時候，那綠點却又動了起來，木蘭花重又注意螢光屏上綠點的移動，那不是向着市區，而是回來了。

木蘭花不禁皺了皺雙眉，穆秀珍也太沒有耐心了，她那麼快就回來作甚麼？難道她已經得到了柯一夢的確實資料了麼？

眼看着綠點離她的住所越來

高翔一手扶着張院長，一手拿槍對着柯一夢。

越近，木蘭花下樓去，走向鐵門，湊合得十分巧，她剛在門口站定，那輛華貴的房車便到了門口。

柯一夢手握王牌

木蘭花一看到那輛華貴的房車，便怔了一怔，而當她看到駕車的是柯一夢時，她更吃了一驚。柯一夢停了車，打開車門，斯文淡定走了下來，道：「蘭花小姐，抱歉得很，我又有不幸的消息告訴你，穆秀珍小姐她……唉，她也被擄了。」

木蘭花和柯一夢隔着鐵門，一時之間，木蘭花竟不知如何做才好，而柯一夢已經取出了一件東西向木蘭花遞了過來。

那東西是圓形的，大小如一枚大額的硬幣。木蘭花自然是一眼便可以認得出那是甚麼來的，那就是穆秀珍隨身携帶可以發出無綫電波的超小型儀器。木蘭花看到那東西，身子陡地一震，猛地一伸手，她的手自鐵門鐵枝的空隙中穿了過去，已經將柯一夢的手腕緊緊地握住。

柯一夢「啊」地一聲，道：「小姐，你不必抓緊我，我是不會走

的，如果我要溜走的話，我又何必回來向你報告這個消息呢？」

木蘭花呆了半晌，的確，抓住他是沒有用的。

因爲他根本可以不必前來，他何必要回來了之後再逃走呢？本來他手中有着張院長和高翔兩張「王牌」，如今又加上了穆秀珍，他應該有三張「王牌」了，抓住他又有甚麼用？木蘭花五指一鬆將他鬆了開來，也立即拉開鐵門。

她踏前了一步，站在柯一夢的身邊。

她決定從現在起便緊緊地盯着他，不讓他離開自己的身邊。柯一夢却若無其事，反而道：「小姐，我可以再到府上去坐坐麼？」

木蘭花用她銳利的眼光四面掃射了一下。

她幾乎可以立即肯定，柯一夢是一個人來的。

當然柯一夢有同伴，他或者是他同伴的首領，或者還有人在指揮着他，他之有同伴，那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今他却只有一個人。

然而，他即使是一個人，自己也拿他無可奈何！

柯一夢走進了會客室中，他轉過身來，道：「小姐，你別將我當作一個罪犯，我是一個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良好中國教育的人，你的這種眼光使我感到委屈，我們可以友好一點麼？」

木蘭花心中不禁啼笑皆非，她從來也未曾遇到過這樣軟皮蛇一樣的歹徒過，根據他自己的話，他至少已殺了一個人，他却還在假撇清！

「如果我的眼光使你不安，那你就是罪犯了！」

「小姐，你並沒有使我不安，只不過使我感到委屈，感到被人冤枉，尤其是被你這樣聰明過人的人冤枉，那的確是使人十分難過的事。」

木蘭花第一次有無可奈何的感覺，她又望了柯一夢片刻，道：「你究竟想要甚麼？」

「還是那句話，小姐，請你別管博物院中的事情，請你相信發生在博物院中的事情，絕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一類有犯罪性的事情，那是一種……」柯一夢的聲音十分誠懇：「那是一種我十分難以解釋，可以說和社會安寧絕對無關的一件事，請你允許它自行發展，不要插手去理會它！」

好一篇動人的演說！木蘭花心中暗忖。

她耐着性子聽柯一夢講完，然後道：「那麼三個人被擄，和兩個人被殺，這件事又如何解釋呢？這難道不是犯罪麼？」

「三個人被擄立即可以被釋放，一個人被殺，殺人的也已得了應有的報應，這件事怎能稱之『兩個人被殺』呢？」

柯一夢的狡辯，倒不無理由。

然而木蘭花當然不會就此放過他的。

她冷笑道：「要我不管這件事那也可以，但是你却要將這件事的詳細經過向我好好地說上一遍，你能答應麼？」

柯一夢的臉上現出了十分爲難的神色來，他猶豫了好一會，才道：「很抱歉，我不能，小姐，這件事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你何必要管呢？」

「先生，如果只理會自己，那是畜牲的社會，而不是人類的社會，人有異於畜牲，就是人懂得互助互利，而不像畜牲那樣，只知道自私自利！」木蘭花意正詞嚴地駁斥着柯一夢。

柯一夢嘆了一口氣，道：「那我只好告辭了，雖然你未曾答應我們的請求，但是他們三個人仍然會得到釋放的。」

柯一夢的最後一句話令得木蘭花呆了一呆，她不能夠確定柯一夢所講的是不是實話，用猶豫的眼光望着柯一夢。同時，她心中暗忖，如果高翔等三個人眞的回來了，那麼可能自己在一開始之際，就將整個事情完全料錯了！

如果不是爲了搶奪那幅織錦而演出謀殺，如果不是爲了那幅織錦的圖案之中有着甚麼秘密，如果一切都和自己所想的不同，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木蘭花的腦筋一時之間也轉不過來。

而柯一夢還沒有離去的意思，他反而道：「我可以打一個電話通知我的朋友們，請他們三位回來嗎？」

木蘭花心中一喜，連忙道：「當然可以！」

她心中一喜的原因，是因爲對方如果借打她的電話，那麼她的電話是連接一架錄音機的，電話盤撥動號碼時轉動的時間被記錄下來，根據時間的長短，可以知道他所撥的是甚麼號碼，而根據號碼，則可以知道電話是裝在甚麼地方的！

木蘭花假作不注意柯一夢的行動，她只聽到柯一夢在撥了號碼之後，道：「是我，一夢，我的談判失敗了，不不，木蘭花小姐是極富人情味，極具公德心的人，她的盛名絕非倖致的，她値得我們尊敬，是的，這事很遺憾，相信她明白了眞相之後便會放棄的，好，如今將被我們請來的三位朋友送到穆小姐的住所來好了，對，我在這裏等着。」

柯一夢放下了電話。

木蘭花心頭的疑惑更到了極點。

這實在是不能不使她疑惑的，她一直以爲柯一夢是因爲手中有着「王牌」，所以才敢孤身一人來和自己相會談判的。但如今證明自己錯了！他要等到三人來了，才行離去，他難道那麼自負，高翔等三人回來了，他就可以從容脫身麼？木蘭花想到了這裏，心中也不免十分氣憤，決定等三人回來了之後，便一定要將柯一夢扣留起來交給警方。

然而，木蘭花立即想到，張院長等三人既然回來了，爲甚麼還要扣留柯一夢呢？而且柯一夢的行動如此大方，自己反倒小氣麼？

木蘭花開始感到，柯一夢雖然斯文淡定，但實際上他的行事却十分厲害，令得人竟沒有反擊的餘地！他們兩個人面對面地坐着，誰也不說話。

在那一段時間中，木蘭花可以說是動着從來也未曾動過的腦筋，她在苦苦地思索着，要想出柯一夢是一個甚麼樣身份的人，博物院中的凶案究竟又是甚麼樣性質的一件事情。

然而她却不得要領。

柯一夢這個人，和博物院中的凶案都被一層極其神秘而又不可思議的氣氛籠罩着，使得這一切都成了一個謎！難堪的沉默維持了十五分鐘，忽然聽得門口傳來了穆秀珍的聲音，叫道：「蘭花姐，蘭花姐，你可在家麼？我回來了。」

「好了，我該走了。」柯一夢一聽到了穆秀珍的聲音，便立時站了起來。

「且慢！」木蘭花冷冷地道：「你就這樣走了麼？」

「我相信你是不會強留我的。」柯一夢說得十分鎭定。

而這時候穆秀珍已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

穆秀珍一見到柯一夢便不禁陡地一呆，但是她隨即伸手向柯一夢的肩頭疾抓了過來。柯一夢的身子微微一側，穆秀珍那一抓恰好抓空！

木蘭花一看到柯一夢肩頭這一側，她心中便不禁陡地一動。柯一夢的這一個動作看來十分簡單，一點也不出奇。

然而，木蘭花却知道，如果不是在中國武術上有着極高造詣的話，那麼是絕不能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避開穆秀珍這一抓的。

木蘭花看出柯一夢那一側身的動作，有點似中國太極拳中的「卸」字訣，那樣說來，柯一夢竟是個身懷絕技的人了。

穆秀珍因爲一抓不中也呆了一呆，看她的情形還想立即再向柯一夢抓去，但是木蘭花却及時喝止了穆秀珍。

無計可施放疑犯

高翔也已扶着張院長進來了，他一手扶着張院長，一手握着槍，向柯一夢揚了一揚，喝道：「舉起手來，你被拘捕了！」

柯一夢一點也不反抗，順從地舉起了手臂。

然而他却向木蘭花望了一眼，那一眼令得木蘭花的心中十分不好受，因爲這時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擒住柯一夢，那實在不很光采，太不漂亮，也顯得自己實在太低能了。

固然，就社會治安的立場而言，柯一夢涉及博物院中的凶案，而且還曾經非法囚禁過三個人，應該由高翔將他拘捕才是。

但是木蘭花考慮了一下，還是阻止了高翔，她道：「高翔，由他去吧！我們可以在另一種情形下再將他拘捕才是。」

「蘭花，」高翔驚訝地說：「這個人……」

「我知道，」木蘭花打斷了高翔的話頭，「這個人和博物院的凶案有關，但是他在這裏，等到你們三人來了才走，我們能拘捕他麼？」

高翔也是混江湖出身的人，他自然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拘捕對方，就江湖好漢的立場而言，絕不光采，所以他「哼」地一聲便放下了手槍。

「柯先生。」木蘭花道：「你去吧，我們後會有期。」

柯一夢向外走去，他的心情似乎十分沉重，走到了鐵門口略停了一停，並沒有轉過身來便繼

續向前走去，駕了車走了。

「蘭花姐，你為甚麼放了他？」穆秀珍急問。

可是木蘭花却不回答，她忙碌地取出了錄音機，重複在聽着電話盤轉動的時間，然後得出了柯一夢所打的電話號碼。

她又打電話給她的一位在電話公司工作的朋友，問到了一個地址，那是南灣路三十四號，木蘭花這才道：「我要到這個地址去一次！」

高翔苦笑了一下，道：「你大可不必花那麼多手續，我們就是從南灣三十四號來的，你為甚麼不早問一問我們。」

木蘭花不禁一呆，她有些啼笑皆非，道：「你們被囚禁在甚麼地方竟知道麼？」

「去的時候不知道，離開的時候知道的。」穆秀珍道：「蘭花姐，那一定是匪穴，我和你一起去，我們去直搗匪穴！」

「不必去了！」木蘭花頹然道：「那地方一定沒有人了。」

大家都靜了下來，那又是十分難堪的靜默。

四個人誰也不說話，沉默了四五分鐘。

「我看，」高翔首先開口，「我還是先送張院長回去吧，他受了驚，只怕他要好好地休息一下，才是道理了。」

「不，」木蘭花却反對，「我想請張博士留下來答覆我的一些問題，不知道張博士是不是肯接納我的意見？」

張院長的精神看來相當好，他興緻勃勃地道：「當然肯的，你只管問好了。」

「我想知道死者趙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個……我也不十分清楚，我因為年紀大的關係，行政方面的事，我管得不多，但是我却知道他是參加過好幾個考古隊的。」

「那麼，那個聾啞人呢？」木蘭花再問。

「那個聾啞人……」張院長又搖了搖頭：「在我接掌市博物院之後他已經在了，他是一個粗人，無親無故，只做些粗工夫，只怕沒有甚麼人會知道他的來歷吧？」

木蘭花問不出甚麼要點來，只得道：「好了，秀珍，你送張院長回博物院去，馬上就回來，不要耽擱。」

穆秀珍聽得又要上博物院去，不禁皺起了眉頭。

然而她轉念一想，事情發展到了如此地步，自己何不趁送張院長之便，到博物院中去研究一番呢？

這件案件本來是由自己發現的，如果能由自己來結束，這豈不是十分美妙麼？她一想到這裏，又高興了起來，道：「好的，我去。」

木蘭花望着她，道：「你可別多事！」

穆秀珍嘟起了嘴，道：「蘭花姐，你怎知我會多事？」

「蘭花，」高翔低聲說：「不請張院長將那幅織錦的圖案描一描麼？我看這幅織錦對整件事情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木蘭花却並不回答，而穆秀珍則已扶着張院長走了出去，木蘭花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也不知道她的心中在想些甚麼。

過了好久，木蘭花才嘆了一口氣，道：「高翔，那幅織錦我想是無關緊要的，要不然，柯一夢怎麼肯放張院長回來？」

「如果無關緊要，那麼為甚麼織錦和它有關的資料又會失踪呢？要偷去織錦還容易，那資料却是在檔案室中的，要找到它也不是易事。」

（未完‧二）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沙成山在小船上養了一天的肩傷便動身送秦紅回去，因他急欲知道丘蘭兒母子的下落，詎料在半路上遇到智上大師帶着方寬厚欲上少林。方寬厚服了秦百年送來的藥後已上癮，現在病懨懨的……智上與沙成山打商量，讓秦紅跟他們上少林作人質，他陪沙成山去作證已救出秦紅……沙成山識破他們的詭計，當然不答應，於是雙方動手……

熊霸天與左長庚二人沒把握砍下沙成山的人頭！

但他們的心中却不能不想，至少，他二人也決心把秦紅留下來，以逼使秦百年出面換回女兒！

當然，沙成山一開始就把事情看穿，但說至最後，仍然免不了一場血腥搏殺。

於是他不再開口了！

江湖上的事情，有時候一場搏鬥結下不世之仇，有時候又全靠一場拚殺把一件轇轕擺平！

沙成山的瘦削臉孔上掛着無奈，無奈中有着憤慨！

往往一件十分有理的事情，被人說得毫無理由可言，甚麼是公道，甚麼又是道義，便祇有武力來證實了！

智上大師一頓手中禪杖，冷冷的道：「沙施主，江湖上任何一件事情，替自己想，但多少也得替對方想想，那怕是替對方想上一點點，也說得過去，怕的就是祇為自己而絲毫不為對方！」

淡淡的，沙成山道：「大師何所指？」

智上大師道：「我們不難為沙施主，但却要秦姑娘留下來！」

沙成山搖搖頭，道：「立身江湖，信譽第一，秦姑娘是一定要送回獅頭山的！」

他一頓，又道：「如果各位諒解，我可以放棄一萬兩銀子，換取秦百年的解藥送上！」

沙成山的話甫落，熊霸天已吼聲罵道：「娘的，休得故示大方，老子們不承你的情！」

左長庚也重重的道：「留下秦紅，放你走人！」

沙成山冷冷的一哂，道：「我是仁至義盡，你們誠心要殺，再說便是多餘了！」

空氣中隱隱然有血光浮動，迷濛裏好像有鬼魅閃現！

這是扣人心弦的一刻，令人有着窒息，也是乾澀與死寂的無奈時候，便呼吸也濃濁起來！

這大概就是「山雨欲來」前的靜寂吧！

沙成山把身子剛剛移向五丈外的一片草地上！

左長庚動作眞快，鬼影子似的已到了敵人的頭頂，長把雙刃大刀已打着勁旋旋上了敵人的頭頂！

沙成山立刻雙肩閃晃，一蓬晶瑩如冰的冰芒便閃擊上去！

彷彿冰球之炸裂，帶着參差的光焰流濺蓬射，一刹之間，便

又復歸幻滅！

左長庚的身子側翻三個空心觔斗，呼的掠過那片極光而往地上落去！

就在左長庚的身子剛落下來，熊霸天已鐵塔也似的左手鈎着牛皮盾，右手的雙刃斧暴砍上去！

連沙成山也相當驚訝，因為熊霸天的左手已折，如今套着鋼鈎，怎還會鈎着那個牛皮盾？

想歸想，沙成山的身法却快得出奇，他右足上揚，原地一個空心觔斗，巧妙的閃過熊霸天的一斧，人已到了敵人的身後！

於是，牛皮盾暴旋回砸，呼轟着回罩敵人，便在此時，熊霸天已以兩件兵器——雙刃斧與鋼鈎疾往敵人殺到！

另一面，左長庚雙手端刀，暴喝如雷的一記平殺，生生堵住沙成山的退路！

智上大師看得眞切，精鋼禪杖已盤打在沙成山的頭上三尺之地！

這是絕妙的搭配，巧極的圍殺，顯然這師叔姪三人的默契已到了心心相印之地，不謀而合之境！

沙成山的身形突然疾縮，人已矮了三尺，只見他右臂圈縮中，一聲暴喝：「雙星伴月！」

一百二十一刀已凝聚在空中不即消失，一百二十一條縱橫交織的流電光雨，狂濺開來！

好一陣密集的火炮聲，金鐵撞擊聲便恁般急驟的敲進人們的耳膜而又激盪着人心！

半空中，智上大師的身形左右飄閃——飄閃在碎芒與散飛的破布血雨中！

左長庚拖着無法舉起的雙刃長刀往斜刺裡撞去！

他臉色煞白，雙目冒火，吐氣有聲的怒視着那片尚未消失的毫光冷芒，在他的背後往下流——一條線的往下面流！

熊霸天鋼鈎按在右肩頭，那兒正往外溢着血，他似是不信邪的仍然虎吼怒罵連聲……

沙成山並未受傷，但他肩頭上的舊創，却因他的過度用力而又裂開來，痛得他有窒息的難受，然而他却咬着牙苦撐着！

高手過招便是這樣，一旦臨到要命關頭，也就是勝負將分之際，那一刻的來臨，往往會出人意料的快！

現在，秦紅在篷車上叫道：「沙大哥，藉此機會殺了他們！」

那面，方小雲躍下篷車沉聲道：「秦紅，妳休使沙大俠為妳撐腰，想殺嗎？來吧，方小雲這裡候教！」

秦紅忿怒的一咬牙，道：「妳不配！」

沙成山仍未開口，他緩緩的走向方寬厚，方小雲急急橫身攔住，道：「沙大俠，要殺你先殺我！」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想證實一件事情！」

方小雲道：「甚麼事情？」

沙成山道：「眞的是秦百年要我人頭？」

方小雲道：「我爹剛才已經否認，更何況他現在昏睡過去！」

便在這時候，智上大師拖着禪杖撐起身子，道：「沙施主，幾月不見，你竟已把正果老人的『銀鍊彎月』最厲害的殺招習會，令老衲大感意外！」

沙成山淡淡的道：「從招式上，大師當知我心，也就不用我再多言了！」

點點頭——頭上有血滴下來，智上大師道：「不錯，老衲十分清楚，你的那招『雙星伴月』，當今江湖之上，怕很難有人躲得過，我三人能刀下幸存，是你的刀下留人。

「然而，老衲必將你這招殺着帶回少林寺再加演練……就如同上次你施出的『寒江月落』一般！」

沙成山這才明白，原來他三人敢於搏殺自己，原來已洞悉了自己的那絕招——「寒江月落」，所幸自己在緊要關頭使的是「雙星伴月」！

淡淡的一笑，沙成山道：「好，沙成山等着那一天的來臨，倒要看看三位是否能化解我的『雙星伴月』！」

秦紅又吼道：「沙大哥，何不下手殺了他們？留得他日找上你，多麻煩！」

熊霸天已喘着大氣，道：「沙成山，這是你再一次放老子身上的血，熊大爺不會輕易忘記！」

沙成山道：「姓熊的，可知我為何仍留你一條命嗎？」

熊霸天一怔，沙成山道：「我敬你是一條漢子，你能為同門師兄而兩肋插刀，你沒有該死的理由。

「當然，我們彼此也無深仇大恨，如果有，那也是造化弄人，沙成山無可奈何！」

左長庚重重的道：「現在說甚麼都是放屁，姓沙的，你給老子好生等着，血債當然血還！」

秦紅立刻叫道：「聽聽，聽聽，沙大哥，你一心想修行，別人一點也不承情，何苦？」

沙成山搖搖頭，道：「我相信他們也是受害者，等我把暗中那個陰謀者揪住，眼前的敵人必將轉而成為朋友，秦姑娘，妳以為呢？」

他的話聲不高，但在場的人都聽得很清楚！

智上大師喧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沙施主，我們後會有期！」

沙成山緩緩的走到篷車前，秦紅突然一驚，道：「血！」

沙成山重重的看了秦紅一眼，秦紅立刻捂住嘴巴！

那面，方小雲沒聽懂秦紅話中含義，她匆匆的替智上大師三人敷藥止血，且幽幽的看了沙成山幾眼！

上得篷車——吃力的上到篷車上，秦紅立刻對沙成山低聲問道：「我沒看你受傷……」

沙成山沉聲道：「走！」

秦紅不敢再多言，抖起韁繩一聲吼：「哈！」

兩匹健馬拉着篷車便往南邊馳去！

沙成山十分注意對方趕車的大漢，見那大漢一直沒有動靜，這才放心的爬回車內！

拉下車帘，沙成山急忙把張大夫的靈藥敷上傷處！

他心中嘀咕，這次被「怒黃河」拚命扎中的這一叉，幾乎扎到胸腔，看來必須轉往方家集了！

否則，一兩天之後到獅頭山，難免不會一場斯殺，為了萬一，當然先把左肩頭的叉傷醫好！

趕着篷車，秦紅回頭問：「沙大哥，你上衣浸血，傷在那裡？」

沙成山已敷好藥，痛苦減去一半，血也不再流了，他這才嘆口氣，道：「舊傷崩裂，沒甚麼大礙！」

秦紅道：「此去獅頭山已不足兩日行程，等回到虎躍山莊，我爹一定會盡力為你療傷，而且……」

一聲苦笑，沙成山道：「妳沒聽方寬厚說的話？妳爹想以藥來換取我的項上人頭，他會為我療傷？」

秦紅立刻怒道：「方寬厚胡說八道，我怎麼沒聽我爹說要你項上人頭？」

淡淡一笑，沙成山道：「我已經不在乎了，因為如今江湖上已有不少人在謀我的人頭，妳爹也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秦紅道：「不可能，記得我爹好像說過，江湖上少不了你沙成山這號人物，有時候你比那千軍萬馬還管用，試想他怎會對你這位大鏢客索人頭？」

沙成山道：「老實一句話，眼前我已不再計較是誰在暗中替我製造敵人，我是一心繫在丘蘭兒母子二人的身上，只要能見到她母子，其他的便不算一回事了！」

半晌，秦紅方才低聲的道：「沙大哥！」

沙成山道：「甚麼事？」

秦紅道：「如果……如果……」

沙成山道：「秦姑娘有話直說無妨，車上也只有妳我兩人！」

秦紅終於鼓足勇氣，道：「沙大哥，萬一，萬一……我是說萬一丘姐姐遭到不幸……」

沙成山冷冷的道：「這害她的人必將付出十倍代價，我會殺得他們殘如修羅，屍骨成山！」

秦紅道：「沙大哥，我是說……我是說丘姐姐一旦遭到不幸，你願意同我長住獅頭山嗎？」

沙成山一楞，他當然明白秦紅的話中含意！

舊創復發找大夫

沙成山十分感動，但他却鏗鏘的道：「秦姑娘，未來的事情誰也難以預料，這事以後再說吧！」

秦紅似是豁出去了，反正已經開口說出心裡的話，以下也就沒甚麼好羞人的！

於是，她把馬車緩下來，又道：「沙大哥，如果有一天你能成為虎躍山莊的嬌客，與我爹、我哥，同心合力，必然會在武林中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

淡淡的，沙成山道：「怕要令姑娘失望了，因為我曾經說過，我是一頭不羈的野馬，更何況我也欠缺那種雄心與壯志！」

秦紅道：「如果你高興，天涯海角，我們一同遨遊，沙大哥，我知道那種生活也是愜意的！」

笑笑，沙成山道：「秦姑娘，餐風宿露，茅店雞聲的日子，久了也會令人生厭，披星戴月，風刮日晒的奔波，更是十分艱辛，妳是虎躍山莊的大小姐，豈能吃那種苦？別為夢想沖昏了頭，不值得！」

秦紅道：「值得，沙大哥，只

要同你在一起，我就充滿了安全感，你們男人，可以『士爲知己者死』，我們女人，也可以爲心慕的人而亡，但願丘姐姐逢凶化吉。

「而且我必爲拯救丘姐姐也出一份心力，萬一眞的丘姐姐不幸……沙大哥，你千萬不要拒我於千里之外！」

篷車內伸出沙成山的手，重重的握住秦紅的左臂，半晌未開口，秦紅又道：「沙大哥，你答應了？」

沙成山心中激動不已的道：「秦姑娘，我感激，也感動，但，我却無法說出甚麼……」

他一頓又縮回手來，道：「妳一定要理解當前的環境，因爲妳爹與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只怕很難如妳我的願！」

秦紅道：「不，一個人是會改變的，我相信我爹會接納你的！」

嘆了口氣，沙成山道：「當然，還有妳的舅舅，龍騰山莊的江大莊主，他永遠不會忘了我曾搏殺他兒子江少强的那件事情！」

於是，連秦紅也怔住了！

是的，江厚生的脾氣，秦紅最是清楚，也許有一天江厚生會率領兒子江少勇找沙成山一搏，因爲江少勇正在……

張大夫在替沙成山敷藥。

突然，沙成山道：「秦姑娘，我們去方家集！」

秦紅一怔，道：「爲甚麼去方家集？」

沙成山道：「有事！」

秦紅道：「先去我家吧，沙大哥，你的傷必須先治好才能去找丘姐姐！」

沙成山道：「不，轉往方家集，我就是爲了療傷！」

秦紅道：「獅頭山有的是精通醫道的大夫，爲何去方家集那種小地方？算了！」

沙成山心想：妳怎知方家集張大夫的醫術高明！

淡淡的，沙成山道：「秦姑娘，妳該知道，如今我面臨的是四面楚歌，多少人想要我的命？」

秦紅道：「你救了我，我爹除了感激，不會對你有甚麼不利的，還是去虎躍山莊吧！」

沙成山道：「如果妳還聽我的，立刻往方家集馳去，秦姑娘，我的決心，妳應該試着去適應！」

秦紅無奈何的道：「好嘛！好嘛！去就去！」

於是，篷車又轉而馳往西南方的方家集！

沙成山決心去方家集，其實

是有兩個目的，一是找上張大夫盡快先把肩頭的傷治好，他這次被「怒黃河」冉再生傷得不輕，那叉尖若非斜着叉中，只怕心肺也會被叉爛，傷的如何，他心裡明白，因爲那絕非皮肉之傷！

另外就是方寬厚吃的藥，爲甚麼會把一個人折磨成那種皮包骨的模樣？

是的，當今江湖上若論醫術高明，南有藥老子，北地就是這位張大夫了！

如果他們都不知道，天下還有誰知道？

現在，篷車又到了方家集的「平安客棧」！

沙成山從車上跳下來，便把篷車交給伙計，且命另一伙計快去請來張大夫！

丁掌櫃見沙成山帶着一位姑娘進來，笑迎上前，道：「沙爺，這位姑娘……」

沙成山道：「這位姑娘，你給她找個乾淨房間，一兩天我們就走！」

沙成山與秦紅二人剛在房內坐下不久，只見張大夫匆匆提着藥箱走進來，後面跟着扁奇老人。

剛踏進門，「易容老人」扁奇大吃一驚，他雙目直視向坐在桌邊的秦紅！

秦紅也是一怔，立刻笑道：「咦，是扁老人家，你原來是在這裡！」

沙成山立刻想起松竹小屋的事，扁奇助自己解救丘蘭兒的事，當時丘蘭兒尚懷有身孕！

淡淡的，沙成山道：「扁老放心，秦姑娘是不會把扁老的行藏轉告給龍騰山莊的！」

秦紅也點點頭，道：「扁老，我爹、我舅舅，他們並不恨你！我更不會對他們提起的！」

扁奇深施一禮，道：「謝謝姑娘厚愛！」

張大夫驚訝的道：「還以爲你已經救回丘姑娘了，所以我同扁老哥二人匆匆趕來，原來……」

沙成山一聲無奈的嘆息，道：「這些日子我是好一陣子折騰！」

扁奇對丘蘭兒甚有好感，聞言急問道：「沙老弟，你這話甚麼意思？難道丘姑娘她……」

沙成山道：「至今尚不知她的下落！」

張大夫已開始替沙成山敷藥，聞言冷冷的道：「你既然尚不知道丘姑娘下落，爲何同她在一起？」

張大夫指的當然是秦紅！

沙成山無奈的道：「說來話長！」

扁奇急道：「長話短說！」

於是，沙成山便把離開方家集以後發生的一切，大略的對二人說了一遍！

突見張大夫雙手托起沙成山左臂上下移動，口中嘖嘖稱奇的道：「老弟，我不能有任何解釋，除了幸運，也只有幸運了！」

扁奇關切的道：「大夫，傷得很重？」

張大夫取出傷藥，用一根金針撥開沙成山肩頭的兩個血洞，把藥往裡面塞着，道：「肩頭有一塊硬骨片，兩支叉尖都被這塊硬骨片阻住，否則，叉尖穿肉而入肺腑，便神仙也難救治！」

沙成山苦兮兮的道：「裡面感到使不出力……」

張大夫道：「那塊硬骨也叫墊肩骨，如今它已受了傷，你至少得三天靜養，不能再去動它！」

敷藥完畢，一根吊帶把左臂吊起來！

一邊，秦紅期期的道：「如果沙大哥不幸，這都是我的罪過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秦姑娘，妳也累了幾天，先回房去歇着吧！」

秦紅道：「不，我要在這裡侍候你，沙大哥，別攆我走，行嗎？」

沙成山心中有事要問扁奇與張大夫，礙於秦紅又無法開口，不由得低聲的道：「秦姑娘，且等妳歇上幾個時辰，我們一起吃飯，如何？」

秦紅這才勉强的起身走回另一房內！

沙成山立刻關起房門，低聲問張大夫，道：「張大夫可曾聞說過有一種劇毒之物，使人服了精神百倍，功力大增，一旦不再服用，便似失魂落魄而又無精打采，生不如死，這會是甚麼藥？」

張大夫驚訝的看了扁奇一眼，搖搖頭，道：「老夫從未聽過有這種藥物，沙老弟是從那兒知道的？」

扁奇也追問一句，道：「你是從那兒聽來的？」

沙成山道：「二老當知方寬厚這個人吧？」

張大夫點點頭，道：「死而未死的方捕頭，我知道！」

沙成山道：「他曾經從『虎躍

山莊』秦百年那兒習得半部『百竅神功秘笈』，隨後又服了秦百年贈與的那種毒藥。

「方寬厚初時不察，以爲此藥是寶，等服過之後頓感精神旺盛，不料秦百年拒絕再把此藥相贈，那方寬厚立刻毒癮大作，痛苦不堪，如今已變成了皮包骨了！」

張大夫驚訝的望向扁奇老人，道：「扁大哥，這是甚麼藥，我怎麼沒聽過？」

扁奇也嘆着氣，道：「秦百年如果以此藥毒役江湖好漢，武林將不太平了！」

沙成山吃驚的道：「細想起來，的確可怕！」

望望房門，扁奇道：「沙老弟，我看秦姑娘對你不錯，你該從她口中試探才對！」

搖搖頭，沙成山道：「問過了，她不知道！」

扁奇突然又問：「沙老弟，江湖上傳言，不少門派找你索討人頭，這是眞的嗎？」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不錯，包括秦百年在內！」

張大夫哈哈一笑，道：「沙老弟，你若是受了傷，找張某人可以爲你服務，但人頭被割下來，我就無能爲力了，你可千萬記住！」

一笑，沙成山道：「想要我的人頭，怕不會那麼容易，對方也得付出一定的代價！」

扁奇低聲道：「沙老弟，老夫還是以爲，由老夫爲你易容的好，你可願意？」

沙成山又搖着頭，道：「易容故然可以躲過不少敵人，但我却以爲沙成山的字號響亮，沙成山絕不藏頭露尾，要殺，就叫他們來吧！」

深深的嘆了口氣，扁奇道：「你是藝高人膽大，我不勉强你！」

沙成山思忖一陣，道：「難道連那苗疆名醫藥老子，他也不知道秦百年使用的是甚麼毒藥？」

張大夫搔着頭皮，道：「嗯，那個老小子一定會知道，找他問問就明白了！」

扁老南疆尋藥老

扁奇道：「這個不難，我騎馬走一趟，老小子已有七八年未同我一起喝茶了！」

張大夫笑道：「百毒門你也有熟人，你去最合適不過！」

沙成山道：「藥老子如果知道，他一定有辦法化解這種毒物，中原武林便有救了！」

扁奇當下點點頭，道：「爲免武林生靈塗炭，我老人家立刻走一趟苗疆！」

就在扁奇與張大夫走後沒多久，隔壁的秦紅又走過來，她見沙成山脖子上掛着布帶，笑道：「你傷已紮好，我陪你吃飯吧！」

沙成山道：「恨不得馬上把妳送回家！」

秦紅道：「急甚麼？能藉此機會同你相聚三日，我已經很滿意了，讓我們珍惜這三天吧，沙大哥！」

二人相對吃着東西，秦紅不時的替沙成山夾菜，宛似一個體貼入微的小婦人！

沙成山心中幾次把秦紅看成是丘蘭兒，更幾次放下碗筷，滿面憂感！

是的，已經多天了，丘蘭兒母子二人究竟是生是死？

是生，今在何處？

是死，死在那裡？

秦紅當然知道沙成山的心事，但她却不敢開口動問，唯一能表現的，便是以其溫柔的動作，令沙成山快樂！

沙成山與秦紅二人靜靜的住在「平安客棧」，他們絕對想不到這三天裡發生的驚人大事！

* * *

遼北「黑龍堡」少堡主哈玉與「長白老人」顏如玉、「鬼爪手」李長泰、「怒黃河」冉再生，四人帶傷回到黑龍堡，那黑龍堡堡主哈克剛大怒，立刻親率十五名黑龍堡鐵甲武士，追進關內！

黑龍堡十五鐵甲武士，個個高大粗壯，孔武有力！

他們跟隨哈克剛在遼北打天下，凶悍不遜於西陲的二十四鐵騎，而且馬上功夫更是高人一等！

哈克剛以爲自己快馬追趕沙成山，必能在一兩天內追趕上，他的目的是搏殺沙成山，擄回秦紅！

豈料沙成山中途繞上沙河，住在小船上，更因傷勢又折回方家集！

那哈克剛自視很高，立刻直往獅頭山追去，就在距離獅頭山五十里的一道壩子上，哈克剛遇上了關天水，更遇上西陲二十四鐵騎！

一道寬大的黃土路，路邊好長一道野林子，關天水正與馬上的「鐵脚寡婦」孔二娘說着話！

「一定要在大小姐回到山莊後再下手！」關天水這樣說着，小心的給了孔二娘一包東西，也不知他說的是向何人下手！

那孔二娘愉快的接過那包東西塞入懷裡，笑道：「關老弟，回去請莊主放寬心，便不交代，孔二娘也要找上那斷的！」

孔二寡婦的話剛完，北邊塵土飛揚，忽然冒出一彪人馬，連馬鞍也是一色黑的！

孔二寡婦仰頭遙望過去，沉聲道：「俱都是關外大馬，好像是往獅頭山去的！」

關天水點點頭，道：「一共十六匹！」

眞快，說話之間，這十六鐵騎已到了前面！

關天水一見爲首的人——黑塔似的大粗漢，大鬍子被風吹起分向臉上貼去，嗯，敢情正是「黑龍堡」堡主「托塔黑龍」哈克剛。

哈克剛不識孔二娘，但他却久聞「西陲二十四鐵騎」之威名，此刻，他只識得關天水，不由得一聲虎吼：「停！」

「黑龍堡」十五鐵甲武士一陣叮咚響，掛在馬鞍上的鋼盾已握在左手，十分有序的三騎一排停在路中央！

關天水已抱拳道：「原來是哈堡主，久違了！」

哈克剛冷淡的瞄了孔二寡婦一眼，沉聲對關天水道：「快把沙成山交出來！」

關天水一怔，道：「哈堡主，你怎麼問我要起沙成山來了？這……」

雷一般的吼聲，哈克剛使起關外人粗獷的野性子，道：「少來，關天水，你們花銀子找沙成山暗裡摸進我黑龍堡。

「那個王八蛋忒也可惡，他媽拉巴子的後山放了一把火，前面他放倒我的人，一傢伙便把秦紅給弄走。」

「關天水，你可是秦百年入室弟子，你應該明白，我兒哈玉喜歡上秦紅，這本是一樁美事。」

我怎會知道秦紅那麼固執？她是抵死不從，從不從好商量，不該找姓沙的在我黑龍堡撒野。

「他傷了我三位老友不說，更幾乎割斷我兒哈玉的人頭，媽巴子的，叫他出來！」

笑笑，關天水道：「這麼說來，果然是哈堡主那日把我小師妹的人擄了？」

哈克剛怪吼，道：「請去也好，擄去也好，現在已不重要了，要緊的是，我要收拾姓沙的！」

關天水道：「聽哈堡主這麼說，我小師妹正同沙成山在一塊了？」

哈克剛道：「不錯！」

關天水道：「老實說，沙成山尚未把我師妹送回來，倒是哈堡主，不該一意孤行的擄去我小師妹，如今我師父很不諒解！」

哈克剛怒道：「你說甚麼？」

關天水在馬上冷冷道：「我說我師妹尚未回到『虎躍山莊』，哈大堡主此種行爲，令我師父不痛快！」

嘿然一聲狂笑，哈克剛道：「反正大家撕破臉皮，你們這門親家我也放棄了，我管你們痛不痛快！」

關天水寒着臉色，道：「姓哈的，用强用到『虎躍山莊』頭上來了！」

哈克剛怒道：「交出沙成山，別的少提！」

關天水道：「我說過，沙成山並未同我師妹回來！」

哈克剛抖着大鬍子道：「媽拉巴子，算算時間，他們應該早幾天就回來了，爲何至今未回？」

（未完・四十）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偉生・圖

駕車的漢子摸出一塊鐵牌，托在手中。

上文提要： 南振岳的娘親病情轉危，荊山毒叟也查不出根源，聽他說可能是宮如玉在娘親身上做手脚，南振岳怒不可遏的欲去找宮如玉算賬，正好撞上進石室的艾如瑗，於是她拿出宮如玉交給的兩包解藥……南振岳感激毒叟，無意中說出眞名，荊山毒叟剛「啊」的一聲，忽然雙手捧頭喊痛，接着形同瘋狂一樣攻擊四人……

南振岳道：「我想可能如此，方才你們還未醒轉之時，宮如玉的手掌曾按在荊老丈背心，此地並無外人進來，荊老丈突然中人暗算，傷勢一發，就神智不清，自然是一種奇異的武功所傷。」

艾如瑗低着頭，想了想道：「是啊，大姐好像早知道荊老丈會傷勢發作似的，叫我們及早離開這裏。」

她是毫無心機的姑娘，心中想着，不覺說了出來。

南振岳道：「她還說了些甚麼？」

這話可把艾姑娘問住了！

大哥問她的話，她不能不說，但這是大姐一再叮囑自己，不能當着第三個人說的話呀！

艾如瑗臉上露出爲難之色，瞧了衛勁秋、陸明慧兩人一眼，紅着臉，期期艾艾的道：「大姐……說了許多話，祇是……她說不能……」

南振岳淡淡一笑道：「她可是說，叫妳不要告訴我麼，那妳就不用說了。」

艾如瑗急道：「不是啊，大姐就是叫我轉告你的，祇是……祇是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

她這幾句話，說得粉臉都脹紅了，一面朝衛勁秋兩人道：「衛大哥不要多心，大姐就是這麼交代我的，我不會說話咯！」

衛勁秋道：「姑娘好說，那宮姑娘既然這般交代，想是十分重要的話，在下和陸姑娘自然不便聽的了。」

說着正欲偕同陸明慧離去。

南振岳搖手笑道：「衛兄和我道義論交，不用迴避，就是陸姑娘也是同仇敵愾，妹子有話盡說無妨。」

艾如瑗聽大哥這麼說法，正待說出經過！

陸明慧冷冷的道：「南少俠也和黑風婆有仇？」

她此話，自是針對南振岳這句「同仇敵愾」而言，她因自己父女，那天找上烏蒙百石朝天尋仇，南振岳明明是幫着黑風婆守衛洞府。

南振岳自然聽得出陸姑娘話中之意，微微一笑道：「姑娘誤會了，在下和黑風婆並無淵源，祇是她已在十年前走火入魔，殺害令堂的也許另有其人，在下是說姑娘令尊也……」

陸明慧嬌軀陡然一震，睜目急急問道：「我父親怎麼了？你快說！」

南振岳道：「原來姑娘還不知道令尊落在桃花源……」

陸明慧道：「桃花源？我父親幾時到桃花源去了，難怪我到處都找不到他老人家。」

南振岳道：「各大門派被擄往桃花源的人，爲數不少……」

陸明慧尖叫道：「甚麼，我父親是被人擄去的？那是甚麼人擄了我父親？你怎會知道的？」

南振岳道：「令尊等人，被囚禁在一處山腹石室之中，乃是在下親眼看到的。」

陸明慧柳眉含煞，怒聲道：「桃花源究在甚麼地方？我找他們拚了！」

南振岳道：「姑娘息怒，桃花源高手如雲，姑娘去了，無異飛蛾撲火，何況令尊等人，目前尚無大碍，最好能謀定而動。」

陸明慧道：「你們方才說的桃花女，就是桃花源的主人了，你也和她有仇？」

南振岳點點頭道：「在下和桃花女有不共戴天之仇。」

衛勁秋道：「南兄從前化名姓龍，兄弟還當你姓南已是眞姓，方才又聽南兄自稱姓岳，想來南兄必有難言之隱？」

南振岳道：「兄弟原名岳振南，一再化名，就是爲了找不到仇人下落，怕因此引起對方注意，如今兄弟已和桃花女正面爲敵，也就不用再顧慮了。」

艾如瑗笑道：「大哥原來把姓名倒了過來，岳振南成了南振岳，這名字取得眞好！」

南振岳道：「這名字是家師給我取的，我一天沒有手刃妖婦，一天就不用岳振南三字。」

陸明慧道：「南少俠要幾時才找上桃花源去？」

南振岳鄭重的道：「姑娘見詢，在下不得不說，九大門派爲了營救失蹤之人，已經派出不少高手，追查究竟，但眞正知道內

情的，却祇有在下一個，那是因爲在下親身歷險，剛從桃花源出來。數日前，在下已把此行經過，秘密遞出消息。」

艾如瑗睜着雙目，奇道：「大哥你甚麼時候遞出去的消息，我怎會不知道的？」

說到這裏，忽然小嘴一噘，紅着臉道：「好啊，你原來還信不過我，才瞞着我。」

南振岳道：「妹子不可誤會，此事關係重大，妳那時武功已失，我原打算把妳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暫時居住，所以沒和你說。」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家母十八年來，爲了逃避仇人耳目，隱跡嵩山，在下此行原想拜見了家母，就得趕去龍門幫。

「目前各大門派的人正在廣約幫手，在龍門幫會合，想來貴派的人，不久也可趕來，姑娘不如暫時忍耐，和大家一致行動才好。」

陸明慧急得眼圈一紅，道：「那要等到幾時去？」

衛勁秋道：「南兄說得不錯，救人之事，固然不容或緩，但也不能操之過急。」

陸明慧哼了一聲，低着頭，沒再作聲。

南振岳道：「好了，現在我已經把話都說明了，妹子，宮如玉臨走之時，到底和妳說了些甚麼？」

艾如瑗道：「大姐留下的兩包藥粉，祇能支持六天時光，她要我告訴你，我們盡快離開這裏……」

「盡快離開這裏？」

南振岳沉吟了下，道：「她怎知荊老丈不能醫我母親的病？」

艾如瑗道：「她說伯母的病，非師傅莫治……」

南振岳陡然之間，想起那天在東雲禪寺，聽兩個和尙口氣，五台山鐵佛寺方丈枯佛石空身罹怪疾，百藥罔效，易如冰也說過普天之下，祇有他們師傅能醫。

莫非自己母親的病也和桃花女有關？想到這裡，祇覺心頭一凜，急着問道：「她還說了甚麼？」

艾如瑗道：「大姐再三叮囑，務必把伯母送到荊門西門外黃家堡去，大姐會在五天之內趕來，祇是此行務必嚴守秘密，不可讓人知道。」

南振岳冷哼道：「她又是甚麼詭計？」

艾如瑗望了他一眼，幽幽的道：「我相信大姐不會騙你的。」

南振岳道：「妳可知荊門西門外的黃家堡，是甚麼人嗎？」

艾如瑗道：「不知道，大姐臨行之時，還留下一支銀簪，她說這是她的信物，到了黃家堡，自會有人接待。」

南振岳突然抬頭怒聲道：「果然是這妖女做的手脚！」

衛勁秋道：「南兄是說荊老前輩了？」

南振岳道：「不但荊老丈是宮如玉做的手脚，就是家母的病，祇怕也是她獨門奇特手法所傷！」

衛勁秋怔得一怔，接着點點頭道：「依南兄之見，該當如何呢？」

南振岳道：「這個兄弟也不知該如何是好了。」

艾如瑗心中有話，祇是說不出來，聞言抬目道：「大哥，我想大姐也許是好意，我們還是依她的話，把伯母送到黃家堡去，她如能把伯母的病治好，荊老丈的傷，自然也會醫的了。」

南振岳道：「宮如玉毒如蛇蝎，她的話豈能盡信？」

艾如瑗暗暗忖道：「大哥啊，你還不知道，大姐終究也是一個女人啊！」

但她這話可沒有說出口來。

衛勁秋道：「兄弟倒有一個意見。」

南振岳道：「衛兄高見如何？」

衛勁秋道：「如果荊老前輩沒有負傷，伯母的病勢，他也許可以從兩包藥粉中找出治療之道，如今之計，我們最好自然是能把荊老前輩救醒。」

他目光瞧了地下一眼，徐徐說道：「萬一……我們在一兩日之內，實在想不出解救之道……」

他似乎有碍難之處，不便說出口來。

南振岳道：「衛兄祇管請說。」

衛勁秋道：「兄弟之意，如果我們無法救醒荊老前輩，那麼伯母的病，也就無人能醫了……」

語氣頓了一頓，又道：「何況宮如玉留下的兩包藥粉，也祇能支持六天時光，與其束手無方，倒不如冒險一試。」

南振岳道：「衛兄是說，依她的辦法，把家母送到黃家堡去了？」

衛勁秋道：「兄弟說的，也祇是供南兄參考罷了，這雖是下

策，但也許宮如玉眞能醫得伯母的病。」

艾如瑗道：「是啊，我也是這樣想咯！」

南振岳點點頭訕然道：「衛兄說的也對！總不能眼看家母病勢惡化下去……」

突然他劍眉一剔，仰天道：「宮如玉眞敢施下甚麼詭計，我南振岳劍下，也不怕他們人多！」

艾如瑗眼看大哥說出這幾句話來之時，突然滿臉殺氣，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心頭不禁暗暗一驚，忖道：「大姐眞要預先佈置好埋伏，把大哥和他母親誑去，我也豁出去啦！」

衛勁秋道：「南兄，如今之計，我們還是先設法解救荊老前輩要緊！」

南振岳搖頭苦笑道：「荊老丈如是被宮如玉的奇異功夫所傷，祇怕咱們誰也無能爲力。」

陸明慧許久沒有開口，此時突然插口道：「我從前聽父親說過，武林中有一種眞氣療傷之法，不知南少俠、衛少俠可曾聽人說過？」

艾如瑗「啊」了一聲，道：「是了，不是陸姐姐提起，我也忘了，我以前也聽大姐她們說過運氣療傷之術，打通人身經絡，我雖然知道一些，可惜我功力不夠，大哥，你內功精深，快替荊老丈試試！」

南振岳道：「如何試法？」

艾如瑗道：「我們快進去，我會告訴你的。」

大家重又進入石室。

秘魔大法封穴道

艾如瑗當先走近榻前，回頭朝衛勁秋道：「衛少俠請過去把荊老丈扶起，給他盤膝坐好。」

艾如瑗道：「好，現在氣攻手太陰肺經，由少商、魚際循脈上行。」

她口中接連喊着「少商」、「魚際」、「太淵」、「經渠」，……一直到喊到「中府」，才道：「好了，大哥，手太陰經，在行氣之時，可曾覺得有異？」

南振岳微微吁了口氣道：「沒有，氣血暢通，一無異狀。」

艾如瑗道：「手陽明大腸經，氣由商陽上行……」

她口中繼續念着：「商陽、二間、三間……」

一會工夫，南振岳依着她的指點，已經走完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少陰腎經等七條經脈。

祇聽艾如瑗繼續喊道：「足太陽膀胱經，手按足心、氣由足小指『至陰』上行……」

「至陰、通谷、束骨、京骨……大杼、天柱、玉枕、絡却……」

南振岳臉上已經隱現汗水，雙手也微微起了顫動！

艾如瑗睜着雙目，輕聲問道：「大哥，怎麼了？」

南振岳突然停下手來，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天柱、玉枕之間，好像被人閉了穴道，眞氣難以通行。」

艾如瑗道：「不會錯麼？」

南振岳道：「不會錯了，這兩處阻力極强，必是特殊手法所傷……」

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在桃花源山腹之中，親眼看到天山一魔用手指叩彈九大門派被擄諸人的後腦之事，心頭暗暗一震，忖道：「莫非荊老丈和自己的母親，都是被『秘魔大法』封閉了穴道？」

衛勁秋道：「南兄行氣衝穴，是否能把這二處穴道衝開？」

南振岳搖搖頭道：「兄弟方才連衝了幾次，都未曾衝開，稍一不愼，可能會加重荊老丈傷勢，運氣衝穴不敢太用力道，想來如果不諳特殊解穴手法，無法解得開被閉穴道了。」

衛勁秋緩緩放下荊山毒叟身子，跨下石榻，沉吟道：「方才荊老前輩曾說伯母六脈俱沉，病在足太陰經，這麼看來，和荊老前輩的傷勢極相近似，當眞是被人暗算的了！」

南振岳向艾如瑗問道：「妹子，你可曾聽說過『秘魔大法』麼？」

艾如瑗想了想道：「是了，我好像聽二姐說過，總護法是在替師傅練『秘魔大法』，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

南振岳道：「這就是了，難怪九大門派這許多高手，全會被她們不動聲色劫持了去，如今證明全是被宮如玉這妖女的特殊手法所傷，這種特殊手法，也是『秘魔大法』了！」

陸明慧聽得身軀一震，尖叫道：「南少俠，我父親也傷在她『秘魔大法』之下了？」

南振岳暗暗叫了聲：「糟糕，方才一直不敢對她實說，沒想到

無意之中漏了出來。」

一面忙道：「令尊等人，雖被禁在山腹石室，目前還不致有生命危險。」

說到這裡，突然面露堅毅之色，抬頭說道：「衞兄，照目前情形看來，兄弟祇好冒險一試，把家母護送到黃家堡去，宮如玉如果眞能把家母治好，荊老丈的傷勢，也可迎刄而解了。」

衞勁秋點點頭道：「南兄準備何時動身？」

南振岳道：「急不如快，此地距黃家堡少說也有一天路程，兄弟想立時就走，如果別無變故，五日之後，兄弟亦可趕來，衞兄和陸姑娘是否能在這裡守護？」

衞勁秋道：「南兄祇管放心前去，兄弟和陸姑娘兩條命，都是荊老前輩救的，自當在此守護於他。」

說到這裡，略一遲疑，又道：「祇是宮如玉的話，也未必完全可信，南兄多留意。」

南振岳目光閃動，堅決的道：「衞兄說得極是，家母病勢重危，兄弟不得不冒險一試，她們眞敢有甚麼詭計，兄弟也祇好大開殺戒，非把她們劍劍誅絕不可了。」

艾如瑗道：「大哥，我們這就走麼？」

南振岳點點頭道：「自然是這時候走了。」

艾如瑗道：「這時候想來天已黑了一會了，大姐一再囑咐我，務必隱秘行蹤，這時候上路，自然最好不過，祇是伯母病勢不輕，到那裡去找車子呢？」

南振岳道：「我們騎來的馬匹，不知是否還在？」

艾如瑗道：「馬身上，被瑤山五毒做了記號，那裡還能夠活得到現在？」

接着嫣然一笑道：「不要緊，我們到大路旁，找個農家投宿，明天一早，準可找上一輛車子。」

南振岳道：「也就祇好如此。」

當下就和衞勁秋、陸明慧兩人作別，逕向對面石室走去。

艾如瑗跟在南振岳身後說道：「大哥，還是由我來抱着伯母走吧！」

南振岳道：「這個如何使得？」

艾如瑗瞧瞧身後沒人跟來，臉上一紅，幽幽的道：「大哥這娘，也是我的娘咯，你怎麼也和我客氣起來了？」

南振岳被她說得一呆，訕訕的道：「如此有勞妹子了。」

艾如瑗俯首一笑，雙手輕輕抱起岳夫人，走出石室。

衞勁秋、陸明慧兩人送到石室出口，衞勁秋道：「但願南兄此去，順利醫好伯母病症。」

南振岳一手拉動鐵鏈，開啓石板，然後拱拱手道：「這裡就全仗衞兄和陸姑娘照拂了。」

兩人出了石室，祇見兩個青衣童子仗劍守在門口，瞧到南振岳和艾如瑗出來，其中一個道：「南少俠、艾姑娘，可是要走了？」

南振岳點點頭道：「家母身患重病，令師又遭人暗算，在下此刻急於找醫治療……」

兩個青衣童子吃了一驚，急急問道：「家師幾時中人暗算？」

南振岳道：「此事說來話長，詳細情形，衞兄自會奉告，在下此行，不但是替家母求醫，而且也是和令師療傷有關，五日之後，不論有無把握，在下當盡速趕來。」

兩個童子似乎有些不信，但他們知道師傅對南振岳十分推重，却也不敢多說，口中應了聲「是」。

兩人走出石室，剛一奔下山坡，瞥見左側林中，似有人影一閃！

南振岳目光何等銳利，心中暗暗冷哼一聲：「桃花源的人，果然還留在這裡監視，今晚給我碰上了，活該是你倒楣！」

心念轉動，正待飛掠過去，出手把那人制住，忽見那人忽然探頭朝四下一陣打量，迎着自己兩人走來。

南振岳看得暗自奇怪，那人業已走到身前不遠，躬身說道：「來的可是南少俠和五姑娘嗎？」

南振岳右手暗暗蓄勁，沉聲說道：「你是何人？」

那人低聲道：「小的奉命在此等候，兩位請隨小的來。」

艾如瑗聽他叫自己「五姑娘」，分明是桃花源的人，這就問道：「你是誰叫你在這裡等候的？」

那人道：「小的奉命而來，送兩位前去。」

艾如瑗道：「那是大姐叫你來的了？」

那人沒有作聲，轉身就朝林中走去。

南振岳、艾如瑗跟在他身後，進入一片密林，南振岳目能夜視，一手按着劍柄，炯炯雙目

不住的朝四下流動。

這一片密林十分黝黑，走了盞茶光景，便已穿林而出，祇見林外草叢間，停靠着一輛馬車。

那人轉身道：「兩位快上車！」

艾如瑗抱着岳夫人反而遲疑起來，回頭問道：「大哥，我們上不上去？」

南振岳早已抱定了決心，點頭道：「上去吧！」

說着，從艾如瑗手上接過母親，等她上了馬車，然後也跨了上去。

那人替兩人放下窗簾，立即長鞭一揮，發出「叭」的一聲脆響，馬車立即疾向前面馳去。

艾如瑗附着南振岳的耳朵，輕輕說道：「大哥，你還是把伯母交給我吧，萬一有事，你也可以騰得出手來。」

南振岳點點頭，就把母親讓艾如瑗抱了。

馬車奔行得相當快速，一陣工夫，足足跑出了十幾里路，駕車的漢子忽然一勒馬頭，轉入了一條荒僻的小徑。

南振岳見他忽然捨了大路，改走小徑，不覺推開車簾，凝目瞧去，但見這帶丘嶺起伏，綿連不斷，沿路看不到一處村舍房屋。車子祇是沿着山腳下狹窄的泥石小徑上奔行。

心中雖覺動疑，但他藝高膽大，却也並不在意，暗想：「他走的也許是捷徑，宮如玉縱有詭計，也絕不會在這裏有所埋伏。」

當下也就放下車簾，任由那駕車的馳去。

這樣足足馳了兩個更次，車行忽然平穩，似已轉上大路，南振岳也並沒有再看，祇是在車上閉目養息。

又奔行了四五里路，馬車漸漸緩了下來，終於在路旁停住。

艾如瑗睜目道：「大哥，是不是到了？」

馬車直闖黃家堡

南振岳掀簾瞧去，原來車子已停在一座廣大莊院的側面，這裏敢情是莊院邊門，兩扇高大黑門緊緊閉着，沒有絲毫人聲！

不，整座莊院矗立在夜色之中，也不見一絲燈光！

夜深了，莊院中人自然都已睡了。

南振岳目光一瞥，問道：「這裏就是黃家堡了麼？」

駕車漢子並沒有回答，躍下車轅，回頭道：「兩位請稍等。」不待兩人多說，大步跨上石階，舉手扣動門環。

奇怪的是他雖在扣動門環，却絲毫沒有聲音，祇聽呀然一聲，木門開了，走出一個身穿灰色衣衫的老人。

他手上既沒拿燈，裏面也不見燈光，就好像是等在門口一般！

老僕人當門而立，打量了馬車一眼，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

駕車漢子道：「五福銀爲首。」

探手從懷中摸出了一塊鐵牌，托在手中。

艾如瑗低聲道：「他果然是大姐手下，大姐是以銀福爲記……」

那老僕人朝駕車漢子手上望了一眼，點點頭道：「請吧！」

他口中說着「請吧。」隨手「砰」的一聲，却把黑門重又關上。

駕車漢子回身躍上馬車，手上長鞭一揚，車子又轉動了！

南振岳瞧得大奇，正待問話，祇見馬車沿着莊院朝後馳去，心中暗想：「敢情是要從後門進去了？」

思忖之間，馬車已馳出十餘丈遠，果然在兩座矗立的高大院落之間，一道圍牆下另有兩扇黑漆大門。

馬車堪堪馳近，突聽「砰」然一聲，兩扇木門登時大開，駕車漢子絲毫沒停，長鞭一揚，驅車直入。

門內是一個十分寬敞的天井，馬車在中間刹住，那駕車漢子一躍下車，替兩人打起車簾躬身道：「南少俠，五姑娘可以下車了。」

南振岳當先跨下車子，然後扶着艾如瑗下車，一面問道：「這裏究是甚麼地方？」

駕車漢子道：「小的奉命送兩位此來，其餘一概不知。」

說完，縱身上車，一緊韁繩，打了一個迴轉，飛快的朝門外馳去。

兩扇大開的木門，又「砰」然關了起來。

這種情形，當眞有些神秘！

天井依然黑沉沉的，沒有點燃燈光。南振岳眼看艾如瑗抱着母親，自己兩人自下車之後，站在天井中間，也沒見有人理睬，不由皺眉頭，正待發問！

祇見那灰衣老僕走了過來，

含笑說道：「兩位請隨我來。」說着，轉身朝右走去。

南振岳道：「這裏可就是黃家堡麼？」

灰衣老僕點點頭道：「正是黃家堡。」

南振岳還待再問，但却問不出話來，自己兩人是按照宮如玉所說，護送母親來的，但宮如玉並沒說出到了黃家堡，該找甚麼人？艾如瑗問道：「你家堡主在麼？」

灰衣老僕道：「不知兩位要找大莊主？還是二莊主？」

艾如瑗道：「你們兩位莊主，想來都是五福堂的護法了？」

灰衣老僕遲疑道：「這個小老兒就不知道了。」

艾如瑗冷哼一聲，道：「紫福東來，你叫他們一起出來。」

灰衣老僕怔得一怔，奇道：「姑娘說甚麼？」

艾如瑗暗暗忖道：「看來他眞的不知道了。」

這就冷聲道：「快去通報你們莊主，就說五姑娘來了。」

灰衣老僕道：「是……是……小老兒就是替兩位帶路。」

他三脚二步，奔近南首一道緊閉的圓門，擧手拍了兩下，恭敬的道：「兩位請入門內，自有迎接的人。」

圓洞門啓處，從裏面迎出一個青衣童子。

灰衣老僕低聲喝道：「兩位貴客來了，你快去通報二位莊主。」

那青衣童子應了聲「是」，一面躬身道：「兩位請先到客室寬坐。」

這圓門內，是一條白石舖成的甬道，兩邊種着花木，兩人由那青衣童子帶路，進了一座精緻的小院落中。

祇覺眼前一亮，繁花如錦，朱欄掩映，中間一幢雅室，燈光通明。

南振岳、艾如瑗，跨進雅室，但見窗明几淨，打掃得一塵不染，四角掛着六角宮燈，照耀得如同白晝。

艾如瑗目光一轉，瞧到左首靠處，正好有一張紫檀雕花錦榻，這就緩緩的走去。把手上抱着的岳夫人，輕輕放在錦榻之上。

那青衣童子朝兩人躬身道：「兩位請坐，小人立時進去通報。」

說完，又是躬身一禮，迅速轉身而去。

他才退去，另一個青衣童子送上茶來，說道：「兩位請用茶。」

放下茶碗，躬身退下。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但南振岳瞧在眼裏，不覺暗暗驚奇！這兩個童子年紀不大，來去之間，步履輕捷，分明也都有一身武功！

看來這黃家堡當眞有臥虎藏龍，雖是三尺之童，都是懷有武功的人，由此可見兩位莊主更非尋常之輩了。

心中想着，祇聽一陣輕快的步履之聲自遠而近。

轉眼之間，從門外快步走進兩人，前面一個年約四旬以上，紫臉黑髯，身軀魁梧，稍後一個不過三十來歲，臉色白淨，像個文弱書生。

兩人才一進門，那黑髯漢子呵呵一笑，拱手道：「兩位光臨寒莊，愚兄弟有失迎迓，還望多多恕罪。」

此人話聲不響，但聲音如金鐵相擊，顯然有着極深厚的內功。

艾如瑗抬頭輕聲道：「紫福東來。」

黑髯漢子和白臉書生聽得同時一震，愕然相顧。

黑髯漢子惶恐的躬下身去，吃驚道：「是五姑娘玉駕，屬下有眼無珠，罪該萬死……」

艾如瑗微微一笑道：「兩位不用客氣，這是我大哥南振岳。」

兩人慌忙又朝南振岳抱拳作揖道：「原來是南少俠，屬下兄弟久仰。」

他們說話神色，還是十分恭謹。

南振岳連忙還禮，口中連說「不敢」。

黑髯漢子環目一顧，望了錦榻上的岳夫人一眼，躬身道：「五姑娘玉駕蒞臨，可有甚麼吩咐麼？」

他口中雖然說的恭謹，但對艾如瑗、南振岳兩位，夤夜帶着一個重傷垂危的老尼姑前來，心中也不無懷疑。

艾如瑗從懷中摸出宮如玉的銀釵，隨手遞了過去，一面說道：「我和兩位從沒見過面，這是大姐的銀福令，兩位總認識吧！」

黑髯漢子雙手下垂，祇望了銀釵一眼，口中連聲應「是」，道：「大姑娘傳下銀令，不知有何差遣？」

艾如瑗收起銀釵，纖纖玉指，朝錦榻上的岳夫人指了指，

道：「這是我義母，身患重症，要暫借貴莊養息幾天。」

黑髯漢子連連躬身道：「五姑娘能在寒莊桓盤幾天，乃是寒莊無上光榮，屬下立時要他們收拾一處精舍，好讓兩位和太夫人下榻。」

說到這裏，略一沉吟，又道：「太夫人貴恙如何，不知可要延醫診治？」

艾如瑗道：「不用了，你祇要替我們準備兩間靜室就好。」

黑髯漢子道：「屬下遵命。」

立即回過身去，朝白臉漢子道：「有勞二弟，速去蘭渚精舍收拾收拾，並要他們抬一張軟榻來，伺候太夫人前去。」

那白臉漢子道：「小弟領命。」

說完，躬身一禮，正待退去。

艾如瑗叫道：「且慢！」

白臉漢子道：「五姑娘還有甚麼吩咐麼？」

艾如瑗道：「我們此行十分隱秘，貴莊的人，不得洩漏行藏。」

黑髯漢子道：「五姑娘祇管放心，縱使五姑娘不說，寒莊上下，也無人敢洩漏半句。」

艾如瑗道：「這樣就好。」

南振岳道：「妹子，我們還沒請教兩位莊主的大號呢？」

黑髯漢子道：「不敢，屬下黃承業，他是舍弟承斌。」

話聲出口，回頭道：「二弟快去吧！」

黃承斌答應了一聲，立即轉身退出。

黃承業抱拳道：「五姑娘，南少俠遠來，想必腹中飢餓，時值深夜，準備不及，屬下已命廚下做了幾式宵夜粗點，粗餚水酒，聊表敬意。」

說完，擧掌輕輕一擊，祇見兩個青衣小童，各自捧着一個銀盤送上酒菜。

黃承業口中雖說準備不及，其實端上來的菜餚依然十分精緻，桌上放了八式下酒小菜，一壺美酒，和一窩熱騰騰的窩麵。

黃承業讓南振岳、艾如瑗入席，自己在側相陪，青衣童子替三人面前斟滿了酒。

黃承業端起酒杯，起身恭敬的道：「屬下謹以地主之誼，先敬南少俠，五姑娘一杯。」

南振岳連忙起身道：「家母身罹重症，夤夜打擾，兄弟已感不安，大莊主如此客氣，兄弟如何敢當？」

（未完‧卅二）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皇甫歸西等人在船艙中找不到汪重山，却與關勇、孫自豪等幹上，江淮幫衆死傷累累，祇逃了受重傷的關勇與孫自豪……衆人依曲十一郎的主意，扮成送魂隊伍進槐樹莊殺戮，汪重山祇好狼狽的由四護法從暗道護送出，被水玲瓏與江南三公子截在江邊……蓉蓉是汪重山的小妾，也是龍頭安排在汪重山身邊的人，她傳出汪重山未死消息被殺……

了凡大師把手指向山下南京方向，那光景就好像二人再不走他要罵人了。

皇甫歸西看看東方長壽，於是，二人冲着了凡大師一抱拳，轉身下了北峯山。

此刻，天色已是五更過半了。

已經走出鎭江三里遠了，東方長壽與皇甫歸西二人忽然聽得喇叭聲震天响來，晨光中充滿了悲愴與哀傷，隨之哭喊之聲也聽到了。

東方長壽道：「那是大槐莊方向。」

皇甫歸西道：「他們這一回是認眞的在爲他們的幫主辦喪事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他們使的是連環欺敵之計，而我們祇有一個字應付，那就是殺。」

東方長壽點點頭道：「不管甚麼時代，世上永遠也免不了殺戮。」

皇甫歸西沉默了。

* * *

「散財童子賭坊」今夜的賭客不少，當然，能夠被邀請而到後院中的人是少不了蕭樂天與金老八的。

今夜他二人就在後院中賭上了。

他二位財主下場，贏了當然高興，輸了一樣高興，因爲他們至少已看到冷伊人。

有錢大爺們好像都喜歡這個調子。

祇不過今夜冷伊人沒出現，冷伊人正在一個地方，那是玄武湖「水上人家酒樓」後院的秘室中。

那是個閣樓式的內室，室中幔帳半啓，床上平躺着正自垂淚的水玲瓏。

水玲瓏果然沒死，她躺在床上哭道：「你們不知道，蓉蓉死得好慘，她七孔出血。」

床前，冷伊人、魚如意，還有個老胡與小倩，春風也與冬雪來了。

老胡道：「蓉蓉是本派潛在汪重山身邊的，她是爲大明江山而死，死得値得，因爲咱們還是除掉了陰謀支持魏奸造反的最大幫派頭子。」

魚如意道：「蓉蓉死了，最難過的是龍頭，這兩天不見龍頭有話傳來，眞是急人。」

老胡道：「咱們全力先把水姑娘治好，這兩天大家多小心，聽

說京裡又派出幾個厲害的番子，好像目標就是龍頭，我以爲……」

魚如意突然站起來，道：「我還是先回去，萬一龍頭有話傳來……」

她匆匆的走了，當然是回「醉翁之意酒館」去了。

隨之，冷伊人道：「好像今夜我賭坊中來了許多外地人，我得趕回去瞧瞧，聽說……」

她聽說了甚麼？她沒說清楚就走了。

那老胡對春風、冬雪二人道：「小心侍候水姑娘，暫時別回船上去。」

水玲瓏還在落淚，她多愁，也善感。

老胡嘆口氣，道：「看淡一點，既做大事，便把血腥看淡，蓉蓉死了，她必不希望我們過份傷心，祇要我們活着的人能爲她討回些甚麼，那就夠了。」

他緩緩的走了，走得有些無奈。

* * *

冷伊人走進後院的時候，有個侍女奔過來了。

「小姐，不好了！」

冷伊人道：「甚麼事？」

「來了個郎中了，他們擋不住那個老者的手段，而且已經快砸鍋了。」

「東方相公在嗎？」

「東方相公在睡覺。」

冷伊人道：「快去把東方相公叫起來。」

她說完便推門走進廳內。

金老八見來了冷伊人，雙目一亮，笑道：「好了，好了，來了就好。」

一張大方桌上的十幾個漢子回頭看過來，有幾個當先吃吃笑了。

笑的人中除了金老八與蕭樂天之外，李純陽與萬里紅二人也在笑。

這二人在冷笑，他們不吃酒，來此賭上了。

有個白髯老者沒笑，但他那一雙如刀的雙目，立刻引得冷伊人看過去。

這種人的眼神，才是郎中中的郎中。

擔綱當莊的中年漢子兩個人正在抹汗水。

今天賭坊人當莊押寶，今天吃少賠多。

今天便是金老八與蕭樂天二人也贏了不少。

* * *

那擔莊的中年漢子看看老板冷伊人，道：「老板，今天邪門得很。」

冷伊人笑笑，道：「祇要乾淨，輸贏並不重要。」

她這裡抬頭看，廳門又開了，推門進來的不是別人，乃東方長壽是也。

東方長壽走到大方桌前，他看看桌邊圍的十多人。

當然，金老八與蕭樂天還是冲着東方長壽打了聲招呼，二人露出愉快的樣子。

二人也知道東方長壽本事大，說狠話，東方長壽是大殺手，但若說得好聽一些，東方長壽在他二人眼睛裡，那是大俠客。

有銀子的人是不會得罪大俠客。

有錢的人祇有見了窮小子才把人看成王八蛋。

東方長壽也開始對金老八二人感到奇怪，這兩個有銀子的人，怎麼偏偏喜歡看打架，湊熱鬧過了頭，莫非他二人有問題？

* * *

冷伊人接過了寶盒，當她發覺李純陽與萬里紅二人正怒視着東方長壽的時候，她淡淡一笑。

「各位爺們，來此就是一個賭字，咱們別的甚麼話也別說，甚麼事也擱一邊，由我冷伊人侍候各位了。」

她舉着寶盒嘩啦嘩啦搖不停。

她的雙目已盯在對面那個老者的臉上。

那老者身後有人在動口，但別人聽不到。

東方長壽一邊在冷笑，他對冷伊人笑笑，道：「出寶吧，別叫爺們等急了。」

冷伊人雙手重重的又搖了兩下，忽然把寶盒放在桌子中央。

那一邊是單一邊是雙，她淡淡的道：「押，押！」

不料大伙都在等，等着那老者出銀票。

那老者皺皺眉，道：「這一寶我看是……」

他忽的一張銀票押在單上了！

他押，別人也跟着押，所有的人都壓在單上。

金老八與蕭樂天也一樣的押在單上，大伙臉上微微笑，等着看寶了！

冷伊人看看東方長壽，她再看看金老八，嘆口氣道：「二位大

老闆呀，你們押錯了吧！」

金老八哈哈笑了。

蕭樂天笑道：「壓錯了，那妳叫咱們壓妳那兒呀？」

冷伊人祇裝聽不懂，她把雙目一亮，笑道：「這一寶我要出讓，不知那一位有興趣呀！」

她這麼一說，金老八笑道：「我沒興趣，我祇有興趣壓寶！」

冷伊人道：「你呀，大老闆，押得少了不過癮嘛！」

「彭！」

金老八把贏的全押上了。

金老八不是傻子，他比誰都精明，當冷伊人要出賣這一莊的時候，他就心動了！

因爲與冷伊人賣她押的寶，那一寶準定是輸的，這一回他當然不放過！

蕭樂天一樣不放過，也是一把銀票加上去！

這光景看得李純陽一瞪眼。

萬里紅忍不住的罵一句：「奶奶的！」

紅臉老者挺邪門

冷伊人仍然不開寶，她以挑戰的眼神看向對面那個滿臉紅光的老者。

她竟然還興致勃勃的問老者。

「你老人家很少來，我頭一回見你！」

老者冷哼兼冷笑！

「你老高姓大名？」

老者却叱道：「你開寶！」

冷伊人仍然笑，她摸摸老者押的銀票，笑道：「祇有一張百兩的嗎？小鼻小眼！」

說着，她對身邊自己的漢子：「老人家一百兩銀子，算我請客，吆，先賠你了！」

她把一百兩銀子拋過去，又把老者下的銀票也拋到老者面前！

老者憤怒的道：「妳這甚麼意思？」

冷伊人道：「你老端坐正中間，那麼緊張的祇爲了一百兩銀子，我心不忍，這有甚麼不對？」

她就要去開寶了，老者冷笑道：「瞎了你的眼！」

他是看冷伊人太美，所以祇罵了一句瞎了你的眼，如果換是一般人，他就不客氣的會罵出「瞎了你的狗眼」了！

「彭」的一聲，一把銀票砸在桌上了！

冷伊人一怔道：「你老別發火，這一寶由你收下，你看好不好？」

「不好，開寶！」

東方長壽一邊未開口，他祇是木然的站着！

東方長壽心中在想着：這老東西不是南方人，祇他的那一句「瞎了你的眼」，便知道他是中原人！

中原人就常是這句罵，這老人是誰？

冷伊人嘆口氣，她對大伙看一眼，道：「我想十萬兩銀子應可打發這一寶了吧！」

她忽然把寶掀開了！

「嘩……呀呀！」

「怎麼搞的，他娘的！」

大伙都楞了，因爲原本是四粒骰子的，爲甚麼那金盤會罩之中祇有兩粒骰子，而且是兩個大紅點！

「嘻……」

冷伊人笑了，她幫着身邊的伙計，把押在桌上所有的銀票收入一隻袋子裏面了！

金老八大叫：「不對，不對！」

蕭樂天也一樣的大叫：「有詐！」

冷伊人叱道：「這是甚麼話，有甚麼不對？」

金老八道：「原是四粒金骰子，怎麼變成兩個了？」

冷伊人道：「各位，我來以後並未掀寶的，寶盒之中有幾粒骰子並不重要，看的是寶盒中單與雙，便是一粒骰子又怎樣？四粒骰子疊一起，還不是祇看上面的點數，這有甚麼不對了？」

她這話至情至理，無人能駁。

那紅臉老者一聲冷笑，道：「說的也是！」

冷伊人把寶盒交在東方長壽之手，道：「今天不當霸王莊，大家輪流搖寶吧！」

不料她這一句話，才引得對面老者憤怒了！

「妳一人當莊家，今天誰也不能當莊！」

東方長壽道：「老人家，我喜歡搖幾莊，我又爲甚麼聽你的？」

老人一拍桌子，桌子上立顯一個掌印，老人冷笑道：「我老人家就是這個脾氣，娘的皮，老子們贏的銀子，叫她一把又奪走，這口氣誰嚥得下！」

東方長壽道：「那是你的事，我搖我的寶！」

老人嘿嘿一聲怪笑，道：「你

搖吧！」

東方長壽立刻搖起來，當他把寶盒放在桌上，不料沒有人押寶！

金老八與蕭樂天二人也不押！

冷伊人押了兩張銀票在桌上，等到東方長壽叫了十幾聲仍不見有人再押，他把寶掀開了！

寶盒掀開是個雙，令人驚訝的是寶盒中有四粒骰子！

東方長壽哈哈笑了！

那老者也未看清楚，爲甚麼寶盒中又變成四粒骰子了。

忽的，老者戟指冷伊人，叱道：「妳玩詐！」

冷伊人道：「老人家，你少血口噴人了！」

她舉起寶來用力搖，一邊搖一邊又叫了！

「押，押！」

她還眞的沉住氣，這一回她搖得幾乎叫人吃驚，因爲當那寶盒放在桌上的時候，寶盒中仍然有骰子動的聲音。

這就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冷伊人三歲就玩骰子，那比她自娘胎就會賭，也祇不過少三年！

「押，押！」

那老人又在聽，他聽身後的那個人在耳語！

冷伊人道：「我遇上的是膽小鬼，我不會再出賣我搖的寶了！」

她是贏了別人的銀子還罵別人，聽得人們直咬牙！

* * *

沒有人再一窩蜂的跟着老頭下注，是單是雙，各憑自己的本事！

李純陽對萬里紅道：「雙！」

萬里紅道：「我也以爲是雙！」

這二人各押銀子一千兩，却見那紅臉老者一瞪眼！

金老八與蕭樂天二人彼此點點頭，也把銀票砸在雙上了，二人的臉色也凝重了！

因爲贏的全輸了，這一回是老本下去了！

冷伊人不屑的看看對面老者，她去掀寶。

「等等！」

冷伊人道：「等甚麼？你敢押嗎？」

老者道：「我要把這一寶買下來！」

冷伊人道：「我不賣！」

老者冷笑道：「妳就那麼有把

冷伊人把寶盒放下，對那老者道：「押，押！」

握？」

冷伊人道：「我是搖寶莊家！」

老人道：「太過自信的人是會栽觔斗的！」

冷伊人嘆口氣，道：「也罷，我冷伊人開的是賭坊，祇求各位爺們能玩個痛快，這一寶我不但讓給你老人家，而且我還加點紅！」

她指着桌面上的雙，又道：「他們押多少，我加一倍在雙上，你老贏就多贏些吧！」

她命身邊管賬的，數出一把銀票也押過去了！

老人一聽微微一怔！

但他嘿嘿一笑，立刻去掀寶盒！

「嘩……呀……」

大伙吃一驚，因爲寶掀開來，寶盒中祇有三粒骰子，三粒骰子四個點，那是雙！

老人一瞪眼，叱道：「怎麼是三粒骰子了？」

冷伊人道：「我的話大家都聽了的，見點點數，至於幾粒骰子不重要！」

紅臉老人嘿嘿冷笑連聲，道：「你這個女人眞厲害，我看你祇有死了算了！」

冷伊人淡淡的道：「老人家，輸要輸得光棍，至於我的生死，那也是我的事！」

大伙都在發楞！

紅臉老者對身邊的漢子，道：「賠！」

一把銀票賠出來，紅臉老者雙手按在桌子邊，他怒視着冷伊人，道：「妳玩詐！」

不料冷伊人道：「我承認十賭六詐！」

她祇是如是說，但並未說她剛才玩了詐！

那紅臉老者冷然道：「女人，當今江湖上，賭詐有三樣，那就是手法、賭枱與賭具，而你……」

他忽的用力凝聚掌力，就聽那厚重的賭桌吃不消他的內力推壓，卡的一聲裂開了！

賭桌裂開，便冷伊人也驚愣，祇見這張已裂開的賭桌中央共有四個凸處，十字形的木樑十分牢固！

那老者指着賭桌「嘿嘿」冷笑，道：「這張賭桌有問題！」

李純陽已大怒，叱道：「詐賭呀，找死！」

原來那四個凹處可以變更搖出寶以後換點數，這當然還得有聽的能力！

冷伊人就有這種本事！

一聽李純陽的叱吒，冷伊人把手上的寶盒高擧，道：「單憑製作的桌子不能定人以罪，需知甚麼點數，也是先搖寶後押銀子，各位押銀子出自本意吧！」

她此言一出，大伙也無奈了！

李純陽憤怒的道：「眞他娘的可惡！」

他對身邊的「天南刀恨」萬里紅道：「不賭了，娘的，咱們去醉翁之意酒館，喝酒去！」

說完，他當先往外就走，萬里紅也跟去了！

金老八對蕭樂天道：「賭桌裂了，咱們不走還等甚麼？等着血往身上濺呀！」

蕭樂天道：「是，是，快走吧！」

蕭樂天再看看冷伊人，苦笑一聲道：「冷姑娘，這些天你是怎麼了？」

冷伊人道：「我很好呀！」

蕭樂天已到了門口，聽了冷伊人的話，回過頭道：「我看你早晚會不好了，你盡請些江湖大豪，三句話不對就動刀子，你呀！」

冷伊人道：「賭是刺激，殺人也是刺激，蕭老闆，你怕了嗎？」

蕭樂天一頓脚，回頭就走！

冷伊人再看看破桌，她對身後兩個漢子道：「咱們這兒少不了桌子，上街去再製一張送來！」

她冷冷一笑，又道：「叫他們做同樣的桌子，因爲祇有那樣的桌子才不容易玩詐！」

她這麼一說，紅臉老者「嘿嘿」冷笑，道：「女人，你少在老夫面前耍嘴皮子！」

他回身看看身邊的大漢，又道：「五當頭，你現在一句話，是殺是走！」

那個叫五當頭的雙目一厲，道：「我們本來不是爲了賭才來的！」

紅臉老者道：「那就是殺了？」

「曾」的一聲，紅臉老者自腰間抽出一把金刀來！

有了這把金刀，東方長壽雙目一亮！

「中原刀邪」田洪！

「哈……」

紅臉老者聽得大是受用，他「嘿嘿」一笑，道：「年輕人，你倒是有見識！」

東方長壽道：「那也是因爲你老的這把金刀，有人也叫血刀，

殺人如蔴的一把刀！」

「哈……」

田洪大笑，他抖着手上金刀，得意的道：「不錯，此刀殺了不少人，也許今天又將放人血了！」

東方長壽看看冷伊人，道：「你惹下大禍了！」

冷伊人道：「是嗎？」

東廠五當頭出刀

田洪打橫移動身子，忽聽那個五當頭冷冷道：「可以化干戈爲玉帛，祇要你接受條件！」

東方長壽臉皮一鬆，對冷伊人道：「對方有了條件，這表示强梁不如商量，可以不殺人了！」

冷伊人道：「甚麼條件！」

那位五當頭忽的拿起架子了！

「田老，告訴她！」

田洪還眞聽話，他衝着冷伊人道：「五當頭，妳聽說過嗎？」

「不認識！」

「妳當然不認識，任方任爺乃京裏東廠五當頭，這一回特來辦案的！」

冷伊人看看東方長壽，但東方長壽却是雙目微閉，好像沒看見，又似沒聽見！

冷伊人道：「辦案辦到我賭坊來了！」

那五當頭任方咬咬牙道：「就直接了當告訴你，第一，把龍頭在甚麼地方快說出來，第二，把爺們輸的銀子歸還，少一紋砍了你！」

冷伊人淡淡的道：「我就奇怪，怎麼那麼多人在找甚麼龍頭，偏偏又來我賭坊中找他，誰呀，嚼舌根不是，說我這兒有龍頭，唉，你們找呀，掘地三尺也行！」

她頓了一下，又道：「至於退還銀子，更是說不過去，我們這兒是賭坊，每個輸的人都要我把贏的退還，我乾脆改名字不叫散財童子賭坊，改名爲包你贏賭坊算了！」

「中原刀怪」田洪「嘿嘿」笑了！

五當頭任方咬咬唇，他把手一揮，十名藍衫大漢散開來了，十個人手上出現了刀！

冷伊人道：「怎麼，要在我這兒殺人呀！」

五當頭任方吃吃冷笑道：「便是那康太守衙門口，任大爺也出刀！」

冷伊人道：「何不換個地方，我奉陪！」

「甚麼地方？」

冷伊人手指後面，道：「江邊！」

南京江岸邊並非荒涼之地，只不過這個時候沒有人會停留在江邊！

天色已晚，江風蕭瑟，再加上「散財童子賭坊」後面有一大片柳樹林子與蘆葦叢，看起來就荒涼多了！

荒涼的地方也是搏殺的絕佳之地。

從賭坊到江邊那條幾乎長滿了蘆葦與雜草的小路，彎彎曲曲繞了幾乎一里那麼遠，如果直走，多也不過半里地，那當然是江水淹道的關係！

冷伊人與東方長壽同行，二人看着前面十二個惡漢！

那是由京中來的東廠殺手！

除了東廠五當頭任方與十名番子以外，便是那「中原刀邪」田洪！

冷伊人邊走邊對東方長壽道：「這是一場惡鬥，從情況上來說，各路人馬似乎都快移到枱面上了！」

東方長壽道：「龍頭不能出現！」

他這話令冷伊人點頭了！

冷伊人低聲道：「是的，等着找上龍頭的敵人太多了，一旦龍頭出現，決殺的地方就是南京，龍頭不希望這樣的結果！」

他看看前面人影，又道：「龍頭是要把殺戮移在北京城，而且是搏殺魏奸！」

東方長壽道：「七王與光宗兄弟，乃當今之皇叔，我實在不明白，七王爲甚麼不親自向當今去說明！」

冷伊人道：「不只你一個人懷疑這一點，很多人同樣在問，其實說穿了就明白了！」

她小心的看看左右，又道：「當今的猜忌，是七王爺不能直諫的最大障礙，再加上不少大臣投靠魏奸，當今面前誰敢多言？唉，當年太祖有子二十五人，還不是兄弟鬩牆，爲爭權而殺！」

東方長壽嘆口氣，道：「常言道得好，兄弟一條心，石頭變成金，兄弟刀槍殺，血被外人踏，想不到已得天下的皇家，也有這樣的慘事！」

二人已發覺遠處站了一批人，那正是等他們二人前去送死的人。

＊　＊　＊

就在冷伊人與東方長壽二人往江邊走的時候，江岸邊上有個人卓立在那兒了！

看上去這人似乎來了許久，但他實在是剛剛來到！

五當頭任方與「中原刀邪」田洪率領着十名番子殺手來到江邊的時候，那人已站在江岸邊了！

那任方發覺有個人站在那裡，口也懶得開，只對他的人點個頭。

於是，有個番子走過去了！

「走開！」

那人回身道：「你說甚麼？」

「叫你滾開！」

那人笑笑，道：「我不會滾，你會嗎？」

那番子「嗆」的一聲拔出刀來了。

「媽的，你是找挨刀！」

他出刀中途被任方喝住了：「住手，告訴他，咱們要在這兒辦件事，叫他讓一讓！」

那番子果然收刀，道：「你也聽到了，咱們要辦件流血掉肉的事，你快走吧！」

那人笑笑，道：「還像句人話！」

他淡淡的往外走了五七丈便站住了！

那番子正在生悶氣，忽見那人又站住，提刀衝過來了！

「媽的，你怎麼不走了？」

那人木然的道：「我已經讓出地方來了，如果那麼大的地方，你還不夠搏殺，你們的功夫也太差勁了吧！」

那番子大怒，叱叱道：「王八蛋，你又有甚麼能耐！」

他又要舉刀，東方長壽與冷伊人來了！

那番子一見二人來到，立刻退回去了！

東方長壽與冷伊人見那青衫漢子，不由露齒一笑。

也只是笑笑，雙方並沒打一聲招呼！

＊　＊　＊

現在，冷伊人與東方長壽站在任方一批人對面，先開口的却是那「中原刀邪」田洪！

「小子，由你一眼瞧出老夫何人，老夫這就要問一問，問一問你師出何門，否則，老夫殺錯了人，豈不是難以面對故人！」

一笑，東方長壽道：「免了！」

一怔，田洪道：「怎麼說？」

東方長壽道：「你是北方棒子

皇甫歸西協助東方長壽與冷伊人殺東廠番子。

頭，我乃南方稻人家，風馬牛扯不上關係的！」

北方人吃玉米的多，玉米又叫棒子。

田洪嘿嘿冷笑，道：「娘的，你小子休得把老夫的話弄擰了，以為老夫想高攀，錯了！」

東方長壽道：「這話在賭桌前你為何不問？如今雙方已刀出鞘，箭在弦，還扯的甚麼爛蛋！」

田洪大怒，戟指東方長壽對身邊的任方道：「五當頭，這個可惡的，不知天高地厚，又不知尊敬長上的小子，交給老夫處置！」

任方點頭道：「好，我答應田老的要求。」

他一頓，又對冷伊人道：「女人，他可是妳的姘頭了，是不是？」

冷伊人道：「他不是我的姘頭，他是我的丈夫！」

任方道：「你們是夫妻？」

冷伊人看看臉帶尷尬笑容的東方長壽，道：「怎麼了，你們東廠番子管的也太多了吧！」

東廠番子最忌別人叫他們番子，十個怒漢在鼓噪，任方咬咬牙道：「女人，我最後再問你，龍頭在甚麼地方，如果你說出來，便是爺們輸的銀子也不再計較了！」

冷伊人道：「說與不說，已無太大分別了！」

任方全身一緊，道：「這話怎麼說？」

冷伊人道：「因為你們一個也別想活着離開！」

任方大怒，他大手一揮，對身邊十個番子殺手道：「殺了她！」

就在同時，田洪也舉金刀向東方長壽殺過去了！

「小子，老夫來也！」

金刀發出璀璨的銳芒，宛如晨曦西下一片金芒，分不出刀鋒的虛與實。

東方長壽一聲怪叱，鐵袖功抖然轟上！

東方長壽那一雙長袖滿含勁氣，他袖子如刀，迎擊而上，就聽呼轟之聲傳來。

兩團人影乍合又分，兩人已分站在二丈遠！

東方長壽的左袖被刀鋒切開一尺長，令東方長壽大為心痛不已！

那田洪吃驚吼叫：「鐵袖功，東方大笑是你甚麼人？那個只會笑的老東西，他還沒死呀！」

東方長壽大怒，叱道：「老人山莊的人都長壽，你個老狗，死吧！」

他忽轟而上，立刻逼得田洪左閃右晃，手忙腳亂！

擊殺了東廠番子

十個番子把冷伊人圍緊了！

只有任方清閒！

任方還在冷笑，他等着收拾這一男一女之後回城中去慶功了！

不料那個江邊站的人過來了！

「這不太像話吧，十個大男人，圍殺一個姑娘，你們不覺得丟盡男人的臉？」

任方雙目怒視，「媽的，你還沒有走？」

那人冷笑，「我走了，何人送你歸西？」

任方大怒：「放你媽的屁！」

他拔刀疾殺，但覺人影疾閃，他的刀砍了個空。

當他發覺不對勁的時候，脖子上發出「叱」的一聲響，他那高大的身子也往地上倒去！

轟嘩之聲濺起一片江水，任方倒在一個水窪中了！

那黑影並未稍停，就在幾個番子回頭吃驚中，幽靈也似的閃過五個番子，殺得這五個番子倒地哀號不已！

冷伊人一聲尖叱：「殺！」

她與那人合力擊殺，早把另外五人也砍翻在地上了！

這時候，東方長壽站在江邊罵大街！

「中原刀邪，別逃呀，你不是要殺人嗎？」

「唔……」

江面上傳來這種聲音，那是人在水中猛喝水的聲音！

原來這田洪發覺來了個無情殺手，五當頭也完蛋了，他便發了狂的砍出十三刀，回頭往江中跳！

這田洪是個旱鴨子，他的水性不靈光，跳入江中才發覺自己上了自己當。

東方長壽大聲叫，田洪在水中似乎也聽到了！

這田洪明白一件事，不會浮水別慌張，收口大氣別再動，這個人就不會沉入水底了。

田洪也許真不該死，這夜江面無風，他便是這樣的把個老臉仰在水面上，慢悠悠的往下游漂去了。

誰知道他會不會被淹死！

＊　＊　＊

「哈……」

「哈……」

人們以爲這笑聲必出自東方長壽與冷伊人了，然而，那才是大錯特錯了！

笑聲出自一條快舟與岸上的那個人。

小舟有兩個大力船孃在划船，船頭上站着個少年郎，這人不是別人，曲十一郎是也！

岸上的那人不用問，因爲東方長壽又叫了。

「皇甫兄，你們來的是時候呀！」

是的，那人正是皇甫歸西！

皇甫歸西一舉殺了任方這些東廠番子們，他站在岸上大叫，當然那是他在叱叫江面上的人！

皇甫歸西看上去是在叱叫逃走的田洪，但實際上也是一項信號。

此刻，小舟頂上岸邊，曲十一郎雙手舉着一個被反綁的人拋在岸上了。

曲十一郎對岸上抱拳一笑，道：「逮了個正着，各位，我的水姑娘等我去吃酒了，失陪，失陪！」

他把手一揮，小舟匆匆的又划到江中去了！

除了龍頭的人，誰也不知道水玲瓏的船在甚麼地方藏着，那是因爲江淮幫的關係。

江淮幫當然盡出殺手去找水玲瓏幾人。

＊　＊　＊

東方長壽與冷伊人迎上皇甫歸西，三人低頭看，只見正是那「中原刀郎」田洪。

田洪喝了不少水，此刻翻動着怪眼，叱道：「你們要把田大爺怎麼發落？」

冷伊人道：「那得由我好生想一想了！」

皇甫歸西道：「送他上路吧，留下來是個禍根！」

東方長壽道：「我同意，因爲他已知道我是老人山莊的快樂公子了！」

冷伊人道：「看來只有叫他死的一途了！」

皇甫歸西道：「由我操刀！」

他舉步上前，光景是要殺人了。

田洪厲叱道：「你們眞要殺人呀！」

冷伊人道：「你瞧瞧這地上死的，我們已經殺死不少人了！」

田洪道：「等會！」

冷伊人，道：「等甚麼？」

田洪道：「我有消息！」

冷伊人道：「你想以消息挽回你一條命？」

田洪道：「不錯！」

冷伊人道：「那要看你的消息値不値換你一條老命！」

田洪道：「當然値得，不信聽了便明白！」

冷伊人頓住了！

皇甫歸西是不言的，他本來沉默寡言。

東方長壽也一樣不開口，這種事他是不便當家作主的，他也作不了主。

東方長壽的心中一直塞滿了冷伊人的剛才一句話！

冷伊人對任方等人說：「是我丈夫！」

這四個字在東方長壽而言，是他這一輩子中最好聽也最可愛的四個字。

冷伊人忽的問田洪，「姓田的，你由北方幫着東廠番子們來殺人，其罪難免，只不過你既然有消息，那就說來聽聽！」

田洪道：「有關那康太守！」

冷伊人一怔，道：「康文義康太守？」

田洪道：「不錯，正是這南京太守康文義！」

冷伊人道：「康太守怎樣？」

自從南京出了個龍頭的人物，康文義並未積極捉拿此人，他違抗了公公的命令！

冷伊人道：「又怎樣？」

田洪道：「不久就有聖旨下來，南京太守撤換了，姓康的回朝報到吧！」

冷伊人道：「只怕又回不到京城，人就會死在半道上了，是嗎？」

田洪道：「這正是要緊之處！」

冷伊人道：「人死半途，康大人便是有摺上奏也別想了，反而魏忠賢在皇上面前說康大人爲官不正，被仇人刺死在途中！」

田洪道：「女人，你應該放走老夫了吧！」

冷伊人道：「放了你，你再去向番子們報告？」

田洪道：「我把這消息相告，我已陷於危險之中，我只有往荒山大澤中逃命，怎敢再回東廠！」

冷伊人道：「我當然不怕你再回東廠，我派人放出空氣，你就休想太平了！」

田洪一聽，臉色灰蒼蒼的：「你！眞厲害！」

冷伊人道：「你自己琢磨去吧！」

她出刀挑斷了田洪足上手上的繩子，又道：「水火不相容，忠奸不并立，咱們相信魏奸不會再有多久，必被消滅掉，你走吧！」

她說完一聲悲嘆，田洪一聲怪笑，他舉着手上金刀，忽的在身上連切數刀，抖手把金刀拋入江中。

他的動作快速，表情悲愴，當他拔身在半空中的時候，那一聲厲笑，聽的人能抖落一地雞皮疙瘩。

於是，東方長壽與冷伊人往「散財童子賭坊」去了。

＊　＊　＊

皇甫歸西就快走到「醉翁之意酒館」了，突然有個黑影向他走過來！

皇甫歸西仔細看去，笑了！

「的，老胡！」

那老者正是老胡！

老胡看看皇甫歸西，道：「成了！」

皇甫歸西道：「幸不辱命！」

老胡臉上寬慰一笑，道：「少了些殘害忠良的番子，姓任的也是個厲害殺手，死得好極了！」

他忽的又對皇甫歸西道：「走，我帶你去個地方！」

皇甫歸西道：「我還打算回酒館吶！」

老胡道：「所以我在這兒候着你！」

皇甫歸西道：「甚麼地方？」

老胡道：「水上人家酒樓！」

皇甫歸西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了！

「唔，我是應該去看看她了！」

老胡一笑道：「她很好，祇是常常叨唸你！」

皇甫歸西道：「我知道，我回來以後就應該去看她的，免得她爲我擔心！」

老胡一笑道：「我已經叫她不必擔心了，因爲你已經回來了！」

皇甫歸西道：「她更想見我了，是嗎？」

老胡道：「所以我在此等你！」

皇甫歸西口中的她不是別人，正是鎭江開茶舖的那位石寡婦！

石寡婦住在水上人家酒樓，她並沒幹活，她住在大酒樓的後面偏院中！

她被招待得很好，祇是爲了安全，爲了江淮幫的殺手，她祇有住在偏院中不出面！

現在，皇甫歸西來了！

皇甫歸西來到偏院的時候，那已是三更天了！

老胡指着一間大房舍，對皇甫歸西道：「拍門吧，她在屋子裏！」

說完，老胡走了！

皇甫歸西楞然的站在門外面，他至少站了一盞熱茶之久，他在想着石寡婦那可憐又可人的小女人！

當然，他也想着魚如意，不知道魚如意知道了會怎樣，因爲他至少明白一件事，女人都善忌！

就在皇甫歸西猶豫不覺中，隱隱的聽到飲泣聲，聲音來自小房中！

於是，皇甫歸西有些衝動了！

皇甫歸西上前拍門，但門却自動的開了！

門沒上閂！

當他舉步跨進去的時候，忽然一團黑影投入懷中了！

（未完・十二）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一)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二)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三)故事內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盈盈見到藍宇與胞弟藍宙在手足相殘，反而火上加油，結果藍宙傷重而死，藍宇被盈盈重創，此際彭眞剛好買了東西回來，聽到盈盈說的話……小于小徐等胡不愈帶來雪鷹為小于治盲眼，但試驗了三次均失敗，小于失望之下出走了……盈盈又被上官紫遇到，上官紫曾到小于處找她不遇，但盈盈學了藍氏兄弟武功後十七招上勝了她……

「完了……完了……」旁觀者紛紛議論。

有的同情這年輕人，全部家產輸光。

有的則大聲叫好，說是敗家子必然有此下場，這是報應。

這輸光的年輕人要走，末門道：「我來作莊你來押注，三盤兩勝，作這最後一賭如何？」

年輕人道：「我已經沒有甚麼賭本了。」

「我以為你有。」

「我自己有沒有難道不比你清楚？」

「就以老弟你這個人作賭，輸了歸我使用一年，一年後你去留自便，由你自己作主如何？」

「歸你使用？」

「對，包括作任何使用。」

這年輕人道：「不幹！」

小于聽出，年輕人會武而且還不算低，那個中年人在四十左右，顯然是個武林高手，衹是英華內斂，一般人看不出來，却瞞不了小于，聽中氣即可聽出。

小于立刻以「傳音入密」對這年輕人道：「和他賭，我包你能把輸掉的全部贏回來，他是詐賭。」

這年輕人回頭一看，不由楞了一下。

這年輕人長得很討人喜歡，看人却不太專注。

這年輕人怎知小于是瞎子？有很多盲人不十分注意是看不出來的。

年輕人在猶豫，小于又道：「即使退一步來說又輸了，我也保証你不會被他動你一根汗毛。」

年輕人笑笑，很甜，也很俏皮。

不知為甚麼，他對小于產生了無比的信心，況且試一下也無妨，道：「好，我賭，我輸了，人歸你使用一年。」

「聽清了，包括所有的使用，權利在我。」

「當然！如果我贏了，我輸的全歸還我，你還要貼上二十萬兩老本，這賭法如何？」

這人道：「我輸了悉數歸還也就很可以了。」

「你賭，咱們就擺上，不賭就算了。」

「好好，我賭！」這中年人道：「諸位可都聽見了，任何方面輸了都不許賴帳，請各位作証！」

小于當然又以「傳音入密」對這年輕人說了一陣話。

這年輕人十分驚奇。

他幾乎不信，這樣能把他輸

的全贏回來，但他却有勇氣一試，這可能正是所謂債多不愁，虱多不癢吧！

此刻，小于坐在年輕人身旁，年輕人慢慢地洗牌也慢慢地砌牌，偷偷看身旁的小于，似已入睡。

他故意拖延時間，因為他一邊砌牌一邊和莊家交談。

這樣大約拖延了兩盞茶工夫。

他說這是一件大事，各種細節必須預先講清楚。

這工夫旁邊的人都有點不耐煩了。

有人大叫「快點！」年輕人道：「是你賭還是我賭？再有人大聲吵鬧，我就把他轟出這家賭場。」

還眞沒有人敢嚷了。

然後，再仔細看看骰子，叫旁觀者也傳閱一陣，總之，拖延了近半個時辰，他才準備把骰子交給莊家。

就在這時小于醒了過來，張臂伸了個懶腰，還打了兩個呵欠。

莊家當然不是簡單之輩，明知這年輕人有甚麼名堂，却又看不出破綻來，不過他也十分自負。

莊家打出了骰子。

「七對門」，小于拏起「末門」的牌，用手指一張一張地去摸牌面，却傾耳細聽桌上的情況，尤其是莊家。

他的眼睛雖看不到，却另有一種感覺。

那大概就是第六識吧（現代稱之為第六感，是人類腦波資源較特出的一點智慧，如人類腦力全部開發，大概可以無所不知，就像佛祖一樣，不過佛祖仍是「無上正偏知」，而不是無所不知，但有可能無所不知。

在一般人類來說，能有第六識就很了不起了。

具有第七識及第八識（即第七感和第八感）的人，大概就具備了佛、道二家的大神通，又稱「六通」，如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及漏盡通等等。

小于具有第六識，完全是他自己揣摩出來的。

人類的智慧與生俱來，所以又稱之為天賦。

但後天之用功修習也十分重要。

甚至他已搭上了第七識的邊緣。

他為人篤實聰明，體會到佛、道兩家的最基本要領。

仙風界、人鬼關，全在功夫上，但用功夫就像捉狡兔一樣，稍懈則兔縱，稍緊則兔死，須於空虛中覓之。

人心不內守則氣散，時時內觀則氣自斂。

這正是靜時練氣，動時練心之理，小于深諳此理。

因而他把大俠及母親教的功夫及「夢迴陰陽玄功」練得甚有火候，已經接近不必再入睡的境界了。

也就是睡眠越來越短，到最後不必睡，閉閉眼即可。

小于道：「在下雙目失明，也沒有看牌，尊駕願不願與我換牌？」事實上他摸過，但很技巧。

莊家道：「換牌？」

「是的。」

「為甚麼要換牌？」

「衹想換換運氣。」

「你說你雙目失明了？」

「是的，不信可以問這位朋友。」

莊家忽然摸了那年輕人的手一下，年輕人叫了一聲。

小于道：「兄弟，你怎麼啦？」

「沒……沒有甚麼。」

莊家有點信了，道：「可是看你不像失明的樣子。」

「信不信都無所謂。」

「既然你失明了，這位朋友為甚麼要你來揭牌？」

「他以為在走霉運，所以要試試在下的運氣。」

「你的眼睛都瞎了，運氣會好？」

「也不能說有殘障的人運氣都不好吧？」

「好！我和你換牌。」

兩人各自推出自己的牌，作了交換。

小于連看也不看，摸也未摸道：「『出門』及『天門』還有誰願與我換一張牌？」

「一張？」

「對，一張兩張也成。」

莊家道：「你剛才衹要和我換牌。」

小于道：「是的，能和你換也能和別人換，要不，萬一最後有了糾紛怎麼辦，這樣是公平的。」

「天門」道：「我和你換。」

小于道：「好極了，我沒有摸過這換來的牌，對不？」

「對！」連旁觀者都可以作証。

小于道：「我們的牌都扣着，

我摸你一張或兩張，也把自己的兩張送給你，但全由我自己動手。」

「你動手不許我動手？」

「我是個盲人，而我又看不見牌，這一點你該相信，這全憑運氣。」

「天門」的牌是前三後六點。

他以爲「末門」的牌不會比他的小。

況且並不是全換，祇換兩張而已。

如果換來兩張好牌，可能成對，也可能成大點子。

「天門」道：「就這麼辦，你換吧！」

小于按出自己的兩張扣着的牌推過去，然後把對方的兩張拉過來，雙方的牌都扣着。

祇不過小于拉過對方的牌不是前兩張，而是前兩張的左一張和後兩張的左邊一張，似有選擇。

莊家道：「老弟，你並不全盲。」

小于道：「我希望我沒有全盲。」

「那你爲甚麼選牌？」

「也不過是碰碰運氣而已。」

「祇怕有詐。」

入賭坊大顯神通

小于道：「各位旁觀者最公平，在下沒動過牌，而且全盲，請問這怎會有詐，請莊家告知詐在那裡？」

莊家無言以對。

年輕人道：「好了沒有，可以揭牌了吧？」

莊家道：「『天門』，你換的牌是不是滿意？」

天門道：「稍稍好一點。」

稍好一點，也就是點子經過換過後大了一點。

莊家沒有話說，而他的點子換過之後，也大了一點。

但是，揭牌之下，「天門」是八九點。

小于是前九點，後虎頭一對，通吃。因爲莊上和「出門」都沒超過「天門」。

莊上傻了眼。

他木然地望着三副牌，也就是小于的，他自己的及「天門」的。

他要仔細想想，換過如此，未換前每家是甚麼牌？

這要頭腦清晰才能想清楚。

這工夫年輕人把所有的銀票及房地契約全掃了過來。

青年人抱了小于一下，道：「兄弟，你的運氣眞好。」

小于道：「我以前的運氣也不好，不過算命的說，已經開始走好運了。」

年輕人理着銀票，他先把房地契約納入袋中，慢慢地理一大堆銀票，他對小于服貼極了。

「慢着！」莊家道：「還是有詐！」

年輕人的手被他按住，年輕人道：「你幹甚麼？」

莊家道：「有詐！」

「有甚麼詐？」

「這小子剛才是一二開步走，和我換了後變成三五點，再和『天門』一換就是前九後對了！」

年輕人道：「這是憑運氣，也是兩廂情願，有甚麼不對？」

「不對，這小子非但看得見，甚至生了雙鬼眼。」

有人嚷嚷道：「我們不以爲這位小弟有詐。」

另有人道：「四面八方的人都看到了。這位小弟剛來，不會認牌，即使假盲也沒有用，何況他是眞盲。」

小于道：「兄弟，是怎麼回事？」

年輕人道：「他按着我的手不許我收銀票。」

小于道：「老兄，你欺負人是不是？」

「不，我被詐賭了！」

「我相信你老兄弟是個老油子，老賭客，大多是……」

「在下方丹……」

年輕人道：「你不是『要命金鈎』劉毅的師弟？」

「正是。」

「你方大爺乃是有名的郎中，不比令師兄差些，會被詐賭嗎？」

小于道：「各位常在賭場進出，一定聽說過『要命金鈎』之名吧？」

有人大叫說是久聞大名。

小于道：「這賭局高手會被一個瞎子詐了？」

方丹動嘴皮子也不成，但又不甘。

小于道：「方丹，收回你的爪子，還要再貼出二十萬。」

「你們作夢！」

小于道：「如你反悔，在場諸人都不會放過你。」

「你以爲老子怕你們人多？」

「我們贏了，按理要給觀眾吃紅，你不付就等於藐視觀眾，也等於欺騙旁觀的朋友。」

眾人一聽有紅可吃，立刻鼓噪起來。

二十萬，要是大方的，可能拿出一萬分紅。

於是有人要動手。

小于道：「各位先別急，方大俠會付出的。」

「詐賭！老子不會付這冤枉賭債，就連這桌上的不許收回……」

年輕人扣他的脈門。

方丹反扣年輕人的脈門。

小于側耳聽着二人動手的風聲，以「傳音入密」道：「金線……」也就是「金線纏腕」的意思。年輕人如響斯應。

方丹翻腕施出「一把抓」。

小于道：「『繞指柔』……」當然又是以「傳音入密」說的！

年輕人照方抓藥，出手俐落。

看來他的身手不俗，只不過如無小于指點就未必靈光了。

一連折了十一、二招，年輕人終於扣住了他的脈門。

手上一使勁，方丹有如被捏住七寸的蛇。

年輕人一手扣脈，一手理票，然後又自他袋取出二十萬兩銀票。

弄好後，道：「兄弟，分紅給多少？」

小于傳音給年輕人道：「繞指柔！」

小于道：「拿出一萬，凡是這屋中來賭者，見者有份，平分一萬。」

一陣歡呼聲，幾乎把屋子的頂蓋掀開。

年輕人鬆了手，道：「方大俠，後會有期。」

小于道：「如果方大俠還有興趣撈本，來日方長。」

方丹的臉不但發紫，而且都扭曲了。

他知道這年輕人固不簡單，只怕這盲子更非泛泛之輩。

二人被觀眾送出了大門。

天色還早，大約是酉時初，二人出了鎮，邊走邊談。

「大哥貴姓？」

「我叫鄭玉……」

「噢！鄭玉。我叫錢莊。」

「錢莊？」

「對，就是存錢提錢的地方那兩個字。」

「兄弟，你的左腳……」

「有點跛，不，跛得挺厲害。」

「是與生俱來的？」

「不是，是小時候爬樹摔折了的！」

「眞可惜！」

「鄭大哥不也可惜？」

「我是與生俱來的。」

「你能換牌反敗爲勝，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眼雖盲，但心不盲。」

「這我就不懂。」

「對方一摸牌面，我傾聽他的手指摸牌聲，即可猜出那四張牌是甚麼點子，如此而已。」

「這……這是甚麼聽覺？我的天！」

「聽覺可以鍛鍊，盲人必須格外鍛鍊聽覺以補視覺之不足。」

「鄭大哥，你是高手。」

「你也不差。」

「可是你看不見如何能指揮我。」

「我不是說過，我有敏銳的聽覺嗎？」

「鄭大哥師門一定是位高人。」

「七歲跟一位道長學藝，十三歲他離去了，他說他叫一木道人，但我到武林中走動一直未聞此名。」

「施恩不望報！」

「是的，兄弟是……」

「我是個小康家的獨生子，由於父母自小寵愛，就學了些惡習，如酗酒和賭博等等……」

「你怎可把全部家產都輸光呢？」

「父母雙亡，我一時糊塗，就豪賭起來！」

「上一代留下的遺產，是不可隨便輸掉的。」

天黑一入鎮，小于叫了個房間。

錢莊道：「鄭大哥，叫兩個房間吧！」

小于道：「你我雖是萍水相逢，却也很投契，何不同屋而居，抵足而眠，多要一房豈不浪費？」

「可是我……」

「不要生疏，我們很快就熟了，除非兄弟不願交一個瞎子朋友。」

「不不！我好慶幸交了你這麼一個好兄弟。」

「那就好，咱們兄弟都不幸，你跛我瞎，身世可憐。」

錢莊沒有再反對。

這個房間很大，却只有一張床。

小于叫了飯菜在房中吃了之後，他們談了一會，小于就先上了床躺下，道：「兄弟，一頭睡還是打通腿？」

所謂「打通腿」就是兩人床頭床尾兩頭睡，腿在對方上身處。

錢莊道：「打通腿好了。」

小于待錢莊上了床，不一會就睡着了。

錢莊也不怪他，事實上這樣對他也好。

第二天錢莊醒來，小于已在床前洗臉了。

「鄭大哥，你好早！」

「我不習慣遲起，你要睡就多睡一會。」

「不，我也要起來了……」

「錢莊兄弟，你把那麼多的錢放在身上是不方便的。」

「是啊！我也感覺不好。」

「何不送回家去？」

「我父母雙亡，無親無故，那有甚麼家？」

「要不，就存到票號(即錢莊)去。」

錢莊道：「我倒想利用這賭本去豪賭一下，變成一千萬，然後捐給賑災局。」

「兄弟，你這話可是當眞？」

「怎麼？鄭大哥不信。」

「這是府上的不動產，數字可觀，你怎可全部捐出？」

「錢財爲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錢兄弟，愚兄很佩服你。」

「大哥以爲可行，今天就去捐了，只留十萬作爲我們的生活費，大哥不討厭我留在你的身邊吧？」

「當然不會，你看不出我很孤獨？」

「大哥，你不反對，就這麼決定了！」

小于很激動，這麼慷慨大方，悲天憫人的人，世上少有，一時衝動，忽然緊緊地摟住了他……

但是，他忽然鬆手分開，道：「兄弟，你不是……」

錢莊吶吶道：「大哥……我是個女孩子！」

「你爲甚麼騙我？」

「不是騙你，我在賭場中不能以女兒身份出現哪！」

「可是出了賭場，妳該告訴我了。」

年輕人女扮男裝

「大哥，我只怕告訴你，你就不理我了。」

「男女有別，的確不方便。我要走了！」

他收拾自己的東西，錢莊不出聲。

收拾好之後，小于道：「錢莊，我走了！」

「一個跛足女人，總是到處遭白眼的……」

「我不是爲了妳的跛足。」

「就是爲了這個又有甚麼關係？」

小于道：「我是因爲妳不必和一個瞎子在一起。」

「可是我不在乎，我以爲我們互相照應更好。」

「我們互相照料？」

「對，我作你的眼睛，你作我的枴杖。」

小于想了一下，道：「妳眞的不討厭我？」

「我好喜歡你，我只怕你嫌我跛。」

「好吧！我們就交交看。」

二人捐出了巨款，小于道：「這一點你和我一樣。」

「大哥也捐過？」

「是的，都是賭場中贏來的。」

「多少？」

「經常是數十萬及百餘萬。」

「大哥簡直變成萬家生佛了！」

「贏來的錢，並不是甚麼大善事。」

「大哥，我對你眞摸不透。」

「有甚麼摸不透的？」

「似乎你的武功和睡眠有關連。」

小于道：「五代時，陳希夷老祖高臥華山，常常一睡數月。」

「聽說過。」

「他是由睡中得道的，其實『華嚴經』上有十種臥法。」

「那十種？」

「菩薩摩訶有十種臥法：一爲寂靜臥，是爲了身心淡泊，二爲禪定臥，可以如理修行，三爲三昧臥，身心柔軟，四爲梵天臥，不惱自他，五爲善業臥，於海不悔，六爲正信臥，不可軌動，七爲正道臥，善有開覺，八爲妙願臥，善巧迴向，九爲一切事畢臥，及十項捨諸功用臥等等。」

「大哥，你在修睡禪？」

小于漫應着，因爲他們畢竟交淺，不可言深。

「睡怎麼還有禪定？」

「睡中心身不動。如在禪定臥中，天地眞陽入我軀體，如甘霖遍空，醍醐灌頂，周身酥軟美快。」

「眞妙呵！」

「神仙拾遺傳中說：夏侯隱登山渡水，每閉目美睡，同行者可聞其鼻鼾之聲，却不會跌倒，因號睡仙。」

錢莊道：「大哥，你能不能教我睡禪？」

「女人學這個並不適宜。」

第三天他們已在百里之外了。

這天早晨，二人在山道上邊走邊談，忽聞蹄聲。

小于道：「有人來了，大約有七八騎之衆。」

錢莊道：「可是我沒有聽到。」

「還遠。」

但不久，錢莊果然隱隱聽到，道：「大哥，你眞行，大概還有一兩里路吧？眞是順風耳呀！」

「大概還有兩里半光景，要不要迴避一下？」

「大哥以爲是方丹搬來了幫手？」

「方丹我們是不怕，愚兄的對頭不少。」

「好吧！我們先躲在路旁岩石之後。」

果然，不久來了八騎，爲首之人勒馬道：「剛才好像有兩個人在此失踪，在附近搜一下。」

紛紛下馬，也就發現了兩小。

「報告頭子，這兒有兩個奸細。」

錢莊道：「甚麼奸細？我們只是走累了在此歇息。」

「歇息還要藏在大石之後。」

「大石後擋陽光。少管別人的閑事。」

這時忽然有人大聲嚷嚷道：「其中有一個是殺我們的人的兇手，就是這個男的，絕對錯不了。」

錢莊大聲道：「別胡扯好不好，我們不認識你們。」

「妳不認識他認識。」

「可是他失明了！他看不見你們怎會認識？」

「丫頭，妳不知道，妳大概是剛剛認識他的。」

「是又怎麼樣？」

「我們的人被這小子和另外一男一女殺死，以前這小子和另外二年輕人是賣春藥及唐瘡藥的。」

小于道：「沒有那回事。」

好幾個人齊道：「我們的眼睛沒有瞎，我們認識你。」

錢莊道：「鄭大哥，眞有這回事？」

「如果他們認定是我們，那必是有人冒充我們。」

爲首之人道：「拿下！」

小于道：「錢莊，背貼背應敵。」

二人都撤出兵刃，兩人都用劍。

八個人也都紛紛亮出兵刃，錢莊低聲道：「大哥，八個人七個用劍，一個用刀，用刀的似是此行的頭子。」

「知不知道他們是哪一派的人？」

「不知道，看來個個都不是庸手。」

「小心應敵，也許可以應付過去。」

八人一上，高手反而攻向錢莊，這一點小于也能感覺出來。

小于應付了五個，大約兩三個對付錢莊。

小于是可以應付的，但錢莊可就不行了。

她左支右絀，有時不得不離開小于身邊。

不出三十招，錢莊的劍被擊落，而被制住穴道。

小于獨戰八人，怎奈其中一人技藝極高，加上另外七人助攻，且錢莊被擒也分了他的神。

大約在八九十招左右，小于的劍被盪，被一掌擊昏。

小于醒來時，不知是甚麼時候，但已不在山野中。

這兒好像是個大宅子，隱隱可聽到其他屋中的談話聲。

「你不叫鄭玉，你是于靖。」

「……」小于不出聲。

「你就是于勉和林雪樓的獨子對不？」

「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現在我問一句你就答一句。」

「我爲甚麼要聽你的？」

「不聽我的有你好看，再說，我們也會整你的女友。」

「這和她無關，我們不過是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笑話。第一次她會那麼關心你？」

「眞的是第一次，我們是在賭場中認識的。」

「聽着，你練的是甚麼功？爲甚麼要睡一會才有大用？」

「睡禪！」

「不是睡禪，你別以爲可以蒙混過去。」

「不是睡禪是甚麼？你說？」

「叭」地一聲，這人在他的肋骨末梢上踩了一脚。

小于五內如焚，但他沒哼一聲。

「我再問一句，是甚麼武功？」

「睡禪……」

「隔壁屋中忽然傳來了錢莊的慘呼，道：「鄭大哥……我死不足惜……你不要說……」

「噢……」地一聲，錢莊又慘嗥一聲，霍然中斷，八成昏了過去。

小于大聲道：「你們放了錢莊我就說。」

「眞的嗎？」

「當然，因爲她是無辜的，我們認識不到五天。」

「好，把人帶過來。」

「不一會那屋中『嘩』地一聲，似乎在錢莊頭臉上潑了一盆水，錢莊呻吟道：「你們太無法無天了，我死了變鬼也不會輕饒你們的。」

這工夫她似乎已被架到此屋之中了。

「于靖，你會不會合作？」

「你們放了她我就說。」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好，把她送出去。」

于靖道：「不要玩假……」

「用不着玩假，她對你有用，對我們沒有用。」

于靖道：「錢莊，我對不起妳……」

「不，大哥，也許沒有我，你自己可以脫身的。」

「錢莊，妳走吧！出了門要快跑！如他們不放妳，妳要大聲喊叫，讓我知道妳還在他們手中。」

「大哥，你不走我也不想走。」

「妳瘋了？」

「大哥，如果他們眞能放你，我才走。」

「如果我說出一切，他們會放了我的。」

「萬一說了也不放呢？」

爲首的大聲道：「妳胡說甚麼？我們爲甚麼要那樣？」

「好吧！大哥，我走……」

小于道：「老兄，你們是甚麼幫會或組織都不肯說，我又怎麼能信任你們？」

「我們根本不是幫會。」

小于道：「好吧！也祇有憑你們的良心了！」

錢莊被送走，還大聲道：「大哥保重……保重！」

小于沒有出聲，他希望她走得越遠越好。

因而他一直不出聲，希望她能明哲保身，各奔前程。

大約盞茶工夫之後，有部下在門外道：「大爺，放了！」

爲首之人道：「怎麼樣？說吧？」

小于道：「怎知眞的放了？」

「怎麼？你想賴？」

「不是要賴，我以爲你們不會守信。」

「怎見得？」

「因爲你們不像是守信的人。」

「你胡說！告訴你，我們達不到目的就會宰了你！」

「我猜你們和『白頭翁』羅烈有關。」

衆人笑了起來。

「要不，你們可能是『九重天』幫會的人。」

這句話似乎使衆人一楞，爲首之人道：「你別瞎猜！」

小于道：「你們殺了我，我也不會說的。」

「怎麼，那個比命還重要？」

「原因是毫無代價！」

「放了人還沒有代價？你不是和她很有交情嗎？」

「我們才認識三五天，怎麼會有深交，祇是因爲她很關心我，而我也覺得連累她太不忍，才願意和你們合作，那知你們……」

「我們怎麼樣？放了你卻……」

「放個鬼！她不是站在門外？」

衆人不由一驚。

九重天擄走錢莊

雖然他們想故作鎭定，似想讓小于以爲根本沒有人站在門口。但一般人的反應卻沒有那麼快速。

錢莊眞的站在門口，她悲呼道：「大哥……」

「怎麼樣？她果然還在你們手中！」

爲首的人一字字地道：「小子，你根本未瞎！」

「信不信那也由你們了。」

「瞎了還能看到人？」

「你們根本不懂，盲人目不能視，就必須盡量利用聽覺，聽覺不足，也可以利用嗅覺……」

「嗅覺？」

「對，錢莊身上有胭脂味，她站在門口，而風正好自門外吹來。」

衆人怔了一下，錢莊也楞了一下。

似乎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頭子道：「老子根本不放人，也要逼你說出來。」

「你試試看。」

「你不要命了？」

「我已經瞎了，萬念俱灰！死對我算得了甚麼？」

「大哥……你不能灰心，還是命重要。」

錢莊道：「如果我要他們先放你，你把秘密告訴我，由我告訴他們，再由他們放了我，這樣成不成。」

頭子道：「這樣也成。」

小于道：「錢莊，妳怎麼可以信任他們？」

錢莊道：「他們要我沒有用，我既跛又醜！」

小于道：「我怎能放心把妳留下……」

「哥，他們要的是你的絕學不是人哪！除非你說出的不是眞的。」

小于道：「好，給我一夜考慮的時間，明天再說。」

頭子想了一下，道：「明天上午就是最後限期。」

小于道：「如果你們敢動她一根汗毛，一切免談。」

頭子冷笑道：「你以爲他是甚麼樣子？跛了一足，鼻子塌塌地，還有點八字眉。送給老子外加倒貼我還不要哪！」

小于心想，她會那麼醜嗎？如果她是那麼醜，這些人一定不會說出來。

因爲說出她的醜會嚇怕小于，放棄她不關心她而硬是不吐。

他以爲，即使錢莊不美，至少也不會那麼醜的。

頭子道：「好，先把他們分別押下去。」

小于道：「能不能把我們押在一起？」

頭子道：「你想得可眞好……」

小于被推入一個屋子中。

他摸到有張破床，床上有草墊。

再就甚麼也沒有了，而且聽到鐵門鎖上的聲音。

小于躺在床上，想着這些人的來歷。

他當然也躭心錢莊的安危。

在目前，他以爲對方不會侵犯錢莊的，如果明天他不說，那可就不一定了。

他不會就此任人宰割，亡父的絕學也不能隨便傳人。

還有，這些人不問別的，如





母親的「雪飄爪」等，却偏偏問「夢迴陰陽玄功」，可見對方心懷叵測。

錢莊到底是怎麼一個姑娘？眞的很醜？

她不幸了，一個少女跛了，就已經完了，何況臉孔又不美。

不知不覺睡着，一個時辰之後，他坐了起來。

他走到鐵柵邊，用手一摸，乖乖，每一根鐵枝都有兒臂那麼粗，但他雙手各抓住一根，運力一拉。

「吱……」居然緩緩地彎了開來。

外面有人看守，由於已是四更左右，而看守的人偷懶，也想不到他會逃走，這也難怪。

誰也不以爲一個瞎子能弄彎了這鐵柱。

由於鐵柱彎了和下面的橫柱磨擦而發出了聲音。

這聲音很尖也很刺耳，看守的人被驚醒。

他驚得呆了一下，當他跳起要大叫時，小于已經鑽了出來，小于一把揪住了他，這貨色那還行？

小于這一抓，他連呼叫也叫不出來了。

小于道：「說，錢莊押在何處？」

「她……她……」

「說不說？你是不是想死？」

「她……她 在 另 一 個 院 中……」

「帶我去找她……」

「是……不過有人看守。」

「不妨，我可以收拾他們，你們是甚麼幫會？」

「我們不是……」

小于手上一加勁，這小子的眼珠子都突出來了，道：「我說，我說……我們是『九重天』幫。」

果然沒有猜錯，正是「九重天」幫。

這幫會十分詭秘，而且個個成員身手不俗。

他們爲甚麼還要亡父的絕學。

「好，你帶路，如果張揚，你是知道，我手上一加勁，你包死不活，立刻就會停止呼吸。」

「不會的，少俠，其實我在此也不是自願的。」

「怎麼會不是自願的？」

「我們最初不知是甚麼幫會，祇聽說收入比一般的護院好得多就來了，但一入此幫，親人就被監視。」

（未完・十四）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劉偉生 洛 文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